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⑤

(配图)

十大悲剧

(五)

琵琶记·清忠谱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2.6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2 - 0

I. 古... II. 北... III. 古典戏曲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5745号

(笺图)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编著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社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715千字

印张:104.5

版次:2002年6月第1版

印次:2006年5月第3次印刷

书号:ISBN7 - 80176 - 022 - 0

定价:全11册291.50元(册均26.50元)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出版说明

本书编撰的宗旨和原则有两点：

一是作为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典藏图书，本书以确认、规范、建设和丰富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收藏方面的基本内容为目标。因此，内容选择上以历史上确认的，具有历时性和普适性影响的著名作品为标准，这些作品曾经滋养哺育了一代代伟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人文文化的结晶和集中体现。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图书馆，这些图书是必需的、基本的，其作用在于使青少年读者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认知和把握。

二是以解读为方针和特色，其目的是拓展阅读量和深化阅读理解层次，这正是素质培养的基本要求。解读指导设计上也较灵活，有插图，有笺图，有配图，有注释，有讲解，有评析，有白话翻译，有故事情节讲述。根据具体作品的解读指导需要，各适其用。

本书的编辑方针和基本体例：

适应基本典藏和解读的要求，本大系仍按传统认可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为四大类（而目前可见的青少年古典文学名著读本之类实际只有小说，诗歌、散文有一点，但不系统，更不完整，戏剧是根本没有的）。具体体例如下：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笺图）古诗观止

按时代分体裁，包括诗、词、曲三大体裁及其中小体裁（如宫词、花鼓词、竹枝词等）。主要是选精品、作注解、分析评价、作家介绍、流派风格分析、写法分析等，并仿古诗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①先秦诗观止 | ②两汉诗观止 |
| ③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上) | ④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下) |
| ⑤隋唐五代诗观止(上) | ⑥隋唐五代诗观止(下) |
| ⑦唐五代词观止(上) | ⑧唐五代词观止(中) |
| ⑨唐五代词观止(下) | ⑩宋诗观止(上) |
| ⑪宋诗观止(下) | ⑪宋词观止(上) |
| ⑬宋词观止(下) | ⑬辽金元诗词观止 |
| ⑮元词曲观止 | ⑮明诗词观止(上) |
| ⑰明诗词观止(下) | ⑰清诗词观止(上) |
| ⑲清诗词观止(中) | ⑲清诗词观止(下) |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 :(笺图)古文观止(正、续编)

历史上编定的古文观止和续古文观止全文。有注释、解析、白话、作者说明,文风写法分析、点评,并仿古文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 ①古文观止(上) | ②古文观止(中) | ③古文观止(下) |
| <u>周文·秦文</u> | <u>汉文·唐文</u> | <u>唐宋文·明文</u> |
| ④续古文观止(一) | ⑤续古文观止(二) | ⑥续古文观止(三) |
| <u>先秦文·秦汉文</u> | <u>魏晋六朝文·唐文</u> | <u>宋文·元文</u> |
| ⑦续古文观止(四) | ⑧续古文观止(五) | ⑨续古文观止(六) |
| <u>明文</u> | <u>清文(上)</u> | <u>清文(下)</u> |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 :(绣像)四大名著

绣像图本,内含 1400 余幅全真绣像,古人绘制,原汁原味,古典情趣,有注释、点评。

- | | |
|----------------|----------------|
| ①(绣像)《三国演义》(一) | ②(绣像)《三国演义》(二) |
| ③(绣像)《三国演义》(三) | ④(绣像)《三国演义》(四) |
| ⑤(绣像)《三国演义》(五) | ⑥(绣像)《水浒传》(一) |

- | | |
|---------------|---------------|
| ⑦(绣像)《水浒传》(二) | ⑧(绣像)《水浒传》(三) |
| ⑨(绣像)《水浒传》(四) | ⑩(绣像)《水浒传》(五) |
| ⑪(绣像)《红楼梦》(一) | ⑫(绣像)《红楼梦》(二) |
| ⑬(绣像)《红楼梦》(三) | ⑭(绣像)《红楼梦》(四) |
| ⑮(绣像)《红楼梦》(五) | ⑯(绣像)《西游记》(一) |
| ⑰(绣像)《西游记》(二) | ⑱(绣像)《西游记》(三) |
| ⑲(绣像)《西游记》(四) | ⑳(绣像)《西游记》(五) |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 (配图) 十大悲、喜剧

古典情节 现代配图 悲剧、喜剧两列 ,有剧情说明、作者介绍、作品分析、白话剧情故事 ,并配有说明剧情的插图。

- | | |
|--------------------------------|--------------------------------|
| ①《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一)
窦娥冤·精忠旗 | ②《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二)
长生殿·赵氏孤儿 |
| ③《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三)
桃花扇 | ④《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四)
汉宫秋·娇红记 |
| ⑤《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五)
琵琶记·清忠谱 | ⑥《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六)
雷峰塔 |
| ⑦《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七)
牡丹亭 | ⑧《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一)
西厢记 |
| ⑨《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二)
救风尘·看钱奴·风筝误 | ⑩《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三)
墙头马上·绿牡丹·玉簪记 |
| ⑪《中国古代十大喜剧》(四)
中山狼·李逵负荆·幽闺记 | |

以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 ,是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她用以精致的结构、巧妙的关目、

动人的场面、优美的曲词构筑而成的高超的艺术形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美的享受;她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对历史事件的写照、对神话故事的渲染、对人间真情的抒发,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她用对忠臣、烈女、孝妇、情郎的褒奖和赞颂,对奸臣贼子、不义之徒等人间丑类的砭刺和鞭挞,给人们提供了一本明辨是非曲直的教材。

因此,无论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在当时乃至之后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都被人们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她们都曾盛极一时。特别是元杂剧,因为有极强的群众基础作为繁荣发展的肥沃土壤,所以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开创了我国戏曲史上的新纪元。至今仍保存在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的元代泰定年间的一幅彩色壁画,就真实地展现了元杂剧在当时盛行的情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戏曲慢慢地在人们面前变得陌生起来,越来越“古典”了。古老的艺术形式和遥远的方言俗语,有碍于读者接触、认识、欣赏,成了我们接受古代优秀文化的两大拦路之虎。

人类要发展,要进步,不可能离开借鉴与继承。中国传统戏曲作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之一,我们理应了解、继承,以丰富、发展、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回答。

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从题材内容的性质角度看,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悲喜剧(正剧)。我国近代戏曲研究的创始人王国维是运用国外悲喜剧理论衡量评价我国古代戏曲的第一人。解放后,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王季思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鉴别和比较,选出了我国传统戏曲中最优秀的十大悲剧和十大喜

剧,并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工作。我们编录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中的悲喜剧原作,便是沿用了王先生的选择。十大喜剧有《救风尘》、《墙头马上》、《西厢记》、《李逵负荆》、《看钱奴》、《幽闺记》、《中山狼》、《玉簪记》、《绿牡丹》、《风筝误》;十大悲剧有《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娇红记》、《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雷锋塔》。

我们之所以同时将改编的悲、喜剧白话故事作为我们这两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到,必须赶走前面提到的那“两只虎”。由浅而深,从形式到内容,这是人们接受事物的一般规律,我们愿为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提供这样的方便。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们也借鉴、参考了许多同仁时贤的一些成果,在表示谢意的同时,我们也为在此无法一一注明深表歉意。

《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除了上述的戏剧原文和改编的白话故事两部分外,每个剧目的最前面安排一个剧情简介,每个戏剧原文前列有剧作者小传,以满足读者朋友的多种需求。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读剧须知”,放在正文之前,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些中国传统戏曲的小常识,让大家在读剧之前对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形式有一个初步的大概的了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虽然既不属于纯粹的悲剧,也不属于纯粹的喜剧,但因为它是明代传奇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我们把它附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后,以飨读者。

在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尽力想把事情做好,但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朋友、先学同仁们不吝赐教。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个人研究资料,在此谨致谢意。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特殊字如“象”

与“像”、“作”与“做”的规范用法问题。由于语境的复杂性和原作原译的个人历史性、特殊性,因此,对不太明显的不规范用法,未作大的改动。谨请读者注意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6 年 1 月

读剧须知

中国传统戏剧以戏曲为主要形式。戏曲则可分为杂剧与传奇。

奇剧 :盛行于元 ,以北曲为基础发展起来 ,因此 ,作家亦皆北方人 ,如关汉卿、马致远等。

形式短小 ,分为四折 ,一折限用一宫调的套曲组成。惟主角可唱 ,配角只说不唱。

“末本”是指男主角独唱的剧本 ,如《汉宫秋》 ;“旦本”即女主角的唱本 ,如《窦娥冤》。

风格慷慨昂扬 ,元杂剧最为本色当行。

传奇 :由南戏(戏文)发展而成 ,盛行于明清。

传奇是长篇 ,一本都在三四十出以上。曲调以江南之音为主 ,一出不限一套曲子 ,也不限一个宫调。而且所有角色都可以唱 ,独唱、接唱、合唱等技巧多有使用 ,使表演丰富生动。

科 :元杂剧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或其他方面的舞台指示 ,如“笑科”、“打科”等。传奇剧本作“介”。

白 :元剧称一人独白为“白” ,二人对说为“宾”。

合 :即合唱。

楔子 :元剧一本四折 ,可以在前面加一个楔子作序幕 ,或加在折与折中间当过场戏。

题目正名 :元杂剧剧本结尾处总括全剧情节的对句 ,一联或两联。

衬字 :曲词中依调谱所定填入的字句称“正字” ,自由增加的字句称“衬字” 。衬字作用在利于歌唱、行文 ,但绝不可因衬字影响原文意义。

末 元杂剧中扮演男性主要人物的角色。有正末(男主角)、外末、小末(青少年男子)、冲末(副末)等。

旦 杂剧、传奇之主要女性角色。正旦是女主角,次有外旦、贴旦(简称贴,多扮丫鬟)、花旦(多扮演烟花粉黛)等。

生 明、清戏剧中之男性角色,冠生多扮帝王、官吏、巾生多为爱情剧之男主角。

副净、副末、杂剧中负责插科打诨、闹笑料的人物。传奇作“付”。

卜儿 元戏曲中的老年妇女角色。

大面 即“净”,有红面、黑面,如扮关公、尉迟恭等之角色。

孛老 元戏曲中老年男子之俗称。

曲牌 元代以下曲调之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叨叨令〕等。曲牌都各有固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平仄,可据以填写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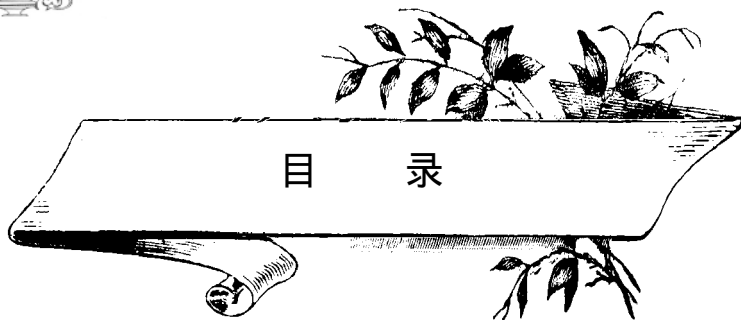
引子 戏曲中重要角色登场时所用的第一个曲子,大都介绍剧中的规定情境。

尾声 杂剧、传奇中即套曲最末一曲之泛称。大型戏剧中为末一幕后的第一场戏,用以交代剧中人的归宿、情节发展的远景,或表达作者的愿望。

过曲 南曲曲牌除引子、尾声外皆为过曲。

么篇 北曲中连续使用同一曲牌时,后面各曲不再标示曲牌名,而作〔么篇〕或〔么〕。南曲中称〔前腔〕。

换头 连续使用同一曲牌,但后曲首句与头曲首句字数有别时,后曲称〔前腔换头〕或〔换头〕。



琵琶记

剧情简介	(1)
剧作者小传	(5)
戏剧原文	(7)
第一出 副末开场	(7)
第二出 高堂称寿	(8)
第三出 牛氏规奴	(10)
第四出 蔡公逼试	(15)
第五出 南浦嘱别	(19)
第六出 丞相教女	(24)
第七出 才俊登程	(27)
第八出 文场选士	(29)
第九出 临妆感叹	(33)
第十出 杏园春宴	(34)
第十一出 蔡母嗟儿	(40)
第十二出 奉旨招婿	(42)
第十三出 官媒议婚	(44)
第十四出 激怒当朝	(46)





第十五出	金闺愁配	(47)
第十六出	丹陛陈情	(48)
第十七出	义仓赈济	(53)
第十八出	再报佳期	(59)
第十九出	强就鸾凰	(60)
第二十出	勉食姑嫜	(63)
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餍	(64)
第二十二出	琴诉荷池	(68)
第二十三出	代尝汤药	(72)
第二十四出	宦邸忧思	(75)
第二十五出	祝发买葬	(77)
第二十六出	拐儿给误	(79)
第二十七出	感格坟成	(81)
第二十八出	中秋望月	(84)
第二十九出	乞丐寻夫	(86)
第三十出	啁询衷情	(89)
第三十一出	几言谏父	(91)
第三十二出	路途劳顿	(95)
第三十三出	听女迎亲	(97)
第三十四出	寺中遗像	(98)
第三十五出	两贤相遭	(105)
第三十六出	孝妇题真	(109)
第三十七出	书馆悲逢	(110)
第三十八出	张公遇使	(115)
第三十九出	散发归林	(117)
第四十出	李旺回话	(120)
第四十一出	风木余恨	(121)
第四十二出	一门旌奖	(123)





白话故事	(127)
一、内心矛盾	(127)
二、蔡公逼试	(131)
三、依依惜别	(133)
四、相府小姐	(136)
五、科场夺魁	(138)
六、家事惟艰	(140)
七、逼为相婿	(141)
八、义仓领粮	(145)
九、途中遭劫	(147)
十、再成婚姻	(149)
十一、糟糠度日	(152)
十二、琴诉旧情	(154)
十三、卖发葬亲	(158)
十四、望月生愁	(161)
十五、携图寻夫	(164)
十六、两贤相遇	(168)
十七、夫妻重见	(171)
十八、回家祭拜	(174)

清 忠 谱

剧情简介	(175)
剧作者小传	(179)
戏剧原文	(181)
谱 概	(181)
第一折 傲雪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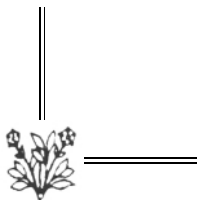


第二折 书闹	(185)
第三回 述瑯	(191)
第四折 创祠	(194)
第五折 缔姻	(199)
第六折 骂像	(203)
第七折 闺训	(207)
第八折 忠梦	(210)
第九折 就逮	(213)
第十折 义愤	(218)
第十一折 闹诏	(221)
第十二折 哭追	(226)
第十三折 捕义	(230)
第十四折 荫吴	(233)
第十五折 叱勘	(235)
第十六折 血奏	(239)
第十七折 囊首	(242)
第十八折 戮义	(248)
第十九折 泣遣	(250)
第二十折 魂遇	(254)
第二十一折 报败	(256)
第二十二折 毁祠	(259)
第二十三折 吊墓	(262)
第二十四折 锄奸	(266)
第二十五折 表忠	(270)
白话故事	(273)
一、傲雪	(273)
二、书闹	(276)
三、结义	(278)





四、求聚	(279)
五、建祠	(282)
六、缔姻	(285)
七、骂像	(289)
八、梦驾	(292)
九、闺训	(294)
十、义愤	(298)
十一、闹诏	(300)
十二、讽魏	(304)
十三、血奏	(308)
十四、送父	(311)
十五、就义	(314)
十六、魂聚	(316)
十七、报败	(318)
十八、毁祠	(320)
十九、吊墓	(321)
二十、除奸	(323)
二十一、慰灵	(326)





剧情简介

东汉陈留郡书生蔡邕，字伯喈，博学多才，妻子赵五娘，仪容俊雅，德性幽闲。新婚两月，迎来双亲八十大寿，蔡伯喈手捧春酒，为两老庆寿。恰逢大比之年，朝廷贴出黄榜，遍招贤士，两老动员儿子进京赶考，以求来日富贵，而蔡伯喈则担心父母年老，决意在家奉养双亲。老父以为儿子在家是贪欢恋妻，颇觉不快。蔡伯喈不敢违背父命，只好前去应试，临行前吩咐赵五娘好好照应父母，赵五娘也千叮万嘱，希望他早早回来，邻居张太公也答应对他家多多照看。

蔡伯喈赴京途中，遇着几位赶考书生，结伴同行，一起来到京城洛阳。他在主考官面前，对答如流，最后被取为头名状元，并拜议郎之职。蔡伯喈正待衣锦还乡，京城牛丞相却早已让人来奉旨说亲。牛丞相官大势大，他的千金牛小姐又德貌双全，但蔡伯喈因家中已有妻室，多方推辞，结果惹恼了牛丞相，被他抢先奏上一本，一定要招蔡伯喈做乘龙快婿。皇帝也下旨，令蔡伯喈与牛家成亲。蔡伯喈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入赘牛府。

自从蔡伯喈离家赴京，久去不返，全家思念。家中贫穷，又逢灾年，因此衣食难继，公婆时常相互呕气，幸亏赵五娘孝顺贤慧，邻居张太公也时有接济，算是挨过了许多日子。一次，五娘含辛受辱，好不容易讨得些救济粮，却被里正抢去，公婆悲愤至极，正欲投井自杀，幸逢张太公及时相救。日子愈





加艰难，五娘好不容易安排了一顿淡饭与公婆充饥，自己则躲在灶下以糟糠为食。但婆婆却埋怨没有菜蔬下饭，并怀疑媳妇背了他们吃好饭菜。公婆商议去偷看媳妇吃些什么，最后发现，媳妇吃的竟然是糠秕。公婆既悔又愧，婆婆一时伤悲，竟气塞而死，公公也一病卧床不起。张太公帮助五娘安葬了婆婆，但公公的病日日加重，五娘煎汤熬药服侍公公。公公现在才后悔当初不该送儿子应考，误了媳妇青春，因此临死前写下遗嘱，让媳妇改嫁，五娘却要“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鬼”，不愿另嫁。

公公死后，五娘已将衣衫首饰典卖一尽，因此只好剪发换钱，来殡葬公公。五娘一路叫唤卖发，却无人来买。最后还是靠张太公接济了些布帛粮米，方能将公婆的灵柩搬到山上，又因为无钱请人造坟，五娘便自家搬土筑坟，结果感动了玉帝，派了天兵暗中帮她把坟筑好。五娘把坟莹托给张太公照应，自己描画了公婆的真容，背上琵琶，一路乞讨，去京城寻夫。

再说蔡伯喈做了牛府女婿后，想起了妻子与高堂父母，不免忧思，便暗中托人捎信回家。谁想捎信人却是个拐儿，骗得些银两后就逃走了。中秋佳节，牛氏夫人与丈夫一起赏月，蔡伯喈却闷闷不乐。牛氏察觉丈夫有心事，便想方设法解开其愁怀。蔡伯喈终于向牛氏吐露真情，牛氏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深表同情，并决定同他一起同归故里服侍公婆，却遭到牛丞相反对。牛氏当面与父亲据理力争，牛丞相自知理亏，便同意先派院子李旺，亲往陈留把蔡伯喈的父母和前妻接来京城居住。

赵五娘一路孤苦凄凉，好不容易来到京城，恰遇牛府添佣。五娘入得牛府帮佣，牛氏仔细询问她的来历，五娘终于说出自己的身世。牛氏听了五娘叙说，既感动又内疚，她主动提出让五娘为正，自己居次，并让五娘去书馆试探蔡伯喈是否还有旧情。五娘在公婆画像背后，题了一首讥讽蔡伯喈的诗，蔡





伯喈发现画像和题诗后，便来向牛氏打听。牛氏说出了事情真相，并安排他与五娘见面。夫妻重逢，当蔡伯喈得知父母双亡，悲痛欲绝。

再说自赵五娘走后，张太公为她代看坟茔。一日，他正在坟上打扫落松，遇到了牛府派来的李旺，张太公便一五一十地将五娘的情况告诉了李旺。牛丞相听得李旺汇报，深为感动，因此同意蔡伯喈带赵五娘和牛氏一起回陈留守孝，同时还奏请皇上，予以旌表。皇上恩准，蔡氏全家旌奖。蔡伯喈三年孝满后也回京高升。





剧作者小传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县人，大约生于元大德九年（1305年），死于明初。他是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的进士，在浙江等地做过官，1348年还曾参加了讨伐方国珍的元军，担任统帅府的都事，后来因与统帅意见不合，辞职退隐，不久又先后被任命为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1356年以后，为避兵乱，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1368年朱元璋正式称帝，曾召辟他到南京做官，他托辞不就，不久病卒。其著作除《琵琶记》外，还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和诗文集《柔克斋集》二十卷，均已散佚。只是在冒吾亭搜辑的《柔克斋诗辑》及其他明代诗文选集中，还有他诗、词、文等五十多篇作品。其中不乏一些慷慨激昂的好诗，如《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次韵酬高应文》等，但更多的是表现对功名淡泊的隐士思想和情趣。





戏剧原文

第一出 副末开场

【水调歌头】〔副末上〕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正是：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问内科〕且问后房子弟，今日敷演谁家故事？那本传奇？〔内应科〕三不从琵琶记。〔末〕原来是这本传奇。待小子略道几句家门，便见戏文大意。

【沁园春】赵女姿容，蔡邕文业，两月夫妻。奈朝廷黄榜，遍招贤士；高堂严命，强赴春闱。一举鳌头，再婚牛氏，利绾名牵竟不归。饥荒岁，双亲俱丧，此际实堪悲。堪悲赵女支持，剪下香云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筑成坟墓；琵琶写怨，径往京畿。孝矣伯喈，贤哉牛氏，书馆相逢最惨凄。重庐墓，一夫二妇，旌表门闾。

极富极贵牛丞相。施仁施义张广才。





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

第二出 高堂称寿

【瑞鹤仙】〔生上〕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斑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沉吟一和，怎离却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鹧鸪天〕宋玉多才未足称，子云识字浪传名。奎光已透三千丈，风力行看九万程。经世手，济时英，玉堂金马岂难登？要将莱彩欢亲意，且戴儒冠尽子情。蔡邕沉酣六籍，贯串百家。自礼乐名物，以及诗赋词章，皆能穷其妙；由阴阳星历，以至声音书数，靡不得其精。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到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齏盐之分。正是：行孝于己，责报于天。自家新娶妻房，才方两月。却是陈留郡人，赵氏五娘。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德性幽闲，尽可寄蘋蘩之托。正是：夫妻和顺，父母康宁。《诗》中有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今喜双亲既寿而康，对此春光，就花下酌杯酒，与双亲称寿，多少是好。昨已嘱付五娘子安排，不免催促则个。娘子，酒席完备了未？请爹妈出来。

【宝鼎现】〔旦内应科。外蔡公，净蔡婆上。外〕小门深巷，春到芳草，人闲清昼。〔净〕人老去星星非故，春又来年年依旧。〔旦赵五娘上〕最喜今朝春酒熟，满目花开如绣。〔合〕愿岁岁年年人在，花下常斟春酒。〔外〕孩儿，你请我两个出来做什么？〔生跪科〕告爹妈得知：人生百岁，光阴几何？幸喜爹妈年满八旬，孩儿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当此青春光景，闲居无事，聊具一杯蔬酒，与爹妈称





庆则个。〔净笑介〕阿老有得吃。〔外〕阿婆，这是子孝双亲乐，家和万事成。

【锦堂月】〔生进酒科。生〕帘幕风柔，庭帟昼永，朝来峭寒轻透。亲在高堂，一喜又还一忧。惟愿取百岁椿萱，长似他三春花柳。〔合〕酌春酒，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寿。

【前腔】〔旦〕辐辏，获配鸾俦。深惭燕尔，持杯自觉娇羞。怕难主蘋蘩，不堪侍奉箕帚。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合前〕

【前腔】〔外〕还愁，白发蒙头，红英满眼，心惊去年时候。只恐时光，催人去也难留。孩儿，惟愿取黄卷青灯，及早换金章紫绶。〔合前〕

【前腔】〔净〕还忧，松竹门幽，桑榆暮景，明年知他健否安否？叹兰玉萧条，一朵桂花难茂。媳妇，惟愿取连理芳年，得早遂孙枝荣秀。〔合前〕

【醉翁子】〔生〕回首，叹瞬息乌飞兔走。喜爹妈双全，谢天相佑。〔旦〕不谬，更清淡安闲，乐事如今谁更有。〔合〕相庆处，但酌酒高歌，共祝眉寿。〔外〕孩儿，你今日为我两个庆寿，这便是你的孝心。人生须要忠孝两全，方是个丈夫。我才想将起来，今年是大比之年，昨日郡中有吏来辟召，你可上京取应，倘得脱白挂绿，济世安民，这才是忠孝两全。〔生〕爹妈高年在堂，无人侍奉，孩儿岂敢远离。实难从命。

【前腔换头】〔外〕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早当驰骤。〔净〕听剖，真乐在田园，何必区区公与侯。〔合前〕

【侥侥令】〔生、旦〕春花明彩袖，春酒泛金瓯。但愿岁岁年年人长在，父母共夫妻相劝酬。





【前腔】〔外、净〕夫妻好厮守，父母愿长久。坐对两山排闼青来好，看将一水护田畴，绿绕流。

【十二时】山青水绿还依旧，叹人生青春难又，惟有快活是良谋。

逢时对景且高歌，须信人生能几何？

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安乐值钱多。

第三出 牛氏规奴

〔末老院子上〕风送炉香归别院，日移花影上闲庭。昼长人静无他事，惟有莺啼三两声。小子不是别人，却是牛太师府里一个院子。若论俺太师的富贵，真个：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怎见得富贵？他势压中朝，资倾上苑。白日映沙堤，青霜凝画戟。门外车轮流水，城中甲第连天。琼楼酬月十二层，锦障藏春五十里。香散绮罗，写不尽园林景致；影摇珠翠，描不就庭院风光。好耍子的油碧车轻金犊肥，没寻处的流苏帐暖春鸡报。画堂内持觞劝酒，走动的是紫绶金貂；绣屏前品竹弹丝，摆列的是朱唇粉面。玳瑁筵前燕宝香，真个是朝朝寒食；琉璃影里烧银烛，果然是夜夜元宵。这般样福地洞天，可知有仙姝玉女。休夸富贵的牛太师，且说贤德的小娘子。真个好一位小娘子呵！看他仪容娇媚，一个没包弹的俊脸，似一片美玉无瑕；体态幽闲，半点难勾引的芳心，如几层清水彻底。珠翠丛中长大，倒堪雅淡梳妆；绮罗队里生来，却厌繁华气象。怪听笙歌声韵，惟贪针指工夫。爱此清幽，镇白日何曾离绣阁；笑人游冶，傍青春那肯出香闺。开遍海棠花，也不问夜来多少；飞残杨柳絮，竟不道春去如何。要知他半点贞心，惟有穿琐窗的皓月；能回他一双娇眼，除非





翻翠幌的清风。决非慕司马的文君，肯学选伯鸾的德耀。更羨他知书知礼，是一个不趋跄的秀才；若论他有德有行，好一位戴冠儿的君子。多应是相门相种，可惜不做厮儿；少什么王子王孙，争要求为佳配。呀！理会得么？他是玉皇殿前掌书仙，一点尘心谪九天。莫怪兰香熏透骨，霞衣曾惹御炉烟。呀！好怪么！只见府堂中老姥姥和惜春姐两个，笑哈哈舞将出来。我且躲在一边，看他来此做什么。〔净老姥姥，丑惜春上〕

【雁儿落】〔净〕庭院重重，怎不怨苦？要寻个男儿，又无门路。〔丑〕甚年能够和一丈夫，一处里双双雁儿舞。〔相见科。末〕来，我且问你两个，往常间不曾恁的快活，今日如何这般快活？〔丑〕院公，你那得知我吃小姐苦哩！并不许半步胡端，又不要我说男儿那边厢去。咳，苦也！你不要男儿，我须要哩。他也道我和他相似，笑也不许我笑一笑。今日天可怜见，吃我千方百计去说动他，只限我半个时辰去后花园闲耍一遭。你道我如何不快活？〔净〕院公，便是我，也干不合万不合，前生不曾种得福田，爹娘把我送在府堂中做个丫头。到今年纪老了，不曾得一日眉头舒展。今日天可怜见，老相公入朝，我才得偷身来此闲耍一遭。你道我如何不快活？〔末〕元来恁的，可知道你二人快活也。〔净〕院公，你伏侍老相公，却是公的又撞着公的；我与惜春伏侍小姐，却是雌的又撞着雌的。〔末〕呀，老姥姥，你怎的说这话。惜春年纪小，也怪他伤春不得。你年纪这般老大，也说这般伤春的话，成什么样子！〔净〕哼！老畜生，倒吃你识破了。却不道秋茄晚结，菊花晚发。我虽然老便老，似京枣，外面皱，里头好。你不闻东村有个李太婆，年纪七八十岁，头光挞挞的，也只要嫁人。人问道婆婆你这的老了，又要去嫁人怎的，那婆婆做四句诗应得好。〔末〕如何说？〔净〕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去嫁人待何时。下了头髻床上睡，枕头上架两个大擂





捶。〔末〕你有些欠尊重。〔丑〕休闲话，今日能够得来此花园游嬉，也不容易。又撞着院公在此，咱每三个何不做个耍子。〔末〕也说得是，还是做什么耍子好？〔净〕院公，和你踢气球耍子。〔末〕不好。〔净〕怎的不好？〔西江月〕〔末〕白打从来逞艺，官场自小驰名。如今年老脚趺，圆社无心驰骋。空使绣襦汗湿，漫教罗袜生尘。兀的是少年子弟俏门庭。老姥姥，不似你宝妆行径。〔丑〕院公踢气球不好，便和你斗百草耍子。〔末〕也不好。〔丑〕怎的不好？〔末〕香径里攀残柳眼，雕栏畔折损花容。又无巧艺动王公，枉费工夫何用？惊起娇莺语燕，打开浪蝶狂蜂。若还寻得个并头红，惜春姐，早把你芳心引动。〔净丑〕院公，你道两样都不好，如今打秋千耍子好么？〔末〕这个却好。你听我说：玉体轻流香汗，绣裙荡漾明霞。纤纤玉手彩绳拿，真个堪描堪画。本是北方戎戏，移来上苑豪家。女娘撩乱隔墙花，好似半仙戏耍。〔净丑〕恁地便打秋千，只是没有架子。〔末〕这花园中那里得他？一来老相公不喜；二来小娘子不好。纵有也倒坏了，〔丑〕院公，没奈何我每三个在这里厮轮做个秋千架，一人打，两人抬。〔末〕如此也好，谁人先打。〔净丑〕我两人抬，院公先打起。〔做架科，末〕你两人不要跌了我。〔净丑〕院公你放心，只管上去打。〔末打科〕

【窳地锦裆】〔末〕花红柳绿草芊芊，正值春光艳阳天。我和你不来此处打秋千，为人一生也徒然。〔放跌科，末〕你两个跌得我好，如今轮该老姥姥打。〔净〕你两个也不要跌了我。〔末〕老姥姥放心，不妨事，只管打。〔净打科〕

【前腔】〔净〕春光明媚景色鲜，游遍花坞听杜鹃。那更上苑柳如绵，我和你不打秋千枉少年。〔放跌科，净〕你两个骗得我好，如今轮该惜春打。〔丑〕你两人也不要跌了我。〔净〕惜春放心，只管打便罢。〔丑打科〕





【前腔】〔丑〕奴是人间快活仙，吃了饱饭爱去眠。莫教小姐来撞见，那时高高吊起打三千。〔放跌科。贴牛氏上〕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是要得好呵！〔末、净走下，丑做不知，云〕你两个骗得我好，如今我打了，又该院公打。〔贴扯丑耳科〕贱人，恁的为人不尊重，只要闲嬉并闲哄。〔丑惊科〕小姐，教人怎不去闲哄，你看那秋千架尚兀自走动哩。〔贴〕贱人，我只教你在此闲玩片时，谁许你如此。〔丑〕小姐，奴家心里忧闷，只得在此消遣则个。〔贴〕贱人，你心中忧闷怎的？〔丑〕小姐，奴家名唤做惜春。见这春去了，便自伤春起来，教人如何不闷？〔贴〕贱人，有甚伤春处？〔丑〕小姐，我早晨里只听疏辣辣寒风吹散了一帘柳絮；晌午间只见浙零零细雨，打坏了满树梨花。一霎时几对黄鹂，猛地叫数声杜宇。奴家见此春去，如何不闷？〔贴〕春光自去，有什么闷来？我和你去习学女工便了。〔丑〕咳，苦也！这般天气，谁不去闲嬉？小姐却教惜春去习女工，兀的不是闷杀惜春么？〔贴〕妇人家谁许你闲嬉？不习女工，有甚勾当？你却学那不出闺门的。〔丑〕小姐，你有盈箱罗绮，满头珠翠，少什么子，却这般自苦？〔贴〕贱人！好怪么？做女工是你本分的事，问有和没有做什么？〔丑〕恁地惜春拜辞小姐去也。〔贴〕你拜辞我那里去？〔丑〕小姐，我去伏侍别人，与他传消递息，随趁也得些快活。〔贴〕咳，贱人伏侍我，我有甚亏了你？〔丑〕小姐，我伏侍着你时节，见男儿也不许我抬头看一看。前日艳阳天气，花红柳绿，猫儿也动心，你也不动一动。如今暮春时候，鸟啼花落，狗儿也伤情，你也不伤一伤。惜春其实难和小姐过活。〔贴〕呀！这贱人，你是颠是狂，说这般话，我就去对老相公说，好生施行你。〔丑跪科〕小姐，可怜见惜春心里闷，因此这般说。〔贴〕贱人！我饶你这遭，你看么？





【祝英台近】〔贴〕绿成阴，红似雨，春事已无有。
〔丑〕闻说西郊，车马尚驰骤。〔贴〕怎如柳絮帘栊，
梨花庭院。〔合〕好天气清明时候。〔玉楼春〕〔丑〕清明
时节单衣试，争奈昼长人静重门闭。〔贴〕我芳心不解乱萦
牵，羞睹游丝与飞絮。〔丑〕小姐，我在绣窗欲待拈针指，忽
听莺燕双双语。〔贴〕贱人，无情何事管多情？任取春光自来
去。〔丑〕小姐，你有什么法儿，教惜春休闷哩？〔贴〕你且
听我说：

【祝英台序】〔贴〕把几分春，三月景，分付与东
流。〔丑〕小姐，如今鸟啼花落，你须烦恼些么？〔贴〕啼老
杜鹃，飞尽红英，端不为春闲愁。〔丑〕你不闲愁，也还
去赏玩么？〔贴〕休休，妇人家不出闺门，怎去寻花穿柳？
〔丑〕小姐你不去赏玩，只怕消瘦了你。〔贴〕我花貌
谁肯因春消瘦？

【前腔换头】〔丑〕春昼，只见燕成双，蝶引队，莺
语似求友。〔贴〕呀！贱人，你是人，却说那虫蚁做什么？
〔丑〕那更柳外画轮，花底雕鞍，都是少年闲游。〔贴〕
这贱人，你是妇人家，说那男儿的事做什么？〔丑〕难守，
绣房中清冷无人，我待寻一个佳偶。〔贴〕呀！你倒思量
丈夫起来。〔丑〕这般说，我终身体配鸾俦。

【前腔换头】〔贴〕惜春，知否？我为何不卷珠帘，
独坐爱清幽？〔丑〕清幽，清幽，怎奈人愁！〔贴〕纵有千
斛闷怀，百种春愁，难上我的眉头。〔丑〕小姐，只怕你
不常恁的。〔贴〕休忧，任他春色年年，我的芳心依旧。
〔丑〕只怕风流年少哄动你。〔贴〕这文君可不担阁了相
如琴奏。

【前腔换头】〔丑〕今后，方信你彻底澄清，我好没
来由。〔贴〕惜春，你怎的不收敛了心？〔丑〕想象暮云，





分付东风，情到不堪回首。〔贴〕你怎的不学着我？〔丑〕姐姐听剖：你是蕊宫琼苑神仙，不比尘凡相诱。〔贴〕恁地自随我习女工便了。〔丑〕我谨随侍娘行，拈针挑绣。〔丑〕姐姐，你听那子规却是啼得好哩。

休听枝上子规啼，闷在停针不语时。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坐间移。

第四出 蔡公逼试

【一剪梅】〔生上〕浪暖桃香欲化鱼，期逼春闱，诏赴春闱。郡中空有辟贤书，心恋亲闱，难舍亲闱。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蔡邕本欲甘守清贫，力行孝道。谁知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我名字保申上司去了；一壁厢已有吏来辟召，自家力以亲老为辞。这吏人虽则去，只怕明日又来，我只得力辞便了。正是：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

【宜春令】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只愁亲老，梦魂不到春闱里。便教我做到九棘三槐，怎撇得萱花椿树。天那！我这衷肠，一点孝心对谁语？

【前腔】〔末张太公上〕相邻并相依倚，往常间有事，来相报知。〔生〕来的却是张太公呵。〔相见科，末〕秀才，试期逼矣，早办行装前途去。〔生〕公公，我双亲年老，不去。〔末〕呀！秀才，子虽念亲老孤单，亲须望孩儿荣贵。你趁此青春不去，更待何日？〔生〕公公言极有理，争奈父母无人奉侍，如何去得？〔末〕你既不肯去呵，且看老员外和老安人出来如何说；我想起，也只是教你去的分晓。道犹未了，老员外来也。〔外上〕





【前腔】时光短，雪鬓催，守清贫不图甚的。有儿聪慧，但得他为官，吾心足矣。〔外末相见科。外〕孩儿，天子诏招取贤良，秀才每都求科试。你快赴春闱，急急整着行李。〔末〕老安人也出来了。〔净上〕

【前腔】娘年老，八十余，眼儿昏又聋着两耳。又没个七男八婿，只有一个孩儿，要他供甘旨。方才得六十日夫妻，老贼强逼他争名夺利。天那，细思之，怎不教老娘呕气。〔相见科，净〕孩儿。我不合娶个媳妇与你，方才得两个月，你浑身便瘦了一半。若再过三年，怕不成一个骷髅。〔末〕呀，老安人，你要他夫妻不谐呵。〔外〕孩儿，如今黄榜招贤，试期已逼；郡中既然辟召你，你的学问可知，如何不去赴选？〔生〕告爹爹得知，孩儿非不要去。争奈爹爹年老，家中无人侍奉。〔末〕老员外和老安人，不可不作成秀才去走一遭。〔净〕咳，太公你岂不知道，我家中又没有七子八婿，只有一个孩儿，如何去得？〔外〕呀！你怎说这话，如今去赴选的，家中都有七子八婿么？〔净〕料贼，你如今眼又昏，耳又聋，又走动不得。你教他去后，倘有些个差池，兀教谁来看顾？你真个没饭吃便饿死你，没衣穿便冻死你，你知道么？〔外〕你妇人家理会得什么！孩儿若做得官时，也改换我门间，如何不教他去？〔生〕爹爹说得自是，只是孩儿难去。

【绣带儿】〔生〕亲年老光阴有几？行孝正当今日。〔末〕秀才此行，必定脱白挂绿。〔生〕终不然为着一领蓝袍，却落后五彩斑衣。思之，此行荣贵虽可拟，怕亲老等不得荣贵。〔外〕孩儿，春闱里纷纷的都是大儒，难道是没爹娘的方去求试？

【前腔换头】〔末〕秀才，你休疑，男儿汉凌云志气，何必苦恹淹滞。秀才，你此回不去呵，可不干费了十载





青灯，枉捱过半世黄齏？须知，此行是亲志，你休固拒。秀才，那些个养亲之志。〔净〕我百年事只有此儿，老贼！难道是庭前森森丹桂。

【太师引】〔外〕他意儿我也难提起，这其间就里我自知。〔末〕老员外知他为着什么？〔外〕他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生〕孩儿岂有此心。〔外〕你是个读书之人，我说一个比方与你听：涂山四日离大禹，你今毕姻已曾两月，直恁的舍不得分离。〔末笑科〕呀！秀才，你敢是如此么？〔生〕太公，卑人怎敢？〔末〕秀才，你贪鸳侣守着凤帏，只怕误了你鹏程鶚荐消息。

【前腔】〔净〕太公，他意儿只要供甘旨，又何曾贪欢恋妻。自古道曾参纯孝，何曾去应举及第？功名富贵天付与，天若与不求而至。〔生〕娘言是，望爹行听取。〔外〕呀，娘言的是，父言的非呵。你敢是恋新婚，逆亲言么？〔生跪天科〕天那！蔡邕若是恋着新婚，不肯去呵，天须鉴蔡邕不孝的情罪。〔外怒介〕畜生，我教你去赴选，也只是要改换门闾，光显祖宗，你却七推八阻，有许多说话。〔生〕爹爹，孩儿岂敢推阻，争奈爹妈年老，无人侍奉。万一有些差池，一来人道孩儿不孝，撇了爹娘，去取功名；二来人道爹爹所见不达，止有一子，教他远离，孩儿以此不敢从命。〔外〕不从我命，也由你；你且说如何唤做孝？〔净〕老贼，你年纪八十余岁，也不识做孝？披麻带索便唤做孝。〔外〕咦，你晓得什么！〔生〕告爹爹：凡为人子者，冬温夏清，昏定晨省，问其燠寒，搔其痾痒，出入则扶持之，问所欲则敬进之。所以父母在，不远游；出不易方，复不过时。古人的孝，也只是如此。〔外〕孩儿，你说的都是小节，不曾说着大孝。〔净〕老贼，你又不曾死，只管教他做大孝，越出去赴选不得。〔末〕咦，这话有些不祥。〔外〕孩儿，你听我说：夫孝





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你若是做得官时节，也显得父母好处，兀的不是大孝是什么？〔生〕爹爹说得极是。但孩儿此去，知道做得官否？若还不中时节，既不能够事亲，又不能够事君，却不两下担搁了。〔末〕秀才所见差矣。老汉尝闻古人云：幼而学，壮而行；怀宝迷邦，谓之不仁。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待黔，伊尹负鼎俎于汤，百里奚五羊皮自鬻，也只要顺时行道，济世安民。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秀才，你这般才学，如何不去做官？〔净〕太公，你都有好言劝我孩儿去赴选。我有个故事说与你听。〔末〕老汉愿闻。〔净〕在先东村李员外有个孩儿，也读两行书。他爹爹每日闹吵，只是教孩儿去求官，孩儿吃不过爹爹闹吵，去到长安，那里无人抬举。他遂流落去街上乞食，见个平章宰相，他疾忙在地上拜着，叫声抬举他。那宰相道：我与你做个养济院大使，去管你爹娘。这孩儿自思道：做个养济院大使，如何管得自己的父母。比及他回家，不想他父母无人供养，流落在养济院里居住。他父母见孩儿回来，说道我教孩儿去得是，今日我孩儿做个头目，众人也不敢欺负我。你如今劝我孩儿去赴选，千万叫他做个养济院头目回来，众人也不敢欺负我。〔末笑科〕老安人你说这乞丐事，尽教我听了半日。〔外〕孩儿，你趁早收拾行李起程。〔生〕爹爹，孩儿去则不妨，只是爹妈年老，教谁看管。〔末〕秀才不必忧虑。自古道千钱买邻，八百买舍。老汉既忝在邻居，你但放心前去，若是宅上有些小欠缺，老汉自当应承。〔生〕如此，多谢公公！凡事仗托周济。此行若获寸进，决不敢忘恩。卑人没奈何，只得收拾行李便去。

【三学士】〔生〕谢得公公意甚美，凡事仗托扶持。





假饶一举登科日，难道是双亲未老时。只恐锦衣归故里，怕双亲不见儿。

【前腔】〔外〕萱室椿庭衰老矣，指望你改换门闾。孩儿，你道是无人供养我，若是你做得官来时节呵，三牲五鼎供朝夕，须胜似啜菽并饮水。你若锦衣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终是喜。

【前腔】〔末〕托在邻家相依倚，自当效些区区。秀才，你为甚十年窗下无人问？只图个一举成名天下知。你若不锦衣归故里，谁知你读万卷书？

【前腔】〔净〕一旦分离掌上珠，我这老景凭谁？苦，忍将父母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你纵然锦衣归故里，补不得你名行亏。

急办行装赴试闱，父亲严命怎生违？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

第五出 南浦嘱别

【谒金门】〔旦上〕春梦断，临镜绿云撩乱。闻道才郎游上苑，又添离别叹。〔生上〕苦被爹行逼遣，脉脉此情何限。〔合〕骨肉一朝成拆散，可怜难舍拚。〔旦〕官人，云情雨意，虽可抛两月之夫妻；雪鬓霜鬟，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是何道理？〔生〕娘子，膝下远离，岂无眷恋之意？奈堂上力勉，不听分割之词。咳，教卑人如何是好？〔旦〕官人，我猜着你了：

【忒忒令】〔旦〕你读书思量做状元，我只怕你学疏才浅。〔生〕娘子那见我学疏才浅？〔旦〕官人，只是《孝经》、《曲礼》，你早忘了一段。〔生〕咳，我几曾忘了？







〔旦〕却不道夏清与冬温，昏须定，晨须省，亲在游怎远？

【前腔】〔生〕我哭哀哀推辞了万千，〔旦〕那张太公如何？〔生〕他闹吵吵抵死来相劝。〔旦〕官人，你不去时也须由你。〔生〕将我深罪，不由人分辩。〔旦〕罪你甚的？〔生〕他道我恋新婚，逆亲言，贪妻爱，不肯去赴选。

【沈醉东风】〔旦〕你爹行见得好偏，只一子不留在身畔。官人，公婆如今在那里？〔生〕在堂上。〔旦〕既在堂上，我和你去看。〔生〕娘子，你怎的又不去了？〔旦〕罢罢罢，我和你去看时节呵，他又道我不贤，要将伊迷恋。苦！这其间教人怎不悲怨？〔合〕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

【前腔】〔生〕做孩儿节孝怎全，做爹行不从几谏。〔旦〕官人，你为人子的，不当恁的埋怨他。〔生〕非是我要埋怨，只愁他影只形单，我出去有谁看管。〔合〕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生〕呀，爹妈来了，娘子你且搵了眼泪。

【腊梅花】〔外、净上〕孩儿出去在今日中，爹爹妈妈来相送。但愿鱼化龙，青云得路，桂枝高折步蟾宫。〔外〕孩儿，你行李收拾了未？〔生〕行李收拾已了。〔外〕收拾既了，如何不去？〔净〕老贼，他若出去了，家中别无第二人，止有一个媳妇，如何不分付几句。〔生〕孩儿没别事，只待张太公来，把爹妈拜托与他，教他早晚应承，孩儿庶可放心前去。〔旦〕呀，张太公早来。〔末上〕仗剑对樽酒，耻为游子颜；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生〕太公，卑人如今出去，家中并无亲人。爹妈年老，只有一个媳妇，却是女流，凡事全赖公公相与扶持；家中倘有些小欠缺，亦望公公周济。昨





日已蒙亲许，今日特此拜恳。卑人倘有寸进，自当效结草衔环之报，决不敢忘恩。〔末〕秀才，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况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昨日已许秀才，去后决不相误。〔生〕如此，多谢公公。〔外〕孩儿，既蒙张太公金诺，必不食言，你可放心早去。〔生〕孩儿就此拜辞爹妈便去。

【园林好】〔生〕儿今去，爹妈休得要意悬。儿今去今年便还，但愿得双亲康健。〔合〕须有日拜堂前。

【前腔】〔外〕我孩儿不须挂牵，爹只望孩儿贵显。若得你名登高选，〔合〕须早把信音传。

【江儿水】〔净〕膝下娇儿去，堂前老母单，临行密密缝针线。眼巴巴望着关山远，冷清清倚定门儿盼，〔生〕母亲，且自宽怀消遣。〔净〕教我如何消遣？〔合〕要解愁烦，须是频寄音书回转。

【前腔】〔旦〕妾的衷肠事，有万千。〔生〕娘子，你有什么事，当说与我知道。〔旦〕说来又恐添萦绊。〔生〕娘子，有甚萦绊？〔旦〕六十日夫妻恩情断，八十岁父母教谁看管。〔生〕娘子你这般说，莫不怨着我么？〔旦〕教我如何不怨！〔合前〕

【五供养】〔末〕贫穷老汉，托在邻家，事体相关。秀才，此行虽勉强，不必恁留连。〔生〕卑人去后，只虑父母独自在堂，难度岁月。〔末〕秀才放心，你爹娘早晚间吾当陪伴。〔生悲介，末〕丈夫非无泪，不洒别离间。〔合〕骨肉分离，寸肠割断。〔生跪告介〕

【前腔】公公可怜，俺爹娘望你周全。〔末扶起介，生〕此身还贵显，自当效衔环。〔旦挽生，背唱〕有孩儿也枉然，你爹娘倒教别人看管。此际情何限，偷把泪珠弹。〔合前〕

【玉交枝】〔外〕别离休叹，我心中非不痛酸。孩儿，





非爹苦要轻拆散，也只是图你荣显。〔净〕孩儿，蟾宫桂枝须早攀，北堂萱草时光短。〔合〕又未知何日再圆？又未知何日再圆？

【前腔】〔生〕双亲衰倦，娘子，你扶持看他老年。饥时劝他加餐饭，寒时频与衣穿。〔旦〕官人，我做媳妇事舅姑，不待你言。你做孩儿离父母，何日返？〔合前〕

【川拨棹】〔外〕孩儿，归休晚，莫教人凝望眼。〔生〕但有日回到家园，怕回来双亲老年。〔合〕怎教人心放宽？不由人不珠泪涟。

【前腔】〔旦〕官人，我的埋冤怎尽言？〔生〕你埋冤我如何？〔旦〕我的一身难上难。〔生〕娘子，你宁可将我来埋冤，莫将我爹娘冷眼看。〔合前〕

【余文】〔合〕生离远别何足叹，但愿得你名登高选，衣锦还乡，教人作话传。

此行勉强赴春闱，专望明年衣锦归。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过远别共生离。

〔外、净、末下。旦〕官人，你如何割舍得便去了？〔生〕咳，卑人如何舍得？

【尾犯引】〔旦〕懊恨别离轻，悲岂断弦，愁非分镜。只虑高堂，风烛不定。〔生〕肠已断，欲离未忍，泪难收，无言自零。〔合〕空留恋，天涯海角，只在须臾顷。

【尾犯序】〔旦〕无限别离情，两月夫妻，一旦孤另。官人，你此去经年，望迢迢玉京思省。〔生〕娘子，莫不是虑着山遥水远么？〔旦〕奴不虑山遥水远。〔生〕莫不是虑着衾寒枕冷么？〔旦〕奴不虑衾寒枕冷；奴只虑公婆没主一旦冷清清。





【前腔换头】〔生〕我何曾想着那功名？〔旦〕官人，你不想着功名，如今又去怎的？〔生〕欲尽子情，难拒亲命。娘子，年老爹娘，望伊家看承。毕竟，你休怨朝云暮雨，且为我冬温夏清。思量起，如何教我割舍得眼睁睁。

【前腔】〔旦〕官人，你襦衣才换青，快着归鞭，早办回程。十里红楼，休恋着娉婷。叮咛，不念我芙蓉帐冷，也思亲桑榆暮景。咳，我频嘱付，知他记否？空自语惺惺。

【前腔】〔生〕娘子，你宽心须待等，我肯恋花柳，甘为萍梗？只怕万里关山，那更音信难凭。须听，我无奈何分情破爱，谁下得亏心短行？从今后，相思两处，一样泪盈盈。〔旦〕官人此去，千万早早回程。〔生〕卑人有父母在堂，岂敢久恋他乡？〔旦〕须是早寄个音信回来。〔生〕音信不妨，只怕关山阻隔。〔拜别介〕

【鹧鸪天】〔生〕万里关山万里愁。〔旦〕一般心事一般忧。〔生〕桑榆暮景应难保，客馆风光怎久留？〔生下。旦〕他那里，谩凝眸，正是马行十步九回头。归家只恐伤亲意，阁泪汪汪不敢流。

才斟别酒泪先流，郎上孤舟妾倚楼。

片帆渐远皆回首，一种相思两处愁。

第六出 丞相教女

〔末院子上〕珠幌斜连云母帐，玉钩半卷水晶帘。轻烟袅袅归香阁，月影腾腾转画檐。小子不是别人，是牛太师府中一个院子。这几日老相公久留省中，未曾回府，府里几个使女





每，镇日在后花园闲耍；今日知道老相公回来，都不见了。小子不免洒扫书馆，伺候老相公回来。呀，好怪么！只见一个婆子走入来做什么？〔净媒婆上〕

【字字双】我做媒婆甚妖娆，谈笑。说开说合口如刀，波俏。合婚问卜若都好，有钞。只怕假做庚贴被人告，吃拷。〔末〕你来这里做什么？〔净〕老媳妇特来与张尚书的舍人做媒。〔末〕咳，我这小娘子的媒怕难做。〔净〕如何难做？〔末〕老相公不肯轻许。〔净〕院公，我这头亲事你老相公必然许我。〔末〕呀，且慢着，又有一个婆子来了。〔丑媒婆上〕

【前腔】我做媒婆甚艰辛，寻趁。有个新郎要求亲，最紧。咱每只得便忙奔，讨信。〔净〕你这老乞丐婆来这里怎的？〔丑〕真个是路上更有早行人，心闷。〔末〕你这婆子也来这里做什么？〔丑〕告勾管哥得知，老媳妇特来与枢密的舍人求亲。〔末〕我方才正对那婆子说了，这媒怕难做。〔丑〕如何难做？〔末〕我老相公要拣择得仔细。〔丑〕院公你休管，我说这桩亲事，必定成也。〔净〕呀，我是张媒婆，几年在府前住，今日这媒，倒吃你老乞丐婆做去了。〔丑〕呀，老乞丐，偏你会做媒？但是门当户对的便好了。终不然你在府前住，定要你做媒，你与乞儿做媒，也嫁了他？〔末〕你休闹！老相公回来了，你每且躲开一边立地。〔外牛太师上〕

【齐天乐】凤凰池上归来，环珮袞袖，御香犹在。饔飧戟门前，平沙堤上，何事车填马隘？星霜鬓改，怕玉铉无功，赤舄非材。回首庭前，凄凉丹桂好伤怀。下官这几日久留省府，不曾回家。左右，方才什么人，在我厅前喧闹。〔末〕有事不敢不报，无事不敢乱传。适间有两个婆子来老相公处求亲。〔外〕着他进来，你这两个婆子做什么？〔净〕奴家是张尚书府里差来求亲。〔丑〕奴家是李枢密府里





差来做媒。〔外〕不拣什么人家，但是有才学，做得天下状元的，方可嫁他。若是其余，不许问亲。〔净〕告相公得知，我的新郎，术人算他命，道他今年定做状元。〔丑〕告相公得知，他的新郎命不好，只有奴家这个新郎，人算他命，今科必定得中状元。〔净丑相打介。外〕呀，这两个婆子到我跟前无礼。左右，不拣有什么庚帖，都与我扯破；把那两个吊起，各打十八。〔末扯打介。外〕急把媒婆打离厅。〔末〕除非状元方可问姻亲。〔净〕甘吃打十七八下黄荆杖。〔丑〕那些个成与不成吃百瓶。〔末、净、丑下。外〕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趲少年。自家没了夫人，只有一个女儿，如今不觉长成，未曾问亲。只一件，我的女孩儿性格温柔，是事实会，若将他嫁个膏粱子弟，怕坏了他；只将他嫁个读书君子，成就他做个贤妇，多少是好。我这几日不在家，适听得那使唤的，每日都在后花园中闲耍，这是我的女孩儿不拘束他。古人云：“欲治其国，先齐其家。”不免唤出女孩儿和老姥姥、惜春过来，好生训诲他一番。〔贴带净丑上〕

【花心动】幽阁深沉，问佳人：为何懒添眉黛？绣线日长，图史春闲，谁解屡傍妆台？绛罗深护奇葩小，不许蜂迷蝶猜。〔净丑〕笑琐窗，多少玉人无赖。〔外〕孩儿，妇人之德，不出闺门。你如今长成了，方才有媒婆来与你议亲，今日是我的孩儿，异日做他人的媳妇。我这几日不在家，你却放老姥姥、惜春每都到后花园中闲耍，不习女工，是何道理？我想起来，都是你不拘束他。倘或做出歹事来，可不把你名儿污了？〔贴〕谢得爹爹教道，孩儿从今自拘束他。〔外怒介〕老姥姥你年纪大矣，你做管家婆，倒哄着女使每闲耍，是何所为！〔净〕不干老身事，都是惜春小丫头。〔丑〕不干惜春事，都是老姥姥。〔外〕这两个贱人尚自相推，都拿下打。〔贴跪禀介〕爹爹息怒。〔外〕你且起来。





【惜奴娇】孩儿，你杏脸桃腮，当有松筠节操，蕙兰襟怀。闺中言语，不出阊门之外。老姥姥，不教我孩儿伊之罪。惜春，这风情今休再。〔合〕记再来，但把不出闺门的语言相戒。

【前腔换头】〔贴〕堪哀，萱室先摧。叹妇仪姆教，未曾谙解。蒙爹严训，从今怎敢不改！老姥姥，早晚望伊家将奴诲。惜春，改前非休违背。〔合前〕

【黑麻序】〔净〕看待，父母心，婚姻事须要早谐。劝相公，早毕儿女之债。〔外〕休呆，如何女子前，胡将口乱开。〔合〕记今来，但把不出闺门的语言相戒。

【前腔】〔丑〕轻诳，我受寂寞担烦恼，教我怎捱？细思之，怎不教人珠泪盈腮？〔贴〕宁耐，温衣并美食，何须苦挂怀？〔合前〕

妇人不可出闺门，多谢严君教育恩。

休道成人不自在，须知自在不成人。

第七出 才俊登程

【满庭芳】〔生、末、净、丑上。生〕飞絮沾衣，残花随马，轻寒轻暖芳辰。江山风物，偏动别离人。回首高堂渐远，叹当时恩爱轻分。伤情处，数声杜宇，客泪满衣襟。

【前腔换头】〔末〕萋萋芳草色，故园人望，目断王孙。谩憔悴邮亭，谁与温存？〔净丑〕闻道洛阳近也，还又隔几座城闉。〔合〕浇愁闷，解鞍沽酒，同醉杏花村。〔浣溪沙〕〔生〕千里莺啼绿映红，〔丑〕水村山郭酒旗风，〔净〕行人如在画图中。〔末〕不暖不寒天气好，或来或





往旅人逢，〔合〕此时谁不叹西东。〔相见介。净〕动问老兄尊姓？〔生〕小子姓蔡。〔净〕贵表？〔生〕伯喈。〔丑〕动问老兄尊姓？〔末〕小子姓李。〔丑〕贵表？〔末〕群玉。〔生〕动问老兄尊姓？〔净〕小子姓落。〔生〕贵表？〔净〕得孺。〔末〕动问老兄尊姓？〔丑〕小子姓常。〔末〕贵表？〔丑〕白将。〔净〕久闻列位高名，今日幸会，都是往长安赴选。〔笑介〕年兄年弟，休得抛撇。既然如此，且在此歇息片时，讲些学识，说些志气何如？〔众〕正合愚意。〔丑〕敢问蔡兄，学识如何？〔生〕小子坐则读，行则吟，穷年屹屹苦搜寻。文章惊世无敌手，尽是当年惜寸阴。〔丑〕有意思，有意思。〔净〕敢问李兄，学识如何？〔末〕小子不将穷达付前缘，常把勤劳契上天。人事尽时天理见，才高岂得困林泉？〔净〕自然，自然。〔生〕敢问落兄，学识如何？〔净〕小子读书费力，每在萤窗讲习。常念青春不再，那更白日可惜。熟读孝经曲礼，博览诗书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篇篇义理赅绎。前日行到学中，夫子潜自叫屈。〔末〕呀，圣人如何叫屈？〔净〕道是可惜这个秀才，眼中一字不识。〔末〕你却说一场春梦。〔生〕敢问常兄，学识如何？〔丑〕小子言不妄发，写字极有方法。先将好墨磨浓，次把纯毫蘸着。推开净几明窗，展舒锦笺绣札。不问真草隶篆，写出都是法帖。大字粗如庭柱，小字细似头发。王羲之拜我为师，欧阳询见我唬杀。〔笑介〕早间写个八字，忘了一撇一捺。〔末〕又道是一笔走龙蛇。〔净〕闲话休讲。如今天色将晚，不免起程，趱行几步。

【八声甘州歌】〔生〕衷肠闷损，叹路途千里，日日思亲。青梅如豆，难寄陇头音信。高堂已添双鬓雪，客路空瞻一片云。〔合〕途中味，客里身，争如流水蘸柴门？休回音，欲断魂，数声啼鸟不堪闻。

【前腔】〔末〕风光正暮春，便纵然劳役，何必愁





闷？绿阴红雨，征袍上染惹芳尘。云梯月殿图贵显，水宿风餐莫厌贫。〔合〕乘桃浪，跃锦鳞，一声雷动过龙门。荣归去，绿绶新，休教妻嫂笑苏秦。

【前腔】〔净〕谁家近水滨，见画桥烟柳，朱门隐隐。秋千影里，墙头上露出红粉。他无情笑语声渐杳，却不道恼杀多情墙外人。〔合〕思乡远，愁路贫，肯如十度谒侯门？行看取，朝紫宸，凤池鳌禁听丝纶。

【前腔】〔丑〕遥瞻雾霭纷，想洛阳宫阙，行行将近。途程劳倦，欲待共饮芳樽。垂杨瘦马莫暂停，只见古树昏鸦栖渐尽。〔合〕天将暝，日已曛，一声残角断樵门。寻宿处，行步紧，前村灯火已黄昏。

【余文】向人家，忙投奔，解鞍沽酒共论文；今夜雨打梨花深闭门。

江山风物自伤情，南北东西为利名。

路上有花并有酒，一程分作两程行。

第八出 文场选士

〔末上〕礼闱新榜动长安，九陌人人走马看。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自家不是别人，却是礼部一个祗候的便是。今岁乃大比之年，朝廷委命试官，已在贡院之内；各省中式举人，俱列棘闱之前。如今试官将次升堂，小人只得在此听候。正是：一封才下兴贤诏，四海都无遗弃才。道犹未了，试官大人早到。〔净试官上〕

【生查子】承恩拜试官，声价重丘山。左右，那来科举的，只问有文才，何必拘乡贯？〔末〕那有文才的，如何发落他？〔净〕取他居上第，做个清要官。〔末〕那没







文才的，如何发落他？〔净〕纵有父兄势，也教空手还。
〔末〕好公道老爷。〔净〕左右，今年却是大比之年，我为国荐贤，但是各省府县赴试的秀才，都唤入来。〔末〕领钧旨。
〔生上〕

【赏官花】槐花正黄，赴科场举子忙。太学拉朋友，一齐整行装。〔合〕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谁做状元郎？

【前腔】〔丑上〕天地玄黄，略记得三两行。才学无些子，只是赌命强。〔合前〕〔末叫开门。生〕贡院门已开，列位尊兄依次而进。〔净〕左右，这些秀才，每人给与卷子一本，蜡烛一条，各分东西廊下，伺候题目。〔末〕领钧旨。〔相见介净〕你每众秀才听着：朝廷制度，开科取士，须有定期。立意命题，任从时好。下官是个风流试官，不比往年的试官，往年第一场考文；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我今年第一场做对；第二场猜谜；第三场唱曲。若是做得对好，猜得谜着，唱得曲好，就取他头名状元。插金花，饮御酒，游街儿耍子；若是对得不好，猜得不着，唱得不好，就将他黑墨搽脸，乱棒打出去。〔生丑〕学生领命。〔净〕东廊下秀才蔡邕过来领题。〔生〕有。〔净〕我出天文门一个对与你对。〔生〕愿闻。〔净〕星飞天放弹。〔生〕日出海抛球。〔净〕妙哉，妙哉，且站一边。西廊下秀才落得嬉过来领题。〔丑〕快些。〔净〕毛诗三百首。〔丑〕还有十一篇。〔净〕不好，不好，且站一边。蔡邕过来，我出天下八个省名的谜儿与你猜。〔生〕愿闻。〔净〕一声霹雳震天开，两个肩头不得闲。去买纸来作裱褙，欠人钱债未曾还。〔生〕第一句是京东京西，第二句是江东江西，第三句是湖东湖西，第四句是浙东浙西。〔净〕妙哉，妙哉。且站一边，落得嬉过来，我出山上四样树名的谜儿与你猜。〔丑〕快些。〔净〕雨中妆点望中黄，独立





深山分外长。庙廊之材应见取，家家织就绮罗裳。〔丑〕第一句是柏树，第二句是槐树，第三句是枫树，第四句是柳树。〔净〕不是，不是，且站一边。蔡邕过来，我唱一只曲儿，你末后凑一句，要押得韵着。〔生〕愿闻高音。

【北江儿水】〔净〕长安富贵真罕有，食味皆山兽，熊掌紫驼峰，四座馨香透。你押下韵。〔生〕奉与试官来下酒。〔净笑介〕妙哉，妙哉，三场都好。这是个真秀才，且在东廊下伺候。落得嬉过来，我再唱一只曲儿，你末后也凑一句，要押得韵着。〔丑〕快唱。

【前腔】〔净〕看你腹中何所有，一袋腌臢臭。若还放出来，见者都奔走。你押下韵。〔丑〕把与试官来下酒。〔净〕不济，不济。将他黑墨搽脸，乱棒打出去。〔丑〕不须打，正是薄命刘生终下第，厚颜季子且回家。〔下，净〕蔡秀才，今科中式举人虽多，只有你才学高迈，文字老成，俺就复奏圣上，将你取为第一甲头名状元，冠带游街赴宴。左右，取冠带过来。〔末取上〕正是袍笏赐进士，铁钺赠将军。〔净〕蔡状元换了冠带，今就随我入朝谢恩。〔换冠带介〕

【懒画眉】〔生〕君恩喜见上头时，今日方显男儿志。布袍脱下换罗衣，腰间横系黄金带，骏马雕鞍真是美。

【前腔】〔净〕状元，你读书万卷非容易，喜得登科擢上第。功名分定岂误期，那更三千礼乐无敌手，五百英雄尽让伊。

【前腔】〔末〕人生当用显门间，荫子封妻荣自己。马前喝道状元归，雁塔挥毫题姓字，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举鳌头独占魁，谁知平地一声雷。明朝跨马春风里，尽是皇都得意回。





第九出 临妆感叹

【破齐阵引】〔旦上〕翠减祥鸾罗幌，香销宝鸭金炉。楚馆云闲，秦楼月冷，动是离人愁思。目断天涯云山远，亲在高堂雪鬓疏，缘何书也无？〔古风〕明明匣中镜，盈盈晓来妆。忆昔事君子，鸡鸣下君床。临镜理笄总，随君问高堂。一旦远别离，镜匣掩青光。流尘暗绮疏，青苔生洞房。零落金钗钿，惨淡罗衣裳。伤哉惟悴容，无复蕙兰芳。有怀凄以楚，有路阻且长。妾身岂叹此，所忧在姑嫜。念彼猿猱远，眷此桑榆光。愿言尽妇道，游子不可忘。勿弹绿绮琴，弦绝令人伤。勿听白头吟，哀音断人肠。人事多错迕，羞彼双鸳鸯。奴家自嫁与蔡伯喈，才方两月。指望与他同事双亲，偕老百年。谁知公公严命，强他赴选。自从去后，竟无消息。把公婆抛撇在家，教奴家独自应承。奴家一来要成丈夫之名，二来要尽为妇之道，尽心竭力，朝夕奉养。正是：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此情无尽处。

【风云会四朝元】春闹催赴，同心带绾初。叹阳关声断，送别南浦。早已成间阻。谩罗襟泪渍，谩罗襟泪渍，和那宝瑟尘埋，锦被羞铺。寂寞琼窗，萧条朱户，空把流年度。嗟，瞑子里自寻思，妾意君情，一旦如朝露。君行万里途，妾心万般苦。君还念妾，迢迢远远也须回顾。

【前腔】朱颜非故，绿云懒去梳。奈画眉人远，傅粉郎去，镜鸾羞自舞。把归期暗数，把归期暗数，只见雁杳鱼沈，凤只鸾孤。绿遍汀洲，又生芳杜，空自思前事。嗟，日近帝王都，芳草斜阳，教我望断长安





路。君身岂荡子，妾非荡子妇。其间就里，千千万万有谁堪诉？

【前腔】轻移莲步，堂前问舅姑。怕食缺须进，衣绽须补，要行时须与扶。奈西山暮景，奈西山暮景，教我倩着谁人，传语我的儿夫。你身上青云，只怕亲归黄土，我临别也曾多嘱付。嗟，那些个意孜孜，只怕十里红楼，贪恋着他人豪富。丈夫，你虽然是忘了奴，也须念父母。苦，无人说与，这凄凄冷冷怎生辜负？

【前腔】文场选士，纷纷都是才俊徒。少什么镜分鸾凤，都要榜登龙虎，偏是他将奴误。也不索气蛊，也不索气蛊，既受托了蘋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落得名标青史，今日呵，不枉受了些闲凄楚。嗟，俺这里自支吾，休得污了他的名儿，左右与他相回护。丈夫，你便做腰金衣紫，须记得荆钗与裙布。苦，一场愁绪，堆堆积积宋玉难赋。

回首高堂日已斜，游人何事在天涯？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第十出 杏园春宴

〔末首领官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自家不是别人，却是河南府一个首领官。往年状元及第，赴宴游街，但是鞍马、酒席供设、祇应等件，都是府尹提调。今年蔡伯喈做状元，循例赴宴，府尹却委着当职提调。昨日已公付太仆寺掌鞍马的令史，并洛阳县管排设的驿丞，专听俺这里鸣鼓三声，都要到此聚会听点。〔擂鼓介〕掌鞍马的在那里？〔丑令史上〕有问即对，无问不答。相公有何





钧旨？〔末〕鞍马备办了未曾？〔丑〕告相公得知，俺这里在先有一万匹好马。〔末〕怎见得好马？〔丑〕但见耳批双竹，鬃散五花。展开凤臆龙髻，昂起豹头虎额。响笃笃翠蹄削玉，点滴滴赤汗流珠。隅目青荧夹镜悬，肉鬃碾礪连钱动。一跃时尾捎云汉，横蓦过玄圃崆峒；一霎时走遍神州，直赶上流星掣电。九方皋管教他称赏，千金价不枉了追求。〔末〕有甚颜色的？〔丑〕布汗、论圣、虎刺、合里、乌赭、哑儿爷、屈良、苏卢、枣骝、栗色、燕色、兔黄、真白、玉面、银鬃、绣膊、青花。正是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末〕有什么好名儿？〔丑〕飞龙、赤兔、骠骊、紫燕、罴骊、啮膝、逾晖、骐驎、山子、白羲、绝尘、浮云、赤电、绝群、逸骠、骠骊、龙子、骐驎、腾霜骢、皎雪骢、凝露骢、照影骢、悬光骢、决波骢、飞霞骢、发电赤、流金弧、翔麟紫、奔虹赤、照夜白、一丈乌、九花虬、望云骅、忽雷驳、卷毛騧、狮子花、玉逍遥、红叱拨、紫叱拨、金叱拨。正是：青海月氏生下，大宛越脱将来。〔末〕有什么好厩？〔丑〕飞龙、祥麟、吉良、龙媒、驹騄、馱馱、鹑鸾、出群、天花、凤苑、奔星、内驹、左飞、右飞、左坊、右坊、东南内、西南内。正是：尽印三花飞凤字，中藏万匹好龙媒。〔末〕却怎的打扮？〔丑〕锦鞞灿烂披云，银镫荧煌曜日，香罗帕深覆金鞍，紫游缰牵动玉勒。玛瑙妆就辔头、珊瑚做成鞍子。正是：红缨紫鞞珊瑚鞭，玉鞍锦笼黄金勒。〔末〕如今选多少在这里？〔丑〕告相公：如今无了。〔末〕如何无了？〔丑〕元有一万匹马，却有一千三百个漏蹄，二千七百合抹靥，三千八百个熟瘤，二千二百个慈眼。那更鞍桥又破损，坐褥又倾欹。抽辔尽是麻绳，鞭子无非荆杖。饿老鸱全然拉塔，雁翅板一发雕零。鞍辔既不周全，牵鞵何曾完备，此般物件，其实不中。〔末〕休胡说？若还不完备时节，我禀过府尹大人，好生打你。〔丑〕相公可怜





见，容小人一壁厢自理会。〔末〕鞍马若完备时节，可牵在午门外厢，等候状元谢恩出来乘坐。〔丑〕理会得，只教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下末〕管排设的在那里？〔净驿丞上〕厅上一呼，阶下百诺。相公有何钧旨？〔末〕排设完备了未曾？〔净〕告相公，俺拣上等排设俟候点视。〔末〕怎见得上等排设？〔净〕但见珠帘高卷，绣幕低垂。珊瑚席逼逗得精神，玳瑁筵安排得奇巧。金炉内慢腾腾烧瑞瑙，玉瓶中娇滴滴插奇花。四围环绕画屏山，满座重铺锦褥子。金盘犀箸光错落，掩映龙凤珍羞；银海琼舟影荡摇，翻动葡萄玉液。洒扫得干干净净，并无半点尘埃；铺陈得整整齐齐，另是一般气象。正是：移将金谷繁华景，妆点琼林锦绣仙。〔末〕安排既齐整，你每且退去，待等状元游街了赴宴。〔净〕领钧旨。正是：琼林胜处风光好，别是人间一洞天。〔下。众〕远远望见一簇人马闹吵，想是状元来了。〔末下，生净丑骑马上〕

【翠地锦裆】嫦娥剪就绿云衣，折得蟾宫第一枝。官花斜插帽檐低，一举成名天下知。

【哭岐婆】洛阳富贵，花如锦绮。红楼数里，无非娇媚。春风得意马蹄疾，天街赏遍方归去。〔生净先下〕〔丑坠马介〕救命救命！爹爹、奶奶、伯伯、叔叔、哥哥、嫂嫂、孩儿媳妇，都来救命。〔末骑马上〕

【水底鱼儿】朝省尚书，昨日蒙圣旨：道状元及第，教咱去陪宴席。〔丑叫〕踏坏了人了！〔末〕越着鞭越退，遭人心下疑。〔丑〕救命！救命！〔末〕转头回望，叫我的还是谁？汉子你是谁？〔丑〕我是坠马的状元。〔末扶介〕快起来。〔丑〕尊官是谁？〔末〕我是中书省陪宴官，不知足下为甚坠马？

【北叨叨令】〔丑〕闹吵吵街市上游人乱，〔末〕你马惊了呵？〔丑〕恶头口抵死要回身转。〔末〕怎的不牵过一





边？〔丑〕我战兢兢只怕缰绳断，〔末〕为甚不打他？〔丑〕怯书生早已神魂散。〔末〕你不害事么？〔丑呻吟介〕险些跌折了腿也么哥，险些舂破了头也么哥，我好似小秦王三跳涧。〔末〕这马如今那里去了？〔丑〕问他那里去了。伤人乎？不问马。〔末〕咳，你兀自文绉绉的。我且就这里人家借一个马与你骑。〔丑〕休静办，若借马与我骑，便索死。〔末〕呀，怎的便死？〔丑〕你不闻孔夫子说道：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一口胡柴。呀，远远望见一簇人马来，有马就借一匹与你骑。〔丑〕不须得，不须得。〔生净骑马上〕

【窳地锦裆】荷衣新染御香归，引领群仙下翠微。杏园惟有后题诗，此是男儿得志时。〔丑〕状元，你每列位骑马游街，且是好。只不要似我骑马，舂破了头，跌折了脚。〔生〕足下原来坠马呵。〔丑〕可知哩。〔末〕不是下官搭救时节，险些送了一条性命。〔净〕如此更赖足下之力。〔生〕请整顿同行。〔丑〕你们三位自去赴宴，我到太平坊下李郎中家去便来。〔众〕你去做什么？〔丑〕我去医撕扑伤损疮。〔众〕休要推故，我去借一个马与你骑了同去。〔丑〕小子告退，你三位自去。〔末〕朝廷事例，如何不去赴宴？〔丑〕赴宴也好，只是骑马不得。这等你三位骑马前去，我随后提着胡床来。〔末〕成什么模样？〔丑〕这个不妨，却有两说：路上人问你，便说道是使唤的伴当；若是筵席之中，却说是打伴当的人。〔末〕好穷对副。

【哭岐婆】〔众〕玉鞭袅袅，如龙骄骑。黄旗影里，笙歌鼎沸。如今端的是男儿，行看锦衣归故里。〔末〕这里便是杏园，请列位驻马。〔丑〕左右，马都牵到僻处去，倘或人道四位官员，如何有三个马，不象模样。〔末〕好高见识。如今请列位照依年例，留下佳作。〔净〕蔡兄先请。〔生〕





五百名中第一仙，花如罗绮柳如烟。绿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礼乐三千传紫禁，风云九万上青天。时人谩说登科早，未许嫦娥爱少年。〔净〕妙，妙！紫金阙无极无上圣。〔末〕这里不是玉皇阁，休要诵他的宝号。如今却轮当足下。〔净〕我也有四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末〕且住，使不得，这是古诗。〔净〕呀，我前日三场，也都是别人的文章，尚自中了。如何一首别人的诗，倒使不得起来？〔末〕休道是七步成章。〔净〕咳，你道我真个不会作诗呵，我且将就做一首与列位看看：赴选何曾入棘闱，此身未拟着荷衣。三场尽是倩人做，一字全然匪我为。自笑持杯饕餮酒，却愁把笔怎题诗。有人问我求佳作，〔众〕如何答他？〔净〕问我先生便得知。〔末〕又道是当仁不让于师。〔丑〕仓官不识串字，中中。〔末〕且休夸口，如今又轮当足下。〔丑〕有有，列位做律诗，都把那赴试的事为题，恐是熟套。小子如今另立一题。〔末〕你把什么为题？〔丑〕便把小子方才坠马为题，胡做古风一篇，以纪其事如何？〔众〕尤妙，尤妙。〔丑〕君不见去年骑马张状元，跌了左腿不相联？又不见前年跨马李试官，跌了窟臀没半边？世上三般拚命事，行船走马打秋千。小子今年大拚命，也来随趁跨金鞍。跨金鞍，灾怎躲？叵耐畜生侮弄我。大叫三声不肯行，连撞两撞不是耍。便把缰绳紧紧拿，纵有长鞭怎敢打？须臾之间掉下来，一似狂风吹片瓦。昨日行过枢密院，三个军人来唱喏。小子慌忙走将归，〔末〕却如何？〔丑〕怕他请我教战马。〔末〕又说梦话。诸公请依位而坐，左右看酒。〔杂承直上〕色动玉壶无表里，光摇金盏有精神。告相公，酒在此。〔众把酒介〕

【五供养】〔末〕文章过晁董，对丹墀已膺天宠。
〔合〕赴琼林新宴，颤宫花缓引黄金鞦。

【前腔】〔净丑〕九重天上声名重，紫泥封已传丹





风。〔合〕便催归玉简侍宸旒，他日归来金莲送。

【山花子】〔末〕玳筵开处游人拥，争看五百名英雄。〔生〕喜鳌头一战有功，荷君恩奏捷词锋。〔合〕太平时车书已同，干戈尽戢文教崇，人间此时鱼化龙。留取琼林，胜景无穷。

【前腔】〔净〕三千礼乐如泉涌，一笔扫万丈长虹。〔丑〕看奎光飞躔紫宫，光耀万玉班中。〔合前〕

【前腔换头】〔生〕青云路通，一举能高中，三千水击飞冲。〔净〕又何必扶桑挂弓？也强如剑倚崆峒。〔合前〕

【前腔换头】〔丑〕恩深九重，丝络八珍送，无非翠釜驼峰。〔末〕看吾皇待贤恁隆，不枉了十年窗下把书来攻。〔合前〕

【大和佛】〔生〕宝篆沉烟香喷浓，〔众〕浓熏绮罗丛。琼舟银海翻动酒鳞红，一饮尽教空。〔生悲介〕持杯自觉心先痛，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他寂寞高堂淑水谁供奉？俺这里传杯喧哄。〔众〕状元，你休得要对此欢娱意忡忡。

【舞霓裳】愿取群贤尽贞忠，尽贞忠。管取云台画形容，画形容。时清莫报君恩重，惟有一封书上劝东封，更撰个河清德颂。乾坤正，看玉柱擎天又何用？

【红绣鞋】〔合〕猛拚沉醉东风，东风。倩人扶上玉骢，玉骢。归去路，望画桥东。花影乱，日朦胧。沸笙歌，引纱笼。

【意不尽】〔合〕今宵添上繁华梦，明早遥听清禁钟，皇恩谢了，鹄行豹尾陪侍从。

名传金榜换蓝袍，酒醉琼林志气豪。

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





第十一出 蔡母嗟儿

【忆秦娥先】〔旦上〕长吁气，自怜薄命相遭际。相遭际，暮年姑舅，薄情夫婿。〔清平乐〕夫妻才两月，一旦成分别。没主公婆甘旨缺，几度思量悲咽。家贫先自艰难，那堪不遇丰年。恁的千辛万苦，苍天也不相怜。奴家自从儿夫去后，遭此饥荒；况兼公婆年老，朝不保夕。教奴家独自如何应奉？婆婆日夜埋怨着公公，当初不合教孩儿出去。公公又不伏气，只管和婆婆闹争。外人不理会得，只道是媳妇不会看承，以致公婆日夜闹吵。且待公婆出来，再三劝解则个。

【忆秦娥后】〔外上〕孩儿一去无消息，双亲老景难存济。〔净扯外耳介〕难存济，不思前日，强教孩儿出去。〔旦劝介。净〕老贼！你抵死教孩儿出去赴选，今日没有饭吃，他便做得状元，济你甚事？若是孩儿在家，也会区处，终不到得恁的狼狈。如今冻得你好，饿得你好。老贼，你死了休。〔外〕老乞婆！你埋怨我则甚？我是神仙，知道今日恁的饥荒苦。这般年时，谁家不忍饥受饿，谁似你这般埋怨我？休，休，我死，我死。今日饥荒也是死，被你埋怨不过也索死。〔欲死，旦扯住介。净〕老贼，你便死也消不得我这场呕气。〔旦〕公公、婆婆且息怒，听奴家一言分割。当初公公教孩儿出去时节，不道今日恁的饥荒，婆婆难埋怨公公。今日婆婆见这般饥荒，孩儿又不在眼前，心下焦躁，公公也休怪婆婆埋怨。请自宽心，如今奴家把些钗梳首饰之类，典些粮米，以充公婆一时口食。宁可饿死奴家，决不将公婆落后。〔净〕媳妇你说得好，我只是恨这老贼。

【金索挂梧桐】区区一个儿，两口相依倚。没事为





着功名，不要他供甘旨。你教他做官，要改换门闾。只怕他做得官时你做鬼。老贼！你图他三牲五鼎供朝夕，今日里要一口粥汤却教谁与你？相连累，我孩儿因你做不得好名儒。〔合〕空争着闲是闲非，空争着闲是闲非，只落得双垂泪。

【前腔】〔外〕养子教读书，指望他身荣贵。黄榜招贤，谁不去求科试？老乞婆，我说个比方与你听：譬如范杞良，差去筑城池，他的娘亲埋怨谁？〔净〕老贼，你倒好比方，他是奉官差哩。〔外〕合生合死皆由命，少什么孙子森森也忍饥。〔净〕老贼，你固自口硬，再过几时，饿得你口嗅屎哩。〔外〕休聒絮，毕竟是咱每两口受孤恹。〔合前〕

【前腔】〔旦〕婆婆，孩儿虽暂离，须有日回家里。〔净〕媳妇，我岂不知孩儿自有一日回家，只是眼下受饿难过。〔旦〕婆婆，奴有些钗梳，解当充粮米。〔净〕老贼，我若没有这般孝顺的媳妇会摆布，可不把我的肝肠也饿断了？〔外〕老乞婆，这是时年如此，你苦死埋怨我怎的？〔旦〕公公婆婆恁的闲争呵，教旁人道媳妇每，有甚差池，致使公婆争斗起。婆婆，他心中爱子指望功名就；公公，他眼下无儿，因此埋怨你。难逃避，兀的不是从天降下这灾危。〔合前〕

【刘泼帽】〔外〕天那，我每不久须倾弃，叹当初是我不是。不如我死了无他虑。〔合〕一度里思量，一度里肝肠碎。

【前腔】〔净〕有儿却遣他出去，教媳妇怎生区处？媳妇，可怜误你芳年纪。〔合前〕

【前腔】〔旦〕公公、婆婆，媳妇便是亲儿女，劳役事本分当为，但愿公婆从此相和美。〔合前〕





形衰力倦怎支吾？口食身衣只问奴。
莫道是非终日有，果然不听自然无。

第十二出 奉旨招婿

〔末上〕缥缈纱窗映雾烟，深沉华屋锁婵娟。屏间孔雀人难中，幕里红丝谁敢牵。自家是牛太师府中一个院子，这几日听得府中喧传，太师要招女婿。况我这个小娘子，不比别的小娘子，一来是丞相之女，二来他才貌兼全，必须有文章、有官职、有福分的，方可中选。且在此俟候，相公出来，便知端的。〔外牛太师上〕

【似娘儿】华发渐星星，怜爱女欲遂姻盟，蟾宫桂子才堪称。红楼此日，红丝待选，须教红叶传情。左右那里？〔末〕厅上一呼，阶下百诺。不知老相公有何钧旨？〔外〕自古道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我老夫人倾弃多年，只有一个小姐，美貌娉婷，昨日见官里问我道：“你的女孩儿曾嫁人未。”我回言道：“未曾嫁人。”官里道：“既不曾嫁人，如今新状元蔡邕，好人物，好才学，朕与你主婚，你可招他为婿，你意如何？”俺奉着圣旨，就谢了恩。你每道此事如何？〔末〕复相公：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小姐是瑶台阆苑神仙，状元是天禄石渠贵客；况且玉音主盟，金口说合；若做了百年夫妇，不枉了一对姻缘。这是：佳人才子两堪夸，天付姻缘事不差。试看月轮还有意，定知丹桂近仙娃。〔外笑介〕你言正合我意。你就去唤府前官媒婆来，同去蔡状元处说亲。〔末〕领钧旨。〔唤介，丑媒婆拿秤斧上〕

【醉太平】我做聪俊的媒婆，两脚疾走如梭。生得不矮又不矬，人人都来请我。我更要金多银多，绫罗





段匹多，方肯做。又且张家李家夸谈我。〔末〕夸谈你甚的？〔丑〕道我每须胜是别媒婆。媒婆媒婆，两脚奔波。一斗好酒，一只肥鹅。送到家里，我和老公笑呵呵。〔末〕婆子休闲说，且去见老相公。〔外〕婆子，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丑〕这是斧头。〔外〕要他何用？〔丑〕这是媒婆的招牌。〔外〕如何将他做招牌？〔丑〕告相公得知，《毛诗》有云：“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娶妻如之何？匪媒弗得。”以此将他为招牌。〔末〕休在班门弄斧。〔外〕媒婆，你要秤何用？〔丑〕相公，这唤作量人秤，最是要紧的。大凡做媒时节，先把新妇新郎秤得一般，方才与他说亲。久后夫妻也和顺；若是轻重了，夫妻到底相嫌。〔外〕休闲说，媒婆，我昨日奉圣旨，教我将小姐招赘蔡状元为婿，你如今去他跟前说知。若得成就了这头亲事，我多多赏你。〔丑〕这个有甚难处？一来奉当今圣旨，二来托相公威名，三来小姐才貌兼全，是人知道。蔡状元有何不可？〔末〕这话极说得是。〔外〕媒婆，你近前来听我说。

【琐窗郎】吾家一女娉婷，不曾许与公卿。昨承圣旨，招选书生。媒婆，你和他说：不须用白璧黄金为聘。〔合〕说道姻缘前世已曾定，今日里共欢庆。

【前腔】〔丑〕住东京极有名声，相公，论媒婆非自逞。今朝事体，管取完成。怕有一轻一重，全凭这条官秤。〔合前〕

【前腔】〔末〕虽然他高占魁名，得相招多少荣。荣依绣幕，选中雀屏。媒婆，此一去他必从命。〔合前〕

为传芳信仗良媒，管取门楣得俊才。

百年夫妇今朝合，一段姻缘天上来。





第十三出 官媒议婚

【高阳台】〔生上〕梦绕亲闱，愁深旅邸，那堪音信辽绝。凄楚情怀，怕逢凄楚时节。重门半掩黄昏雨，奈寸肠此际千结。守寒窗，一点孤灯，照人明灭。

【前腔换头】当时轻散轻别。叹玉箫声杳，庾楼明月。一段愁烦，翻成两下悲咽。枕边万点思亲泪，伴漏声到晓方彻。锁愁眉，慵临青镜，顿添华发。〔木兰花〕鳌头可羨，须知富贵非吾愿。雁足难凭，没个音书寄子情。田园将芜，不知松菊犹存否？光景无多，怎奈椿萱老去何？自家为父母所强，来此赴选。谁知逗遛在此，竟不能归！今又复拜皇恩，除为议郎。虽则任居清要，争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那！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欲待上表辞官，又未知圣意如何？苦！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末丑上〕

【胜葫芦】〔末〕特奉皇恩赐结婚，来此把信音传。〔丑〕若是仙郎，肯与谐姻眷，一场好事，管取今朝便团圆。〔生〕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缘何得入来。未审何人到此？〔末、丑〕小人是牛太师府里一个院子，老媳妇是媒婆，我两人奉天子之洪恩，领太师之严命，特与状元谐一佳偶。〔生〕元来如此，不索多心。且听我说：

【高阳台】宦海沉身，京尘迷目，名缰利锁难脱。目断家山，空劳魂梦飞越。〔丑〕状元，是好一个小姐。〔生〕闲聒，闲藤野蔓休缠也，俺自有正兔丝，亲瓜葛。是谁人，无端调引，谩劳饶舌。

【前腔换头】〔末〕阅阅，紫阁名公，黄扉元宰，三





槐位里排列。金屋婵娟，妖娆那更贞洁。〔丑〕秦楼此日招凤侣，遣妾每特来执伐。望君家，殷勤肯首，早谐结发。

【前腔换头】〔生〕非别，千里关山，一家骨肉，教我怎生抛撇？妻室青春，那更亲鬓垂雪。〔丑〕状元，老丞相见你这般青春年少，才肯把小姐嫁与你，你不必推故。〔生〕差迭，须知少年自有人爱了，谩劳你嫦娥提挈。满皇都，豪家无数，岂必卑末？

【前腔换头】〔末〕不达，相府寻亲，侯门纳礼，兀自拒他不屑。绣幕奇葩，春光正当十八。〔丑〕休撇，知君是个折桂手，留此花待君攀折。况亲奉丹墀诏旨，非我自相撙掇。

【前腔换头】〔生〕心热，自小攻书，从来知礼，忍使行亏名缺。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悲咽，门楣相府，虽要选，奈废廖佳人，实难存活。〔丑〕状元，小姐生得十分美貌，你休错过了。〔生〕纵然有花容月貌，怎如我自家骨肉。

【前腔换头】〔末〕迂阔，他势压朝班，威倾京国，你却与他相别。只怕他转日回天，那时须有个决裂。〔丑〕虚设，夜静水寒鱼不饵，笑满船空载明月。下丝纶，不愁无处，笑伊村杀。

【余文】〔生〕明朝有事朝金阙，归家奉亲心下悦。〔末〕状元，只怕圣旨不从空自说。〔生〕不须多说，你若果奉圣旨来，我明日上表辞官，一就辞婚便了。

君王诏旨不相从，明日应须奏九重。

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第十四出 激怒当朝

【出队子】〔外牛太师上〕朝夕萦挂，只为孩儿多用心。不知月老事何因，为甚冰人没信音？颔望多时，情绪转深。目断青鸾瞻碧雾，情深红叶看金沟。自家昨遣院子和官媒去蔡状元处说亲，尚未回音。且待他来，便知端的。

【前腔】〔末、丑上〕乔才堪笑，故阻佯推不肯从。岂无佳婿近乘龙？有甚福缘能跨凤？料想书生，只是命穷。〔相见介。外〕媒婆，你回来了。事体若何？〔丑〕复相公得知：他千不肯，万不肯，只是不肯不肯。〔末〕你且住休，待小复知相公。蔡状元道：他家中有垂白之父母，年少之妻房。明日要上表辞官家去，实难从命。

【双鸂鶒】〔外〕听伊说教人怒起。汉朝中惟吾独贵，我有女，偏无贵戚豪家求配！奉圣旨，使我招状元为婿。媒婆，不知他回话，有何言语？

【前腔】〔丑〕媒婆告相公知：恨那人作怪跷蹊。千不肯，万推辞。〔外〕我奉圣旨，招他为婿，你曾把这话对他说么？〔丑〕这话头不惹些儿，道始得及第，纵有花容月貌休提。他骂相公，骂小姐。〔外〕他骂小姐什么？〔丑〕道脚长尺二。〔末〕这般说谎没巴臂。〔跪介〕

【前腔】恩官且听咨启：蔡状元闻说皱眉。忠和孝，恩和义。念父母八十年余，况已娶了妻室，再婚重娶非礼。待早朝，上表文，要辞官家去，请相公别选一佳婿。

【前腔】〔外〕他元来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细思之，可奈他将人轻觑。我就写表奏与吾皇知，与





他官拜清要地，务要来我处为门楣。

【意不尽】〔众〕这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了圣旨。只教他辞官辞婚俱未得。〔外〕自古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我的声名，谁不钦敬？多少贵戚豪家，求为吾婿而不可得。叵耐一书生颠倒不肯，反要辞官家去。且由他。左右，你和官媒婆再去蔡状元处说。看他如何？我如今先去奏知官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

枉把封章奏九重，不如及早便相从。

羁縻鸾凤青丝网，牢络鸳鸯碧玉笼。

第十五出 金闺愁配

【剔银灯】〔贴上〕忒过分爹行所为，但索强全不顾人议。背飞鸟硬求来谐比翼，隔墙花强攀做连理。姻缘，还是怎的？天那，我待对爹爹说呵，婚姻事女孩儿家怎提？姻缘、姻缘，事非偶然。好笑我爹爹定要将奴家招赘蔡状元为婿，那状元不肯，俺这里也索罢了。谁想爹爹苦不放过。天那，他既不肯，便做了夫妻，到底也不和顺。奴家待将此事对爹爹说，只是此事不是女孩儿每说的话。好闷呵！〔净魃地上探介〕惭愧、惭愧，今日也能够得小姐闷心。小姐，你想着什么？〔贴〕我不想着什么。〔净〕你既不想着什么，为何手托香腮，在此忧闷？我且问你：你往常间件件不烦恼，事事不动情，我想起你都是佯诈，今日莫不是对景伤情么？〔贴〕老姥姥，你说那里话？我为爹爹做事不停当，以此忧闷。〔净〕老相公做甚事不停当？〔贴〕我爹爹要将奴家嫁与蔡状元，使官媒婆去说，状元不肯从命。他既然不肯，俺这里也索罢了。如今爹爹苦不放过他，又叫媒婆去说。老姥姥，你





怎生与我对爹爹说一声也好。〔净〕小姐，这是你爹爹的主意，如何肯听我每说？

【桂枝香】书生愚见，忒不通变，不肯坦腹东床，谩自去哀求金殿。想他每就里，想他每就里，将人轻贱。小姐，非爹胡缠，怕被人传：〔贴〕呀，怕人传什么？〔净〕道你是相府公侯女，不能够嫁状元。

【前腔】〔贴〕百年姻眷，须教情愿。他那里抵死推辞，俺这里不索留恋。想他每就里，想他每就里，有些牵绊。〔净〕有甚牵绊？〔贴〕怕恩多成怨。满皇都，少什么公侯子，何须去嫁状元？

【大逐鼓】〔净〕非干是你爹意坚，只怕春花秋月，误你芳年。况兼他才貌真堪羨，又是五百名中第一仙。故把嫦娥，付与少年。

【前腔】〔贴〕姻缘虽在天，若非人意，到底埋怨。料想赤绳不曾绾，多应他无玉种蓝田。休把嫦娥，强与少年。

匹配本自然，何须苦相缠？

眼前虽成就，到底也埋怨。

第十六出 丹陛陈情

【北点绛唇】〔末上〕夜色将阑，晨光欲散。把珠帘卷，移步丹墀，摆列着金龙案。

【北混江龙】官居宫苑，谩道是天威咫尺近龙颜。每日间亲随车驾，只听鸣鞭。去螭头上拜跪，随着豹尾盘旋。朝朝宿卫，早早随班。做不得卿相当朝一品贵，先随着朝臣待漏五更寒。空嗟叹，山寺日高僧未





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自家是汉朝一个小黄门。往来紫禁，侍奉丹墀。领百官之奏章，传一人之命令。正是：主德无瑕因宦习，天颜有喜近臣知。如今天色渐明，正是早朝时分，官里升殿，怕有百官奏事，只得在此祗候。〔内问〕怎见得早朝时分？〔末〕但见银河清浅，珠斗斑斓。数声角吹落残星，三通鼓报传清曙。银箭铜壶，点点滴滴，尚有九门寒漏；琼楼玉宇，声声隐隐，已闻万井晨钟。瞳瞳矇矓，苍茫红日映楼台；拂拂霏霏，葱菁瑞烟浮禁苑。袅袅巍巍，千寻玉掌，几点瀼瀼露未晞；澄澄湛湛，万里璇空，一片团团月初坠。三唱天鸡，咿咿喔喔，共传紫陌更阑；百啭流莺，间关关关，报道上林春晓。午门外碌碌刺刺，车儿碾得尘飞；六宫里呕呕哑哑，乐声奏如鼎沸。只见那建章宫、甘泉宫、未央宫、长杨宫、五柞宫、长秋宫、长信宫、长乐宫，重重叠叠，万万千千，尽开了玉关金锁；又见那昭阳殿、金华殿、长生殿、披香殿、金銮殿、麒麟殿、太极殿、白虎殿，隐隐约约，三三两两，俱卷上绣箔珠帘。半空中忽听得一声轰轰烈烈，如雷如霆，震耳的鸣梢响，合殿里只闻得一阵氤氲氤氲，非烟非雾，扑鼻的御炉香。飘飘缈缈，红云里雉尾扇遮着赭黄袍；深深沉沉，丹陛间龙鳞座覆着彤芝盖。左列着森森严严，前前后后的羽林军、旗门军、控鹤军、神策军、虎贲军，花迎剑佩星初落；右列着济济锵锵，高高下下的金吾卫、龙虎卫、拱日卫、千牛卫、骠骑卫，柳拂旌旗露未干。金间玉、玉间金、闪闪烁烁、灿灿烂烂的神仙仪从；紫映绯、绯映紫、行行列列、整整齐齐的文武官僚。螭头陛下，立着一对妖妖娆娆，花容月貌，绣鸾袍、鸳鸯靴的奉引昭容；豹尾班中，摆着一对端端正正，铜肝铁胆，白象简、獬豸冠的纠弹御史。拜的拜，跪的跪，那一个敢挨挨拶拶纵喧哗？升的升，下的下，那一个不钦钦敬敬依礼法？但愿得常瞻仙仗，圣德日新日新日新；与群臣共拜





天颜，圣寿万岁万岁万万岁。从来不信叔孙礼，今日方知天子尊。道犹未了，一个奏事官人早到。

【点绛唇】〔生上〕月淡星稀，建章宫里，千门晓。御炉烟袅，隐隐鸣梢杳。忽忆年时，问寝高堂早。鸡鸣了，闷萦怀抱，此际愁多少。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自家为父母在堂，故上表辞官回去侍奉。如今天色已明，这是午门外厢，不免进入去咱。〔末〕奏事官搢笏三舞蹈。

【神仗儿】〔生〕扬尘舞蹈，扬尘舞蹈，遥瞻天表，见龙鳞日耀，咫尺重瞳高照。遥拜着赭黄袍，遥拜着赭黄袍。

【滴漏子】臣邕的，臣邕的，荷蒙圣朝。臣邕的，臣邕的，拜还紫诰。〔末〕状元，你莫不是嫌官小么？〔生〕念邕非嫌官小，奈家乡万里遥，双亲又老。干瀆天威，万乞恕饶。〔末〕状元，吾乃黄门，职掌奏章。有何文表，就此批宣。〔生跪介〕

【入破第一】议郎臣蔡邕启：今日蒙恩旨，除臣为议郎之职，重蒙赐婚牛氏。干瀆天威，臣谨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伏念微臣，初来有志，诵诗书，力学躬耕修己，不复贪荣利。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不想州司，谬取臣邕充试。到京畿，岂料蒙恩，叨居上第。

【破第二】重蒙圣恩，婚赐牛公女。臣草茅疏贱，如何当此隆遇？况臣亲老，一从别后，光阴又几。庐舍田园，荒芜久矣。〔末〕老亲在堂，必自有人侍奉，状元不必忧虑。

【袞第三】〔生〕但臣亲老鬓发白，筋力皆羸瘁。形只影单，无兄弟，谁奉侍？况隔千山万水，生死存亡，





虽有音书难寄。最可悲，他甘旨不供，我食禄有愧。

〔末〕圣上作主，太师联姻。状元，这也是奇遇。

【歇拍】〔生〕不告父母，怎谐匹配？臣又听得，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多想臣亲，必做沟渠之鬼，未可知。怎不教臣，悲伤泪垂？〔哭介。末〕状元，此非哭泣之处，不得惊动天听。

【中袞第五】〔生〕臣享厚禄，挂朱紫，出入承明地。惟念二亲寒无衣，饥无食，丧沟渠。忆昔先朝，朱买臣，守会稽，司马相如，持节锦归。

【煞尾】他遭遇圣时，皆得回乡里。臣何故，别父母，远乡闾，没音书，此心违？伏望陛下，特悯微臣之志。遣臣归，得侍双亲，隆恩无比！

【出破】若还念臣有微能，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末〕状元元来如此。吾当与状元转达天听，可在午门外厢候圣旨。正是：眼望旌捷旗，耳听好消息。〔下，生起介〕

【神仗儿】扬尘舞蹈，扬尘舞蹈，见祥云缥缈，想黄门已到。料应重瞳看了，多应是，念我私情乌鸟。颢望断九重霄，颢望断九重霄。黄门已将我奏章传达，未知圣意允否？不免乘闲祷告天地一番。

【滴漏子】天怜念，天怜念，蔡邕拜祷：双亲的，双亲的，死生未保。天那，可怜恩深难报。一封奏九重，知他听否？爹娘呵，俺和你会合分离，都在这遭。黄门去了多时，怎的不见回报？想必是官里准了。天那，若能够回家侍奉父母，蔡邕何须做官？〔末奉诏同二昭容上〕

【前腔】今日里，今日里，议郎进表。传达上，传达上，圣目看了。〔生〕圣目看了如何说？〔末〕道太师昨日先奏，把乘龙女婿招，多少是好！〔生〕黄门大人，你莫不





是哄我？〔末〕见有玉音，传降听剖。圣旨已到，跪听宣读。皇帝诏曰：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朕以凉德，嗣纘丕基。眷兹警动之风，未遂雍熙之化。爰招俊髦，以辅不逮。兹尔才学，允惬舆情。是用擢居议论之司，以求绳纠之益。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固辞。其所议婚姻事，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花。钦予是命，裕汝乃心。谢恩。〔生〕黄门大人，烦你与我再去奏知官里，我情愿不做官。〔末〕咳，这状元好不晓事，圣旨谁敢违背？〔生〕黄门大人，你不去时节，待我自去拜还圣旨如何？〔末〕呀，这状元好怪么，这所在你如何去得！〔生哭介〕

【啄木儿】我亲衰老，妻幼娇，万里关山音信杳。他那里举目凄凄，俺这里回首迢迢。他那里望得眼穿儿不到，俺这里哭得泪干亲难保。闪杀人一封丹凤诏。

【前腔】〔末〕状元，你何须虑，不用焦，人世上离多欢会少。大丈夫当万里封侯，肯守着故园空老？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忠和孝？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

【三段子】〔生〕这怀怎剖？望丹墀天高听高。这苦怎逃？望白云山遥路遥。〔末〕状元，你做官与亲添荣耀，高堂管取加封号，与他改换门闾，偏不是好？

【归朝欢】〔生〕冤家的，冤家的，苦苦见招，俺媳妇埋冤怎了？饥荒岁，饥荒岁，怕他怎熬？俺爹娘怕不做沟渠中饿殍？〔末〕状元，譬如四方战争多征调，从军远戍沙场草，也只是为国忘家怎惮劳？

家乡万里信难通，争奈君王不肯从？

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与东风。





第十七出 义仓赈济

【普贤歌】〔丑上〕身充里正实难当，杂泛差徭日夜忙。官司点义仓，并无些子粮，拼一顿拖翻吃大棒。我做都官管百姓，另是一般行径。破靴破帽破衣掌，打扮须要厮称。到官府百般下情，下乡村十分豪兴。讨官粮大大做个官升，卖私盐轻轻弄条乔秤。点催首放富差贫，保解户欺软怕硬。猛拼打强放泼，毕竟是个毕竟。谁知天不由人，万事皆从前定。骗得五两十两，到使五锭十锭。田园尽都典卖，并无些子余剩。叵耐厅前首领，嫌恨司房乔令。把我千样凌辱，将我万般督并。动不动去了破帽，打得我黄肿成病。几番要自缢投河，不要了这条性命。今番又点义仓，并无粮米抵应。若还把我拖翻，便叫高台明镜。小人也不是都官，也不是里正，休将屈棒错打了平民。〔内问〕你是谁？〔丑〕我是搬戏的副净。〔内〕休道出本来面目。〔丑〕苦！往常间把义仓谷子偷将家去，养老婆孩儿了。今日上司官点义仓放谷，赈济贫民，仓中没有一些，那里讨还他？没奈何我待把家私并老婆儿子都卖了，也赔不起。不免去与李社长商量则个，转弯抹角，兀的便是李社长家里。李社长，李社长。〔净〕谁叫老爷？〔丑〕咦，你惯要做大，且出来。

【前腔】〔净上〕身充社长管官仓，老小一家都在仓里养。〔丑〕好好，你一家老小都在仓里养。事发时节，如何摆布？〔净〕事发尽不妨，里正先吃棒。〔丑〕尊兄，饶得你过么？〔净〕先打了都官，方才打社长。老夫年傍八旬，家中只有三人。因充社长勾当，谁知也不安宁。又要告官书题粉壁，又要劝民栽种翻耕，又要管淘河砌砌，又要办木





桶麻绳。若有人家嫁娶，须索请我去做宾。人人称我年高伏众，个个叫我社长官人。若得一纸状子，强似厅上县丞。原告许我银子三锭五锭，被告送我猪脚十斤廿斤。若还得了两家财物，只得蒙眛写个回文。每日去干得泄水功德，竟不知自家家里祸因。大的孩儿不孝不义，小的媳妇逼离分。单单只有第三个孩儿本分，常常抢去了老夫的头巾。激得我老夫性发，只得唱个陶真。〔丑〕呀，陶真怎的唱？〔净〕〔净〕呀，到被你听见了。也罢，我唱你打和。〔丑〕使得。〔净〕孝顺还生孝顺子。〔丑〕打打咳莲花落。〔净〕〔净〕点点滴滴不差移。〔丑〕打打咳莲花落。不信但看檐前水。〔丑〕打打咳莲花落。〔净〕忤逆还生忤逆儿。〔丑〕打打咳莲花落。〔净〕住休。〔丑〕你若不叫住，我直唱到天明。〔净〕里正，你叫我出来，有甚事说？〔丑〕社长哥，今日官司给散义仓，仓中又无稻子，如何是好？我和你不免合赔些子。〔净〕呀，仓中稻子都是你搬去吃了，怎的叫我和你合赔？小畜生到不亏了你。上司来时，干我甚事。我自回去抱子弄孙嬉他娘。正是：闭门不管窗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张。〔下丑〕苦！李社长又去了，上司官又来了。如何是好？呀，喝道声渐渐近了，只得迎接个。〔外放粮官、末皂隶上〕

【前腔】〔外〕亲承朝命赈饥荒，〔末〕跃马扬鞭到此方。〔丑〕里正接老爷。〔末〕起去，疾忙开义仓，支与百姓粮。从实支收休要谎。〔外〕里正将支收簿来看。〔丑〕簿在此。〔外读介〕元管二十九石，新收三十六石，除支一十九石，见在四十六石。左右开仓，呀，这仓里那有四十六石？〔丑〕有有，相公。〔外〕左右与他取了甘结，一面着他唤饥民来支粮。〔丑〕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下外〕左右，这厮说谎，仓里那得这些稻子？〔末〕相公且由他。若是不足数，只要他赔偿便了。〔外〕也说得是。〔丑瞎子上〕





【吴小四】肚又饥，眼又昏，家私没半分，子哭儿啼不可闻。闻知相公来济民，请些官粮去救贫。〔作错跪介〕相公可怜见。〔末〕相公在这里。〔外〕老的姓甚名谁？家里有几口？〔丑〕小的姓丘名乙己，家住上大树，有三千七十口。〔外〕胡说，那里有许多口？〔丑〕告相公得知：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土。〔末〕一口胡柴。〔外〕你实有几口？〔丑〕小的夫妻两口，孩儿两口。〔外〕支粮与他。〔末〕支四口粮了。〔丑〕多谢相公。正是：一日不识羞，三日不忍饿。〔下。净鸞子上〕

【前腔】叹连朝，饥怎忍？家中有五六人。前日老婆典了裙，今日媳妇又典裤，恰好遇官司来济贫。相公可怜见。〔外〕老的姓甚名谁？家里有几口？〔净作鸞，外复问介。净〕小的姓大，名比丘僧。住在只树给孤独园，有一千二百五十口。〔外〕胡说，那里有许多口？〔净〕告相公得知：《弥陀经》中道：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一千二百五十人俱。〔末〕佛口蛇心。〔外〕你实有几口？〔净〕小的有两个媳妇，三个孩儿，和我共六口。〔外〕支粮与他。〔末〕支六口粮了。〔净〕多谢相公。正是：今日得君提掇起，免教人在污泥中。〔下。旦上〕

【捣练子】嗟命薄，叹年艰，含羞忍泪向人前，犹恐公婆悬望眼。路逢险处难回避，事到头来不自由。奴家少长闺门，岂识途路。今日见官司放粮济贫，只得去请些稻子，以救公婆之命。〔外〕妇人，你姓甚名谁？来此怎的？〔旦〕告相公：奴家姓赵，名五娘。公公蔡崇简。因儿夫出外，特来请些粮米，以救公婆之命。〔外〕你丈夫那里去了，使你妇人来请粮？

【普天乐】〔旦〕儿夫一向留都下。〔外〕你家里还有谁？〔旦〕只有年老爹和妈。〔外〕有弟兄么？〔旦〕弟和





兄更没一个。〔外〕既没有弟兄，谁看承你的爹妈？〔旦〕看承尽是奴家。〔外〕这般说起来，你好苦呵！妇人家不出闺门，你何不使个男子汉来请粮。〔旦作悲介〕历尽苦，谁怜我？相公，怎说得不出闺门的清平话？〔外〕你家里有几口？〔旦〕只有三口。〔外〕左右支粮与他。〔末〕没粮了。〔旦哭〕若无粮，我也不敢回家。〔外〕怎的不敢回家？〔旦〕相公，岂忍见公婆受馁。天那，叹奴家命薄，直恁折挫。〔外〕左右，这仓中稻子没了。一来凑原数不起，二来这妇人说得好苦，你去拿那里正来，要这厮赔偿。〔末〕领钧旨。假饶走上焰摩天，脚下腾云须赶上。〔旦〕望相公可怜见，主张些粮米，与奴家救济公婆之命。〔外〕我自有分晓。〔末押丑上介〕似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外〕里正，这仓中稻子凑原数不起，尽是你自偷了，你好好招伏。〔丑〕相公，小人招不得。自古道东量西折，难教小人赔偿。〔外〕畜生，尖斛量入，平斛量出，如何会折了许多。左右，拿下打四十。〔丑〕相公不要打，小人情愿招了。〔读招介〕招状人姓猫，名狸，见年三十有余。身上并无疾病，只有白带不除。今与短状招伏，因为官粮久亏。说到义仓情弊，中间无甚跷蹊。稻熟排门收敛，敛了各自将归。并无仓廩盛贮，那有帐目收支？纵然有得些小，胡乱寄在民居。官司差人点视，便余些谷支持。上下得钱便罢，不问仓实仓虚。假饶清官廉吏，被我影射片时。东家借得十扛，西家借得五箕。但见仓中有谷，其间就里怎知？年年把当常事，番番一似耍嬉。不道今年荒旱，不道今年民饥。不因分俵赈济，如何会泄天机？假饶奏到三十三天，我里正无甚罪过。〔末〕为甚的？〔丑〕只是点粮诈钱的做马做驴，招状执结是实，伏乞相公指挥。〔外〕左右押这厮去，就要赔偿。〔末押丑下〕正是：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末押丑上〕假饶人心似铁，怎逃官法如炉？告相公，里





正赔偿的稻子有了。〔外〕支与那妇人去。〔旦〕多谢相公。〔未与旦，丑觊觎科〕由你半路去，我好歹与你夺了便罢。〔旦〕谢得恩官为主维。〔丑〕只教中路有灾危。〔外〕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外未丑下，旦〕一斟一酌，莫非前定。今日奴家去请粮，谁知道里正作弊，仓中没了。若不得相公督并，里正赔偿，奴家如何得这些谷回家救济二亲？正是饥时得一口，强似饱时得一斗。〔欲下，丑上拦住介〕恩人相见，分外眼明。仇人相见，分外眼睁。我也会见你过来呵。你快把稻子还我，万事全休。〔旦〕呀！相公与奴家的稻子，如何还你。〔丑〕咳，方才不是你只管告不休，相公如何要我赔偿这稻子？是我卖老小卖家私的，你如何拿去？〔抢介，旦〕里正官人，你要用强，可怜奴家艰辛。〔丑〕可怜你甚的！

【锁南枝】〔旦〕儿夫去，竟不还，公婆两人都老年。自从昨日到如今，不能够一餐饭。〔丑〕你公婆没饭吃，也不干我事。〔旦〕奴请粮，他在家悬望眼。念我年老公婆，做方便。〔拜丑介。丑〕不要拜，不要拜。这般时年，我做不得方便，你将稻子还我便罢。

【前腔换头】〔旦〕乡官可怜见，这些稻子呵，是我公婆命所关。若是必须将去，宁可脱下衣裳，就问乡官换。〔作脱衣介。丑〕不要不要，你身上也寒冷。〔旦〕宁使奴，身上寒。只要与公婆，救残喘。〔丑〕娘子罢罢。你说起这话，都是孝心，我不忍问。你取了，莫怪莫怪，你去罢。〔旦〕如此多谢。〔丑虚下躲介，旦〕谢天谢地，且喜里正去了，不免趑行几步。〔丑上推旦夺下介〕

【前腔】〔旦〕夺将去，真可怜，公婆望奴不见还。纵然他不埋怨，道我做媳妇的有何干？他忍饥，添我夫罪愆。教我怎见得我夫面？千死万死，终久是死。不如





早死为强，此间有一口古井，不免投入死休。〔欲投井介〕

【前腔换头】将身赴井泉，思量左右难。我丈夫当年分散，叮咛嘱付爹娘，教我与他相看管。苦，我死却，他形影单。夫婿与公婆，可不两埋怨？

【前腔】〔外上〕媳妇去，不见还，教人在家凝望眼。〔跌倒，旦扶介，外〕呀，你在这里闲行，教我望得肝肠断。〔旦〕公公，奴请粮，为你供午餐。又谁知被人骗。〔外〕媳妇却怎么说？〔旦〕公公，奴家请得些稻子，到半途之中，却被里正夺去了。〔外哭〕天那，元来如此。

【前腔换头】思量我命乖蹇，不由人不珠泪涟。料想终须饿死，不如早赴黄泉，免把你厮牵绊。媳妇，婆老年，不久延。你须是，好看管。呀，元来这里有一口古井，不免投入死休。

【前腔】〔旦〕公公，你若身倾弃，我苦怎言？公还死了婆怎免？你两人一旦身亡，教我独自如何展？公公，你吃苦辛，其实难过遣。我痛伤悲，只得强相劝。

【前腔换头】〔外〕媳妇，你衣衫尽解典，囊筐已罄然。纵使目前存活，到底日久日深，你与我难相恋。苦，衣食缺，你行孝难。活冤家，不如早拆散。〔欲投井，旦救介，末挑谷上〕

【前腔】不丰岁，荒歉年，官司把粮来给散。见一个年老的公公在那里频嗟叹，待向前仔细看。呀，我道是谁，元来是蔡老员外和五娘子呵！你两人在此有何干？〔旦〕公公，一言难尽。奴家今日闻知官司给散义仓，去请些粮米，与公婆充饥。谁想里正作弊，仓中没了稻子。谢得相公，着令里正赔纳，把些与奴家。来到半途，被里正夺去。奴家害羞回来，公公见说，也要投井死，奴家正在此劝解公公。〔末〕咳，五娘子你差了，老夫方才也请得些官粮，正要将来





分送你公公，你怎的不来与我商量？却自家出去，被那狂徒欺侮。

【前腔换头】我听你说这言，待我赶去，骂那厮铁心肠，昧心汉。〔旦〕公公，他去得远了。〔外〕罢罢，太公，我和你是良善之人，不要与那狂徒一般见识。只是这几日饿得难过。〔末〕员外，你且不须忧虑，我也请得些官粮，和你两下分一半。〔旦〕这是公公请的，如何使得？〔末〕咳，五娘子，你休恁推，莫弃嫌，且将回，权做雨厨饭。〔旦〕如此多谢了公公。〔末〕怎说这话？五娘子，你伯喈当初出去，把爹娘嘱咐与老夫。今日是荒年饥岁，亏杀你独自支吾。终不然我自温饱，教你忍饥受饿。古语云：济人须济急时无，你胡乱将这些救济公姑则个。五娘子你先回去，我和你公公随后缓缓的来。

【洞仙歌】〔旦〕苦，家私没半分，靠着奴此身。只要救公婆，岂辞多苦辛？〔合〕空把泪珠搵，可怜饥与贫，这苦说不尽。

【前腔】〔外〕太公，我本为泉下人，他救我一命存。只怕我不久身亡，报不得媳妇恩。〔合前〕

【前腔】〔末〕见说不可闻，况我托在邻。终不然我享安和，忍见你受饥窘？〔合前〕

命薄多年受苦辛， 不如身死早离分。
惟有感恩并积恨， 万年千载不成尘。

第十八出 再报佳期



【蛮牌令】〔丑媒婆上〕终日走千遭，走得脚无毛。何曾见汤水面？花红也不曾见半分毫。倒不如做个虔





婆顶老，也落得些鸭汁吃饱。穷酸秀才直恁乔，老婆与他，故推不要。咳，我做媒婆做到老，不曾见这般好笑。叵耐一个秀才，老婆与他不要。别人见了媒婆，欢欢喜喜，他反和我寻争寻闹。老相公又不肯干休，只管在家罗唆。把媒婆放在中间，旋得七颠八倒。走得我鞋穿袜绽，说得我唇干口燥。也不怕你亲事不成，也不怕你姻缘不到。只怕你红罗帐里快活，不叫媒婆聒噪。这里便是状元贵馆。呀，恰好的状元出来了。

【金蕉叶】〔生上〕愁多怨多，俺爹娘知他怎么？摆不脱功名奈何？送将来冤家怎躲？〔相见介。丑〕状元，贺喜贺喜。牛太师选定今日与小姐毕姻，请状元早赴佳期，〔生〕天那，此事如何是好？〔丑〕状元，事皆前定，不必再推。

【三换头】〔生〕名缰利锁，先是将人摧挫。况鸾拘凤束，甚日得到家？我也休怨他，这其间，只是我不合来长安看花。闪杀我爹娘也，泪珠空暗堕。〔合〕这段姻缘，也只是无如之奈何。

【前腔】〔丑〕鸾台罢妆，鹊桥初驾，佳期近也，请仙郎到河。〔生〕媒婆，我去也不妨，只是一心挂两头，如何是好？〔丑〕状元，此事明知牵挂。这其间，只得把那壁厢且都拼舍。况奉君王诏，怎生别了他。〔合前〕状元，门首轿马都已齐备了。

及早赴佳期。 欢娱成怨悲。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随。



第十九出 强就鸾凰

【传言玉女】〔外牛太师上〕烛影摇红，帘幕瑞烟浮动，画堂中珠围翠拥。妆台对月，下鸾鹤神仙仪从。





玉箫声里，一双鸣凤。左右何在？〔院子上〕独立画堂听命令，珠帘底下一声传。老相公有何指挥？〔外〕左右，我今日与小姐毕姻，筵席安排了未？〔院子〕安排完备了。〔外〕完备得如何？〔水调歌头〕〔院子〕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兽炉烟袅，莲台绛烛吐春红。广设珊瑚席子，高把真珠帘卷，环列翠屏风。人间丞相府，天上蕊珠宫。锦遮围，花烂熳，玉玲珑。繁弦脆管，欢声鼎沸画堂中。簇拥金钗十二，座列三千珠履，谈笑尽王公。正是门阑多喜气，女婿近乘龙。〔外〕状元来未？〔院子〕望见一族人马喧闹，想是状元来了。〔生上〕

【女冠子】马蹄笃速，传呼齐拥雕鞍。〔外〕金花帽族，天香袍染，丈夫得志，佳婿坦腹。惜春，状元已到，请小姐出来拜堂。〔贴上〕

【前腔】妆成闻唤促，又将彩扇重遮，羞蛾轻蹙。〔净丑执掌扇上，合〕这姻缘不俗。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净〕状元和小姐两个，各自立一边，请阴阳先生赞礼。〔末宾人上〕禀相公告庙：维大汉太平年，团圆月，和合日，吉利时。嗣孙牛某，有女及笄，奉圣旨招赘新状元蔡邕为婿。以此吉辰，敢申虔告。告庙已毕，请与新人揭起方巾。〔丑〕待我来。伏以窈窕青娥二八春，绿云之上覆方巾；玉纤揭起西川锦，露出娇容赛玉真。掌礼，请喝拜。〔末〕窃以礼重婚姻，兹实人伦之大。义当配偶，爰思宗系之承。张设青炉，荧煌花烛。祀供苹藻，首严见庙之仪；赞备枣榛，抑讲拜堂之礼。集珠履玳簪之客，环金钗玉珥之宾。庆会良宵，观光盛事。香熏宝鸭，浓腾袅袅之烟；步拥金莲，请下深深之拜。〔喝拜介〕拜礼已毕，请状元小姐把酒。

【画眉序】〔生〕攀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堪观处丝幕牵红，恰正是荷衣穿绿。〔合〕这回好个风流婿，偏称洞房花烛。





【前腔】〔外〕君才冠天禄，我的门楣稍贤淑。看相辉清润，莹然冰玉。光掩映孔雀屏开，花烂熳芙蓉隐褥。〔合前〕

【前腔】〔贴〕频催少膏沐，金凤斜飞鬓云矗。喜逢他萧史，愧非弄玉。清风引珮下瑶台，明月照妆成金屋。〔合前〕

【前腔】〔净丑〕湘裙展六幅，似天上嫦娥降尘俗。喜蓝田今日，种成双玉。风月赛阆苑三千，云雨笑巫山二六。〔合前〕

【滴溜子】〔生〕谩说道姻缘事，果谐凤卜。细思之，此事岂吾意欲？有人在高堂孤独。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兀的东床，难教我坦腹。

【鲍老催】〔众〕翠眉谩蹙，赤绳已系夫妇足，芳名已注婚姻牒。状元，空嗟怨，枉叹息，休摧挫。画堂富贵如金谷，休恋故乡生处好，受恩深处亲骨肉。

【滴滴金】金猊宝鼎香馥郁，银海琼舟泛醺醑。轻飞彩袖呈娇舞，啜莺喉歌丽曲。歌声断续，持觞劝酒人共祝。人共祝，百年夫妇永和睦。

【鲍老催】意深爱笃，文章富贵珠万斛，天教艳质为眷属。似蝶恋花，凤栖梧，鸾停竹。男儿有书须勤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有千钟粟。

【双声子】郎多福，郎多福，看紫绶黄金束。娘分福，娘分福，看花诰纹犀轴。两意笃，两意笃，岂非福，岂非福。似纹鸾彩凤，两两相逐。

【余文】郎才女貌真不俗，占断人间天上福，百岁姻缘万事足。

清风明月两相宜， 女貌郎才天下奇。
正是洞房花烛夜， 果然金榜挂名时。





第二十出 勉食姑嫜

【薄幸】〔旦上〕野旷原空，人离业败。谩尽心行孝，力枯形惫。幸然爹妈，此身安泰。恹惶处，见恸哭饥人满道。叹举目将谁荷赖？旷野萧疏绝烟火，日色惨淡黯村坞。死别空原妇泣夫，生离他处儿牵母。睹此恹惶实可怜，思量转觉此身难。高堂父母老难保，上国儿郎去不还。力尽计穷泪亦竭，看看气尽知何日？高冈黄土谩成堆，谁把一抔掩奴骨？奴家自从丈夫去后，顿遭饥荒，衣衫首饰尽皆典卖，家计萧然。争奈公婆年老，死生难保，朝夕又无甘旨膺奉，如何是好？只得安排一口淡饭，与公婆充饥。奴家自把些谷膜米皮逼遑来吃，苟留残喘，吃时又怕公婆看见，只得回避，免致他烦恼。如今饭已熟了，不免请出公婆早膳则个。

【夜行船】〔外、净上〕苦，忍饥担饿何日了？孩儿一去，竟无音耗。〔净〕甘旨萧条，米粮缺少。〔合〕天那，真个死生难保。〔旦〕请公公婆婆早膳。〔净〕媳妇有果蔬么？〔旦〕没有。〔净〕有下饭么？〔旦〕也没有。〔净〕贱人，前日早膳还有些下饭，今日只得一口淡饭。再过几日，连淡饭也没有了？快抬去。〔外〕咳，这般时年，胡乱吃一口充饥，还要分什么好歹。

【锣鼓令】〔净〕我终朝受馁，贱人，你将来的饭教我怎吃？可疾忙便抬，非干是我有些馋恣。

【前腔】〔外〕阿婆，你看他衣衫都解，好茶饭将甚去买？兀的是天灾，教媳妇每难布摆。

【前腔换头】〔旦〕婆婆息怒且休罪，待奴家霎时将去再安排。思量到此，珠泪满腮。看看做鬼，沟渠里





埋。纵然不死也难捱，教人只恨蔡伯喈。

【前腔】〔净〕如今我试猜，多应他犯着独喰病来，背地里自买些鲑菜？〔外〕阿婆，他那里得钱去买？〔净〕阿公，我吃饭他缘何不在？这些意儿真是歹。

【前腔】〔外〕阿婆，他和你甚相爱，不应反面直恁的乖。〔旦背介〕我千辛万苦，有甚疑猜？可不道我脸儿黄瘦骨如柴。〔净〕抬去，抬去。〔外〕媳妇，婆婆吃不得，你且收去。〔旦收介〕婆婆耐烦。待奴家去布摆些东西，再安排过来。〔净〕你去，你去。〔旦〕正是哑子谩尝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下。净〕阿公，亲的到底是亲，亲生儿子不留在家，到倚靠着媳妇供养。你看前日兀自有些鲑菜；今日只得些淡饭，教我怎的吃？再过几日，连饭也没了。我看他前日自吃饭时节，百般躲避我，敢是他背地里自买些下饭受用分晓。〔外〕阿婆，休要错疑了，我看媳妇不是这般样人。〔净〕恁的，等他自吃时节，我和你潜地里去探一探，便知端的。〔外〕也说得是。只一件那。〔净〕却怎的？

荒年有饭休思菜， 媳妇无良把我亏。
混浊不分鲑共鲤， 水清方见两般鱼。

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脔

【山坡羊】〔旦上〕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体。苦，衣尽典，寸丝不挂体。几番拼死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看取？〔合〕思之，虚飘飘命怎期？难捱，实丕丕灾共危。

【前腔】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乱纷纷难宽解的愁







绪。骨崖崖难扶持的病身，战兢兢难捱过的时和岁。这糠，我待不吃你呵，教奴怎忍饥？我待吃你呵，教奴怎生吃？思量起来，不如奴先死，图得不知他亲死时。〔合前〕奴家早上安排些饭与公婆吃，岂不欲买些鲑菜，争奈无钱可买。不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地自吃了什么东西。不知奴家吃的是米膜糠秕，又不敢教他知道。便做他埋怨杀我，我也不分说。苦！这糠秕怎的吃得下。〔吃吐介〕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哽住。糠那！你遭笞被春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外净潜上探觑介〕

【前腔】〔旦〕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外、净潜下介〕

【前腔】思量我生无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饥死了为怨鬼。只一件，公婆老年纪，靠奴家相依倚，只得苟活片时。片时苟活虽容易，到底日久也难相聚。慢把糠来相比，这糠呵，尚兀自有人吃，奴家的骨头，知他埋在何处？〔外、净上。净〕媳妇，你在这里吃什么？〔旦〕奴家不曾吃什么。〔净搜拿介。旦〕婆婆你吃不得。〔外〕咳，这是什么东西？

【前腔】〔旦〕这是谷中膜，米上皮，〔外〕呀，这便是糠，要他何用。〔旦〕将来逼饿堪疗饥。〔净〕咦，这糠只好将去喂猪狗，如何把来自吃？〔旦〕尝闻古贤书，狗彘食人食，也强如草根树皮。〔外净〕恁的苦涩东西，怕不噎坏了你。〔旦〕啮雪吞毡，苏卿犹健，餐松食柏，到





做得神仙侣。这糠呵，纵然吃些何虑？〔净〕阿公，你休听他说谎，糠粃如何吃得？〔旦〕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外、净看哭介〕媳妇，我元来错埋冤了你，兀的不痛杀我也。〔闷倒，旦叫哭介〕

【雁过沙】〔旦〕苦，沉沉向冥途，空教我耳边呼。公公，婆婆，我不能够尽心相奉事，反教你为我归黄土。教人道你死缘何故？公公，婆婆，怎生割舍得抛弃了奴？〔外醒介。旦〕谢天谢地，公公醒了。公公你挣揣。

【前腔】〔外〕媳妇，你担饥事姑舅。媳妇，你担饥怎生度？〔旦〕公公且自宽心，不要烦恼。〔外〕媳妇，我错埋冤了你。你也不推辞，到如今始信有糟糠妇。媳妇，料应我不久归阴府。也省得为我死的，累你生的受苦。〔旦扶外起介〕公公且在床上安息，待我看婆婆如何？〔叫不醒介〕呀，婆婆不济事了。如何是好？

【前腔】婆婆气全无，教奴怎支吾？咳，丈夫呵，我千辛万苦，为你相看顾，如今到此难回护。我只愁母死难留父，况衣衫尽解，囊篋又无。〔外〕媳妇，婆婆还好么？〔旦〕婆婆不好了。

【前腔】〔外〕天那，我当初不寻思，教孩儿往帝都。把媳妇闪得苦又孤，婆婆送入黄泉路，算来是我相耽误。不如我死，免把你再辜负。〔旦〕公公休说这话，且自将息。〔外〕媳妇，婆婆死了，衣衾棺槨，是件皆无。如何是好？〔旦〕公公宽心，待奴家区处。〔未上〕福无双降犹难信，祸不单行却是真。老夫为何道此两句？为邻家蔡伯喈妻房赵氏五娘，他嫁得伯喈，方才两月，伯喈便出去赴选。自去之后，连遭饥荒，公婆年纪皆在八十之上，家里更没个相扶持的。甘旨之奉，亏杀这五娘子。把些衣服首饰之类，尽皆典卖，办些粮米，供给公婆，却背地里把糠粃逼饿充饥。这般荒





年饥岁，少什么有三五个孩儿的人家，供膳不得爹娘。这个小娘子，真个今人中少有，古人中难得。那婆婆不知道，颠倒把他埋冤；适来听得他公婆知道，却又痛心，都害了病。如今不免到他家里探望则个。呀，五娘子，你为甚的慌慌张张？〔旦〕公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奴家婆婆死了。〔末〕咳，你婆婆既死了，你公公如今在那里？〔旦〕在床上睡着。〔末〕待我看一看。〔外〕太公休怪，我起来不得了。〔末〕老员外快不要劳动。〔旦〕太公，我婆婆衣衾棺槨，是件皆无，如何是好？〔末〕五娘子，你不要愁烦，我自有区处。

【玉胞肚】〔旦〕千般生受，教奴家如何措手？终不然把他骸骨，没棺材送在荒丘？〔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泪珠流，不是冤家不聚头。

【前腔】〔末〕五娘子，不必多忧，资送婆婆，在我身上有。你但小心承直公公，莫教他又成不救。〔合前〕

【前腔】〔外〕张公护救，我媳妇实难启口。孩儿去后，又遇饥荒，把衣衫典卖无留。〔合前。末〕老员外，你请进里面去歇息。待我一霎时叫家僮讨棺木来，把老安人殓斂了。选个吉日，送在南山安葬去。〔外〕如此，多谢太公周济。

只为无钱送老娘， 须知此事有商量。
归家不敢高声哭， 惟恐猿闻也断肠。



第二十二出 琴诉荷池

【一枝花】〔生上〕闲庭槐影转，深院荷香满。帘垂清昼永，怎消遣？十二栏杆，无事闲凭遍。闷来把湘





簾展，梦到家山，又被翠竹敲风惊断。〔南乡子〕翠竹影摇金，水殿帘栊映碧阴。人静昼长无个事，沉吟，碧酒金樽懒去斟。幽恨苦相寻，离别经年没信音。寒暑相催人易老，关心，却把闲愁付玉琴。院子将琴书过来。〔末将琴书上〕黄卷看来消白日，朱弦动处引清风。炎蒸不到珠帘下，人在瑶池阆苑中。相公，琴书在此。〔生〕院子，你与我唤那两个学僮过来。〔末叫介。净执扇、丑持香上〕

【金钱花】自少承值书房，书房。快活其实难当，难当。只管打扇与烧香，荷亭畔好乘凉，吃饭饭上眠床。〔参见介。生〕我在先得此材于爨下，斫成此琴，即名焦尾。自来此间，久不整理。今日当此清凉，试操一曲，以舒闷怀。你三人一个打扇，一个烧香，一个管文书，休得嫚误。〔众〕领钧旨。〔生操琴介〕

【懒画眉】强对南熏奏虞弦，只觉指下余音不似前，那些个流水共高山？呀！只见满眼风波恶，似离别当年怀水仙。〔净困掉扇介。末〕告相公：打扇的坏了扇。〔生〕背起打十三，那厮不中用，只教他烧香。〔末〕领钧旨。

【前腔】〔生〕顿觉余音转愁烦，似寡鹄孤鸿和断猿，又如别凤乍离鸾。呀！只见杀声在弦中见？敢只是螳螂来捕蝉。〔丑困灭香介。净〕告相公：烧香的灭了香。〔生〕背起打十三，那厮不中用，只教他管文书。〔末〕领钧旨。

【前腔】〔生〕蓝田日暖玉生烟，似望帝春心托杜鹃，好姻缘翻做恶姻缘。只怕眼底知音少，争得鸾胶续断弦。〔末掉文书介。丑〕告相公：管文书的乱了文书。〔生〕背起打十三。〔贴上。生〕左右，夫人来也，且各回避。〔众〕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事，无福之人伏事人。〔末、丑净下〕

【满江红】〔贴〕嫩绿池塘，梅雨歇熏风乍转。瞥然





见新凉华屋，已飞乳燕。簟展湘波纨扇冷，歌传金缕琼卮暖。〔众〕炎蒸不到水亭中，珠帘卷。〔贴〕相公，元来在此操琴呵。〔生〕夫人，我当此清凉，聊托此以散闷怀。〔贴〕奴家久闻相公高于音乐，如何来到此间，丝竹之音，杳然绝响。斗胆请再操一曲，相公肯么？〔生〕夫人待要听琴。弹什么曲好？我弹一曲《雉朝飞》何如？〔贴〕这是无妻的曲，不好。〔生〕呀，说错了，如今弹一曲《孤鸾寡鹄》何如？〔贴〕两个夫妻正团圆，说什么孤寡。〔生〕不然弹一曲《昭君怨》何如？〔贴〕两个夫妻正和美，说什么宫怨。相公，当此夏景，只弹一曲《风入松》好。〔生〕这个却好。〔弹介。贴〕相公，你弹错了。〔生〕呀，到弹出《思归引》来。待我再弹。〔贴〕相公，你又弹错了。〔生〕呀，又弹出个《别鹤怨》来。〔贴〕相公，你如保恁的会差。莫不是故意卖弄，欺侮奴家。〔生〕岂有此心，只是这弦不中用。〔贴〕这弦怎的不中用。〔生〕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下多时了。〔贴〕为甚撇了？〔生〕只为有了这新弦，便撇了那旧弦。〔贴〕相公何不撇了新弦，用那旧弦？〔生〕夫人，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贴〕你新弦既撇不下，还思量那旧弦怎的？我想起，只是你心不在焉，特地有许多说话。

【桂枝香】〔生〕夫人，旧弦已断，新弦不惯。旧弦再上不能，待撇了新弦难拼。我一弹再鼓，一弹再鼓，又被宫商错乱。〔贴〕相公，你敢是心变了么？〔生〕非干心变。这般好凉天，正是此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间。

【前腔】〔贴〕相公，非弹不惯，只是你意慵心懒。既是寡鹄孤鸾，又道是昭君宫怨，那更思归别鹤，思归别鹤，无非愁叹。相公，我看你多敢是想着谁？〔生〕





夫人，我不想着什么人。〔贴〕相公，有何难见，你既不然，我理会得了，你道是除了知音听，道我不是知音不与弹。〔生〕夫人，那有此意？〔贴〕相公，这个也由你。毕竟你无心去弹他，何似教惜春安排酒过来，与你消遣何如？〔生〕我懒饮酒，待去睡也。〔贴〕相公休阻妾意，老姥姥、惜春看酒来。〔净丑持酒上〕

【烧夜香】〔净〕楼台倒影入池塘，绿树阴浓夏日长，〔丑〕一架茶蘼满院香。〔合〕和你捧霞觞，纳晚凉。卷起珠帘，明月正上。〔贴〕将酒过来。

【梁州序】〔贴〕新篁池阁，槐阴庭院，日永红尘隔断。碧栏杆外，寒飞漱玉清泉。自觉香肌无暑，素质生风，小簟琅玕展。昼长人困也，好清闲，忽被棋声惊昼眠。〔合〕金缕唱，碧筒劝。向冰山雪嶰排佳宴，清世界几人也。

【前腔】〔生〕蔷薇帘箔，荷花池馆，一阵风来香满。湘帘日永，香消宝篆沉烟。谩有枕欹寒玉，扇动齐纨，怎遂黄香愿？〔作悲介。贴〕相公，你为甚的下泪？〔生〕猛然心地热，透香汗，我欲向南窗一醉眠。〔合前〕

【前腔换头】〔贴〕向晚来雨过南轩，见池面红妆零乱。渐轻雷隐隐，雨收云散。只觉荷香十里，新月一钩，此景佳无限。兰汤初浴罢，晚妆残，深院黄昏懒去眠。〔合前〕

【前腔换头】〔生〕柳阴中忽噪新蝉，见流萤飞来庭院。听菱歌何处？画船归晚。只见玉绳低度，朱户无声，此景尤堪恋。起来携素手，鬓云乱，月照纱櫺人未眠。〔合前〕

【节节高】〔净〕涟漪戏彩鸳，把露荷翻，清香泻下





琼珠溅。香风扇，芳沼边，闲亭畔。坐来不觉神清健，蓬莱阆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风又惊秋，不觉暗中流年换。

【前腔】〔丑〕清霄思爽然，好凉天，瑶台月下清虚殿。神仙眷，开玳筵，重欢宴。任教玉漏催银箭，水晶宫里把笙歌按。〔合前〕

【余文】〔众〕光阴迅速如飞电，好良宵可惜渐阑，管取欢娱歌笑喧。〔生〕樵楼上几鼓了？〔净〕三鼓了。

欢娱休问夜如何，此景良宵能几何？
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

第二十三出 代尝汤药

【霜天晓角】〔旦上〕难捱怎避，灾祸重重至？最苦婆婆死矣，公公病，又将危。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被打头风。奴家自从婆婆死后，万千狼狈；谁知公公病又将危。如今赎得些药，已煎在此，不免再安排一口粥汤。

【犯胡兵】囊无半点调药费，良医怎求？天那，纵然救得目前，饭食何处有？料应难到后。谩说道有病遇良医，饥荒怎救？

【前腔】公公这病呵，愁万苦千恁生受，妆成这症候。药呵，纵然救得目前，怎免得忧与愁？料应不会久。他只为不见孩儿，才得这病。若要这病好时呵，除非是子孝父心宽，方才可救。药已熟了，且扶公公出来吃些，看何如？〔旦下，扶外上〕

【霜天晓角】〔外〕神散魂飞，料应不久矣。〔旦〕公公请挣揣。〔外〕我纵然抬头强起，形衰倦，怎支持？





〔旦〕公公，药已熟了，慢慢吃些。〔外〕媳妇，我吃不得这药了。

【香遍满】〔旦〕论来汤药，须索是子先尝，方进与父母。公公，莫不是为无子先尝，恰便寻思苦？〔外吃药吐介。旦〕公公，且耐烦吃些。〔外〕媳妇，这药我吃不得了。我宁可早死了罢，免得累你。〔旦〕公公，你须索挣揣，怎舍得一命殁？〔外〕媳妇你吃糠，省钱赎药与我吃，我怎的吃得下？〔旦〕苦！元来不吃药，也只为着糟糠妇。〔旦〕公公，你既不吃药，且吃一口粥汤，看如何？〔外吃粥吐介。旦〕公公，还慢慢吃些。〔外〕媳妇，我肚腹膨胀，怎吃得下？

【前腔】〔旦〕公公，你万千愁苦，堆积在闷怀成气蛊，可知道吃了吞还吐。〔外〕媳妇，我不济事了，必是死也。孩儿又不回来，只是亏了你。〔旦〕公公，且自宽心，不要烦恼。〔旦背哭介〕怕添亲怨忆，暗将珠泪堕。〔外〕媳妇你吃糠，却教我吃粥，我怎的吃得下哩？〔旦〕苦，元来不吃粥，也只为糟糠妇。〔外〕媳妇，我死也不妨，只怨孩儿不在家，亏杀了你。你近前来，有两言言语分付你。〔旦〕公公如何？〔外作跌倒拜介〕

【歌儿】媳妇，我三年谢得你相奉事，只恨我当初，把你相担误。天那，我待欲报你的深恩，待来生我做你的媳妇。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苦只苦赵五娘辛勤妇。〔旦〕公公，奴身不足惜。

【前腔换头】我一怨你身死后有谁来祀；二怨你有孩儿不得相看顾；三怨你三年间，没一个饱暖的日子。三载相看甘共苦，一朝分别难同死。

【前腔】〔外〕媳妇，我死呵，你将我骨头休埋在土。〔旦〕呀，公公百岁后，不埋在土，却放在那里？〔外〕





媳妇，都是我当初不合教孩儿出去，误得你恁的受苦，我甘受折罚，任取尸骸露。〔旦〕公公，你休这般说，被人谈笑。〔外〕媳妇，不笑着你，留与傍人道，蔡伯喈不葬亲父。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苦只苦赵五娘辛勤妇。

【前腔换头】〔旦〕公公，倘你死呵，公婆已得做一处所。料想奴家，不久也归阴府。苦，可怜一家，三个怨鬼在冥途。三载相看甘共苦，一朝分别难同死。〔外〕媳妇，我毕竟是死了，你替我请张太公过来。〔旦〕公公说犹未了，恰好张太公来也。〔末上〕岁歉无夫婿，家贫丧老亲。可怜贞洁女，日夜受艰辛。五娘子，你公公病症何如？〔旦〕太公，我公公的病症，十分危笃。〔末〕如此，待我向前看看。老员外，你贵体若何？〔外〕苦，张太公。我不济事了，毕竟是个死。你今来得恰好，我凭你为证。写下遗嘱与媳妇收执，待我死后，教他休要守孝，早早改嫁便了。〔旦〕公公，你休那般说。自古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公公休要写。〔外〕媳妇，你取纸笔过来。〔旦〕公公，奴家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妇。千万休写，枉自劳神。〔外〕媳妇，你不取纸笔来，要气杀我也。〔末〕五娘子你休逆他，嫁与不嫁在乎你，且取将过来。〔旦取上，外作写介〕咳，这一管笔倒有千斤来重。

【罗帐里坐】媳妇，你艰辛万千，是我担误了伊。你不嫁人呵，身衣口食，怎生区处？休休，当初元是我拆散了你夫妻。我如今死了呵，终不然教你又守着灵帏？〔放笔介〕已知死别在须臾，更与什么生人做主？

【前腔】〔末〕这中间就里，我难说怎提？五娘子，你若不嫁人，恐非活计；若不守孝，又被人谈议。可怜家破与人离，怎不教人泪垂。

【前腔】〔旦〕公公严命，非奴敢违。若是教我嫁人





呵，那些个不更二夫，却不误奴一世？公公，我一马一鞍，誓无他志。可怜家破与人离，怎不教人泪垂。
〔外〕张太公，我凭你为证，留下这条拄杖，待我那不孝子回来，把他与我打将出去。〔外倒旦扶介〕

公公病里莫生嗔， 员外宽心保自身
正是药医不死病， 果然佛度有缘人。

第二十四出 宦邸忧思

【喜迁莺】〔生上〕终朝思想，但恨在眉头，人在心上。凤侣添愁，鱼书绝寄，空劳两处相望。青镜瘦颜羞照，宝瑟清音绝响。归梦杳，绕屏山烟树，那是家乡？〔踏莎行〕怨极愁多，歌慵笑懒，只因添个鸳鸯伴。他乡游子不能归，高堂父母无人管。湘浦鱼沉，衡阳雁断，音书要寄无方便。人生光景几多时，蹉跎负却平生愿。

【雁渔锦】思量，那日离故乡。记临期送别多惆怅，携手共那人不厮放。教他好看承，我爹娘，料他每应不会遗忘。闻知饥与荒，只怕捱不过岁月难存养。若望不见我信音，却把谁倚仗？

【二犯渔家傲】思量，幼读文章，论事亲为子也须要成模样。真情未讲，怎知道吃尽多魔障？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凰。三被强，我衷肠事说与谁行？埋怨难禁这两厢：这壁厢道咱是个不撑达害羞乔相识，那壁厢道咱是个不睹事负心的薄幸郎。

【雁渔序】悲伤，鹭序鸳行，怎如那慈乌返哺能终养？谩把金章，绶着紫绶；试问斑衣，今在何方？斑





衣罢想，纵然归去，又恐怕带麻执杖。天那，只为那云梯月殿多劳攘，落得泪雨如珠两鬓霜。

【渔家喜雁灯】几回梦里，忽闻鸡唱。忙惊觉错呼旧妇，同问寝堂上。待朦胧觉来，依然新人鸳帏凤衾和象床。怎不怨香愁玉无心绪？更思想被他拦当。教我怎不悲伤？俺这里欢娱夜宿芙蓉帐，他那里寂寞偏嫌更漏长。

【锦缠雁】谩悒快，把欢娱翻成闷肠。菽水既清凉，我何心贪着美酒肥羊？闪杀人花烛洞房，愁杀我挂名金榜。魑地里自思量，正是归家不敢高声哭，只恐猿闻也断肠。院子何在？〔末上〕有问即对，无问不答。相公有何指挥？〔生〕院子，你是我心腹之人，有一件事和你商量，你休要走了我的消息。〔末〕小人安敢？〔生〕我自从离了父母妻室，来此赴选，本拟一擢高科，拜授当职。将谓数月之后，可作归计。谁知又被牛太师招为门婿，一向逗留在此，不得还家见父母一面。故此要和你商量个计策。〔末〕相公，自古道不钻不穴，不道不知。小人每常间见相公忧闷不乐，岂知这般就里。相公何不说与夫人知道？〔生〕院子，我夫人虽则贤慧，争奈老相公之势，炙手可热。待说与夫人知道，一霎时老相公得知，只道我去了不来，如何肯放我去？不如姑且隐忍，和夫人都瞒了，且待任满，寻个归计。〔末〕这的却是。老相公若还知道，如何肯放相公回去？〔生〕院子，我如今要寄一封书家去，没个方便的人。欲待使人径去，又怕老相公知道。你与我出街坊上体探，倘有我乡里人来此做买卖，待我寄一封家书回去。〔末〕小人谨领便去。

终朝长相忆， 寻便寄书人。

眼望旌捷旗， 耳听好消息。





第二十五出 祝发买葬

【金珑璁】〔旦上〕饥荒先自窘，那堪连丧双亲，身独自，怎支分？我衣衫都解尽，首饰并没分文，无计策，只得剪香云。〔蝶恋花〕万苦千辛难摆拨，力尽心穷，两泪空流血。裙布钗荆今已竭，萱花椿树连摧折。金剪盈盈明似雪，远照乌云，掩映愁眉月。一片孝心难尽说，一齐分付青丝发。奴家前日婆婆没了，已得张太公周济。如今公公又没了，无钱资送，难再去求告他？我思想起来，没奈何了，只得剪下头发，卖几贯钞，为送终之用。虽然这头发值钱不多，也只把他做些意儿，恰似教化一般。苦，不幸丧双亲，求人不可频。聊将青丝发，断送白头人。

【香罗带】一从鸾凤分，谁梳鬓云？妆台懒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无存也，头发，是我担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

【前腔】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先泪零。我当初早披剃入空门也，做个尼姑去，今日免艰辛。咳，只有我的头发恁般苦，少什么佳人的珠围翠拥兰麝熏。呀，似这般狼狈呵，我的身死兀自无埋处，说什么剪头发愚妇人！

【前腔】堪怜愚妇人，单身又贫。头发，我待不剪你呵，开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你呵，金刀下处应心疼也。却将堆鸦髻，舞鸾鬓，与乌鸟报答鹤发亲。教人道雾鬓云鬟女，断送霜鬓雪鬓人。〔剪下哭介〕

【临江仙】连丧双亲无计策，只得剪下香鬟，非奴





苦要孝名传。正是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头发既已剪下，免不得将去货卖。穿长街，抹短巷，叫一声卖头发。

【梅花塘】卖头发，买的休论价。念我受饥荒，囊篋无些个。丈夫出去，那堪连丧了公婆，没奈何，只得剪头发，资送他。呀，怎的都没人买？

【香柳娘】看青丝细发，看青丝细发，剪来堪爱。如何卖也没人买？这饥荒死丧，这饥荒死丧，怎教我女裙钗，当得恁狼狈？况连朝受馁，况连朝受馁，我的脚儿怎抬？其实难捱。〔做跌倒起介〕

【前腔】往前街后街，往前街后街，并无人采。我待再叫一声，咽喉气噎，无如之奈。苦！我如今便死，我如今便死，暴露我尸骸，谁人与遮盖？天那！我到底也只是个死。将头发去卖，将头发去卖，卖了把公婆葬埋，奴便死何害？〔作倒介，末上〕慈悲胜念千声佛，造恶徒烧万炷香。今日蔡老员外病症不知如何，我且去看一看。呀，五娘子，你为何倒在街上？〔旦〕苦，太公可怜见，救奴家则个。〔末杖扶介〕五娘子，你手里拿着头发做什么？〔旦〕奴家公公又没了，无钱资送。只得把自己头发剪下，欲卖几文钞，为送终之用。〔末哭介〕元来你公公又死了，呵，你怎的不来和我商量？把这头发剪下做什么？〔旦〕奴家多番来定害公公，不敢再来相恼。〔末〕呀，你说那里话！五娘子：

【前腔】你儿夫曾付托，儿夫曾付托，我怎生违背？你无钱使用，我须当贷。你将头发剪下，将头发剪下，又跌倒在长街，都缘我之罪。〔合〕叹一家破败，叹一家破败，否极何时泰来？各出珠泪。

【前腔】〔旦〕谢公公慷慨，谢公公慷慨，把钱相贷，我公婆在地下相感戴。只恐奴身死也，恐奴身死也，兀自没人埋。公公，谁还你恩债〔合〕叹一家破





败，叹一家破败，否极何时泰来？各出珠泪。〔末〕五娘子，你先回家去，我即着人送些布帛米谷之类与你使用。〔旦〕如此多谢公公，请收这头发。〔末〕咳，难得难得，这是孝妇的头发，剪来断送公婆的。我留在家中，不惟传留做个话名，后日蔡伯喈回来，将与他看，也使他惶愧。

谢得公公救妾身！ 伊夫曾托我亲邻。
从空伸出拿云手， 提起天罗地网人。

第二十六出 拐儿给误

【打球场】〔净上〕几年间，为拐儿，脱空说谎为最。遮莫你是怎生俏俏的，也落在我圈套。自家脱空为活计，掏摸作生涯。剑舌枪唇伶俐的，也引教他懵懂。虚脾甜口慳吝的，也哄教他妆风。乡贯何曾有定居，姓名人知真实。妆成圈套，见了的便自入来；做就机关，入着的怎生出去？骗了钟馗手里宝剑，拐了洞宾瓢里仙丹。果然来无迹，去无踪，对面骗人如撮弄；纵使和你行，和你坐，当场赚你怎埋冤？拐儿阵里先锋，哄局门中大将。何用剜墙挖壁，强如黑夜偷儿；不索挟斧持刀，真个白昼劫贼。正是：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根之草。自家打听得蔡状元家住陈留，父母在堂，久无消息，他如今要寄家书回去。况我在陈留走得惯熟，颇习语音，不免妆扮做陈留人，假写他父母家书递与他，必有回音；倘或附带些金帛回家，也不见得。却觅一个小富贵，便不然也索与我些路费回家。这里便是蔡状元府前，不免进入去咱。呀，怎的不见一个人？我且咳嗽一声。〔末上〕侯门深似海，不





许外人敲。〔相见介〕你是那里人，来此有甚勾当？〔净〕小子从陈留来，蔡相公的老大人有家书在此。〔末〕呀，我相公正要乘便寄家书回去，你来得恰好，待我请相公出来。〔请介。生上〕

【凤凰阁】寻鸿觅雁，寄个音书无便。谩劳回首望家山，和那白云不见。泪痕如线，想镜里孤鸾影单。〔末〕告相公得知，有一个汉子，说他从陈留郡来，有老相公的家书在此。〔生〕快请他进来。〔相见介。生〕多承足下带得我家书来呵。〔净〕小子奉老夫人尊命，特递在此。〔净递书介〕

【一封书】〔生〕“一从你去离，我在家中常念你。功名事怎的？想多应折桂枝。幸得爹娘和媳妇，各保安康无祸危。”谢天谢地，且喜家中多安乐。“见家书，可知之，及早回来莫更迟。”天那，我岂不要回去，争奈不由我。院子，你引乡亲到后堂茶饭。一面取纸笔，待我写家书，就付与他去；可取些金珠碎银过来。〔生写书介〕

【下山虎】“男岂百拜，大人尊前：一自离膝下，顿经数年。目断万里关山，镇日望悬。一向那堪音信断，名利事，叹牵绾，谩劳珠泪涟。上表辞金殿，要辞了官，争奈君王不见怜。

【蛮牌令】“忽尔拜尊翰，激切意悬悬。幸喜爹娘和媳妇，尽安健。奈儿身淹留旅邸，不能够承奉慈颜。匆匆的聊附寸笺，草草伏乞尊照不宜。”乡亲，我这一封书，并这金珠，托你将到俺家里，与老相公收下。传示家中大小，俺早晚便回来，教他放心，不须忧虑。〔净〕小子理会得。〔生〕这些碎银，送与乡亲路上做盘费。〔净〕多谢，多谢。

【驻马听】〔生〕书寄乡关，说起教人心痛酸。乡亲，传示俺八旬爹妈，道与俺两月妻房，隔涉万水千





山。啼痕缄处翠绡斑，梦魂飞绕银屏远。〔合〕报道平安，想一家贺喜，只说道再相见。

【前腔】〔末〕遥忆乡关，有个人人凝望眼。他频看飞雁，望断孤舟，倚遍危栏。见这银钩飞动彩云笺，又索玉簪界破残妆面。〔合前〕

【前腔】〔净〕西出阳关，却叹今朝行路难。念取经年离别，跋涉万里程途。带着一纸云笺，只怕豺狼纷扰路途间，雁鸿怕不到家乡畔。〔合前〕

凭伊千里寄佳音，说尽离人一片心。
须知相别经多载，方信家书抵万金。

第二十七出 感格坟成

【挂真儿】〔旦上〕四顾青山静悄悄，思量起暗里魂销。黄土伤心，丹枫染泪，谩把孤坟独造。〔菩萨蛮〕白杨萧瑟悲风起，天寒日淡空山里。虎啸与猿啼，愁人添惨凄。穷泉深杳杳，长夜何由晓。洒泪泣双亲，双亲闻不闻？奴家自从丧了公婆，家中十分狼狈。昨已多承张太公，将公婆灵柩，搬得到山，免不得造一所坟茔，把公婆安葬了。争奈无钱倩人，难以再去求他，只得自家搬泥运土。〔裙包土介〕

【五更转】把土泥独抱，麻裙裹来难打熬。空山静寂无人吊，但我情真实切，到此不惮劳。苦！何曾见葬亲儿不到？又道是三匝围丧，那些个卜其宅兆？思量起，是老亲合颠倒。公公，你图他折桂看花早，不想自把一身，送在白杨衰草。谩自苦，〔作悲介〕这苦凭谁告？

【前腔】我只凭十爪，如何能够坟土高？苦，只见





鲜血淋漓湿衣袄，天那，我形衰力倦，死也只这遭。休休，骨头葬处任他血流好，此唤做骨血之亲，也教人称道。教人道：赵五娘真行孝。苦！心穷力尽形枯槁，只有这鲜血，到如今也出尽了。这坟成后，只怕我的身难保。呀，我气力都用乏了，不免就此歇息睡觉啊。

【卜算子先】坟土未曾高，筋力还先倦。〔睡介。山神上〕

【粉蝶儿】赵女堪悲，天教小神相济。善哉！善哉！吾乃当山土地。今奉玉帝敕旨：为见赵五娘行孝，特令差拨阴兵，与他并力筑造坟台，不免叫出南山白猿使者，北岳黑虎将军，前来听用。猿虎二将何在？〔净、丑扮猿、虎上。外〕吾奉玉帝敕旨：为见赵五娘独自在山筑坟，特差汝等率领阴兵，与他并力。汝等可变作人形，与他运化土石，务要顷刻完成，不得惊动孝妇。〔净丑〕领法旨。〔造坟介〕告大圣，坟台已成了。〔外〕赵五娘，你抬起头来，听吾嘱咐：

【好姐姐】五娘听吾道语：吾特奉玉皇敕旨，怜伊孝心，故遣阴兵来助你。〔合〕坟成矣，葬了二亲寻夫婿，改换衣装往帝畿。赵五娘，你好生记着：正是大抵乾坤都一照，免教人在暗中进行。〔外、净丑下。旦醒介〕

【卜算子后】梦里分明有鬼神，想是天怜念。呀，怪哉怪哉，奴家睡间，恍惚中似梦非梦，见神人嘱咐道：坟已成了，教奴家前往京畿，寻取丈夫。我思忖起来，独自一身，几时能够得坟成？〔起看介〕呀，果然这坟台都成了！谢天谢地，分明是神通变化。

【五更转】怨苦知多少？两三人只道同做饿殍。公公，婆婆，今日幸赖神明救济，成此坟台，你两人已得安妥。只一件，我未曾葬时节，也还恰象相亲傍的一般；如今葬了啊，穷泉一闭无日晓，叹如今永别，再无由相倚靠。





我死和公婆做一处理呵，也得相伏侍。只愁我死在他途道，我的骨头，何由来到？从今去，坟啊，只愿得中干燥，福子荫孙也都难料！呀，天那，便做荫得个三公，也济不得亲老。泪暗滴，复把苍天来祷。〔末同丑带锄器上〕

【铎锹儿】〔末〕悲风四起吹松柏，山云黯淡日无色。〔丑〕虎啸与猿啼，怎不惨戚。〔合〕趑步前来到峭壁，都与孝妇添助力。〔末〕老夫张广才，只为蔡老员外夫妻相继弃世，亏杀他媳妇赵五娘子支持，如今又闻得他把裙包土，筑造坟台。我想人家造一所坟，没有千百工造不成。他独自一个女流，如何成得此事？不免带将小二，与他添助力气则个。啊！好怪哉，如何坟都成了。只见松柏森森绕四围，孤坟新土掩泉扉。五娘子，空山独自无人问，为筑坟台有阿谁？〔旦〕太公，梦里鬼神多怪异，阴兵运石与搬泥。坟台成了亲分付，教奴寻婿到京畿。〔丑〕公公，自古流传多有此，毕竟感格上苍知。长城哭倒称姜女，五娘子，你他日芳名一样题。〔合〕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好姐姐】〔旦〕公公，念奴血流满指，独自要坟成无计，深感老天暗中相护持。〔合〕坟成矣，葬了二亲寻夫婿，改换衣装往帝畿。

【前腔】〔末〕五娘子，老夫带领小二，待与你添助些力气，谁知有神暗中相救济。〔合前〕

【前腔】〔丑〕你每真个见鬼，这松柏孤坟在何处？恰才小鬼是我妆扮的。〔合前〕

孝心感格动阴兵， 不是阴兵坟怎成？
万事劝人休碌碌， 举头三尺有神明。





第二十八出 中秋望月

【念奴娇引】〔贴上〕楚天过雨，正波澄木落，秋容光净。谁驾玉轮来海底，碾破琉璃千顷。环佩风清，笙箫露冷，人在清虚境。〔净丑〕真珠帘卷，庾楼无限佳兴。〔临江仙〕〔贴〕玉作人间秋万顷，银葩点破琉璃。〔净〕瑶台风露冷仙衣，天香飘到处，此景有谁知？〔丑〕未审明年明夜月，此时此景何如？〔贴〕珠帘高卷醉琼卮，〔合〕正是莫辞终夕劝，动是隔年期。〔贴〕老姥姥，今夜中秋，月色澄清，你与我请相公出来，赏玩则个。〔净〕是是，夫人请相公玩月。〔生内应介〕我已睡了，不来。〔丑〕你什么嘴脸，可知道请他不来。〔贴〕惜春，你再去请。〔丑〕我去请。相公，夫人请相公出来玩月。〔生〕来也。〔丑笑介〕老姥姥，你看我嘴儿才动一动，相公就出来了。〔生上〕

【生查子】逢人曾寄书，书去神亦去。今夜好清光，可惜人千里。〔贴〕相公，今夜中秋，月色可爱。我请你赏玩一番，你没事推阻怎的？〔生〕月色有甚好处？〔贴〕相公，怎的不好？〔酹江月〕你看：玉楼金气卷霞绡，云浪空光澄澈。丹桂飘香清思爽，人在瑶台银阙。〔生〕影透凤帟，光窥罗帐，露冷蛩声切。关山今夜，照人几处离别。〔净〕须信离合悲欢，还如玉兔，有阴晴圆缺。便做人生长宴会，几见冰轮皎洁。〔丑〕此夜明多，隔年期远，莫放金樽歇。〔合〕但愿人长久，年年同赏明月。〔饮酒介〕

【念奴娇序】〔贴〕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十二栏杆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人生几见此佳景？〔合〕惟愿取，





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前腔换头】〔生〕孤影，南枝乍冷，见乌鹊缥缈惊飞，栖止不定。万点苍山，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追省，丹桂曾攀，嫦娥相爱，故人千里谩同情。〔合前〕

【前腔换头】〔贴〕光莹，我欲吹断玉箫，乘鸾归去，不知风露冷瑶京？环佩湿，似月下归来飞琼。那更、香雾云鬟，清辉玉臂，广寒仙子也堪并。〔合前〕

【前腔换头】〔生〕愁听，吹笛关山，敲砧门巷，月中都是断肠声。人去远，几见明月亏盈。惟应、边塞征人，深闺思妇，怪他偏向别离明。

【古轮台】〔净〕峭寒生，鸳鸯瓦冷玉壶冰，栏杆露湿人犹凭，贪看玉镜。况万里清明，皓彩十分端正。三五良宵，此时独胜。〔丑〕把清光都付与酒杯倾，从教酩酊，拼夜深沈醉还醒。酒阑绮席，漏催银箭，香销金鼎。斗转与参横，银河耿，辘轳声已断金井。

【前腔换头】〔净〕闲评，月有圆缺阴晴，人世上有离合悲欢，从来不定。深院闲庭，处处有清光相映。也有得意人人，两情畅咏；也有独守长门伴孤另，君恩不幸。〔丑〕有广寒仙子娉婷，孤眠长夜，如何捱得，更阑寂静？此事果无凭，但愿人长久，小楼玩月共同登。

【余文】〔众〕声哀诉促织鸣，〔贴〕俺这里欢娱未罄。〔生〕他几处寒衣织未成。

 今宵明月正团圆， 几处凄凉几处喧。
 但愿人生得久长， 年年千里共婵娟。





第二十九出 乞丐寻夫

【胡捣练】〔旦上〕辞别去，到荒丘，只愁出路煞生受。画取真容聊藉手，逢人将此免哀求。鬼神之道，虽则难明；感应之理，未尝不信。奴家昨日，独自在山筑坟，正睡间，忽梦一神人，自称当山土地，带领阴兵，与奴家助力；却又嘱付，教奴家改换衣装，径往长安寻取丈夫。待觉来，果然坟台并已完备，这的分明是神道护持。正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今二亲既已葬了，只得改换衣装，扮作道姑，将琵琶做行头，沿街上弹几个行孝的曲儿，抄化将去。只是一件，我几年间和公婆厮守，如何舍得一旦撇了他？奴家自幼薄晓得些丹青，何似想象画取公婆真容，背着一路去，也似相亲傍的一般。但遇小祥忌辰，展开与他烧些香纸，奠些酒饭，也是奴家一点孝心。不免就此画描真容则个。〔描画介〕

【三仙桥】一从他每死后，要相逢不能够。除非梦里暂时略聚首。苦要描，描不就，暗想象，教我未描先泪流。描不出他苦心头；描不出他饥症候；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带厚，他可又饥荒消瘦。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展舒，他自来长恁面皱。若画出来，真是丑，那更我心忧，也做不出他欢容笑口。不是我不会画着那好的，我从嫁来他家，只见他两月稍优游，其余都是愁。那两月稍优游，我又忘了。这三四年间，我只记他形衰貌朽。这真容啊，便做他孩儿收，也认不得是当初父母。休休，纵认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须认得是赵





五娘近日来的姑舅。真容既已描就了，就在这里烧些香纸，奠些酒饭，拜别了公婆出去。〔拜辞介〕

【前腔】公公，婆婆，非是奴寻夫远游，只怕我公婆绝后。奴见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苦！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我出外州。天那，他兀自没人看守，如何来相保佑？这坟啊，只怕奴去后，冷清清有谁来祭扫？纵使遇春秋，一陌纸钱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冻馁的公婆，死做个绝祭祀的姑舅。奴家既辞了坟墓，只得背了真容，便索去辞张太公。呀，如何恰好张太公来也。〔末上〕衰柳寒蝉不可闻，金风败叶正纷纷。长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阳关无故人。〔旦〕奴家适间拜辞了坟茔，正要到宅上来告别。〔末〕呀，五娘子，你几时去？〔旦〕太公，奴家今日就行了。〔末〕你背的是什么画？〔旦〕是奴公婆的真容，待将路上去，借手乞告些盘缠，早晚与他烧香化纸。〔末〕是谁画的？〔旦〕是奴家将就描摹的。〔末〕五娘子，你孝心所感，一定逼真，借我看一看。咳，画得象，画得象。〔作悲介〕老员外，老安人，〔鹧鸪天〕死别多应梦里逢，谩劳孝妇写遗踪。可怜不得图家庆，辜负丹青泣画工。衣破损，鬓松，千愁万恨在眉峰。只怕蔡郎不识年来面，赵女空描别后客。五娘子，我听得你要远行，将几贯钱与你路上少助些盘缠。〔旦〕多多定害公公了，奴家又有不识进退之愚：奴家去后，公婆坟茔，早晚望太公可怜见，看这两个老的在日之面，与奴家看管则个。〔末〕这个不妨。你但放心前去，老夫少不得如此。〔拜辞介〕

【忆多娇】〔旦〕公公，他魂渺漠，我没倚托。程途万里，教我怀夜壑。此去孤坟，望公公看着。〔合〕举目潇索，满眼盈盈泪落。

【前腔】〔末〕五娘子，我承委托，当领略。这孤坟





我自看守，决不爽约。但愿你途中身安乐。〔合前〕

【斗黑麻】〔旦〕奴深谢公公，便相允诺。从来的深恩，怎敢忘却！只怕途路远，休怯弱；病染灾缠，衰力倦脚。〔合〕孤坟寂寞，路途滋味恶。两处堪悲，万愁怎摸？

【前腔】〔末〕伊夫婿多应是，贵官显爵。伊家去，须当审个好恶。五娘子，只怕你这般乔打扮，他怎知觉？一贵一贫，怕他将错就错。〔合前。旦〕公公，奴家拜别去也。〔末〕五娘子且慢着，老夫还有几句言语嘱咐你。〔旦〕望公公指教。〔末〕五娘子，你少长闺门，岂识路途？当初蔡郎未别时节，你青春正媚；你如今又遭这饥荒贫苦，貌怯身单。正是桃花岁岁皆相似，人面年年自不同。蔡郎临别之时，可不道来。〔旦〕公公他道甚的？〔末〕他道是若有寸进，即便回来。如今年荒亲死，一竟不回。你知他心腹事如何？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唉，蔡郎原是读书人，一举成名天下闻。久留不知因个甚？年荒亲死不回门。五娘子，你去京城须仔细，逢人下气问虚真。若见蔡郎谩说千般苦，只把琵琶语句诉原因。未可便说他妻子；未可便说丧双亲；未可便说裙包土；未可便说剪香云。若得蔡郎思故旧，可怜张老一亲邻。我今年已七十岁，比你公公少一句，你去时犹有张老来相送，你回时不知张老死和存。我送你去啊，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哭介。旦〕谢得公公训诲，奴家铭心镂骨，不敢有忘，如今只得告别去也。〔末〕五娘子，早去早回。



为寻夫婿别孤坟， 只怕儿夫不认真。
惟有感恩并积恨， 万年千载不成尘。





第三十出 晌询衷情

【菊花新】〔生上〕封书远寄到亲闱，又见关河朔雁飞。梧叶满庭除，争似我闷怀堆积。〔生查子〕封书寄远人，寄上万里亲。书去神亦去，兀然空一身。自家喜得家书，报道平安，已曾修书附回家去，不知何如？这几日常怀想念，翻成愁闷。正是：虽无千丈线，万里系人心。〔贴上〕

【意难忘】绿鬓仙郎，懒拈花弄柳，劝酒持觞。眉颦知有恨，何事苦相防？〔生〕夫人，些个事，恼人肠。〔贴〕相公，试说与何妨？〔生〕只怕你寻消问息，添我恹惶。〔贴〕古人云：颦有为颦，笑有为笑。是以君子，当食不嗟，临乐不叹。无事而戚，谓之不祥。相公，你自来我家，不明不暗，如醉如痴，镇日忧闷，为着甚的？还少了吃的？少了穿的？相公，我待道你少吃的啊，

【红衲袄】你吃的是煮猩唇和烧豹胎。我待道你少穿的啊，你穿的是紫罗兰，系的是白玉带。你出入啊，我只见五花头踏在你马前摆，三檐伞儿在你头上盖。相公，休怪奴家说：你本是草庐中一秀才，如今做着汉朝中梁栋材。你有甚不足，只管锁了眉头也，唧唧唧不放怀？〔生〕夫人，你道我有穿的啊，

【前腔】我穿的是紫罗兰，倒拘束得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你道我有吃的啊，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似我这般样为官啊，只管待漏随朝，可不误了秋月春花也？干碌碌头又早白。〔贴〕相公，我知道了：





【前腔】莫不是丈人行性气乖？〔生〕不是。〔贴〕莫不是妾跟前缺管待？〔生〕不是。〔贴〕莫不是画堂中少了三千客？〔生〕不是。〔贴〕莫不是绣屏前少了十二钗？〔生〕也不是。〔贴〕相公啊，这意儿教人怎猜？这话儿教人怎解？我今番猜着你了，敢只是楚馆秦楼有个得意人儿也，闷恹恹常挂怀？〔生〕夫人，不是。

【前腔】有个人儿在天一涯，天那，我不能够见他。只落得脸销红眉锁黛。〔贴〕我道什么来？可知哩。〔生〕不是，我本是伤秋宋玉无聊赖，有甚心情去恋着闲楚台？〔贴〕相公，你有甚事？明说与奴家知道。〔生〕夫人，三分话儿只恁猜，一片心儿直恁解。〔贴〕你有话如何不对我说？〔生〕罢罢，夫人，你休缠得我无言，若还提起那筹儿也，扑簌簌泪满腮。〔贴〕由你，由你。我若不解劝，你又只管忧闷；待问着你，你又遮瞒我。我也莫奈何。相公，夫妻何事苦相防？莫把闲愁积寸肠。难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贴虚下，潜听介。生〕天那，自古道难将我语和他语，未卜他心似我心。自家娶妻两月，别亲数年，朝夕思想，翻成愁闷。我这新娶的媳妇虽则贤慧，我待将此事和他说，他也肯教我回去。只是他的爹爹，若知我有媳妇在家，如何肯放我回去？不如姑且隐忍，改日求一乡郡除授，那时却回去见双亲便了。咳，夫人，非是提防你太深，只缘伊父苦相禁。正是：夫妻且说三分话，〔贴〕呀，我理会得了，你道是未可全抛一片心。好，好！你瞒我也由你，只是你爹娘和媳妇嗟怨你。



【江头金桂】〔贴〕相公，我怪得你终朝颦暗，只道你缘何愁闷深？教咱猜着哑谜，为你沉吟，那筹儿没处寻。我和你共枕同衾，你瞒我则甚？你自撇了爹娘媳妇，屡换光阴，他那里须怨着你没音信。笑伊家短





行，笑伊家短行，无情忒甚！到如今，兀自道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前腔】〔生〕夫人，非是我声吞气忍，只为你爹行势逼临。怕他知我要归去，将人厮禁，要说又将口噤。我待解朝簪，再图乡任。那时节啊，他不提防着我，须遣我到家林，我和你双双两人归昼锦。苦！我双亲老景，我双亲老景，存亡未审。我实不瞒你，前日曾附一封书回去，只怕雁杳鱼沉。〔贴〕你既有书信附去，怎的也没有回报？〔生〕又不是烽火连三月，真个家书抵万金。〔贴〕原来如此。我去对爹爹说，和你同去便了。〔生〕你爹爹如何肯放我回去？你且休说破了。〔贴〕不妨事。我爹爹身为太师，风化所关，观瞻在望，终不然恁的不顾仁义？〔生〕你休说，不济事干枉了。〔贴〕相公你不必忧虑，我自有道理，不由我爹爹不从。

雪隐鹭鸶飞始见， 柳藏鹦鹉语方知。
假如染就干红色， 也被傍人讲是非。

第三十一出 几言谏父

【西地锦】〔外上〕好怪吾家门婿，镇日不展愁眉。教人心下常萦系，也只为着门楣。入门休同荣枯事，观着容颜便得知。自家招赘蔡伯喈为婿，可谓得人。只一件，他自从到此，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不知为着什么，必有缘故。且待女孩儿出来问他，便知端的。〔贴上〕

【前腔】只道儿夫何意，如今就里方知。万里家山要同归去，未审爹意何如？〔外〕孩儿，吾老入桑榆，自叹吾之皓首；汝身乖琴瑟，每为汝而懊怀。夫婿何故忧愁？孩





儿必知端的。〔贴〕告爹爹得知：他娶妻六十日，即赴科场；别亲三五年，竟无消息。温清之礼既缺，伉俪之情何堪！今欲归故里，辞至尊家尊而同行；待共事高堂，执子道妇道以尽礼。〔外怒介〕呀，我乃紫阁名公，汝是香闺艳质。何必顾此糟糠妇？焉能事此田舍翁？他久别双亲，何不寄一封之音信？汝从来娇养，安能涉万里之程途？休惑夫言，唯从父命。〔贴〕爹爹，普观典籍，未闻妇道而不拜舅姑；试论纲常，岂有子职而不事父母？若重唱随之义，当尽定省之仪。彼荆钗布裙，既已独奉亲闱之甘旨；此金屏绣褥，岂可久恋监宅之欢娱？爹爹身居相位，坐理朝纲。岂可断他人父子之恩，绝他人夫妇之义？使伯喈有贪妻之爱，不顾父母之愆；俾孩儿坐违夫之命，不事舅姑之罪。望爹爹容恕，特赐矜怜。〔外〕休胡说！他既有媳妇在家，你去做什么？

【狮子序】〔贴〕爹爹，他媳妇虽有之，念奴家须是，他孩儿次妻。那曾有媳妇不侍亲闱？〔外〕孩儿，你去有什么勾当？〔贴〕若论做媳妇的道理，须当奉饮食，问寒暄，相扶持，蘋蘩中馈。〔外〕便做有许多勾当，他有媳妇在家里，你不去也不妨。〔贴〕爹爹，又道是养儿代老，积谷防饥。〔外〕既道是养儿代老，积谷防饥，何似当初休教他来应举？

【太平歌】〔贴〕爹爹，他求科举，指望锦衣归，不想道爹爹留他为女婿。〔外〕这个是有缘千里能相会，须强他不得。〔贴〕他埋冤洞房花烛夜，那些个千里能相会？只要保全金榜挂名时，他事急且相随。〔外〕孩儿，你到说我不是，这般埋冤着我。

【赏宫花】〔贴〕他终朝惨凄，我如何忍见之？〔外〕他自惨凄，你管他怎的？〔贴〕若论为夫妇，须是共欢娱。〔外〕你对他说，他若在这里，我教他做个大大的官。〔贴〕





爹爹，他数载不通鱼雁信，枉了十年身到凤凰池。〔外〕呀，你听着丈夫的言语，却不听我说，这妮子好痴迷啊。

【降黄龙】〔贴〕爹爹，须知，非奴痴迷，已嫁从夫，怎违公议？〔外〕孩儿你去也不妨，只是我没个亲人在傍，如何舍得你去？〔贴〕爹犹念女，怎教他爹娘不念孩儿？〔外〕孩儿，不是我不放你去，他既有媳妇在家，你去时节，只怕担阁了你。〔贴〕休提，纵把奴担阁，比担阁他媳妇何如？〔外〕便不然只教蔡伯喈自去便了。〔贴〕爹爹，那些个，夫唱妇随，嫁鸡逐鸡飞？〔外〕孩儿，他是贫贱之家，你如何伏侍他的父母？

【大圣乐】〔贴〕爹爹，婚姻事难论高低，若论高低何似休嫁与。假饶亲贱孩儿贵，终不然便抛弃？〔外〕他自有媳妇，你管他做什么？〔贴〕奴须是他亲生儿子亲媳妇，难道他是谁人我是谁？〔外〕孩儿，据你说起来，我到说得不是了。〔贴〕爹居相位，怎说着伤风败俗、非理的言语？〔外怒介〕这妮子无礼，却将言语来冲撞我。我的言语到不中听啊。孩儿，夫言中听父言违，懊恨孩儿见识迷。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外下。贴〕自古道酒逢知己千锺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好笑我爹爹不顾仁义，却道奴家把言语冲撞他。昨日我丈夫教我休说破，我如今有何颜见他？只得且在此坐一坐，寻思个道理，去回他则个。〔闷坐介。生上〕

【称人心】撒呆打堕，早被那人瞧破。他要同归知他爹怎么？我料想他每，不允诺。呀，夫人，你缘何独坐？想你爹爹不肯么？伊家道俐齿伶牙，争奈爹行不可。

【前腔】〔贴〕天那，我爹爹全不顾人笑啊，这其间只是我见差。祸根芽，从此起，灾来怎躲？相公，他道我从着夫言，骂我不听亲话。





【红衫儿】〔生〕夫人，你不信我教伊休说破，到此如何？算你爹心性，我岂不料过。我为甚乱掩胡遮？也只为着这些。你直待要打破砂锅，是你招灾揽祸。

【前腔】〔贴〕不想道相掇靶，这做作难禁架。我见你每咨嗟要调和，谁知好事多磨？起风波，相公，把你陷在地网天罗，如何不怨我？天那，懊恨只为我一个，却担阁了两下。

【醉太平】〔生〕蹉跎！光阴易谢。纵归去，晚景之计如何？名缰利锁，牢络在海角天涯。知么？多应我老死在京华，孝情事一笔都勾罢。苦，这般摧挫；伤情万感，泪珠偷堕。

【前腔】〔贴〕非诈，奴甘死也。纵奴不死时，君去须不可。〔生〕夫人，你如何说这话？〔贴〕相公，奴身值什么？只因奴误你一家。差讹，假饶做夫妇也难和，你心怨我心萦挂。奴身拼舍，成伊孝名，救伊爹妈。〔生〕夫人，你不要这般说。万一你爹爹知之，反加谴责。〔贴〕相公，妾当初勉承父命，遣事君子。不想君家有白头之父母，青春之妻房。致君衷肠不满，名行有亏。如今思之：误君之父母者，妾也；误君之妻房者，妾也；使君为不孝薄幸之人，亦妾也。妾之罪大矣！纵偷生于今世，亦公议所不容。昔者聂政姊倚死尸傍以成弟之名，王陵母死伏剑下以全子之节。妾岂爱一身，误君百行。妾当死于地下，以谢君家，小则可以解君之萦挂，大则可以救君之父母，近则可以成孝子之令名，远则可以免后世之公议，妾死何憾焉？〔生〕夫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岂可陷亲于不义？此事决然不可。〔贴〕相公，你也说得是。只是累你一时回去不得，如何是好？〔生〕夫人且慢着，怕你爹爹也有回心转意时节，且更宁耐，看如何？





一心只欲转家乡， 争奈爹行不忖量。
大风吹倒梧桐树， 自有傍人说短长。

第三十二出 路途劳顿

【月云高】〔旦上〕路途多劳倦，行行甚时近？未到洛阳城，盘缠多使尽。回首孤坟，空教奴望孤影。天那，他那里谁做采？俺这里谁投奔？正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须信道家贫不是贫。〔苏幕遮〕怯山登，愁水渡。暗忆双亲，泪把麻裙渍。回首孤坟何处是？两下萧条，一样愁难诉。玉消容，莲困步。愁寄琵琶，弹罢添凄楚。惟有真容时时顾，惟悴相看，无语恹惶苦。奴家为寻丈夫，在路途上多少狼狈。况独自一身，拿着一个琵琶，背着二亲真容，登高履险，宿水餐风，其实难捱。只是一件，若去到洛阳，寻见丈夫，相逢如故，也不枉了这遭辛苦；倘或他驷马高车，前呼后拥，见奴家这般褴褛，不肯相认，可不担阁了奴家？

【前腔】暗中思忖，此去好无准。只怕他身荣贵，把咱不厮认。若是他不做采，空教奴受艰辛？他未必忘恩义，我这里自闲评论，他须记一夜夫妻百夜恩，怎做得区区陌路人？唉，只一件——

【前腔】他在府堂深隐，奴身怎生进？他在驷马高车上，又难将他认。我有个道理，若到他跟前，只提起二亲真。天那，又怕消瘦了庞儿，他犹难十分信。呀，他不到得非亲却是亲，我自须防人不仁。

哽咽无言对二真， 千山万水好艰辛。
见说洛阳花似锦， 只恐来时不遇春。





李王英歌日
採鳳仙花
集指中後
於月中園
佳我此
花溪水殿
李王英歌
月風仙花
丁卯



第三十三出 听女迎亲

【番卜算】〔外〕儿女话堪听，使我心疑惑。暗中思忖觉前非，有个团圆策。自古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昨日女孩儿要和伯喈归去，同事双亲，自家不肯放他去，却将几句言语冲撞我。我一时不胜焦躁，如今寻思起来，他的言语，句句有理，节节堪听。待要放他回去，只虑他幼长闺门，难涉路途；况俺年老，无人奉侍，如何放得他去？如今有个道理，不免使一个人，多与盘缠，教他径去陈留，将蔡伯喈爹娘和媳妇都迎取来，多少是好？不免叫孩儿和伯喈过来商议则个。〔生贴同上〕

【前腔】〔生〕泪眼滴如珠，愁事萦如织。〔贴〕早知今日悔当初，何似休明白。〔相见介。外〕孩儿，你夜来的说话，我仔细寻思起来，都说得有理。我欲待教你同女婿回去，路途跋涉，这个也难。不如径使人去陈留，取他爹妈媳妇来做一处居住，你两人心下如何？〔贴〕这个，随爹爹主张。〔生〕若得如此，感恩非浅。〔外〕院子李旺何在？〔丑上〕频听指挥黄阁下，又闻呼唤画堂前。老相公有何使令？〔外〕李旺，我要差你去陈留走一遭。〔丑〕去做什么？〔外〕差你去那里接取蔡状元的老员外、老安人、小娘子三人，来我府中同住。〔丑〕如此，李旺不去。〔贴〕李旺，你去请得来，我重重赏你。〔丑〕夫人，你如今说道重重赏我，只怕取得他小娘子来时，夫人又要和他争大争小。到那时节，可不埋怨李旺，那里还肯把东西赏我？〔外〕休闲说，我如今修一封书去相请。外有银钱与你一路去做盘缠，休得落后了。〔生〕李旺，你去时节，须要多方询问；若是来时，路途上千万小心承





直。〔丑〕不妨，我出路惯便，自有分晓。

【四边静】〔外〕李旺，你去陈留仔细询端的，专心去寻觅。请过两三人，途中好承直。〔合〕休忧怨忆，寄书咫尺。眼望旌旗捷，耳听好消息。

【前腔】〔生〕只怕饥荒散乱无踪迹，他存亡也难测。何况路途间，难禁这劳役。〔合前〕

【福马郎】〔贴〕李旺，你休说新婚在牛氏宅。〔外〕孩儿，便说又待怎的？〔贴〕他须怨我相担误；归未得，只恐傍人闻之，把奴责。〔合〕若是到京国，相逢处做个好筵席。

【前腔】〔丑〕相公，多与我盘缠添气力，万水千山路，曾惯历。〔拜介〕辞却恩官去，管取好消息。〔合前〕

限伊半载望回音， 路上看承须小心。
但愿应时还得见， 果然胜似岳阳金。

第三十四出 寺中遗像

〔末扮五戒上〕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自家乃是弥陀寺中一个五戒便是。今日俺寺中建一个无碍道场，不拣什么人，或是荐悼双亲，保安身己的，都来这里聚会。真个好寺院好道场啊！〔内问介〕怎见得好寺院？〔末〕但见兰若庄严，莲台整肃。佛殿嵯峨耀金壁，回廊缭绕画丹青。千层塔高耸侵云，半空中时间清铎；七宝楼晶光耀日，六时里频扣洪钟。松下山门，红尘不到；竹边僧舍，白日难消。阿罗汉神像威仪，如灵山三十六万亿佛祖；比丘僧戒行清洁，似祇园千二百五十人。且看幡影石





坛高，惟有棋声花院静。休提清净法界，且说严肃道场。只见珠幢宝盖影飘飘，玉磬金钟声断续。龙瓶中插九品红莲，开净土春秋不老；凤蜡内吐千枝绛蕊，照佛天昼夜常明。齐整整的贝叶同翻，扑簌簌的天花乱坠。旃檀林里，薰看清净香，道德香；香积厨中，献这禅悦食，法喜食。人人在十洲三岛，个个净五蕴六根。击大法鼓，吹大法螺，仙乐一齐奏动；开甘露门，入甘露城，幽魂尽获超升。正是寄言苦海林中客，好向灵山会上修。今日寺中建设大会，怕有官员贵客，来此游玩，不免将着疏头就抄化几文香钱，添助支费。道又未了，远远望见两个官人来到。〔净丑扮风子上〕

【缕缕金】〔净〕胡厮𧈧，两乔才。家中无宿火，有甚强追陪？〔丑〕我自来装风子，如今难悔。几丛林深处且徘徊，特来看佛会。〔末〕官人请坐告茶。〔净〕五戒，你这佛会支费太多？〔末〕便是。官人休怪冒渎，今日天与之幸，得遇两位贵客到此。斗胆抄化几文香钱，添助支费则个。〔丑〕五戒，你要抄化，将疏头来看。钱是傥来之物，那里不使，那里不用？〔净〕兄弟你说得是。俺这般人，那一日不使几贯钞？我便舍他五锭。〔丑〕我也舍他五锭。〔末〕如此多谢官人。〔净〕呀，远远望见一个妇人来，且是生得有些意思。〔丑〕真个有一妇人来，背着一画琵琶，到和你家姐姐厮象。〔净〕休胡说，远观不审，近觑分明。〔旦上〕

【前腔】途路上，实难捱。盘缠都使尽，好狼狈。试把琵琶拨，逢人乞丐。荐公婆魂魄免沉埋，特来赴佛会。奴家且喜已到洛阳。闻说今日弥陀寺中做佛会，不就抄化几文钞，追荐公公婆婆则个。〔末〕道姑请里面赴斋。〔旦〕多谢，多谢。〔净〕道姑，你背着什么东西？〔旦〕是奴家公婆的真容。〔净〕道姑你从哪里来？

【销金帐】〔旦〕听奴诉与：奴是良人妇，为儿夫相







担误。〔净〕他怎的担误你？〔旦〕他一向赴选及第，未归乡故。饥荒丧了，丧了亲的舅姑。〔丑〕你丈夫既不在家，丧了公婆，谁人与你安葬？〔旦〕苦！我造坟墓。〔净〕你如今来这里做什么？〔旦〕今为寻夫来到此。〔丑〕你丈夫在那里？〔旦〕未知他在何处所。〔净〕道姑，你抱着这个琵琶做什么？〔旦〕奴家将此琵琶弹一两个曲儿，抄化几文钞，就此寺中追荐公婆。〔丑〕原来如此。道姑，你会弹什么曲儿？你会弹“也四儿”么？〔旦〕不会。〔净〕你会弹“八俏手”么？〔旦〕也不会。奴家只会弹些行孝曲儿。〔末〕道姑，难得这两位官人在此，你好生弹一两个曲儿伏侍他，等他重重赏你。〔旦〕既然如此，只怕奴家弹得不好，望官人体责。〔丑〕你只管好好的弹，我重重赏赐你。〔旦〕官人请坐听着。〔弹介〕凡人养子，怀抱最艰辛。欲语未能行未得，此际苦双亲。

【前腔】凡人养子，最是十月怀担苦，更三年劳役抱负。休言他受湿推干，万千劳苦。真个千般爱惜，万般回护。儿有些不安，父母惊惶无措。直待可了，可了欢欣似初。〔净〕弹得好，弹得好。〔末〕真个弹得好！〔丑〕钱钞那里不使，我且先与你一领好袄子。〔脱衣与旦介〕道姑你再弹一弹。〔旦〕官人请坐听着。〔弹介〕孩儿渐长成，父母渐欢欣。教语教行并教礼，一意望成人。

【前腔】儿行几步，父母欢欣相顾，渐能言能走路。指望饮食羹汤，自朝及暮。悬悬望他，望他不知几度？为择良师，只怕孩儿愚鲁。略得他长俊，可便欢欣赏赐。〔丑〕弹得好，弹得好。〔末〕真个弹得好！〔净〕钱钞那里不用，我也先与你一领好袄子。〔脱衣与旦介〕道姑你再弹一弹。〔旦〕官人请坐听着。〔弹介〕勤于教道，暮史及朝经。愿得荣亲并耀祖，一举便成名。





【前腔】朝经暮史，教子勤诗赋，为春闱催教赴。指望他耀祖荣亲，改换门户。悬悬望他，望他腰金衣紫。儿在程途，又怕餐风宿露。求神问卜，把归期暗数。〔丑〕弹得好！弹得好！〔末〕实是弹得好！〔丑〕钱钞是人赚来的，我再与你一领袄子。〔脱衣与旦介。末〕原来里面都是破衣裳啊。官人把袄子都脱了，身上这般寒，什么意思？〔净〕寒由他自寒，不可坏了局面。咱每这般人兴头来了，使钞惯了，怕什么寒？道姑你再唱唱。〔末〕道姑你再弹，且看他再把什么与你。〔旦弹介〕孩儿在外，须早回程。忤逆男儿并孝子，报应甚分明。

【前腔】儿还念父母，及早归乡土，看慈乌亦能返哺。莫学我的儿夫，把双亲担误。常言养子，养子方知父母。算那忤逆男儿，和孝顺爹娘之子，若无报应，果是乾坤有私。〔末〕弹得好，弹得好。〔净〕他弹得自好，唱得自好，我没什么与他了。〔末笑介〕可知道。〔净作寒介。丑〕兄弟，我和你这般的走回家去，成什么模样？〔净〕我只赖五戒取衣裳便罢。〔末〕呀，你扯我怎的？〔丑〕扯你怎的！你倒装成骗局，把我每的衣裳都剥去了。〔末〕咳，我几曾妆局骗你，是你自把衣裳与他。〔净〕秃驴，你道不曾妆局骗我。我看见道姑弹了，喝一声采，你也喝一声采，只管撺掇我把衣裳与他，这不是妆局骗我？〔丑〕你不取还我，我扯你到洛阳县里去。〔末〕天那，我不曾见这般没行止的人。道姑，没奈何了，把衣裳还他去罢。〔旦〕衣服在这里，拿还他去。既不情愿，我要他做什么？〔丑〕钱钞虽则那里不用，只是寒冷又忍不得。〔穿衣介。净〕道姑，方才说道你弹得好，唱得好。我如今寻思起来，你弹得也不好，唱得也不好。你不信时，再弹唱一曲看看。〔旦〕奴家也弹不得了，也唱不得了。〔净〕可知道不敢再弹唱了。〔丑〕兄弟，他既不敢弹唱了，





我和你且回家去。〔净〕说得是，我和你回去罢。〔丑〕五戒，我小子不是豪富。〔末〕枉了教你题疏，你衣裳敢是借的？〔净、丑〕可知道我腿上无个布裤。〔末并下。旦〕一斟一酌，莫非前定。奴家准拟今日抄化几文钱钞，就此追荐公婆，谁知撞着这两个风子，搅闹了一场。如今虽没东西备办奠礼，且将公婆真容挂在此，拜嘱一番，以表来意罢了。〔挂真容拜介〕

【赏秋月】在途路，历尽多辛苦。把公婆魂魄来超度，焚香礼拜祈回护，愿相逢我丈夫。〔末、丑随生上〕

【缕缕金】〔生〕时不利，命多乖。双亲在途路上，怕生灾。〔末、丑〕相公，此是弥陀寺，略停车盖。〔合〕办虔诚恳祷拜莲台，特来赴佛会。〔丑〕道姑回避。〔旦〕正是：在他檐下过，怎敢不低头。〔慌下，失真容介。生〕那得这轴画像。〔丑〕敢是适问道姑遗下的。〔生〕叫他转来，将还他去。〔丑叫不应介〕去选了，叫不应。〔生〕既叫不应，且与他收下。左右，唤和尚过来。〔净扮和尚上〕

【前腔】能吃酒，会亵斋。吃得醺醺醉，便去搂新戒。讲经和回向，全然尴尬。你官人若有文才，休来看佛会。〔相见介〕和尚，下官为迎取父母为此，不知路上安否何如？特来三宝面前，祈求保佑。〔净〕原来如此，小僧先请佛。

【佛赚】如来本是西方佛，西方佛。却来东土救人多，救人多。结跏趺坐坐莲花，丈六金身最高大，他是十方三界，第一个大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糖。〔末〕和尚你念差了，是波罗密。〔净〕糖也这般甜，密也这般甜，南无南无十方佛；十方法、十方僧。上帝好生不好杀，好人还有好提掇，恶人还有恶鉴察。好人成佛是菩萨，恶人做鬼做罗刹。第一灭却心头火，心头火。第二解开眉间锁，眉间锁。第三点起佛前灯，佛前灯。真个是好也快活我，快活





我。诸恶莫作，奉劝世上人则个。浪里梢公牢把舵，行正路，莫蹉跎。大家却去诵弥陀，诵弥陀。善男信女笑呵呵。听大法鼓冬冬冬冬，听大法饶乍乍乍。手钟摇动陈陈陈陈，狮子能舞鹤能歌。木鱼乱敲逼逼剥剥，海螺响处轰轰轰轰。积善道场随人做，伏愿老相公老安人小夫人万里迢途悉安乐。南无菩萨萨摩诃。金刚般若波罗密。小僧请佛了，请相公上香，通达情旨。〔生炷香拜介〕

【江儿水】〔生〕如来证明，听蔡邕启：我双亲在途路不知如何的？仰惟菩萨大慈悲。〔合〕龙天鉴知，龙神护持，护持着登山渡水。

【前腔】〔净〕如来证明，鉴兹情旨。蔡邕的父母望相保庇，仰惟功德不思议。〔合前〕

【前腔】〔末〕我东人镇日，常怀忧虑。只愁二亲在路途里，孝思诚意感神祇。〔合前〕

【前腔】〔丑〕我闻知做会，特来随喜。馒头素食多与，若还不与，我自入斋厨去取。〔合前。净〕我佛有缘蒙宠渥。〔生〕愿亲路上悉平安。〔末〕因过竹院逢僧话，〔丑〕又得浮生半日闲。〔并下，旦复上〕

【缕缕金】原来是，蔡伯喈。马前都喝道，状元来。料想双亲像，他每留在。敢天教我夫妇再和谐，都因这佛会。正是：不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方才那官人，奴家询问起来，是蔡伯喈。好也，好也！今日也会相见。只一件，奴家慌忙中失去了公婆真容，想必是他收下。且待明日径投他家里去，以乞丐为由，问取消息。倘或天可怜，因此相会，也不见得。

今朝喜见那乔才，真容收去可疑猜。

纵使侯门深似海，从今引得外人来。





第三十五出 两贤相遭

【十二时】〔贴上〕心事无靠托，这几日翻成闷也。父意方回，夫愁稍可。未卜程途里的如何，教我怎生放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奴家自嫁蔡伯喈之后，见他常怀忧闷，费尽心机去问他，他又不说。比及奴家知道，去对爹爹说，要和他同去奉事双亲，谁想爹爹不肯。被奴家道了几句，幸喜爹心回转，教人去取他爹妈媳妇，又不知他行人路上安否如何？为这些事，教我担了多少烦恼。又一件，公婆早晚到来，只是要一两个精细人去伏侍他，我府里虽有使唤的，那里中用？怎生得精细妇人，与他使唤方好。院子那里。〔末上〕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上几般能称意，光阴何况苦相催。夫人有何使令？〔贴〕院子，我府中缺少几个使唤的，便与我去街坊上寻问有精细的妇人，讨一两个来用。〔末〕小人理会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绕地游】〔旦〕风餐水宿，甚日能安妥，问天天怎生结果？府干哥，稽首。〔末〕道姑何来？〔旦〕远方人氏。〔末〕到此何干？〔旦〕特来抄化。〔末〕少待，通报夫人：精细妇人到没有。正遇一个道姑，在门首抄化。〔贴〕着他里面来。〔末〕道姑，夫人着你里面相见。〔贴作相见介〕

【前腔】〔贴〕梳妆淡雅，看丰姿堪描堪画。是何人近来问咱。〔旦〕夫人稽首。〔贴〕道姑何来？〔旦〕贫道远方人氏。〔贴〕到此何干？〔旦〕特来府中抄化。〔贴〕你有甚本事，来此抄化？〔旦〕贫道不敢夸口，大则琴棋书画；小则针指工夫；次则饮食肴馔，颇谙一二。〔贴〕道姑，你有这





等本事，在街坊上抄化也生受，何似在我府中吃些安乐茶饭如何？〔旦〕若得如此，感恩非浅。只怕贫道没福，无可称夫人之意。〔贴〕院子，道姑是远方人氏，须要问他来历详细，方可留他。〔末〕道姑，我且问你，你是从幼出家的，还是在嫁出家的？〔旦〕贫道在嫁出家的。〔贴〕院子，从幼出家的怎么说？在嫁出家的怎么说？〔末〕告夫人知道：从幼出家是没丈夫的，在嫁出家是有丈夫的。那道姑是有丈夫的。〔贴〕呀，险些儿差了。他既有丈夫的，难以收留。院子，你多打发些斋粮与他，教他别处抄化去。〔末〕道姑，夫人说你有丈夫，多打发斋粮与你，别处去抄化罢。〔旦〕天那，我不合说有丈夫的。府干哥，贫道非因抄化来，却是寻取丈夫的。〔贴〕原来如此。道姑，我且问你，你丈夫姓甚名谁？〔旦背说介〕夫人问我丈夫姓名，若直说出来，恐怕夫人嗔怪。若不和他说明，此事又终难隐忍。我如今且把蔡伯喈三字拆开与他说，看他意儿何如，再作道理。夫人，贫道丈夫姓蔡名白谐，人人都说道在牛府中廊下住，敢是夫人也知道？〔贴〕我那里知道？院子，你管各廊房，有那姓蔡名白谐的么？〔末〕小人管许多廊房，并没有这个人。〔贴〕道姑，我这里没有，你可到别处去寻，休得要误了你。〔旦〕天那，人人道我丈夫在贵府廊下住，如今既道是没有。奴家想起来莫不是死了啊，咳，丈夫，你若是死了，教我倚着谁人？〔哭介。贴〕可怜这妇人，你且不须愁烦，权住在府中。我着院子到街坊上访问你丈夫踪迹，你意下如何？〔旦〕若得如此，再造之恩。〔贴〕道姑，只一件。你在我府中，休要恁般打扮，我与你换了这衣妆。〔旦〕贫道不敢换。〔贴〕因甚不敢换？〔旦〕贫道有一十二年大孝在身，所以不敢换。〔贴〕呀，大孝不过三年，如何有一十二年？〔旦〕贫道公公死了三年；婆婆死了三年。薄幸儿夫，久留都下，一竟不还，替他带六年，共成一十二年。





〔贴〕咳，有这等孝行的妇人。道姑，你虽然如此，争奈老公最嫌人这般打扮。院子，你可叫惜春取妆奁衣服出来。〔末〕画堂传懿旨，幽阁取妆资。〔丑〕宝剑卖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夫人，妆奁衣服在此。〔贴〕道姑，你且临镜改换则个。〔旦〕天那，如何是好？〔照镜介〕咳，镜儿，我自从嫁与蔡家，只两月梳妆，这几时不曾照你。呀，好苦！原来都这般消瘦了。

【二郎神】容潇洒，照孤鸾叹菱花剖破。〔贴〕道姑，你不梳妆，且换了衣裳。〔旦看衣介〕记翠钿罗襦当日嫁，谁知他去后，钗荆裙布无些！〔贴〕道姑，你不换衣服且带着这钗儿。〔旦看钗介〕他金雀钗头双凤朵，奴家若带了啊，可不羞杀人形孤影寡。〔贴〕道姑，你不带钗儿，且簪些花朵，别些吉凶。〔旦看花介〕说什么簪花捻牡丹，教人怨着嫦娥。

【前腔换头】〔贴〕嗟呀，他心忧貌苦，真情怎假？只为着公婆珠泪堕，道姑，我公婆自有，不能够承奉杯茶。你比我没个公婆承奉啊，不枉了教人做话靶。你公婆为甚的双双命掩黄沙？

【啭林莺】〔旦〕苦，荒年万般遭坎坷，丈夫又在京华。糟糠暗吃担饥饿，公婆死，卖头发去埋他。把孤坟自造，土泥尽是我麻裙包裹。〔贴〕这道姑好夸口。〔旦〕也非夸，手指伤，血痕尚染衣麻。

【前腔】〔贴〕道姑，愁人见说愁转多，使我珠泪如麻。〔旦〕夫人，你泪下为何？〔贴〕道姑，我丈夫久别双亲下，〔旦〕他怎的不回家去？〔贴〕他要辞官家去，被我爹蹉跎。〔旦〕他家有妻么？〔贴〕他妻虽有么，怕不似恁会看承爹妈。〔旦〕他爹妈如今在那里？〔贴〕在天涯，〔旦〕夫人，何不取他同来一处？〔贴〕教人去请，知他路途上如何？





【啄木鹂】〔旦〕听言语，教我凄怆多，料想他每也非是假。〔背说介〕我且把句言语来试他一试，他那里既有妻房，取将来怕不相和。〔贴〕道姑，但得他似你能捱靶，我情愿让他居他下。只愁他，程途上苦辛，教人望得眼巴巴。

【前腔】〔旦〕错中错，讹上讹，只管在鬼门前空占卦。夫人，若要识蔡伯喈妻房。〔贴〕他在那里？〔旦〕奴家便是无差。〔贴〕呀。你果然是他非谎诈，〔旦〕夫人，奴家岂敢诳言？〔贴〕你原来为我吃折挫，为我受波查。教伊怨我，教我怨爹爹。〔贴〕姐姐请坐，待奴家见礼。〔旦〕奴家怎敢？

【金衣公子】〔贴〕一样做浑家，我安然你受祸，你名为孝妇我被旁人骂。〔旦〕呀，旁人骂夫人怎的？〔贴〕公死为我，婆死为我，姐姐，我情愿把你孝衣穿着把浓妆罢。〔合〕事多磨，冤家到此，逃不得这波查。

【前腔】〔旦〕夫人，他当原也是没奈何，被强来赴选科，辞爹不肯听他话。〔贴〕姐姐，他在这里岂不要回来？辞官不可，辞婚不可。〔旦〕只为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合前。贴〕姐姐，休怪奴家说，我教你改换衣妆，你又不肯。只怕相公见你这般褴褛，万一不肯相认，如何是好？我想起，相公往常朝回时，便入书馆中看文章。姐姐既无所不通，何似去书馆中写几句言语打动他，那时节我与说个明白，却不好？〔旦〕夫人说得是，便写得不好，也索从命。

无限心中不平事， 几番清话又成空。
一叶浮萍归大海， 人生何处不相逢。





第三十六出 孝妇题真

〔末上〕为问当年素服儒，于今腰下佩金鱼。分明有个朝天路，何事男儿不读书。自家乃是蔡相公府中一个院子。我相公虽居凤阁鸾台，常在萤窗雪案。退朝之暇，手不停批。闲居之际，口不绝吟。如今将次回府，不免洒扫书馆，听候相公到来。真个好书馆！但见明窗潇洒，碧纱内烟雾轻盈；净几端严，青毡上尘埃不染。粉壁间挂三四幅名画，石床上安一两张古琴。绡帙缥囊，数起看何止一万卷；牙签犀轴，乘将来够有三十车。芸叶分香走鱼蠹，芙蓉藏粉养龙宾。凤味马肝和那鸚鹄眼，无非奇巧；兔毫麋尾和那犀象管，分外精神。积金花玉版之笺，列锦纹铜绿之格。正是：休夸东壁图书府，赛过西垣翰墨林。且住着，我相公昨日在弥陀寺中烧香，拾得一轴画像，不知什么故事，相公当时教我收下，我如今也将来挂在此间。我相公博学多才，必须晓得这故事。正是：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下。旦上〕

【天下乐】一片花飞故苑空，随风飘泊到帘栊。玉人怪问惊春梦，只怕东风羞落红。阶下落红三四点，错教人恨五更风。当初只道蔡伯喈贪名逐利，不肯回家，原来被人逗留在此。奴家昨日抄化来到这里，感得牛氏夫人收录；又怕伯喈见我一身褴褛，不肯厮认，教我到书馆中题几句言语打动他。奴家只得从命，来到此间。却写在那处好？呀，公婆真容，原来也挂在此。〔哭拜介〕我如今就将公婆真容背后题诗几句便了。苦！向日受饥荒，双亲俱死亡。如今题诗句，报与薄情郎。





【醉扶归】丈夫，我有缘千里能相会，难道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凤枕鸾衾也曾共，今日啊，倒凭着兔毫茧纸将他动。休休，毕竟一齐分付与东风，把往事如春梦。〔题介〕“昆山有良璧，郁郁璠玕姿。嗟彼一点瑕，掩此连城瑜。人生非孔颜，名节鲜不亏。拙哉西河守，胡不如皋鱼？宋弘既以义，黄允何其愚！风木有余恨，连理无傍枝。寄与青云客，慎勿乖云霓。”

【前腔】纵使我词源倒流三峡水，丈夫，只怕你胸中别是一帆风。牛氏夫人见我衣裳褴褛，怕伯喈不肯相认，还是教妾若为容？我若不写诗打动他啊，夫人，只怕为你难移宠。〔挂真容介〕休休，纵认不得这丹青貌不同，我的笔迹，兀自如旧，若认得我翰墨教心先痛。奴家题诗已了，不免说与夫人知道。待伯喈来看，莫不是天教相逢，在此一遭，也未见得。

未卜儿夫意， 全凭一首诗。
得他心肯日， 是我运通时。

第三十七出 书馆悲逢

【鹊桥仙】〔生上〕披香侍宴，上林游赏，醉后人扶马上。金莲花炬照回廊，正院宇梅梢月上。日晏下彤闱，平明登紫阁。何如在书案，快哉天下乐。自家早临长乐，夜直严更。召问鬼神，或前宣室之席；光传太乙，时颁天禄之藜。惟有戴星冲黑出汉宫，安能滴露研朱点周易？俺这几日且喜朝无繁政，官有余闲。庶可留志于诗书，从事于翰墨。正是：事业要当穷万卷，人生须是惜分阴。〔看书介〕这是什么书？是《尚书》。呀，这《尧典》道：“虞舜父顽母嚚傲，





克谐以孝。”咳，他父母那般相待他，他犹自克谐以孝。我父母亏了我什么？我倒不能够奉养他。看什么《尚书》！这是什么书？是《春秋》。呀，《春秋》中颖考叔曰：“小人有母，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咳，他有一口汤吃，兀自寻思着娘。我如今做官享天禄，倒把父母撇了！看什么《春秋》！天那，枉看这书，行不得济什么事？你看那书中那一句不说着孝义，当初俺父母教我读诗书，知孝义，谁知道反被诗书误了我，还看他怎的？

【解三醒】叹双亲把儿指望，教儿读古圣文章。似我会读书的，倒把亲撇漾；少什么不识字的，到得终奉养。书啊，我只为其中自有黄金屋，反教我撇却椿庭萱草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

【前腔】比似我做个负义亏心台馆客，到不如守义终身田舍郎。《白头吟》记得不曾忘，绿鬓妇何故在他方？书啊，我只为其中有女颜如玉，反教我撇却糟糠妻下堂。还思想，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妻房。书既懒看他，且看这壁间山水古画，散闷则个呀，这一轴画像，是我昨日在弥陀寺中烧香拾得的，如何院子也将来挂在此间？且看什么故事？〔看画介〕

【太师引】细端详，这是谁笔仗？觑着他，教我心儿好感伤。〔细看介〕好似我双亲模样。差矣，我的媳妇会针指，便做是我的爹娘啊，怎穿着破损衣裳？前日已有书来，道别后容颜无恙，怎的这般凄凉形状？且住，我这里要寄一封书回去，尚不能够，他那里啊，有谁来往直将到洛阳？天下也有面貌厮象的，须知道仲尼阳虎一般庞。我理会得了！

【前腔】这是街坊，谁劣相，砌庄家形衰貌黄。假如我爹娘啊，若没个媳妇来相傍，少不得也这般凄凉。





敢是个神图佛像？呀，却怎的，我正看间，猛可的小鹿儿心头撞？这也不是神图佛像，敢是当初的画工有甚缘故？丹青匠由他主张，须知道毛延寿误了王嫱。若是个神图佛像，背面必有标题。待我转过来看，呀，原来有一首诗在上面。〔读诗介〕这厮好无礼，句句道着下官。等闲的怎敢到此？想必夫人知道，待我问，便知分晓。夫人那里？

【夜游湖】〔贴上〕犹恐他心思未到，教他题诗句，暗里相嘲。翰墨关心，丹青入眼，强如把语言相告。〔生怒介〕夫人，谁人到我书馆中来？〔贴〕没有人。〔生〕我前日去弥陀寺中烧香，拾得一轴画像，院子不省得，也将来挂在这里。什么人在背面题着一首诗？〔贴〕敢是当原写的。〔生〕那里是，墨迹尚未曾干？〔贴背介〕我理会得了，相公，这诗如何说？请读与奴家知道。〔生念诗介。贴〕相公，奴家不省其意。请解说一遍，与奴家晓得也好。〔生〕“昆山有良璧，郁郁璠玕姿。嗟彼一点瑕，掩此连城瑜。”昆山是地名，产得好玉，价值连城，若有些儿瑕玷，便不贵重了。“人生非孔颜，名节鲜不亏。”孔子颜子是大圣大贤，德行浑全。大凡人非圣贤，能忠不能孝，能孝不能忠，所以名节多至欠缺。“拙哉西河守，胡不如皋鱼。”西河守吴起，是战国时人，魏文侯拜他为西河守，母死不奔丧。皋鱼是春秋时人，只为周游列国，父母死了，后来回归，自刎而亡。“宋弘既以义，黄允何其愚。”宋弘是光武时人，光武试把姐姐湖阳公主嫁他，宋弘不从。对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黄允是桓帝时人，司徒袁隗要把侄女嫁他，他就休了前妻，娶了袁氏。“风木有余恨，连理无傍枝。”孔子听得皋鱼哭啼，问其故，皋鱼说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西晋时东宫门有槐树一株，连理而生，四傍皆无小枝。“寄与青云客，慎勿乖天彝。”传言与做官的，切莫违了天伦。〔贴〕相公，





那不奔丧和那自刎的，那一个是孝道？〔生〕那不奔丧的是乱道。〔贴〕相公，那不弃妻和那弃妻的，那一个是正道？〔生〕那弃了妻的是乱道。〔贴〕相公，比如你待要学那一个？〔生〕呀，我的父母知他存亡如何？我决不学那不奔丧的见识。〔贴〕相公，你虽不学那不奔丧的，且如你这般富贵，腰金衣紫，假有糟糠之妇，褴褛丑恶，可不辱没了你，你莫不也索休了？〔生怒介〕夫人，你说那里话，纵是辱没杀我，终是我的妻房，义不可绝。

【铎儿】夫人，你说得好笑，可见你心儿窄小。我决不学那黄允的见识，没来由漾却苦李，再寻甜桃。古人云：弃妻止有七出之条，他不嫉不淫与不盗，终无去条。那弃妻的，众所诟；那不弃妻的人所褒。纵然他丑貌，怎肯相休弃了？

【前腔】〔贴〕伊家富豪，那更青春年少。看你紫袍挂体，金带垂腰。做你的媳妇啊，应须有封号，金花紫诰。必俊俏，须媚娇。若还他丑貌，怎不相休弃了？

【前腔】〔生〕夫人，你言颠语倒，恼得我心儿转焦。莫不是你把我奚落，特兀自妆乔？引得我泪痕交，扑簌簌这遭。这题诗的是谁？〔贴〕相公，你问他待怎的？〔生〕夫人，他把我嘲，难恕饶。你说与我知道，怎肯干休罢了？

【前腔】〔贴〕相公，我心中忖料，想不是个薄情分晓。管教你夫妇会合在今朝。你还认得那题诗的么？〔生〕不认得。〔贴〕伊家枉然焦，只怕你哭声渐高。〔生〕是谁？〔贴〕是伊大嫂，身姓赵。正要与你知道，怎肯干休罢了？姐姐有请。〔旦上〕

【入赚】听得闹吵，敢是我儿夫看诗啰咍。〔贴〕姐姐快来。〔旦〕是谁忽叫，想是夫人召，必有分晓。





〔贴〕相公，是他题诗句，你还认得否？〔生〕他从那里来？〔贴〕相公，他从陈留郡，为你来寻讨。〔生认介〕呀，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啊，娘子，你怎的穿着破袄，衣衫尽是素缟，莫不是我双亲不保。〔旦〕官人，从别后，遭水旱，我两三人只道同做饿殍。〔生〕张太公曾周济你么？〔旦〕只有张公可怜，叹双亲别无倚靠。〔生〕后来却如何？〔旦〕两口颠连相继死。〔生〕苦！原来我爹娘都死了，娘子，那时如何得殓斂？〔旦〕我剪头发卖钱送伊妣考。〔生〕如今安葬了未曾？〔旦〕把坟自造，土泥尽是我麻裙裹包。〔生〕罢了，听伊言语，怎不痛伤噎倒？〔生倒，旦、贴作扶起介。旦〕官人，这画像就是你爹妈的真容。〔生哭介〕

【小桃红】〔生〕蔡邕不孝，把父母相抛。爹爹，我与你别时，岂知恁地！早知你形衰耄，怎留圣朝？娘子，你为我受烦恼，你为我受劬劳。谢你葬我爹，葬我娘，你的恩难报也！做不得养子能代老。〔合〕这苦知多少，此恨怎消？天降灾殃人怎逃？娘子，这真容是谁画的？

【前腔】〔旦〕这仪容像貌，是我亲描。〔生〕娘子，路途遥远，你那得盘缠，来到此间？〔旦低唱介〕乞丐把琵琶拨，怎禁路遥？官人，说什么受烦恼？说什么受劬劳？不信看你爹，看你娘，比别时兀自形枯槁也。我的一身难打熬。〔合前〕

【前腔】〔贴〕设着圈套，被我爹相招。相公，你也说不早，况音信杳。姐姐，你为我受烦恼，为我受劬劳。相公，是我误你爹，误你娘，误你名为不孝也。做不得妻贤夫祸少。〔合前〕

【前腔】〔生〕我脱却巾帽，解却衣袍。〔贴〕相公，





急上辞官表，共行孝道。〔生〕夫人，只怕你去不得。
〔贴〕相公，我岂敢惮烦恼？岂敢惮劬劳？同去拜你爹，
拜你娘，亲把坟茔扫也。使地下亡灵安宅兆。〔合前〕

【余文】〔合〕几年间分别无音耗，奈千山万水迢遥。
天那，只为三不从生出这祸苗。

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西东。

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第三十八出 张公遇使

【虞美人】〔末上〕青山古木何时了，断送人多少！
孤坟谁与扫荒苔？连冢阴风吹送纸钱绕。冥冥长夜不知晓，
寂寂空山几度秋。泉下长眠人醒未，悲风萧瑟起松楸。老
汉曾受赵五娘嘱托，教我为他看管坟茔。这两日有些闲事，不
曾看得。今日只索去走一遭。

【步步娇】呀，只见黄叶飘飘把坟头覆。厮赶的皆
狐兔。〔望介〕敢是谁砍了树木去，为甚松楸渐渐疏？〔滑
倒介〕咳，什么绊我这一倒？却原来是苔把砖封，笋进泥
路。老员外，老安人，自古道未归三尺土，难保百年身。已
归三尺土，难保百年坟。只怕你难保百年坟，我老夫在日，
尚来为你看管。若老夫死后啊，教谁添上你三尺土。〔丑扮
李旺上〕

【前腔】渡水登山多劳苦，来到这荒村坞。遥观一
老夫，试问他家，住在何所。趑趄步向前行，呀，却是一
所荒坟墓。〔相见介。末〕小哥，你从那里来？〔丑〕小
人从京都来。〔末〕却往那里去？〔丑〕奉蔡相公差至此。
〔末〕你相公是那里人？差你来有甚勾当？〔丑〕我相公特差





小人来请取他的太老爷、太夫人和那小夫人，一同到洛阳去。

〔末〕你相公叫什么名字？〔丑〕我相公的名字，小人怎敢说？

〔末〕荒僻去处，但说不妨。〔丑〕我相公是蔡伯喈。〔末发怒介〕

【风入松】你不须提起蔡伯喈，说着他每忒歹。

〔丑〕呀，他有甚歹处？〔末〕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不采。〔丑〕他父母在那里？〔末〕兀的这砖头土堆，是他双亲在此中埋。〔丑〕呀，原来太老爷、太夫人都死了啊，不知为甚的死了？

【前腔】〔末〕一从他别后遇荒灾，更无人倚赖。

〔丑〕这等是谁承直他两个？〔末〕亏他媳妇相看待，把衣服和钗梳都解。〔丑〕解也须有尽时。〔末〕便是，这小娘子解得钱来余米，做饭与公婆吃，他背地里把糟糠自捱，公婆的反疑猜。〔丑〕公婆敢道他背后自吃了些好东西么？〔末〕便是。后来啊，

【犯袞】他公婆的亲看见，双双痛倒，无钱断送，剪头发卖买棺材。〔丑〕他那般无钱，如何筑得这一所坟墓？〔末〕他去空山里，裙包土，血流指，感得神明助与他筑坟台。〔丑〕自古道孝感天地，果然有此。这小娘子如今在那里？

【风入松】〔末〕他如今径往帝都来。〔丑〕他把什么做盘缠？〔末〕小哥，我不瞒你，他弹着琵琶做乞丐。〔丑〕蔡相公特地差小人来取他父母妻子，如今太老爷、太夫人既死了，小夫人却又去了，如何是好？〔末〕你慢着，我与你说与他父母知道便了。老员外、老安人，你孩儿做了官，如今差人来取你到京，同享富贵。你去也不去？〔哭介〕叫他不应魂何在？空教我珠泪盈腮。〔丑〕公公，你休啼哭。小人如今回去，教俺相公多多做些功果，追荐他便了。〔末笑介〕他





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三不孝逆天罪大，空设醮，枉修斋。你相公如今在那里？〔丑〕我相公如今入赘牛丞相府里。

【犯朝】〔末〕小哥，你如今疾忙便回，说我张老的道与蔡伯喈。〔丑〕道什么来？〔末〕道你拜别人的爹娘好美哉，亲爹娘死不值你一拜。〔丑〕公公，你休错埋冤了人。他要辞官，官里不从；他要辞婚，我太师不从。也只是没奈何了。〔末〕恁的啊，

【风入松】原来他也是无奈，好似鬼使神差。他当初在家不肯赴选，他的爹爹不从他，这是三不从把他厮禁害。三不孝亦非其罪。〔丑〕公公，你险些错埋冤了人。〔末〕这是他爹娘福薄运乖，人生里都是命安排。〔丑〕敢问公公高姓？〔末〕小哥，我老汉不是别人，张太公的便是。当初蔡伯喈临走之时，把父母嘱付与我。如今他父母身死，小娘子又去京都寻他，将近去了个半月日。你如今回去，一路上但见一个妇人，道姑打扮，拿着一个琵琶，背着一轴真容的，便是你相公的小娘子，你把盘缠好好承直他去便了。〔丑〕理会得，小人告别了。

双亲死了已无依， 今日回来也是迟。
夜静水深鱼不饵， 满船空载月明归。

第三十九出 散发归林

【风入松慢】〔外上〕女萝松柏望相依，况景入桑榆。他椿庭萱室齐倾弃，怎不想家山桃李？中雀误看屏里，乘龙难驻门楣。自古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自家当初不仔细，一时间不信我那院子的说话，定要招蔡伯喈为婿，指望养





老百年。谁想道他父母俱亡，如今他媳妇径来寻取，闻说我女孩儿也要和他同去，不知是否？待我唤院子出来问他，便知端的。院子那里？〔末上〕纹犀欲下意沉吟，棋局排来仔细寻。犹恐中间差一着，教人错用满秤心。相公有何钧旨？〔外〕院子，说道蔡状元的父母身死，他媳妇来寻他，我的小姐也要和他同去。你知道么？〔末〕男女不知，老姥姥必知端的。〔外〕如此，叫老姥姥过来。〔净上〕

【光光乍】女婿要同归，岳丈意何如？忽叫阿奴缘何的？想必与他做区处。〔外〕老姥姥，见说蔡状元的父母身死，他的媳妇来此寻他，我的小姐也要和他同去。此事是否？〔净〕果是，小姐要同去。〔外〕呀，我小姐同去做什么？〔净〕相公，他父母都死了，只是一个媳妇支持。如今小姐要同他回去守服，有何不可？〔外怒介〕我的小姐如何与别人带孝？〔净〕相公息怒，听老奴告禀：

【古女冠子】媳妇事舅姑合体例，相公怎不教女孩儿同去？当初是相公相留住，今日里怨着谁？〔外〕胡说！我不教女孩儿去，却待怎的？〔净〕相公，事须近礼，怎使声势？休道朝中太师威如火，那更路上行人口似碑。〔合〕说起此事，费人区处。

【前腔】〔末〕我相公只虑着多娇女，怕跋涉万山千水。相公只一件，女生向外从来语，况已做人妻。夫唱妇随，不须疑虑。这是蓝田种玉结亲误，今日里船到江心补漏迟。〔合前〕

【前腔】〔外〕当初是我不仔细，谁知道事成差池？痛念深闺幼女多娇媚，怎跋涉万余里？天那，我嫡亲更有谁，怎忍分离？罢罢，不教爱女担烦恼，也被傍人讲是非。〔合前。外〕老姥姥，你和院子也说得是，只得由他去罢。〔净〕恰好状元、小姐都来了。〔生、旦、贴上〕





【五供养】〔生〕终朝垂泪，为双亲使我心疼。〔贴〕亲坟须共守，只得离神京。〔生〕夫人，且商量个计策，犹恐你爹行不肯。〔合〕若是他不肯，只说道君王有命。〔相见介。外〕贤婿，我闻说你父母背弃，你媳妇来此相寻。此事果否？〔生〕此事果然，愚婿正来禀知岳丈。〔外〕这可是伯喈的媳妇么？〔旦〕奴家便是。〔外〕贤哉，贤哉！〔贴〕孩儿有一事，拜复爹爹知道：娶妻所以养亲。孔子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姐姐为蔡氏之妇，生能竭奉养之力，死能备棺槨之礼，葬能尽封树之劳。孩儿亦为蔡氏妇，生不能供甘旨，死不能尽髻踊，葬不能事窆窆，以此思之，何以为人？诚得罪于舅姑，实有愧于姐姐。今特请于爹爹之前，愿居于姐姐之下。〔外〕贤哉吾女，道得是，道得是！〔旦〕自古道：人有贵贱，不可概论。夫人是香闺绣阁之名姝，奴家是裙布荆钗之贫妇。况承君命以成婚，难让妾身而居右？〔外〕五娘子，你今日既无父母，又丧公姑，恰便是我的女孩儿一般。况你身先归于蔡氏，年又长于吾儿，此实当礼，不必多辞。〔生〕你两个只做姊妹相呼便了。〔众〕这个说得极是。〔生〕愚婿今日拜辞岳丈，领二妻同归故里，共行孝道。待服满之后，再来侍奉尊颜。〔外〕贤婿，我其实舍不得你去。今日你爹娘既不幸了，我也难再留你。〔贴〕爹爹，孩儿暂别尊颜，实出无奈。爹爹善保尊体，不必挂牵。〔外哭介〕孩儿，你如今去拜舅姑的坟墓，竟不念我。〔贴〕爹爹放心，孩儿此去，不过三年之期。〔外悲介〕苦！女儿终是向外，兀的不痛杀我也。〔众〕相公不须烦恼。〔生、旦、贴拜辞介〕

【催拍】〔生〕念蔡邕为双亲命倾，遭不孝逆天罪名，今辞了帝廷。感岳丈殷勤，岂敢忘情。痛父母恩深，久负亡灵。〔合〕辞别去同到坟茔，心戚戚泪盈盈。





【前腔】〔旦〕念奴家离乡背井，谢相公教孩儿共行。非独故里荣，我泉下公婆，死也目瞑。〔外〕五娘子，我女孩儿少长闺门，凡事望你看顾。〔旦〕我自看承你孩儿，不须叮咛。〔合前〕

【前腔】〔贴〕觑爹爹衰颜皓鬓，思量起教人泪零。爹爹，我进退不忍，我待不去啊，误了公婆，被人讥评。我待去啊，撇了爹爹，没人温情。〔合前〕

【前腔】〔外〕孩儿，此别去你的吉凶未凭，再来时我的存亡未审。贤婿，吾今已老景。毕竟你没爹娘，我没亲生。若是念骨肉一家，须早办回程。〔合前〕

【一撮棹】〔生〕岳丈，你宽心等，何须苦挂萦？〔外〕贤婿，把音书写，频频寄邮亭。〔贴〕老姥姥，爹年老，伊家须是好看承。〔净〕程途里，各愿保安宁。〔旦〕死别全无准，生离又难定。〔合〕今去也，未知何日返神京？〔外〕你三人去，途中须要保重。〔生、旦、贴〕谢得尊人挂念！

【哭相思尾】〔合〕最苦生离难抛舍，未知再会何时也？

女婿今朝已别离，老身孤苦有谁知？
夫唱妇随同归去，一处思量一处悲。

第四十出 李旺回话



【柳穿鱼】〔丑上〕心忙似箭走如飞，历尽艰辛有谁知？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归来后，到庭除，未知相公在何处？李旺蒙老相公差去陈留，请取蔡相公的老员外、老安人、小娘子。不想他两位老的都死了，小娘子又来了，教我





空走这一遭。如今且未好对老相公说，先说与蔡相公知道。呀，怎的房门都闭了？敢是蔡相公入朝去了，小姐要幽静，闭着门啊。开门，开门！〔外上〕

【玩仙灯】门外有人声，是谁来喧哗闹吵？〔丑〕老相公，是李旺。〔外〕李旺，你回来了，你知道么？我小姐和蔡相公都回家去了。〔丑〕蔡相公小娘子曾到这里不曾？〔外〕我见他了。李旺，我且问你，蔡相公父母既死了，媳妇又来了，你到那里，曾见什么人？

【风帖儿】〔丑〕相公，我到得陈留，逢着一个故老，在他爹娘坟上拜扫。他道他爹娘啊，果然饥荒都丧了；他媳妇，也来到：枉教人走这遭。

【前腔】〔外〕李旺，我如今去朝廷上表，奏蔡氏一门孝道。管取吾皇降丹诏，把他召，我自去陈留走一遭。〔丑〕老相公：这个赵氏，其实难得。〔外〕便是。一家都难得：一来蔡伯喈不忘其亲；二来赵五娘子孝于舅姑；三来我小姐又能成人之美。一门孝义如此，理当保奏，请行旌表。〔丑〕相公道得最是。

五更三点奏朝廷， 今古难求此样人。
管取一封天子诏， 表扬四海孝贤名。

第四十一出 风木余恨

【梅花引】〔生、旦、贴、众侍上。生〕伤心满目故人疏，看郊墟尽荒芜。〔旦、贴〕惟有青山，添得个坟墓。〔合〕恸哭无声长夜晓，问泉下有人还听得无？【玉楼春】〔生〕他乡万点思亲泪，不能滴向家山地。如今有泪滴家山，欲见双亲浑无计。〔旦〕人生自古谁无死，嗟君此恨凭谁





语。可怜衰经拜坟莹，不作锦衣归故里。〔贴〕荒坟衰草连寒烟，苍苔黄叶飞蘋蓼。〔生〕欲听鸡声来问寝，忽惊蚁梦先归泉。夫人，此处便是爹妈坟墓，我和你先拜了双亲，还要去拜谢张太公。〔旦、贴〕正是如此。〔拜奠介〕

【玉雁儿】〔生〕孩儿相误，为功名担搁了父母。都缘是孩儿不得归乡故，爹爹，妈妈，你怎便先归黄土？乾坤岂容不孝子？名亏行缺不如死，只愁我死缺祭祀。〔合〕对真容形衰貌枯，想灵魂悲咽痛苦。

【前腔】〔旦〕百拜公姑，望矜怜怨责我夫。你孩儿赘居牛相府，日夜要归难离步。你这新媳妇啊，坚心雅意劝亲父，同归故里守孝服，今日双亲来庐墓。〔合前〕

【前腔】〔贴〕不孝的媳妇，恨当初为我耽误了丈夫。吃人谈笑生何补？我待死啊，又羞见公姑。公公，婆婆，我生前不能够相奉侍，何如事你向黄泉路？只一件，我死了啊，家中老父谁看顾？〔合前。生〕呀，只见朔风四起，瑞雪横空。天气甚冷，左右且回避着。〔众下。末张太公上〕

【前腔】楼台银铺，遍青山浑如画图。乾坤似他衣衰素，故添个缟带飞舞。你蹙踊恸哭直恁苦，那堪大雪添凄楚。事当逆来顺受，抑情就礼通今古。〔合前。生〕呀，张太公来了。卑人父母生死，皆蒙太公周济。正道拜了父母坟莹，就到宅上拜谢，少效衔环之报，何劳太公先降。〔末〕说那里话。蔡相公，你腰金衣紫，可惜令尊令堂相继谢世，不得尽你孝心。正是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逮。这也是他命该如此。你今日荣归故里，光耀祖宗，虽是他生前不能享你的禄养，死后亦得沾你的恩典。老夫苟延残喘，又得相见，伐幸伐幸。你今在此庐墓，老夫合当陪伴。但有牛





氏夫人在此，怕不稳便。暂且告别，再来相看。

多谢深恩不敢忘，稍宽愁绪节悲伤。

亲坟共扫添荣耀，不负诗书教子方。

第四十二出 一门旌奖

【逍遥乐】〔生上〕寂寞谁怜我，空对孤坟珠泪堕。
〔旦〕光阴捻指过三春，〔贴〕幽途渺渺，滞魄沉沉，
谁与招魂？〔生〕夫人，你看两木连枝谁手栽，相驯白兔走
坟台。〔旦、贴〕无心动植呈祥瑞，否极应须会泰来。〔末上
介〕一封丹诏从天下，忽听传闻动郊野。说道旌表一门间，
未卜此为何人也？蔡相公，外面喧传有诏书到此，旌表孝义，
想必为足下而来。〔生〕人间孝者亦多，卑人何足称孝？假如
大舜曾参之孝，亦是人子当尽之事，何足旌表？〔末〕你说那
里话？老夫当初也只道你贪名逐利，撇了父母妻室，不肯还
家，到如今才得个分晓。《孝经》云：“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今见你坟头，枯木生连理之枝，白兔
有驯扰之性。祥瑞若此，吉庆必来。

【六么令】〔末〕连枝异木新，见坟台白兔如驯。禽
兽草木尚怀仁，这一封丹诏必因君。〔合〕料天也会相
怜悯。

【前腔】〔生〕皇恩若念臣，我也不图禄及吾身。只
愁恩不到双亲，空辜负，这孤坟。〔合前〕

【前腔】〔旦〕知他假与真？谢得公公报说殷勤。太
公，空教你为我受艰辛，今日里有谁旌表你们庭。
〔合前〕

【前腔】〔贴〕来使是何人？闷中无由询问一声。





〔生〕夫人，要问什么？〔贴〕无由询问我家君，知他安与否，死和存？〔合前。丑扮县官上〕

【前腔】敕书已来近，看街市上，人乱纷纷。咱每只得忙前奔，备香案，接皇恩。〔合前。相见介。生〕何处官长，因甚到此？〔丑〕下官本县知县，告大人得知：今日天朝牛丞相，亲赍诏书，到此开读。旌表大人一门孝义，加官进职，起服到京。下官特来铺设香案，迎接皇恩。请大人改换吉服等候。〔生〕卑人孝服，未可更易。〔丑〕先王制礼，贤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今大人服制已满，况天朝恩典，礼当从吉。〔众〕说得是。〔生〕门闾旌表感吾皇，〔旦、贴〕孝服今朝换吉裳。〔合〕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生、旦、贴下。外引侍从上〕

【前腔】风霜已满鬓，玉勒雕鞍，走遍红尘。今日到此喜欣欣，重相见，解愁闷。〔合前。净〕这里就是蔡相公庐墓所在，请相公驻节。〔生、旦、贴吉服上〕

【前腔】〔合〕心慌步又紧，想皇恩已到寒门。披袍秉笏更垂绅，冠和带，一番新。〔合前。外〕圣旨已到，跪听宣读。皇帝诏曰：“朕惟风俗为教化之基，孝弟为风俗之本。去圣逾远，淳风日漓。彝伦攸斁，朕甚悯焉。其有克尽孝义，敦尚风化者，可不奖劝，以勉四海？议郎蔡邕，笃于孝行。富贵不足以解忧，甘旨常关于想念。虽违素志，竟遂佳名。委职居丧，厥声尤著。其妻赵氏，独奉舅姑。服劳尽瘁，克终养生送死之情，允备贞洁韦柔之德。糟糠之妇，今始见之。牛氏善谏其父，克相其夫。罔怀嫉妒之心，实有逊让之美。曰孝曰义，可谓兼全。斯三人者，朕甚嘉之。使四海亿兆，皆当仪刑斯人，垂范将来。风移俗易，教美化行。唐虞三代，诚可追配。是用宠锡，以彰孝义。蔡邕授中郎将，妻赵氏封陈留郡夫人，牛氏封河南郡夫人，限日赴京；父崇简赠十六





勋，母秦氏赠天水郡夫人。於戏！风木之情何深，式彰风化之表；霜露之思既极，宜沾雨露之恩。服此休嘉，慰汝悼念。谢恩！”〔生、旦、贴谢恩介。外拜坟介。生、旦、贴拜谢介。生〕荷蒙岳丈保奏，愚婿何以克当。〔贴〕自别尊颜，且喜无恙。〔外〕孩儿，且喜各保安康，再得相见。〔丑、末相见介。外〕此二位是谁？〔丑〕下官是陈留县知县。〔末〕老汉是蔡相公邻人张广才。〔生〕卑人父母，多多得他周济。〔外〕原来就是张太公啊，俺朝里也闻他仗义高名。贤婿，你今起服回朝，未得展报深恩。我有黄金一笏送与，聊表报答之意。〔生〕太公请收下。〔末〕救灾恤邻，万古之道。又况你二亲不保，实有愧颜，何敢受令岳之赐？〔生〕太公且暂收下，卑人尚当申奏朝廷，还有区区犬马报效。〔末〕说那里话？此金断然不敢受。〔外〕贤婿，张公高义的人，不可再强。老夫回京，当奏请官职俸禄，以酬大恩便了。

【一封书】〔外〕我恭奉圣旨，跋涉程途千万里。吾皇亲贤意甚美，因探孩儿并女婿。贤婿，你夫妇啊，数载辛勤虽自苦，一旦荣华人怎比？〔合〕耀门闾，进官职，孝义名传天下知。

【前腔】〔生〕儿不孝有甚德？蒙岳丈过主维。〔作悲介〕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合前〕

【前腔】〔旦〕把真容重画取，公公，婆婆，如今封赠伊。把你这眉儿放展舒，只愁你瘦仪容难做肥。今日啊，岂独奴心知感德，料你也衔恩泉世里。〔合前〕

【前腔】〔贴〕从别后倍哀戚，况家中音信稀。为公姑多怨忆，为爹行常泪垂。今日见公姑无愧色，又得与爹行相依倚。〔合前〕

【永团圆】〔众〕名传四海人怎比？岂独是耀门闾？





人生怕不全孝义，圣明世岂相弃。这隆恩美誉，从教管领何所愧，万古青编记。如今便去，相随到帝畿。拜谢皇恩了，归院宇，一家贺喜。共设华筵会，四景常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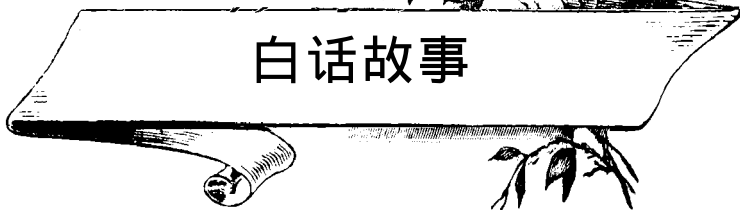
【尾声】显文明开盛治，说孝男并义女。玉烛调和归圣主。

自居墓室已三年，何幸丹书下九天。
莫道名高与爵贵，须知子孝与妻贤。





白话故事



一、内心矛盾

汉灵帝建宁元年。

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像一位美丽的仙女，穿着色彩缤纷的长裙，戴着红紫相杂的花冠，轻轻地飘进古老的陈留城。城里一下变得春光明媚；那桃树、李树、杏树、杨树，都争先恐后一簇簇、一串串，开花的开花，发芽的发芽。一对对刚从江南飞到的燕子，一进入古城，就立刻镶嵌进了这美妙无比的春景图中。她们呢喃着，斜侧着身子，一会儿钻进柳树林里，一会儿飞到广阔无垠的蓝天里，一会儿又飞劈下来，潇洒地贴在护城河微暖的碧波上，用她轻巧的剪尾，轻沾一点水星，又“啾”地飞上去，双双对对停在高大的杨树或屋檐上，细心地梳理着羽毛，呢呢喃喃，好不快乐自由。

陈留郡城的南边，有一个蔡家庄。庄子的东边有一条终年叮叮咚咚，奔流不息的小梁河。由于今年的春天来得早，河两边的柳树都已穿上嫩黄色的春装，树下的河堤，杂花灿烂、细草如毛。春日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小梁河轻悠悠的波纹上，反射出一片片粼粼银光，好不明亮动人。

此刻，河边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一位年轻书生正踽踽独行。他一会儿低头苦思，一会儿抬头凝眉，一会儿抚着柳树长叹，一会儿对着悠悠的河水出神。两道浓黑的眉头紧锁着，宽宽的额头皱起道道深沟，一双明亮的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变得呆滞无光。

他就是蔡家庄的少主人蔡邕。蔡邕自幼沉酣六籍、贯串百家，十载





悠悠岁月，十年寒窗灯火，使他成了陈留郡有名的饱学生。从礼乐名物、诗赋词章，到阴阳星历、声音书数，他都能穷其精妙、得其要旨。平时学人相聚论学，他总是滔滔不绝，宏辩无涯，常有惊人之论。除了博学多识外，蔡邕尚有三大长处，都是郡中赫赫有名的。一是他的诗赋，写得清丽圆转，字字珠玑，时人比之为屈宋班马；二是他的书法，骨气清奇，气韵飞动。他曾在洛阳鸿都门外，见一工匠用帚写字，受到启发，创“飞白”书。当时陈留城中的高姓大户、政界要人、文坛名流，书房中都挂有他的墨迹；三是他的孝心。蔡家庄的老主人蔡老员外和蔡老安人，五十得子，如今都已年届八旬，满头白发，步履艰难。蔡邕每日在家揣摩学问之余，便和妻子赵五娘尽心侍奉父母，问饥问饱，问寒问暖，当真是无微不至。蔡邕有这样高的才学，又有这么好的人品，名声日显。不想这样一来，反而给他添了许多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昨日是蔡老员外八十岁生日，蔡邕为表寸心之孝，便广招亲友，大摆寿筵。这蔡家在当地虽不算高门巨富，但一则蔡邕年少才高，名闻遐迩；二则蔡老员外待人和气，平时做些修桥补路，扶危济贫的善事，所以蔡家在这一带人缘极好。听说蔡家要为老员外祝寿，三亲六戚、诗朋酒友便都纷纷前来。蔡家庄里到处张红挂绿，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老员外和老安人身穿吉服，笑容满面地坐地大堂正中，与一些年长的亲戚朋友叙话。蔡邕则来往穿梭于人群之中，忙于接待客人。大堂上一片祝酒碰杯之声。

有的道：“祝老员外身体健康！”

又一个大声说：“祝老员外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还有的人在低声议论：“说到福气，我看也没人比得过这蔡家两老。儿子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娶个儿媳妇又是这般美貌贤淑，真是有福气啊！”

面对众人的恭维和奉承，老员外得意地抚着白须，老安人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过了好一阵，坐在蔡老员外身旁的一位老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老员外，令郎才华出众，人品奇高，琴棋书画，冠绝陈留。为何至今年过三十，仍是白衣之身？难道老员外要把千里宝驹，永远关在家中吗？”说话者是东村的马员外。这马员外早年在朝中为官，如今已卸职





赋闲，归隐园林，也算是陈留郡的一个名流。他平日极爱蔡邕的人品才学，常劝他志当存高远，不可辜负了清平盛世。今日酒酣耳热之后，不免又旧话重提。

蔡公听了这话，长叹一声，原先舒展的眉头皱了起来，说道：“老世兄，不瞒你说，我这孩子从小喜欢读书作赋，我也曾指望他长大之后脱白挂绿，济世安民，做个忠孝两全之人。不想他眷恋闺房，心无大志，着实令我伤心。”

坐在一边的蔡婆，忍不住插嘴道：“员外休如此说。我都说过你千遍万遍了，今儿个你又在这里罗嗦。你也不想一想，你我都已经年过八旬，大半截身子都已埋在土里。今年我们还能和至亲好友，儿子媳妇欢聚一堂；明年此时，谁知道这把老骨头还在不在世上。再说，你们蔡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现在媳妇才娶过来两个月，你又要赶儿子千里万里到都城应考，这不是成心让蔡家绝后吗？”蔡婆脾气是最急躁，见蔡公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责怪儿子，便不顾一切数落起来。

“妇人之见！”对蔡婆的指责，蔡老员外显得不屑一顾，道：“你就知道小家庭、抱孙子。连什么叫忠孝节义都不懂。”

“爹，娘，你们都少说几句。”在一旁酬对客人的蔡邕，这时听到父母为自己的事吵了起来，赶忙跑过来劝慰。他对蔡公说：“爹，请你息怒。孩儿不愿到京城应考，实有万不得已的苦衷。不是孩儿恋着媳妇，也不是孩儿没有志向，只因爹娘年事已高，无人侍候，因而不愿上京应考”。

“荒唐！”蔡公指着蔡邕说：“你懂不懂，做人不能光看眼前！你十载寒窗，学成经济之才，不为朝廷出力，又为什么？再说，等你取了功名，我们蔡家也可以光宗耀祖，高大门楣啊！”

“哎哟，又说你的光宗耀祖了！”蔡婆见丈夫这般训斥儿子，心中愤愤不平。“古人说：子孝双亲乐，家和万事成。现在你的儿子媳妇这么孝敬你，你还嫌不足，硬要孩儿上京都应什么试。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恐怕你想见他一面都不得。依我说，咱们一家四口，子孝父慈，夫妻和睦，过两年再添个胖孙子，比做什么公呀侯呀都强。”

“你，你总是这样护着儿子，他都给你娇宠坏了！什么也不想干，只想在家中贪图安乐！”蔡公气得胡子直抖。





“好了好了！老员外老安人，蔡公子，你们都少说几句。都怪老朽不该提起这件事。今天是老员外八十寿辰，是个喜庆日子，咱们该说些快活的话才对。这件事暂且不谈也罢。”马员外见两个老人动了火气，忙出来打圆场。众人听他说得有理，也就不再争吵。大堂上又响起了喝酒碰杯之声。

此时，大堂侧门的后面，俏生生站着一位美貌娉婷的女子。只见她秀眉紧锁，妙目含泪，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盘成一个堕马髻，垂在后边。她便是蔡邕的新婚妻子赵五娘。

两个月前，她从陈留城嫁到蔡家，见自己的丈夫年少才高，貌胜宋玉，心里便如喝了蜜一般甜滋滋的，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蔡家虽不是豪门巨族，但也丰衣足食。两口子在操持家务、侍奉公婆之余，一起弹琴下棋，读诗绘画，说不尽的恩恩爱爱。赵五娘是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呵！可是过了春节之后，公公突然变得暴躁起来，天天催着蔡邕上京应考，且每每指责他贪恋闺房，五娘便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今日当着客人的面，公公又旧话重提，大发脾气。五娘再也忍不住了，泪儿簌簌地流了下来。

月光如水，倾泻在蔡家后园的芳草碧树之间。小阁楼上，蔡邕和妻子相对无言。习习春风，穿过雕花的门窗，轻悠悠地扑进卧室。洁白的幔帐轻轻晃动，红烛上的火苗像醉酒的汉子一样东摇西摆。这一刻，天上的星星也停止眨眼，正瞪大眼睛看着阁楼里这对愁绪满怀的青年夫妇。

“郎君，你我两月夫妻，亲敬恩爱，雨意云情，难道你顷刻之间就忘了么？”五娘绿云撩乱，一双妙目流露出无阴幽怨。

“娘子，我能娶到你这般美貌贤淑、知书识礼的好妻子，欢喜都来不及。我正欲和你双栖双飞，白头偕老，你为何说这样的话？”蔡邕一脸惶急，赶忙分辩。

“这一个多月来，公公总是催你上京应考。我的心便总是跳得厉害，恐怕……恐怕有什么不幸的事就要发生了。”

“不会的，不会的，你千万别胡思乱想。”蔡邕拉起五娘的手，把她轻轻地拥在怀里。他用手理着妻子稍稍蓬乱的秀发，眼中充溢着柔情蜜意，心里却是一片迷茫。自妻子嫁过来后，侍奉父母，操持家务，哪一件事不是尽心竭力？这村前村后，谁不说蔡邕娶了好妻子？更何况这





赵五娘自幼长在小康之家，针绣女红固然做得极好，琴棋书画也是颇通一二，一手琵琶弹得似百鸟啼翠，动人心魄。两人结成夫妻之后，真是如鱼得水，说不尽的亲敬恩爱。若要自己离了妻子，心里是说什么也不愿意。但想到父亲威严的面孔，刺人的话语，蔡邕的心又无法平静。此时此刻，他真不知该怎样安慰妻子。

夜深了，月到了中天。蔡邕忙了一天，现在是睡得又香又甜。五娘兀自睁着两只黑黑的大眼，呆呆地望着蚊帐顶。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的了，明天等着她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

二、蔡公逼试

这天一早，蔡邕像往常一样，到小梁河边散步。晨风轻拂，河边湿地上，一双燕子正低头啄泥，时而飞上枝梢，时而在风中嬉戏。他想，人要能像这对紫燕，双飞双宿，自由自在，脱却一切名利的束缚，该有多好啊！

“蔡公子！”随着一声叫喊，一个人飞也似地奔到蔡邕面前。蔡邕看时，却是隔壁张广才张太公家的小二。那小二气喘嘘嘘地道：“蔡公子，郡衙里来人了。老员外到处找你，叫你快回去。”看着小二那副焦急的模样，蔡邕知道预料已久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当下快步往回走。

回到家中，只见蔡公蔡婆正与邻居张太公坐着闲谈，知道郡吏已去，忙上前拜见三位老人。

“蔡公子，”张太公笑吟吟地说：“刚才郡吏又来了。说是今年乃大比之年，太守认为你才学既高，人品又好，已将你的名字申报上司，着你立即进京应考。你还不早办行装前去。”

“太公，”蔡邕低头道：“非是晚辈不敬。只因晚辈双亲年老，无人侍奉；新娶一个娘子，方才二月，实无法撑持门户，维持家计，是以不敢从命。”

蔡公道：“孩儿此言差矣！难道那些应考的，都是没爹娘才去的么？我和你娘如今年过八旬，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唯愿生前看到你金榜题





名，得个一官半职，我心足矣。”

张太公忙道：“是呀，老员外不可不作成秀才去走一遭。”

蔡婆说：“太公，你难道不知，我家中仅此一儿，又没个七子八婿，怎么去得？”

蔡公道：“你怎么说这话？难道今天上京赴选的，家中都有七子八婿么？”

“老贼！”蔡婆不禁又来了气，“你如今是眼又昏来耳又聋，路都走不稳了。孩儿去后，倘若有个差池，那时教谁看顾你？恐怕你到时不是饿死就是冻死，他便是做到三棘九槐，你也无福消受了。”

蔡公大不以为然：“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只要孩儿做得官时，光前耀后，改换门庭，我便死了也心满意足。孩儿，我只问你，去也不去？”

蔡邕心里叫苦不迭。想要分辩，又怕惹蔡公生气；待不分辩，蔡公定认为自己理亏。只好应道：“爹爹妈妈，你们休要争吵。非是孩儿敢违亲命，实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你不必说了，我都清楚。原来你是恋着被窝中恩爱，割舍不下，不愿远离家乡。好啊，你是读书人，我想你应该记得，那古圣人大禹，与涂山氏结婚四日便出门治水。你如今已经婚毕两个多月了，还贪着鸳侣，守着凤帏。你怎么这么不通事理？”

“孩儿只是为了侍奉父母，却哪里是守着被窝中的恩爱。你这老贼，须知人生在世，乐在长幼天伦幸福安康。那曾参只是侍亲至孝，何曾去应学及第。如今不也是圣人高徒，名扬千古了吗？”蔡婆替儿子辩解道。

“娘说得对，望爹爹恕过孩儿这一遭。”蔡邕道。

“畜生，”蔡公气得胡须直抖，“我叫你去考试，也是为着你的锦绣前程。你竟敢违逆亲言，七推八阻。”

“爹爹，孩儿岂敢推阻。只恐孩儿走后，双亲无人侍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来别人会说孩儿不孝，竟撇了爹娘去取功名；二来人们会说爹娘目光短浅，仅有一子，也要他远离，孩儿因此不敢从命。”

“好，你说到孝。我且问你，什么是孝。”蔡公气势逼人。

“告爹爹，大凡做人子的，侍奉父母，问寒问暖，早晚请安。父母要出入，则扶持之；有所欲，则敬进之。自己出门办事，不过一个时辰





就回来，心里时刻牵挂着父母，这便是孝。”

“孩儿差矣！你听我说，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头发肌肤，受之父母，要注意保护，这便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万世，以显父母，这才是孝之终致。你如果能做得官，替父母扬了名，这不是大孝是什么？”蔡公越说越激动，不小心把茶杯碰倒在地，“哗”地一声碎了，茶水流了一地。赵五娘在后房听到声响，赶忙上来收拾地上的破杯。

“老员外说得有理。”张太公道：“古人云：‘劝而学，壮而行，怀宝迷邦，谓之不仁。’又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你如今满腹经纶，不去顺时行道，济世安民，又有什么用？依老汉愚见，还是快快应了太守之征，收拾行装，上京应试去吧！”

面对这样的局势，蔡邕此刻就有三嘴七舌，恐怕也说不清楚了。只好布下最报一道防线，“爹爹，太公教诲极是。只是孩儿去后，父母年老，教谁看管？”

“秀才，你尽管放心。自古道千钱买邻，八百买舍。老汉会照顾你的双亲的。”张太公见蔡邕终于松了口，便笑呵呵地说。

“如此多谢太公。蔡邕今后倘有寸进，定不敢忘记太公大恩。孩儿这就收拾行装，明日就走。”蔡邕说罢，向三个老人行了个礼。侧头之际，看见赵五娘眼角红肿，眼眶泪珠盈盈，正低头往外走。蔡邕的心中不禁一阵凄凉。

三、依依惜别

夜已经很深了。

小阁楼上，蜡烛的光摇曳着。蔡邕和五娘依偎着坐在床前，已经很久很久了。

月亮和星星似乎都不忍看见这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悄悄地躲进了厚厚的云层。习习的凉风，轻轻地吹拂着白色的帐幔，淅淅沥沥的冷雨，敲打着芭蕉，敲打着窗棂。





五娘抬起头望着丈夫，美丽的眼中流露出无限的幽怨。

“相公，你我恩恩爱爱，才两个月的夫妻，这分情，这分爱，你难道就忘了吗？为了功名富贵，你真舍得下我和年迈的双亲吗？”说完，五娘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哎，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蔡邕叹了一口气说。“你也看见的，我千推万阻，可爹就是不答应，我有什么办法呢？”

蔡邕替五娘擦干眼泪，心疼地把五娘揽在怀里说：“五娘，自打娶了你以后，这两个多月，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了。我本想和你长相厮守，一天也不分开，可是，爹非要逼我去应考，其实，我怎么舍得你呢。”

“你是舍不得你爹，舍不得你娘，哪是舍不得我！”五娘挣脱丈夫的怀抱，仰脸望着丈夫略显清瘦的面庞，娇嗔地打断他的话。

虽然知道五娘是在说气话，蔡邕仍然有点急了。他拉着五娘的手说：“你还这样说，爹就是骂我贪恋新婚，舍不得你，所以才不想去赴选。不过他倒也没有说错。”

五娘心里一阵酸，又一阵甜，她的眼圈儿又红了。

“我也知道你志向高远，我也知道不该老把你拴在家里，可我就是舍不得你走，丢下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家里。再说，公公、婆婆年纪都那么大了，万一有个三灾两病的，我怕担不起。”

“五娘，我去赴考，少则三月，多则半年，一定要金榜题名，挣一个功名回来，家中两位老人就托付给你了。”

不知什么时候，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檐间的滴水还嘀嘀嗒嗒地打着空阶。红烛也早已流干了烛泪，熄灭了。蔡邕和五娘走到窗前，蔡邕伸手推开窗户，西边的天上，一钩残月在白云中穿行。远处传来几声鸡啼，天已经快亮了。蔡邕和五娘依偎在窗前，两人都没有一点睡意。

“相公，你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

“你看月亮，再过半个月，它又会圆了。”五娘幽幽地说，“可我们……”

“五娘，你放心，我会很快回来的。”蔡邕打断五娘的话说。

“我就是不放心嘛！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出门，风餐露宿，看你





这文文弱弱的样子，怎么受得了？”

蔡邕还没有说话，五娘又接着说：“还有哪，京城那么繁华，三街九衢，十里红楼，处处笙歌，美女如云，你要是金榜题名，做了官，你还会记得这个家啊。”

“五娘，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蔡邕安慰五娘说：“我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怎么会忘了结发妻子，去寻花问柳呢？你在家里的寒枕冷，我在外面还不是形只影单。再说，我又如何割舍得下年迈的父母。”

……

第二天一早，蔡邕吃罢早饭，到堂前向爹娘辞行。张太公也早早地来到了蔡家，给蔡邕送行。

蔡公公、蔡婆婆、张太公和赵五娘一起，把蔡邕送到大门口。

蔡邕向爹娘行礼说：“爹，娘，孩儿去了。二老千万要保重身体，我今年去，今年就回来，但愿我回来的时候，二老依然康健。”

蔡公公说：“伯喈，你不要牵挂，放心地去吧，我和你娘等着你的好消息。”

蔡婆婆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了，她拉着蔡邕的手说：“儿啊，你这一去，关山万里，衣食可得自己当心，娘在家中倚门盼望，你要早早地捎个信回来。”

“娘，孩儿记下了。”蔡邕含着眼泪又对张太公说：“太公，我走以后，家中只有二老，五娘一个年轻女子，也支撑不起门户，凡事都靠太公照应。昨天已蒙亲口相许，今天小侄再次拜恳，如果小侄稍有寸进，一定不敢忘记太公的大恩大德。”

“贤侄，你就不要再说这样见外的话了，”张太公说，“老汉虽然贫穷，但托在邻里，哪有坐视不理的道理。你放心地去，我早晚自会专门过来陪伴你父母。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不洒在别离间，你放心，你放心，老汉决不相误。”

蔡公公见天已不早，上前说道：“伯喈，天已不早了，你该动身起程了。媳妇，你就再送他一程吧。”

蔡邕和五娘默默地跨过村头的小桥，沿着碧波粼粼的小河向大路走去，两人心中都像压着沉重的铅块，谁都没有说话。

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五娘忍不住说：“相公，你





看那水中的鱼儿，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多么幸福啊。”说到这里，她在公婆面前强忍着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蔡邕拉着五娘的手，安慰她说：“五娘，你不要难过，此行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很快回来，那个时候，我们长相厮守，再也不分开了。”

来到大路边，虽然他们万分不情愿，但还是不得不分手了。蔡邕背上行装，踏上了去京城的大路，他恋恋不舍，十步九回头地越走越远了。“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走了很远很远，他还看见五娘站在路边向他挥手。

四、相府小姐

古城洛阳，这里是东汉的都城，也是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这里宫苑巍峨，王侯将相与富商大贾的甲第相连。三街九陌，茶楼酒肆，店铺商行，鳞次栉比。大街上车水马龙，人们熙来攘往，处处笙歌嘹亮，处处舞袖翩跹，一派繁华富庶的景象。当朝宰相牛太师的府第，就在离皇宫内苑不远的一条大街上。

牛太师位极人臣，深得皇上宠信，他权倾朝野，门生故吏遍天下，是当朝第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当时的人有四句口号形容他说：“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他的府第连片，一对巨大的青石狮子镇守在大门两旁。宅中雕梁画栋，红楼青琐，写不尽的园林景致，描不就的庭院风光。门外车马不断于道，堂上笙歌不绝于耳。往来的都是金貂紫绶的达官显贵，真可谓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



牛太师的夫人早已去世了，膝下只有一个女儿，生得花容月貌，体态闲雅，是洛阳城有名的美人。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知书识礼，虽说是在珠翠丛中长大，却讨厌繁华气象，喜欢淡雅梳妆。牛太师虽说政务繁忙，对女儿的管教却是极严，牛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后面偌大的花园也很少去过，每日只在闺房中，或吟诗作画，或





飞指刺绣，除了贴身丫环惜春和几个粗使丫头外，陪伴她的，只有穿琐窗的皓月，翻翠幌的清风。

牛太师权压中朝，富齐白云，牛小姐美貌贤淑，上门求亲的自然不少，今天是某权贵挽人作伐，明天是某贵戚登门求亲。但牛小姐哪里把这些贵介公子、纨绔子弟放在眼中。牛太师也一心要选一个读书君子，人品好，有才学，做得天下状元的人作乘龙快婿，所以牛小姐至今还待字闺中。

这几天，牛太师久留省中，未曾回府，府中的几个丫环使女，乘机偷空到后花园玩耍，嬉闹之声，有时也不免传到小姐的绣楼。牛小姐倒没什么，惜春小孩儿家心性，平时被小姐拘束得紧了，知道这几日老爷不在府中，又听到女伴们的笑声，在绣楼中如何还坐得住，千方百计，好说歹说，牛小姐才答应她到后花园去闲耍半个时辰，惜春好不快活，一溜烟向后花园跑去。

后花园中，春光明媚，桃红柳绿，姹紫嫣红，莺啼燕语，蝶浪蜂狂，丫环们在花园中斗百草，荡秋千，追逐打闹，惜春赶紧跑过去和大家一起玩。

半个时辰早就过去了，牛小姐在房中左等右等，惜春都没有回来，便信步向后花园走去寻她。

远远地，就看见惜春正在荡秋千，衣裙飞舞，活像一只翩翩起舞的大蝴蝶。她一边荡，嘴里还一边胡乱地唱道：“奴是人间快活仙，吃了饱饭爱去眠。莫教小姐来撞见，那时高高吊起打三千。”

牛小姐一听，又好笑，又好气，就走过去喊道：“惜春，你下来！”

惜春一见是小姐找来了，吓了一大跳，赶紧跳下秋千跑过来，怯生生地叫了声：“小姐。”

“你这个死丫头，我让你到后花园玩半个时辰，现在都过了一个多时辰了，还不回来。而且还满嘴胡说八道。好哇，现在就跟我回去，我叫人把你吊起来打三千。”

惜春知道小姐是在吓唬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噘着嘴说：“小姐，人家是心里忧闷，才胡乱唱着玩儿的嘛。”

“你心中忧闷什么？”牛小姐奇怪地问。

“小姐，我的名字叫惜春。今日早上起来，只见疏瑟瑟寒风吹散了





一帘柳絮，浙零零细雨打碎了满树梨花，大好春光，一时凋零，因而心里好生愁闷。”惜春久受牛小姐熏陶，说话也不免文诌诌的。

牛小姐听了惜春的话，不禁噗嗤一笑。“小贱人，花开花落，风起絮飞，都是自然景象，有什么可愁闷的。你别自作多情，自寻烦恼。”

惜春说：“小姐，你是琼苑玉宇中的神仙，和我这凡间女子不同。比如前日艳阳天气，花红柳绿，猫也动心；又如今天暮春时节，鸟啼花落，狗也伤情。你却是半点也不动心不伤情，我侍奉你已有好几年了，还没见你踏过青赏过花，每日只管在闺房中刺呀绣呀。你箱中的衣服已经多得像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清，你还整日忙个不停。这也罢了，把我也关在房里，半年来连院门口都没踏出过几步。我可真受不了了。你去跟老爷说说，把我放到别的地方干活去吧。”

牛小姐听了惜春这一篇长论，默默无语，好一阵方道：“惜春，你年纪小，没读过书，有许多东西你都不懂。我只知书上说，咱们做女子的，该当讲三从，遵四德。这三从便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便是德、言、容、功。我们这等年轻女子，便当听从父母教诲，每日习些女红，读读《孝经》、《烈女传》。任它年年春色，岁岁秋风，也难牵动我半点情愫。”

惜春心里老大不以为为是。当下无话，陪小姐回房绣花去了。

五、科场夺魁

却说蔡邕别了家人，朝洛阳一路行来。此时已是暮春时节，中原大地，绿树成荫，芳草萋萋。一阵清风吹来，飞絮沾衣，残花随马，说不尽的凄凄切切。更有那暮春初夏的黄梅细雨，一路上飘飘洒洒，把整个天地织成一张又密又大的网，把蔡邕紧紧地缠在中间。旅途困顿，思乡情浓，蔡邕心中便似喝了苦酒，终日眉头长锁，心神不定。如此迢迢行来，这一日便来到了京城洛阳，寻一家客栈住下，静候试期。

转眼到了应试之日。蔡邕一早起来把全身上下收拾得整整齐齐，离开客舍直往礼部试场赶去。一路上听说今年应试的学子有五百多，又





听说主考官是个铁面无私的清官，众人或忧或喜，不一会便到了试场。

只见院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的低头苦思，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趾高气扬，有的则瑟瑟缩缩。那当差的只侯，在院中穿梭往来，也不知忙些什么。不一会，只侯大叫一声，众人便立即停住了往前看，只见高台上一个头戴乌纱、身穿锦袍的官儿正襟危坐，只侯们肃立两旁。

“各位秀才，”那试官把手轻轻一摆，众人都“嘘”地松了一口气。原来这试官相貌庄严，声音却极是慈祥。只听他又道：“今年皇上求贤心切，在礼部开科取士，命下官主持。下官才识疏浅，本不堪重任。无奈君命难违，只好勉力为之。今日只问有否才学，不问乡贯，不问父母官居几品。有才学的，下官便封他做个状元郎，让他插金花，饮御酒；无才学的，就将他黑墨涂脸，乱棒打出去。如此，方不负皇上选贤举能的美意。”众人听罢，又是一阵喧哗。

又听那试官道：“朝廷开科取士，立意命题，任从时好。往年第一场考文，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下官是个风流试官，今年我第一场考对联，第二场考猜谜，第三场考唱曲。”当下无话，众举子便一一开始应试。

蔡邕在人群中兀自站着，心情激动不已。一会儿想起父母，一会儿又想起五娘，恍恍惚惚，朦朦胧胧。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吓了一跳，抬头看时，只见人们都瞪大眼睛看着自己，才知是轮到自己了。心中暗叫惭愧，赶忙走上试台。

那试官笑吟吟地看着他，直把蔡邕看得不好意思。那试官道：“我出天文门一个上联，你且对下联。我的上联是‘星飞天放弹。’”蔡邕略一思索，对道：“我的下联是‘日出海抛球。’”那试官微微点头，又道：“我出个谜语给你猜，谜底是天下八个省名。你且听着。”当下念道：“一声霹雳震天关，两个肩头不得闲。去买纸来做裱糊，欠人钱债未曾还。”蔡邕想了想，答道，“第一句是京东京西，第二句是江东江西，第三句是湖东湖西，第四句是浙东浙西。”试官听罢，击掌道：“好！好！我再唱支曲儿，你续最后一句，记住，一定要押韵。”当下唱道，“长安富贵真罕有，食味皆山兽。熊掌紫驼峰，四座馨香透。”蔡邕依韵唱道：“把与试官来下酒。”试官点头微笑，示意蔡邕下去。

蔡邕下得台来，兀自心跳不止。也不去听别人说些什么。过了许





久，整个考场突然静了下来，又听到有人大叫自己名字。这一次是有准备的，没有惊慌，从容走上试台。那试官大声说道：“三场考试，俱已结束。今日应举五百秀才，以陈留郡蔡邕才学最高。下官自当奏明圣上，点他为今科状元。”蔡邕一听，大喜过望，只听得满场欢呼。当下双膝着地，朝那试官行了个大礼。心中却在念着：“爹爹，妈妈，五娘，蔡邕今日名标高榜，夙愿得遂，扬眉吐气了……”

考试过后，便是杏园春宴，然后又入礼部拜见试官。蔡邕满门心思只想到早归故里，把喜讯报知双亲。对这些杂事也十分留心。

六、家事惟艰

天有不测风云。

蔡家本来比较殷实，赵五娘又尽心尽力侍候公婆，所以蔡邕走后最初一段日子，全家也还比较安定和谐，不想到了六月，陈留一带遇上几十年罕有的大旱，田地里颗粒无收。陈留人便一下落到困窘的境地中。蔡家的粮食也渐渐就要吃尽，眼看饥饿就要降临。蔡公蔡婆为此又旧事重提，一天到晚大吵大闹。一个说不该让孩子上京应试，一个说自己没错。只苦了一个贤慧的赵五娘，既要操持家务，侍奉公婆，还要调解公公婆婆的争吵。每天五更起，三更睡，人都憔悴了许多。

这一天早晨，东方刚泛出鱼肚白，赵五娘便起了床。窗外的小鸟吱吱喳喳地叫，晨风吹拂着后园的树丛。五娘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梳妆。睹物思旧，想起往日丈夫在时，总要陪着自己，有时还亲自为自己梳发，画眉。现在却是天各一方，相见无期，不禁又是心酸又是凄凉，泪儿像断线风筝一样落了下来。



“砰！”楼下一声巨响，接着便传来公公的责骂声。五娘心中一跳，知道是公公婆婆又争吵了，赶忙胡乱挽了个髻，跑下楼去。

蔡公和蔡婆已经争得面红耳赤。只听婆婆道：“老贼！以前你拼命赶儿子出去应考，现在连饭都没有吃，他便是当了状元，又有什么用？如果我那伯喈孩儿在，今日断不会如此艰难。”蔡公气得满脸青色，大





声喝道：“你这老虔婆，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当时我让孩儿上京应考，也只希望他光宗耀祖，改换门楣。我又不是神仙，我怎知今日会有饥荒！你如此一天到晚咒着我，我还不如死了的好。”说着，猛一抬头，便要往墙上撞去。

五娘冲上去，一把拉住公公。劝道：“公公婆婆，请息了火气，听媳妇说几句。当时公公教伯喈出去，并未料到今日会有灾荒，婆婆就别提旧事了。今日婆婆见生计艰难，伯喈又不在身边，心中自然有气。媳妇现今还有些钗簪首饰，待媳妇典当出去，换些粮盐回来，也可过上几日。到那时，伯喈自然就会回来了。”

两位老人听了五娘的话，也不便再争。蔡婆兀自大喘着气，一边往外走一边念叨：“多亏有这样孝顺的媳妇，不然我这几块骨头，怕早埋到土里去了。唉，孩儿呀，你什么时候才回来？”

七、逼为相婿

杏园春宴之后，蔡邕参加了吏部考试，随即被授予议郎一职。这议郎本是西汉置的官，专门掌管顾问应对，隶属光禄勋；到了东汉，议郎可参与朝政，地位更是大大提高。蔡邕得官之后，亦喜亦忧。喜的是自己名标高第，官居清要，不负高堂殷殷厚望；忧的则是父母年高，妻子又太过软弱，不知今日生活怎样？自己政务繁忙，归期无定；洛阳和陈留音信阻隔，关山万里。昨日上朝之时，又听到朝中大臣议论纷纷，都说陈留郡今年大旱，颗粒无收。蔡邕心中更是惶急，三个时辰倒有两个时辰眉头不展。

这一日休朝在家，闲着无事，遂吩咐书童洒扫书房，焚香摆琴。说起这琴，还有一段故事。前年蔡邕在陈留乡下，见一老农烧一根桐木煮饭。蔡邕听到木裂之声，知道是一段异木，遂向老农求得这根木头，做成这把琴。果然是琴声清脆，音韵动人。因琴之末端尚有火烧痕迹，故名焦尾琴。蔡邕当下净手端坐，弹起琴来。

弹了一阵，只觉琴音甚是硬涩，百无聊赖，便把琴弦轻轻一拂，离





了琴几，站在窗前呆呆出神。一会儿想起父母年高，一会儿想到家乡饥荒，一会儿又想起新婚之时，五娘常陪自己在阁楼上弹琵琶唱小曲，心里说不尽的难受。

“相公。”门外传来书童的声音。蔡邕揉揉眼睛，应了一声。那书童进得门来，说道：“启禀相公，外面有牛丞相府的两个下人，求见相公。”蔡邕一听是牛丞相家的人，知道怠慢不得，赶忙道：“快把他们请进客厅，我随后即到。”

蔡邕洗了把脸，换上一套会客的衣服，便匆匆走进客厅。只见厅上有两个人，正在交头接耳，一个是吏役打扮的汉子，一个是四十多岁，穿着绿的女人。蔡邕心想这两个人俗不可耐，上前说道：“两位可是从牛丞相府中来？不知有什么事情吩咐？”那汉子站起来，口称：“不敢不敢！小人是牛相爷府中一个小小院子。”那妇人站起来，围着蔡邕转了一圈，眼睛溜上溜下，把蔡邕看得好不自在：“状元相公果然一表人才，配得上配得上。”边说边在蔡邕肩上拍了一拍。蔡邕刚才在书房中想起双亲爱妻，心里好生烦恼，现在又碰上这样一个不知趣的女人，实在有气。当下强自按捺，问道：“这是……”那院子回道：“状元相公，这位是我们牛相爷请来的媒婆……”那妇人不等院子说完，抢上前去道：“哟！状元相公好大架子。都说状元相公才学高，老媳妇倒要考考你。‘媒婆媒婆，两脚奔波。一斗好酒，一只肥鹅，送到我家，我与老公笑呵呵。’相公难道连这曲儿也不曾听过？”说着眼珠一转，给蔡邕抛去一个媚眼。蔡邕心里好生厌恶。心想我已有妻子，这牛相爷派个媒婆来干什么？当下并不言语。

“老虔婆，不得在相公面前无理！”院子沉着脸，瞪了那媒婆一眼，对蔡邕道：“状元相公，今日小人是奉了相爷之命，给您道喜来了。”蔡邕道：“在下离家万里，天涯飘零，又是初入仕途，凡事俱须老丞相指点，不知何喜之有？”那院子道：“相公此言差矣！相公是天禄石渠的贵客，须眉男子中的英雄，现在洛阳城中，大名鼎鼎，妇孺皆知。我家老相爷中年丧妻，膝下只有一女，生得美貌娉婷。昨日老相公上朝之时，皇上问起我家小姐的婚事。我家相爷说尚未婚配。皇上说既然尚未婚配，如今新科状元蔡邕，好人品，好才学，朕便与你主婚，把他招赘为婿，你意下如何。老相爷听后大喜，现下皇上已降了圣旨，要招你为牛





家的乘龙快婿。是以老相爷今日差小人来，一则向相公道喜，二则请相公早有准备。到时候，我老院子可要喝你的喜酒呀！”那院子口齿甚是伶俐，蔡邕听在耳中，一字一词，便好似铁锤一样敲在心上。忙道：“这……这……这件事恐怕不行。”

“哟！”那婆子把手一挥，道：“状元相公，你莫不是怕我家小姐长得丑么？实话说与你，我家小姐是瑶台阆苑中的神仙，脂粉堆中的领袖！一双水汪汪的丹凤眼，人人都想在里面淹死！一张红红嫩嫩的脸蛋，一弹就破。真个是眉如远黛，腰似杨柳；就算那西施再世，姐已重生，见了我家小姐也要自惭形秽，不敢抬头。状元相公，你还推辞什么？快快准备当新郎官吧！洞房花烛，我准保你……嘿嘿！”

蔡邕分辩道：“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额头上直冒汗。试场上的潇洒风度，现在是大风吹落叶——一干二净了。

“哟！”那媒婆两手一摊，做个鬼脸！“状元相公，莫不是你当了议郎，就嫌弃我们牛家的门第了？告诉你，我家老相爷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又正蒙皇上恩宠。相公啊，你日后要加官进爵，也还要靠我们老相爷的帮扶呢。”那媒婆越说越来劲，把牛府的权势、门第、富贵，反反复复说了又说。蔡邕越听越恼，道：“两位贵客，非是蔡邕斗胆。只因蔡邕离家之时，已经毕婚两月，且双亲年事已高，需人照料，蔡邕并不准备在京中久留。因而这桩婚事，实难从命！”院子道：

“相公，我家相爷势倾朝野，小姐又是天姿国色，你可别错过了良机！”蔡邕一拱手：“在下岂是贪图富贵美色之人！还望二位在老相爷面前替在下美言几句。”

“相公不怕我家相爷，难道连圣上的旨意也敢违逆么？”那媒婆见蔡邕两次三番推托婚事心头火起，用威胁的口吻逼问道。

“这……”蔡邕道：“蔡邕万万不敢！你家相爷既是奉了圣旨，明日待我上朝，把官职和婚事一并辞了，回家侍养双亲去。”

却说牛丞相在家中静候消息，寻思自己中年丧妻，好不容易把女儿教养成人。如今自己位极人臣，女儿又将嫁个有才貌、闻名天下的状元郎，心中觉得甚是得意。自己时时牵挂着的这件大事就要办妥，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的夫人了。这蔡邕年纪轻轻便已做到议郎，日后只要自己常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前途自是不可限量。





“启禀老相爷，媒婆回来了！”一个书童进来通报。

“让他们进来！”牛丞相答道，语气十分平静。

院子和媒婆轻轻走了进来，垂手站着，大气都不敢出。寻想事情没办好，相爷不知要如何责罚。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过了一阵，牛丞相问道，仍是背着手头也没抬。

“启禀老相爷，”媒婆上前一步，道：“小人到了蔡状元那里，把老相爷的话传宣给他，哪知他竟是千不肯万不肯。”

“喔！他怎么说？”牛丞相的口气仍是平平淡淡，令人猜不透是喜是怒。

“他说：我是今科状元，现又官居清要之职，便是泼天富贵，花容月貌也休要提起。”媒婆刚才在蔡府受了气，这回是要变本加厉地攻击蔡邕，“他还骂老相爷和小姐。说老相爷枉居一品，小姐是脚长尺二……”

“放肆！”牛丞相一拍条几，抬起头来，心中异常恼怒，两眼仿佛要喷出火来。

“老贱人，休得在相爷面前搬弄是非。启禀相爷，那蔡邕自称家中有八旬父母，二月娇妻，不敢受此大恩，请老相爷另择佳婿。还说待明日早朝上表，要辞了官回家去。”

这牛丞相脾气最是倨傲，当下听了院子的话，心中实是暴怒如雷。想道，难道我相府的门第比不上他状元的名头？难道我相府的千金比不上他的糟糠之妻？想当初多少皇亲国戚、公子少爷来向我女儿求婚，我都未曾应允。这蔡邕竟是如此不明事理，不识抬举！这事情要是传了出去，人人知道我相府千金没人要……你明天要到皇上那里告状，我就不会上表？到时候看看是你状元厉害还是我丞相厉害！嘿，到时只怕你是辞官不成，辞婚也休想！想到这里，口中突然喝道：“来人！这两个奴才办事不力，拖出去每人打二十大板！”

次日五更，东方刚泛出一条细细的白线，蔡邕穿戴整齐，骑马上朝而去。

晨风吹拂，白杨树轻轻晃动。月淡星稀，光线朦胧，偶尔传来一两声残夜刁斗。东边的天空越来越亮，天上的乌云被风一阵一阵的吹向西





边。蔡邕骑在马上，悠悠而行。想到不久就可离京回家，和日夜想念的父母妻子相见，心中不禁热浪滚滚。

不一会到了宫门。蔡邕赶忙下马，毕恭毕敬地往建章宫走去。到了宫门，一个执事的小黄门出来迎接，蔡邕不免将自己的境遇说了一番。那小黄门听后，把奏章递了上去。

蔡邕站在宫外，心中便如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晨风轻轻吹过来，吹动他的衣裾，掀起了他万千愁绪，过了好一阵，原先奏事的小黄门和两个昭仪，捧着圣旨从内殿出来，蔡邕慌忙下跪。

只听那小黄门道：“蔡议郎，皇上说，今天早上牛老丞相已上了奏章，要招你为婿。皇上已经准了他的请求，命你不得推辞！”又听那昭仪念道：“皇帝诏曰：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朕以凉德，嗣续不基。眷此警动之风，未遂雍熙之化。爰招才俊，以辅不逮。咨尔才学，允惬輿情，是用擢居议论之司，以求绳纠之益。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固辞。其所议婚姻事，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钦予是命，裕汝乃心。钦此！”

蔡邕听罢，脑中“嗡”的一声，只觉天昏地暗，大地起伏旋动。整个身子又好似摔到了冰窖之中阵阵发冷。

……

八、义仓领粮

陈留郡蔡家庄。

却说赵五娘把自己的钗钏首饰卖了之后，蔡家的生活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但蚂蚁毕竟顶不起大梁。饥荒岁月，油米价格暴涨。五娘眼看着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当尽卖光，生活越过越艰难，有一顿没一顿的，快要断炊，心里十分着急。这一日听说官家要开义仓赈济，早早的便提了米袋去领。

来到义仓，只见人山人海，喧声震天。五娘排在长队里，她身后跟着两位老人，一位耳聋，一位眼瞎，都佝偻着腰，口中迷迷糊糊不知说





些什么。五娘心地极是良善，她见两个老人行走不便，就领着他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好半天才轮到了她。

“这小娘子，你男人呢？怎么让你来领粮？”掌斗的差役见到五娘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不禁问道。

“这位大哥，我家相公上京应考去了。”

“难道你家中就没别人了么？怎么让你出来？”

五娘听他这么问，心中一酸，道：“家中只有年过八旬的公公和婆婆，又没有三亲六戚，只好让奴家来抛头露面。”

那差役听了，不住地点头，口称：“难得难得！敢问小娘子家中几口？我好称粮与你。”赵五娘回头看看身后的两位老人，说：“奴家不急，这里有两位大爷，身体不便，大哥你还是先称与他吧。”那两个老人听了，口中谢了又谢，不住地说：“这个小娘子真难得呀！”

“小娘子，这回到你了，你家中有几口？”那掌斗的问。“奴家和公公，婆婆，共是三口。”五娘答道。那掌秤的便大声吆喝：“各位兄弟，三口，三口，来一份三口的。”

等了好一阵，不见仓中有人出来，众人都往仓口瞧。那掌斗的又喝了一声，仍是无人回答。良久，一个满脸糠灰的差役才从仓里跑出来，大声嚷道：“大哥，没有了，没有了！里正那狗才，把公粮私吞了。这仓中按帐目应当尚有四十六石，但现在仅剩十来石，留着应急，不能发放，其余的全让里正那狗才私吞了。”

众人一阵喧哗，有的人大骂里正。五娘听得，心中凄苦，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那差役见了，想劝慰几句，又不知该如何开口好。只听五娘哭道：“天哪！我那公公婆婆已经好几天没有一粒米下肚了。今天天一亮就催奴家来领粮。现在我可怎么回去见他们呀？奴家的命怎么这么苦？”周围的人听她说得凄切，有的叹气，有的流泪道：“这年月，好人要活下去可真难哪！”

过了一会，领粮的人都已渐渐散去，只剩下赵五娘一个人在低声哭泣。那掌斗的差役一边劝着，一边也眼眶红红的要流泪。站在周围的几个差役，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此时也鸦雀无声。众人心中，都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大哥，有了！”正当众人伤心之际，一个差役从远处飞奔而来，大





声说道：“咱们老爷知道仓里存粮被盗，便差人把里正抓了去。那小子原先还想抵赖。咱们老爷一声令下，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那小子才从实招了。现在老爷已差人到他家挑粮去了，不一会就送过来。”

众人听得，心里轻松了好多。那掌上的差役道：“小娘子，难得你一片孝心，老天爷也被你感动了，你就等着领粮吧！”五娘心中欢喜，连声致谢。

九、途中遭劫

赵五娘领了粮，扛在肩上，一步一步往回走。她长在小康之家，虽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一日三餐，仍是有人侍候。这种重活她怎么干得了！那袋米压在肩上，就似大山一样沉重，累得她粉脸透红，娇喘连连。

离了郡城，走好长一段路，便是一片大松林，蔡家庄就在这座松林的背后。此时正当盛夏，太阳像个暴君一样任意凌辱着大地上的一切生命。走着走着，汗水湿透了五娘的衣服，衣服贴在身上，衬出她姣好的身段。

“嘿嘿！”一声怪叫，从树丛里跳出一个腰宽体胖，满脸刀疤的汉子，朝着五娘狞笑。五娘吓得“啊”的一声，米袋从肩上掉了下来。定睛看时，才知是里正。这里正是蔡家庄一带有名的恶棍，仗着手中有点小权，又力大如牛，横行乡里，干些欺软怕硬的勾当，乡人对他恨之入骨。五娘一见是他，便知没有好事，心里一阵惊慌，赶忙用手捂住领口，道：“你，你要干什么？”

“嘿嘿！蔡家少奶奶，果然名不虚传。才嫁过来半年，美名便传遍了陈留郡。人人都说蔡邕那小子有艳福，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今日在下有幸，能一睹芳容。嘿，小娘子，那蔡邕上京应考已多时，难道你不嫌寂寞么？嘿，嘿！嘿！”一边说，一边慢慢接近五娘。

五娘又恨又羞，道：“你……你别过来！”低头看一看自己领松带宽，衣服又湿透了，胸脯上鼓鼓的，一切线条都暴露无遗。心知事情要糟。情急之下，道：“你……你站到一边去。我的夫君已上京应考，不





多时便会回来，到时当了官，看不剥了你的皮！”

“你说蔡邕那小子？”里正一笑，“嘿！那小子出去已近半年，连个口信都没有，恐怕在路上早就挺尸了。就算他在京城考中了状元，当了官儿。你想京城十里繁华，其中漂亮女子数也数不清。我看蔡邕那小子，不是醉倒在哪个窑姐儿怀里起不来了，就是另娶了媳妇。你就死了那分心吧！我看，嘿，你不如就跟我……”说着，伸手去摸五娘的脸蛋。

“你！你！”五娘推开他的手，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里正一下愣住了，想不到这个娇滴滴，俏生生的小娘们，出手竟会如此凶狠。心中怒火一下冒起万丈高，大声喝道：“你这小贱人！果然敬酒不吃吃罚酒！今日老子被你害得好苦！都是为了你这贱人在义仓哭哭啼啼，害我被打得半死。今日老子一不做二不休，连这粮食也一并抢走！瞧你又能拿我怎样！”说着就要去抢米袋。

五娘赶忙死死攥住袋子，一边哭一边哀求：“你就饶了奴家吧！这可是我公公婆婆两个人的命呀！你若抢走，他们便活不下去了。”那里正全然不睬，推开五娘拿起米袋就走，五娘死死扯住米袋，道：“大哥，你不可怜我，也该可怜我那八十岁的公公婆婆。奴家今日说什么也要把这袋米拿回家。奴家愿把身上这衣服脱……脱了给你。你放奴家走吧！”情急之下，也不及细想自己脱了衣服之后有什么后果。

“呸！你这小贱人，谁要你的破衣服？现在市上米价那么贵，你便有一百件破衣服，也换不来我这袋米。”说着，一脚把五娘踢倒，背起米袋扬长而去！

五娘倒在地上，腰被踢得十分疼痛，看看里正已经跑远，米是抢不回来的了。一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寻思如此空手回家，公公婆婆定是活不成了。公公婆婆活不成，自己就成了无依无靠的人，倒不如现在死了算了。又想到丈夫功名心重，抛下自己去求官，实在是也太无情。愁情百转，柔肠寸断，一时便觉得痛不欲生，一步一步往林中古井走去。

走着走着，泪眼朦胧中见前面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蹒跚而来。待那老人走近，方知是自己的公公。一时不及躲避，赶忙抹了眼泪，上前相见。

“媳妇，今早你走后，我和你婆婆都在家中盼着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义粮领到没有？怎地却是两手空空？”一边问，一边往四处张望，





搜寻着米袋。

五娘一听，热泪又涌了出来。道：“公公，粮是领到了。可在这林中，给……给里正抢了去。”

蔡老员外听说，长叹一声，不住地用脚顿地，口中骂道：“那该死的狗才，真是欺人太甚！我真恨不得宰了他。哎，要是我那孩儿在家，那奸人多半不敢胡为。孩儿啊，当初我干不该万不该逼你上京！也不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到那时，我这把老骨头怕要作古了。罢！罢！现在粮米没有，银钱也没有，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我恐怕熬不过今年了。左右是死，不如我今日便死了罢！免得拖累我那孝顺的媳妇！”说着，一头便要往井里扎。

五娘先自在一边低低哭泣，这会见公公也要跳井，忙拉住公公的手往后拖。哭道：“公公，你千万别这样。咱们回家去，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断肠人劝断肠人，情景十分凄惨。

“喂！那不是蔡老员外和五娘子吗？怎么你两人在这里哭哭啼啼？”这次来的是张太公。五娘就把事情的原委与张太公说了。

张太公听得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里正那奸贼，如今是越发霸道了。要是老汉年轻二十岁，非打断他的狗腿不可！哎，老员外，你也不必太难过。今日我也领了些义粮，这不，正要给你们送去呢！你们就将就着过日子吧！等伯喈那孩儿回来，一切都会好了。”

五娘和蔡老员外听了，均感太公大义，口中谢了又谢。四个人当下无话，挑了粮食，慢慢回村去了。

十、再成婚姻

建宁元年七月。

这一日，牛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城中的权豪势要，名公巨卿，知道今日是相府招婿，都想乘这机会巴结巴结。前来拜贺的人车水马龙，把个相府围得水泄不通。丞相早年丧妻，仅此一女，平时爱若掌上明珠。如今请得圣旨，由皇上主婚招赘今科状元，自是要大大讲究一番。





且不说相府的热闹豪华。蔡邕那日从朝上回来后，整日里一个人关在书房中，一会哭，一会笑，六神无主，疯疯癫癫。状元馆中的书童、仆人，人人惊慌失措，忧心忡忡，生怕状元相公哪一天突然想不通，寻了短见。其实蔡邕倒也不是死钻牛角尖的人。他早就听说牛小姐有才貌，性情娴淑，举止端庄，在洛阳城中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了。若是换了别人，能娶到如此美貌的小姐，欢喜都来不及。但蔡邕却是个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他对父母极是孝敬，如今河南大旱，父母生死难料，他怎能背了父母，在洛阳城中独享洞房花烛的乐趣？况且他和妻子新婚燕尔，情深义切，如何舍得抛了她做个负心薄幸之人？是以蔡邕对这门亲事一再推辞。无奈牛丞相势大，这次又是皇上主的婚，他小小蔡邕如何惹得起？认了这门亲吧，心中觉得对不起父母和五娘；待不认吧，他蔡邕就连洛阳城门也出不去。心中实是无限苦恼。

这天一早，状元馆里里外外都站满了牛府派来的人。说是佣人，实际却是看管着状元，以防意外！过了一阵，又进来一大群妇人，专门侍候蔡邕更衣梳洗。一边忙着，一边吱吱喳喳要新郎官赏喜钱。蔡邕知道一切均已无法挽回，心中酸苦，长叹一声，眼泪哗哗流了下来。众妇人见状，吓得再也不敢出声。匆匆忙忙给他穿戴完毕，备轿顶马，簇拥着到了相府。

坐在相府的大堂上，蔡邕心潮起伏。这不告而娶和停妻再娶的罪名，是永远无法摆脱的了，却偏偏又是皇帝和丞相的主意。现在从陈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多，说是陈留一带已有不少人饿死，大路边、河沟里不时发现尸体。有的人家整日锁门，不见主人动静。邻居撞门一看，一家人把衣服全卖光了，赤条条地死在床上，臭不可闻。蔡邕的父母年事已高，妻子又太过娇弱，恐怕此次定是在劫难逃。二老若是死前连儿子都见不上一面，怕是死也不会瞑目。假如父母真的遭逢不幸，那娇滴滴的五娘可怎么办？蔡邕心痛如绞，泪水往肚里咽。眼前一片乱哄哄的，蔡邕木然不睬，牛丞相坐在大厅的另一边，与各位贵客应酬寒暄，脸上充满得意之色，不时用眼角瞟瞟蔡邕，嘴角泛起不易发觉的，诡秘的笑。

蔡邕痴痴地坐着，心里如碰翻了五味瓶子，甜酸苦辣一起搅动，说不尽的凄苦。旁人只道今日状元大喜过望，人变痴了，谁也没察觉他心中尚有这么多的苦衷。一会儿新娘被一群穿红戴绿的丫环簇拥着，从内





室缓缓走出。只见新娘红裙曳地，凤冠霞帔，说不尽的婀娜多姿。众人不禁低声欢呼。蔡邕脑中嗡嗡直响，整个人好似腾云驾雾一般。朦胧中有人把红绸巾塞到他的手里，他便拉着红绸和新娘盈盈拜倒。两人互拜时，蔡邕抬头看了新娘一眼。红绸覆面，什么都看不到。他仿佛置身于半年前与五娘拜堂成婚的场面之中，眼前的人儿该是五娘？心中猛然一阵狂跳。“难道我回家了么？难道这风情万种的女子便是五娘么？”蔡邕突然觉得很糊涂，口中兀自喃喃道：“五娘……五娘……”

明月初升，树影依稀。喧闹了一天的相府此时也静了下来。蔡邕带着八分酒意，被丫环送进了洞房。

房里静悄悄地。一轮明月正悬挂在窗口。蔡邕和五娘结婚时，也是这般的清风明月，他仿佛便是回到了故园小楼之中。房里红烛高烧，火焰随风轻轻晃动，便如有几十只小火虫在房中欢舞。炉里散出阵阵龙涎香的轻烟。丫环们为蔡邕脱去靴子、外衣，便悄悄地退了出去。

蔡邕环顾四周，一片金碧辉煌。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涌上心头。只见四周挂满各种名贵的帷帐，房里摆着孔雀金屏，张着流苏宝帐，床上放着鸳鸯芙蓉被……看着看着，一股浓浓的酒气涌了上来。蔡邕头一昏，便要摔倒。

“相公！”一个动听的声音，像仙乐一样轻轻飘过来，语气中充满无限的温柔和关切。蔡邕愣了一下，扶着书桌站稳了。“这是五娘的声音！”他想。循声望去，红掩翠绕之间，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婷婷玉立。只见她长发像瀑布一般披落，体态婀娜，媚眼流俏，正含情脉脉在凝望着自己。半年前新婚之夜的情景，又依稀展现在面前。神情恍惚之间，他已把这女子当作他的五娘。口中念着五娘的名字，向她走去。

“相公，时间不早了，让妾服侍你安息了吧！”那女子盈盈站起，轻轻去扶蔡邕。蔡邕带着醉意瞧去，只见她晚妆已卸，粉红的脸蛋上有说不尽的娇羞，一双眼睛像两颗明亮的珍珠，轻轻朝一边躲来躲去，不敢看人。一件透明的长裙衬出风情万种的体态，露出一片洁白的颈项和丰满的酥胸。蔡邕心中一阵狂荡，顺手把她揽在怀中……“五娘，五娘，我想得你好苦啊！”蔡邕口中兀自断断续续地念叨着。

天空一片洁白的月光，整个牛府，披上了一层明亮的银装！……





十一、糟糠度日

陈留古城，一片荒凉景象。街上冷冷清清，除了一两家当铺之外，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往日的红男绿女，车水马龙，为衣衫褴褛，脸有菜色的满街乞丐所代替。杨树的枝条沉重无力地垂落，一群绿头苍蝇在大街上嗡嗡乱叫，不时朝人的脸上冲去。

蔡家已经好几天难以揭锅了。五娘心中十分着急。这一日将就做了点早饭，请公公婆婆出来享用。

“公公，婆婆，”五娘开口道：“这几日市上的米价越涨越高，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当了仍买不回几粒米。今日多亏张太公送了几升小米来，媳妇煮了点稀饭，请公公婆婆用餐。”

“可有什么下饭的么？”蔡公在桌边坐了下来。

“告公公，如今田里地里，连野菜树皮都挖尽了，却如何有下饭的？”

蔡公一拍桌子，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骂道：“前些日子还有下饭的，怎的今日就只剩剩饭了？明日恐怕连剩饭都没了。不吃不吃，快给我抬出去！”碗中稀薄米糊被他一拍，有小半碗泼了出来，在桌面上汩汩地流。五娘赶忙伸手去抹，低着头，也不敢作声。

“哎呀，我说老贼，现在是什么年月了，你还要这般讲究？有一口饭充饥，能保住这条命就算好了，你还分什么好歹。来来，媳妇，咱们还是吃饭吧！”蔡婆说着，扶蔡公坐了下来。

“公公，婆婆，你们吃吧，媳妇刚才吃过了。”五娘说着，进里房去了。

蔡婆眼中露出一道诡秘的光，一闪即没。

星月无光，蔡家庄淹没在沉沉黑幕之中。没有一丝风，小虫们在树上拼命唱着单调的歌。五娘劳累了一天，回到卧房。

房里点着一盏油灯，一粒细细的火苗在跳动，照着五娘苍白憔悴的脸。五娘用手拢了拢零乱的头发，从怀中取出一把米糠，一碗凉水，艰





难地咀嚼起来。五娘吃粮忍饥已有好几天了，为了不让婆婆见了伤心，便躲在房中吃。这糠进口无味，入喉难咽，五娘一边吞咽一边流泪。想起丈夫功名心重，不顾一切地抛家出走，如今音信全无，也不知在干什么。眼看这样下去，一家三口非活活饿死不可。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就像这粗糙难咽的糠，还未成熟时，要受到日晒雨淋；成熟之后要经受石磨杵舂；舂好之后，又被人们用风扬去。米和糠本是相依倚，簸扬之后两处飞，一贵一贱。这米就像自己的丈夫，远在他乡无处寻找；这糠就像自己，粗陋味苦，无法养活公公婆婆。夫君啊，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咱们何年何日方能团聚？

“媳妇，你做的好事！”突然身后传来人声。五娘吃惊，回头一看，见是公公婆婆。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进来的，赶忙站了起来。

“这几日我叫你吃饭，你却推说吃过了。原来却躲在这里吃好东西。算我瞎了眼，一直当你有孝心，谁知竟是这般虐待二老。只可惜我的孩儿，今日不知在哪里。害得我们两老好苦啊！”蔡婆数落道。

“公公，婆婆，你们千万别误会，媳妇并没吃什么好东西。”五娘一脸惶急。

“你还嘴硬，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没……没什么！”五娘边说边把手往后藏。

“没什么？你敢把手里的东西拿出来瞧瞧吗？”蔡婆眼中闪出几分得意的神色，以为捉住了真凭实据。

“这……这……”五娘不知说什么好。

蔡婆颤巍巍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五娘的手，把东西抢了过来，愤愤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说着就要往口中塞。

“婆婆，你吃不得！”五娘道。

蔡婆盯了五娘一眼，把东西在手中搓了一下，她突然愣住了。

“媳……媳妇，这是什么？”

“那是米糠。”

“你吃的便是这东西？”

五娘无言，点点头。

“我的天哪！”蔡婆把糠往地上一摔，抱住媳妇大哭起来。“媳妇，婆婆干不该万不该，是婆婆错怪了你，婆婆对不起你呀！”黄浊的老泪





洒在五娘肩上。五娘一边哭一边劝道：“婆婆，公公，你们不用伤心，媳妇命中注定是你家孩儿的糟糠妻室啊！”

蔡婆年事已高，哪里经得住这大起大落的变动，哭着哭着，一口气跟不上来，一个踉跄晕倒在地上。

“婆婆！婆婆！”五娘赶忙扶起蔡婆，揉着她的胸口。

“媳……媳妇，我对不起你！我心疼，我……我恐怕快要死了，以后你要照顾好你公……公啊！”蔡婆脸上的红光渐渐消失，头往五娘怀中一倒，便不动了。

蔡公伸手在蔡婆的鼻子上探了探，眼睛突然一跳，身子猛烈地颤动起来，道：“媳妇，你、你婆婆今后再也不用受苦了！”霎时老泪纵横，模糊了他的视线。

十二、琴诉旧情

夏末秋初，天气还有几分闷热。牛相府中，蔡邕轻抚焦尾琴，点起清香，自己弹琴解闷。

荷池里荷叶亭亭，清香四溢。习习凉风吹来，池中不时发出清脆的声响，河边的翠竹也在迎风轻摇。一会儿风住了，整个花园里回荡的，便只有蔡邕那深沉抑郁的琴声。

“相公，”随着一声亲切的呼唤，牛小姐身穿白色长裙，从亭外盈盈走了进来，一阵幽香先人而至。

“相公原来在这里，教奴家找得好苦。”牛小姐道。

“夫人，我当此秋凉，百无聊赖，故在此弹琴消遣。不知夫人到来，未曾迎迓，请夫人原谅。”蔡邕赶忙站了起来，敛手回答。

“早闻相公妙解音律，这些日子也不见相公提起。今日难得有此佳兴，奴家斗胆请相公再弹一曲。相公意下如何？”

“这……”蔡邕道：“好吧！我就为夫人弹一曲《雉朝飞》。”

“相公，这首曲子表无妻之悲，今日弹它作甚？”牛小姐颇为不悦。

“那，那我就为夫人弹一曲《孤鸾寡鹄》吧！”蔡邕慌忙改口。





“相公，你今日是怎么了？你我夫妻恩爱正浓，却又弹这些凄凄切切的曲子作甚？”牛小姐一脸不高兴。

“对不起，夫人！今日我就为你弹一曲《风入松》吧！”蔡邕今日心绪不宁，心中想到的尽是这段时间常弹的曲子，以至一再顶撞夫人。这会是冷汗都冒出来了。

“这个却好！”牛小姐现出笑容，从袖中掏出一方整洁的手绢，轻轻替蔡邕抹去额头上的汗。

蔡邕复又坐下，略一沉吟，挥手弹了起来，十个手指在弦上轮番飞动，一串串音符从弦指间流出，叮叮咚咚，声韵动人。

“不对不对！相公，你怎么弹起《思旧引》来了？”牛小姐打断蔡邕的弹奏。

“是，是。”蔡邕一脸紧张，停了一会，又弹了起来。这一次果然是大不相同，从弦上流出的每个音符都悲壮激昂、催人泪下。

“相公！”牛小姐“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满脸怒容。“你怎么又错了？奴家开始请你弹琴，你推三阻四，尽挑些不吉利的曲子来搪塞奴家。刚才先弹的是《思旧引》，这个曲牌竟是《别鹤怨》，还说什么《风入松》。敢是相公以为奴家不识音律，故意戏弄奴家不成？”

“夫人言重了，蔡邕岂敢狂妄。只是这琴弦不中用。”

“这琴弦怎的不中用？”

“我用惯了旧弦，这是新弦，我弹不惯。”

“旧弦在哪里？”

“旧弦撒下多时了。”

“为甚撒了？”

“只为这新弦。”

“那你为何不撒了新弦，用那旧弦？”

“我心里岂不想着那旧弦？只因这新弦又难以撒下，心里着实难过。”

“哼！”牛小姐不满道：“你只管新弦旧弦说个没完，分明又在糊弄奴家。我想你是自以为中了状元，便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你心中根本就没有我。自从你进门以来，奴家尚未见过你的笑脸，整日里唉声叹气，这不是存心欺负奴家是什么？”牛氏说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扭头跑出亭子。

“夫人！夫人！”蔡邕追出亭外，牛氏已经消失在绿树丛中。蔡邕心中一片茫然。

回到亭中，纵目望去，只见碧绿的池塘里，百十株荷叶如盖，说不尽的高洁美丽。阵阵秋风吹来，撩动蔡邕的长袍。蔡邕的心，此刻也随浩浩秋风吹回万里外的家园。

临别送行的那一幕，又清晰地凸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五娘的纤纤素手，紧紧握住他，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诉说。一串串珍珠般的眼泪，沿着粉红的俏脸轻轻滑落，微风吹着她的秀发，在额上轻轻颤动。那水汪汪的大眼中，不知蕴含着多少温存的话语，多少离别的悲伤！

这些年来，自己学业有成，现在又是科场得志，仕途坦坦，表面上是十分顺遂，但心中却又悲又苦。自己早年读书作诗，但求名闻乡里，让双亲欢喜。不意后来竟屡屡受迫。先是父亲逼试，后是皇上逼官，现在又是丞相逼婚。弄得自己有家不能归，有妻不能认，有父有母不能养。不忠不信不仁不孝，四恶集于一身，蔡邕的心，怎能不碎成片片？

多少个细雨如毛的黄昏，蔡邕倚在卧室窗前，牵挂着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子；多少个月落星稀的深夜，蔡邕梦见自己回到家园；又有多少次在梦中被鸡鸣鸟啼惊醒，在昏昏的烛光下，在华贵的芙蓉帐里，蔡邕柔声呼唤着五娘的名字。待从朦胧中醒觉，才发觉躺在自己怀里的并不是五娘。虽然眼前如花似玉，却又怎生放得下那故乡的娇妻？

多少回，蔡邕盼望能找个知心的人一倾心中的苦水，也曾想把自己的苦恼和忧虑告诉牛氏。但想到她那性情倨傲，炙手可热的父亲，又不敢多说，只能将泪往肚里咽。多少次，蔡邕想丢掉这讨厌的乌纱，一个人匹马单枪跑回陈留，但想到牛丞相势大，只恐今后更难容身，且要连累父母，只好作罢。前些日子托了一名院子李旺，让他在市上查访查访。若遇到故乡人，无论如何也要请来问一问。现在也不知找到没有。

一双翠鸟轻啼一声，从树丛中飞起，箭也似地直冲云天。塘里浮在水面的鱼儿受了惊吓，“哗”一下全部沉到水底。透过丛丛绿荫，蔡邕看见一个院子正沿着塘边小径向自己跑来。

那院子来到跟前，却正是李旺。只听他说：“启禀相公，前日相公吩咐小人留意，到市上查访陈留郡来的人，这几日也未访到什么音信。





刚才有一个汉子，主动找上门来，自称是陈留郡人氏，说带有相公家书在身。小人听后即来告知相公。”

蔡邕心里一惊，忙道：“如今那人还在么？”

“尚在门外等候。”

“快请快请！我在书房等他。”蔡邕一边说，一边示意书童收拾琴书，自己赶忙往书房奔去。

不一会，李旺把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引进门来。只见那人尖嘴猴腮，眼中流出生意人的庸俗和狡诈的光。蔡邕不及细想，起身行礼道：“这位大哥辛苦了，多承你千里迢迢替我带来家书。”

那汉子拱手道：“不敢不敢。相公才学高深，一举成名，远近皆知。小人忝为同乡，亦是十分荣幸。这次小人到京城谋生，令尊令堂托小人带来一封家书，也是举手之劳，怎敢承相公的谢？”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呈给蔡邕。蔡邕接过信，吩咐李旺带那人到下屋，好酒好肉招待。

蔡邕手捧家书，长叹一声，跌坐在椅子上。颤抖着手打开家书，只见上面写道：

伯喈吾儿：自你去后，我和你母日日牵记。不知你在外是否受苦？不知你是否得了功名？不知你何日方能回家与二老团聚？幸喜我和你母并你媳妇身体尚好，一家安康。只盼你早日奏捷，早日归来，免我二老依闾远望也。

蔡邕读着读着，也不知是悲是喜，一时涕泪齐流，竟自不觉。当下边流泪一边拟了一封家书，又叫李旺准备了些银两。不一会那人吃饱喝足，油光满面回到书房。蔡邕便托他把信及银两带回乡里，还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送了他不少盘缠。

其实蔡邕哪里知道，这汉子却是洛阳城中一个大大的骗子。他打听到今科状元是陈留郡人氏，家中尚有年迈父母并妻子，便心生一计，托人伪造了一封家书，前来欺骗蔡邕。蔡邕本来就是一个书呆子，加上情急之下，不加细察，哪里知道其中奥秘。白白送了他许多银两，还枉自欢喜了一场，耽误了许多正事。





十三、卖发葬亲

蔡老员外卧床不起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赵五娘天天睡三更起五更，尽心尽力侍候公公。无奈蔡老员外见家境艰难，孩儿又杳无音信，自己长期卧床，终是拖累了五娘。是以早蓄死志，不肯吃饭食粥，每日里长吁短叹，痛骂蔡邕不孝。

这一日五娘把药煎好，送到床边，蔡老员外仍像往常一样，不肯吃药。无论五娘怎样哀求，只是不理。五娘正急得没法，张太公进门来了。

“五娘子，你公公近日身体如何？”一进门，张太公就问起老员外的病，话语中充满关注之情。

“太公，你来得正好。”五娘道，“我公公不肯吃药，你替我好好劝他吧。”

张太公听说，赶忙进了里房。只见蔡老员外双目微睁，眼光呆滞、满脸蜡黄，已是奄奄一息。蔡老员外见老友进门，喉咙咕嘟了一声，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两颗浊泪流出了眼眶。张太公赶忙上去握住他干瘪的手。

过了一会，张太公低声道：“老哥，事已至此，你伤感也是无用，还是从长计议，多多保重，养好了身体再说。”

老员外长叹一声，声音颤抖道：“太公，我何尝不想多活几年。只是眼前景况如此，早是死，晚也是死，不如早些死了，免得拖累了贤德的媳妇。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硬逼着孩子上京应试，害了自己，也害了老伴和媳妇。我死以后，恐怕也无脸在九泉之下见我的老伴了……”说着说着，蔡公一阵咳嗽。五娘赶忙过去，把公公扶起，替他轻轻捶背。

顿了一顿，老员外又道：“恨只恨我那不孝的儿子蔡伯喈，离家已过半，半点音信也没有，也不知是死是活。唉，只苦了我的好媳妇。”

“老员外，”张太公道：“你现在不为自己打算，也该多替媳妇想想。若你有个三长两短，五娘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岂不就更惨了吗？因此眼下你要多多保重才是。把这药……”





“太公，”蔡老员外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此事老汉早就想到了。”转头对五娘说：“媳妇，你去替我找些纸墨来。”

五娘不知公公要做什么，只好答应了出去。不一会，便把纸笔墨拿到了老员外床头。

“太公，今日你就替我捉笔，给我立个遗嘱。你看如何？”

“老员外有命，广才岂敢推辞！”

老员外眼里噙着泪花，想了想，道：“唉，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牵念？当年若不是我硬逼着孩儿去讨功名，把他少年夫妇两下分开，今日也不会如此艰难。这些日子我和老伴又老又病又糊涂，把媳妇累得死去活来。我死后，还不知她要受多少苦。罢了罢了，太公，你只替我写上：待我死后，媳妇不必为我守孝，也不必葬我；只须捡张破席把我包了，丢到山沟里了事。我死后，媳妇不必在我蔡家守孝，也不用等那不孝子。只盼她尽早改嫁，寻一户好人家去吧。”

两人听他这么说，都呆住了。五娘眼一红，泪儿便掉了下来。要知汉人名节观念虽未有宋人强，但一女不事二夫，却便是天经地义的古训。想到自己今后无依无靠，公公又说得这般决绝，自己真是进退两难，顿时泪如泉涌。一字一句道：“公公，你千万别这样说。媳妇生是蔡家人，死是蔡家鬼，一马一鞍，改嫁之事，万万不可再提。”

“媳妇，我对不起你啊！”老员外知道媳妇生性刚烈，当下不便再说什么。想起当初逼儿子上京，害得她少年夫妻分离，音讯杳杳，相见无期，心中着实有愧。便道：“今生今世，做公公的欠你太多，恐怕无法报答你了。我……我只望来世投胎，让我做一次你的媳妇，我好把欠你的债……还给你。”蔡老员外悲从中来，浊黄的老泪在只剩皮包骨的脸上簌簌而下。张太公也不禁低声叹息。

“媳妇，”停了一会，老员外道：“你把我的拄杖拿给我。”五娘赶忙把床头的拄杖递给公公。

蔡老员外伸出颤抖的手，接过拄杖，眼光突然变得像剑一样锋利。他对张太公道：“太公，你我是多年至交。这些年来我蔡家屡遭不幸，多亏你鼎力相助。我命已不长，今日把这拄杖交给你，一来托你今后多多照看五娘，二是等我那不孝子蔡伯喈回来，你便替我用这根拄杖把他赶出门去。我蔡家没这样不孝不仁的畜生……”蔡老员外愤愤地说完这





几句话，再也支持不住，一下昏倒在床上。面部猛烈抽动了一阵，脸色由蜡黄渐变为苍白。五娘和张太公大惊，忙伸手去摇他。五娘一边摇一边哭：“公公，你醒醒，醒醒！你可不能撇下媳妇一个人不管啊！……”

但是，不管五娘和太公怎么摇，怎么哭，蔡老员外是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他生性固执、偏激，便到死时，也是气愤填膺，苍白的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双唇紧闭，一副倔强模样。

此时已是深秋季节。蔡家庄南边的黄龙山，一片肃杀景象。满山的枫叶鲜红似血，远远望去，好似整座山都燃烧起来。山脚的白桦林中，落叶飞舞，秋风低泣。

前日蔡公死时，家中已是四壁徒立，空空如也。五娘无法埋葬公公，一狠心，剪下了自己瀑布般的秀发，拿到街上叫卖，想换几个钱安葬公公。但这灾荒年月，家家一贫如洗，又有谁会买这无用的香云？五娘沿街叫卖，又饥又渴，昏倒在陈留街头，多亏张太公及时赶到，助了她埋葬费用，才把五娘劝回家中。

这日一早，五娘请人把公公的棺材抬上黄龙山，和婆婆合葬在一起，五娘不便再麻烦张太公，当下一个人十指当锄，罗裙包土，埋葬公公。从日上三竿一直累到日薄西山，五娘精疲力竭，纤纤十指被粗泥利石划破，鲜血染红了黄土。困顿已极，倒在山坡上睡着了。

突见四周祥云集拢，金光大盛。天空中有许多轻衣宽袍的人飘来飘去，仙乐一阵一阵传来，使人如痴似醉，又见有许多怪物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似是在忙着什么。五娘感到十分奇怪。一会，一个须眉俱白的老人，来到五娘面前，道：“赵五娘，你抬起头来，听吾吩咐：我是本山土地。上天感你行孝心诚，玉帝已降圣旨，命我带阴兵替你筑坟。如今坟台已就，你可改装换衣，上京城寻找夫婿。”说着，举起手中拄杖往五娘头上砸去。五娘大惊，睁眼一看，原来是南柯一梦。又看看公公的坟墓，果然已经筑好。高高的土堆，四周植满柏树。心中又惊又喜。心想土地神既已叫我上京，我和伯喈夫妻相聚定能如愿。当下无话，回到家中收拾收装，就要上京寻夫。





十四、望月生愁

转眼已是中秋佳节。

牛家后花园里，牛小姐身穿乳白色长裙，头发挽成两个高高的髻，发上插两朵白玉雕成的玉兰花，娇嫩的脸上抹一层淡淡的脂粉。这一身打扮，显得清丽高雅，超尘绝俗。她的身后，跟着青衣长袍、愁眉紧锁的蔡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荷塘边的听荷亭。欣赏中秋之夜的无边月色。

过了一阵，牛氏低声道：“相公，你瞧今夜的月色多美。自奴家与相公结缡以来，今晚才遇上这般好的月色。真令人心旷神怡。”

蔡邕听她如此说，举头往天上望去，果然一轮硕大的明月高悬碧空，整个花园都被包裹在溶溶月色之中。心道：“月色虽好，只可惜五娘不在身边。不知今夜此时，她是否独对明月？她的心中可惦着我？想我与五娘新婚之时，也曾一起欣赏那初春的明月。如今明月依旧，人却不知是死是活。如此，月色再好又有什么用？”想到这里，随口道：“月亮有什么好看的！”

牛氏开始见他东张西望，心中舒了一口气。以为他终是个风雅之士，当此明月，定然情与景会欣然有得。后来见他低头叹息，愁眉紧锁，不禁有所诧异。最后听到他竟说出如此煞风景的话，心中不免有气，脸现不悦之色。但她毕竟长在官宦世家，最重涵养，秀眉一挑，脸上便又恢复了平和神色。娇嗔道：“哟！瞧你还是堂堂状元，连赏月都不会！今夜奴家唱曲，相公弹琴，以尽良宵之欢，免得辜负如此清风明月，好吗？”

牛氏说着，旁边早有书童将蔡邕的焦尾琴捧上。蔡邕心中实无半点兴致，心道：在你牛氏父女的眼里，就只知道我是个饱读诗书的状元郎，却哪里知道我尚是个别有怀抱的伤心人！你只一味地邀我寻欢作乐，却不知我家中老父老母正在受苦。当下脸上强堆笑容，把琴摆好，手不由心地叮叮咚咚弹了起来。

待他弹了一阵之后，牛氏便依着琴声唱了起来。只听她唱道：“长





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全无一点纤凝。十二栏杆光满处，凉浸珠箔银屏。偏称，身在瑶台，笑斟玉斝，人生几见此佳景？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牛氏歌喉宛转，倒也唱得声情并茂，一曲既终，四周一片静寂，众人都低头不响，仿佛歌声仍在亭中缭绕飞扬。蔡邕良久方把抚琴的手放下，口中吐了口长气。牛氏本对自己的表演十分得意，眼巴巴希望蔡邕能夸奖几句。及见蔡邕兀自低头叹息，心中倒抽一口冷气。道：“相公，妾有一事不明，不知相公能否以实相告？”

蔡邕尚自沉醉在遐想中，听到她的话，抬头问道：“什么事？”

牛氏道：“古人云：‘顰有为顰，笑有为笑，是以君子当食不嗟，临乐不叹。无事而戚，谓之不祥。’相公自到我家，一直心怀抑郁，终日闷闷不乐，不知为的却是何事？难道是缺了吃的？少了穿的？还是丫环书童没有尽心侍候？”

蔡邕摇摇头。

“莫不是嫌我父亲性情乖戾？”

“不是。”蔡邕连忙给以否定。

“莫不是嫌奴家没有服侍好？”

“夫人待我十分妥贴周到，我岂敢嫌弃！”

“啊，我知道了。”牛氏顿了顿，“莫不是你在秦楼楚馆之中，有了意中人？心中时常牵挂着她？”

蔡邕摇摇头，正色道：“小姐，我蔡邕虽然出身寒素，却是知书识礼的人。这寻花问柳的勾当，是断然不敢问津的。小姐尽管放心。”

牛氏知道蔡邕生性忠厚，不善说谎，便道：“奴家也只是随便问问而已。相公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真不知叫奴家怎生相处？”

“夫人今日不提，我这一块心病也是要掏出来让夫人瞧瞧的了。只是令尊的脾气……”



牛氏听他如此说，心中大吃一惊，心想他定有什么重大事情瞒着自己。当下道：“相公，常言道：心头有病，不吐不愈。你今日不说，总有一天要说，长痛不如短痛，你今日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蔡邕听她说得有理，略略点了点头，便说道：“夫人，蔡邕对不起你。蔡邕入京应试之前，家中尚有八十岁父母，还有新婚方才两月的妻





子。”当下将自己被逼入京，辞官不成，辞婚不许半年多来一直苦苦思念父母诸事说了一遍。他口齿伶俐，又是性情中人，说到动人处，不禁流下泪来。

牛氏听了他这一篇言语，心中便似江海翻腾。是怨？是愁？是悲？是喜？是恨？是爱？一时说不清楚。千万种念头一齐涌上心间。想了许久，千言万语只憋成了一句话道：“哎！这该是我命中注定如此。”又说：“且待我明日禀明爹爹，让你回去便是。”

蔡邕听她这么说，忙道：“夫人，千万不可。岳父大人的脾气你是最清楚的。你若把此事告诉他，只怕……”

牛氏怨道：“依你之见，便当如何？难道总是这般拖下去不成？”

蔡邕一时语塞。

“相公，”牛氏走上前去，轻轻握住蔡邕的手道：“你放心，奴家有办法让爹爹放你回去。”

蔡邕又是担心又是感激，一时忘情，将牛氏揽在怀里，道：“夫人，你，你真好！”牛氏赶忙推开，嗔道：“好不正经！我又不是你那赵氏夫人。”

次日一早，牛丞相正好休朝在家。牛氏来到牛丞相的书房，把事情禀告，并表示要陪蔡邕回乡探望公婆。

牛丞相听了，不悦道：“孩儿，我是当朝宰相，你是名门淑媛，生来的门第高华，你何必去顾念他的糟糠之妻？我又怎能让你千里迢迢去侍候那田舍妇翁？”

牛氏道：“爹爹，您一贯教诲女儿，凡事皆以古代圣贤为准。古人说为妇须拜姑舅，为子须侍父母。如今蔡邕离家已过半年，父母年事又高，难道您忍心让他断了父子之恩，让女儿受万人唾骂么？”

“胡说！”牛相怒道，“你是堂堂宰相之女，焉能和世上凡夫俗妇相提并论！”

牛氏道：“女儿新婚之时，心中亦是极其快慰。今日想来，方知自己罪孽深重。误蔡郎父母的，是女儿；误蔡郎娇妻的，是女儿，使蔡郎背上负心薄幸之名的，也是女儿。爹爹阻拦蔡郎一日，女儿的罪孽便深一层。还望爹爹可怜女儿，让女儿去吧！”

牛丞相听她说得郑重，且句句是理，不禁长叹一声。道：“女儿，





爹爹其实也是为你着想啊！从洛阳到陈留，跋涉千里，道路艰难。你自幼长在深闺，如何受得了这风霜之苦？且他家中自有结发之妻，你去了岂不尴尬？再说爹爹养大你不容易，如今爹爹年事已高，难道你就不心疼爹爹吗？”说到最后，声音竟然有些哽咽。

牛氏听了，亦是愁肠百转，无以为情，哭泣着说：“爹爹，女儿岂不挂念爹爹？……但蔡郎的家乡今年大旱，他的父母不知生死如何。爹爹再苦，家中锦衣玉食一呼百诺，早晚有人侍候。那蔡郎的父母，真不知……”

看着女儿，牛丞相心里好生凄凉。俗话说“女心外向”，“女大不中留”，今日自己果真尝到了这一滋味。牛氏望着白发苍苍的父亲，心中也是一片酸楚。

过了一阵，那牛丞相忽道：“女儿，我倒有个好主意。保证蔡邕能尽子道，你我父女又不分离。”

“什么好主意？”牛氏追问。

“咱们不如派仆人李旺，到陈留去把蔡邕的家人请来，住在相府之中，岂不是两全其美？”

牛氏听得心花怒放，两朵桃花飞上脸来，连声说好。一溜烟跑去向蔡邕报喜去了。牛丞相望着女儿的背影，不住地摇头。

十五、携图寻夫

却说那日五娘葬了公公归来，梦中土地神的话兀自萦绕在耳边。次日一早便收拾行装，背起琵琶，带上公公婆婆的画像，踽踽凉凉独自一人踏上了漫漫程途。



一路上忍饥挨饿，吃尽辛苦，好不容易到了洛阳。此时已是初冬季节，杂草枯萎，万木凋零，五娘身穿单衣，在城中大街小巷弹琵琶唱曲子，寻访蔡邕下落，情景好生凄凉。这一日城中弥陀寺开设水陆道场，供善男信女荐悼亡故亲人，礼佛还愿。五娘便想到寺中唱几支曲子，化几文钱超度公公婆婆的亡灵。又想今日寺中人多，或许能打听到蔡邕的





消息也未可知。当下冒着寒风去了。

快到弥陀寺，满街都是人。街道两旁有卖点心的，卖玩具的，卖冰糖葫芦的，卖香烛纸器的，煞是热闹，五娘也不及细看，径直向寺院走去。

过了街角，前面就是弥陀宝寺。果然好大一座寺院！端的是莲台整肃、佛殿巍峨，千层塔高耸侵云，七宝楼晶光耀目。大殿上清香缭绕，木鱼声声，钟鼓齐鸣，梵呗阵阵，无数香客摩肩接踵，轮番进殿烧香叩头。更有那不更事的孩童，在佛殿中挤来挤去，又叫又笑，给这森严的佛寺增添了几分生气。

五娘刚走到门口，一位须眉俱白、面容慈祥的老僧便迎了上来，道：“阿弥陀佛！女施主一身风尘，不知来自何方？”五娘道：“小女子乃外乡人，只因家中死了公婆，无依无靠，要到京城寻找丈夫。今日听得贵寺要开道场，想到寺中唱几支曲儿，化几文钱超度我那死去的公公婆婆。”那老僧听她说得真切，忙道：“善哉！善哉！女施主有此善心，贫僧自当相助。这侧殿之旁有片清静园林，今日游人众多，女施主可到那里弹唱。我佛慈悲，定能了却你的心愿。阿弥陀佛！”说完转身招呼别的香客去了。

五娘穿过侧门，果然见到一片园林。一条小径在林中曲折延伸。若是平时，这里定然花草寂寂，虫鸟相鸣。但今日佛寺盛会，这里也熙熙攘攘挤满了人。

五娘寻到一片空旷之处，放下行装，对着众人弹唱起来。她长在小康之家，父亲又是个雅士，是以琵琶，绘画，吟诗，唱曲，诸般技艺无所不晓。今日唱的虽有些劝人敬老爱幼、扬善弃恶的曲子，但她吐字清晰，声音柔美，且唱得极有感情，众人不觉听得呆了。

一曲刚完，五娘正想换唱一支，突然人群一阵涌动，接着便是几声粗野的吆喝，冲进来两个汉子。一个秃头，满脸横肉；另一个像竹竿一样又高又瘦，哈着腰紧紧跟在秃头后面。那秃头的眼光在五娘身上肆无忌惮地溜来溜去，口中道：“小娘子，唱得不错啊！”那瘦猴忙应和道：“不错！不错！”又把嘴巴贴近秃头的耳朵，色眯眯地道：“人长得更是标致！”说罢两人一阵大笑。

五娘心中厌恶，掉头不理。





“哟！生气了？小娘子，你生起气来可比不生气好看哟！”秃头伸出手来，要摸五娘的脸。

五娘心中气急，一掌把秃头的手推开，怒道：“这里是佛门净地，你们不得无礼！”

“哟！还挺正经的。”秃头说着，回头朝瘦猴挤挤眼，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小娘子，你不就是要募化几文钱吗？老爷我有的是钱，今日你就给老爷唱个够吧！”秃头手一挥，瘦猴会意，上前道：“小娘子，我家老爷可不喜欢你那些正儿八经的曲子。你给来一段《也儿四》吧！”见五娘不应，又道：“要不就来一支《八俏手》吧！”见五娘仍是不理，又道：“啊，这些曲子小娘子想是不会。那就来一段时下最流行的《十八摸》吧！”

五娘心中又急又气，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周围的人见这两个流氓如此无赖，均是义愤填膺，纷纷出言责备。那两个家伙却益发得意，对众人不理不睬。那秃头走上前去，道：“小娘子，刚才我还说你生气好看，现在是流泪又比生气好看。那些酸秀才说什么美人一笑，倾城倾国；我看应该改为美人一哭，倾城倾国。今日见了你大爷，你应当高兴才是。来来来，让你大爷为你抹抹眼泪。”伸手便要往五娘脸上摸。

“住手！”只听一声大喊，便似焦雷在半空中滚过。众人眼前一晃，一个身穿大红袈裟的老和尚已跃到五娘跟前，伸手拦住秃头，五娘看时，正是在门口接客的和尚。只见他右手奋力一扬，秃头一个站立不稳、便往后倒，刚好瘦猴站在他的身后，两人相撞一齐倒在地上，滚了个仰天八叉。

老和尚转身对五娘道：“阿弥陀佛！贫僧五戒，今日奉了住持之命接待客人，不小心让两个匪类窜了进来，几乎使女施主受辱，实是罪过！还望女施主见谅！”

秃头二人从地上爬起来，看看五戒，又看看五娘，知是惹不起，忙悄悄溜了出去。两人衣上脸上沾满尘土，尚未来得及拂拭，模样十分滑稽，众人一阵大笑。

五娘道：“多谢法师相助。”说着盈盈下拜。五戒连称不敢，道：“女施主，你也不必在此募化，盆僧替你备了一份纸烛，你这就上殿烧





香叩头，超度你公公婆婆去吧！”

五娘口中千恩万谢，接过香纸蜡烛，收起琵琶包裹，上大殿去了。

上得殿来，只见四处都挤满了人。五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蒲团，把公公婆婆的真容挂在前方，跪在蒲团上对着画像拜了起来。心道：“公公婆婆，你们活着的时候，媳妇无用，没能让你们吃饱穿好。今日你们死了，媳妇连买纸烛的钱都没有，实是对不起你们。只盼你们在天有灵，保佑媳妇找到蔡郎。到时一定隆重祭奠于你们。”

五娘念完，正准备烧纸钱，突然殿里殿外人声鼎沸。殿门冲进几个如虎似狼的公人，说是有贵人要来礼佛，一阵叫骂，拖起众人往门外赶。五娘急忙要收起真容，但已经迟了一步；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虎背熊腰的公人冲过来，抓起她的手便往外拉。五娘拼命挣扎，却哪里敌得过那公人？两下三下便被推出殿门，和众人一起被赶了出去。

五娘心中辛酸，心想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连公公婆婆的真容都保不住。当下站在侧殿里，低声抽泣。

过了许多，那贵人方才离去。五娘迫不急待地返回殿中，要找回公公婆婆的真容。眼见殿中人头攒动，却哪里还有什么真容！当下再也抑制不住，在殿上放声哭了起来。

五娘一哭，立即吸引了许多人。有一位老奶奶忙过来问道：“这位小娘子，你为何在此哭泣？”五娘备述前事。众人听了都摇头叹息。有的道：“敢是寺中和尚收了起来，小娘子何不问问？”有的道：“寺里和尚是不会收的，敢是什么拜佛的人收了。”一个弓背老人道：“刚才蔡状元来拜佛，说不定是他收了。”

五娘一听“蔡状元”三个字，心里猛然一惊，心道：“敢是苍天有眼，这蔡状元便是蔡郎不成？”忙问道：“老公公，这蔡状元唤什么名字？是何方人氏。”那弓背老人看了看她，道：“小娘子有所不知。这蔡状元唤作蔡邕，据说是陈留郡人。如今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又是牛相爷的乘龙快婿。洛阳城中，人人皆知。刚才便是他带了夫人，来礼佛许愿的。”

五娘听到这话，脑子嗡嗡作响，天旋地转，便似要晕倒在地。心里又是欣喜又是辛酸，刚刚住了的泪水又不自制地泛出眼眶。口中喃喃自语：“蔡郎、蔡郎，天可怜见，今日我总算找到了你。”





十六、两贤相遇

次日一早，五娘打定主意，今日要到牛府中闯上一闯，非见着蔡邕不可。那看门的院子见她身穿土布单衣，头发零乱，面有菜色，便拦住她问道：“小娘子是何方人士？来此何干？”五娘道：“小女子来自远方，特到贵府中弹唱化钱。”

那院子道：“小女子，我瞧你这模样，倒像是正经人家的女子，不知怎地干起了这等营生？如今我这相府之中，有一件美差，你不如就留在我府中，也省却风尘流离之苦。”五娘一听正中下怀，忙道：“若蒙收留，小女子感恩不尽。却不知是什么差事？”

院子道：“昨日我家小姐吩咐，要寻一个精细妇人，准备侍候我家姑爷蔡状元的双亲。你若愿意，我便立即带你去见小姐。”五娘吃了一惊，心想这蔡状元怎么又是有父母的？莫不是自己弄错了？但此时已有进无退，便道：“小女子当然愿意。”跟着那院子进府去了。

两人在府中转来弯去，也不知过了多少道门，许久方来到一座华丽的楼房面前。那院子叮嘱了五娘几句，便先进了楼中。过了一会从楼里出来，对五娘道：“小姐召唤。”

五娘满怀狐疑，跟着院子进了上房。只见房里四处金光闪闪，刺得五娘眼都花了。房子的正中，坐着一位仙女般的人物。只见她云髻高卷，眼含秋波，白色的长裙一直拖到地上，说不尽的风流婀娜。五娘知那人便是牛小姐，赶忙上前行礼。

小姐道声“罢了”，上下打量一番，开言道：“我要你侍候我的公婆，就不知你能否承担？”

五娘道：“小女子琴棋书画、针线女红、饮食肴饌都粗通一二，小姐尽管放心。”

牛小姐道：“如此甚好。只不知你是何方人氏，来京城何干？”五娘道：“小女子是远方人士，特来京城寻找丈夫。”

“如今可找到了么？”





“尚无踪迹。”

“这样也罢。你先在相府中住下。待我差遣门下院子为你细细查访，说不定可以找到。”

“如此多谢小姐。”

五娘正要起身告退，牛小姐忽道：“且慢，你在我府中出入，老爷会不喜欢你这身打扮。惜春，你快到楼上找两套我以前穿的衣服，给这位小娘子换了。”

五娘忙道：“承蒙小姐抬爱。只是小女子有十二年热孝在身，这身衣服是怎么也不能换的。”

牛小姐奇道：“我只知大孝三年，却怎么会有十二年的热孝？”

五娘道：“小姐，小女子的家乡大旱饥荒，死了公公婆婆。小女子要为公公婆婆守六年热孝，再加上代丈夫守六年，不正是十二年热孝么？”

小姐叹了一口气，道：“原来你恁地有孝心，怪不得如此消瘦，却不知你那公公婆婆是怎么死的？”

五娘想好了说辞，当下将自己丈夫入京博取功名，一去不返；家乡遇到饥荒，公公婆婆如何在贫穷中死去，自己如何糟糠自饘、祝发买葬、麻裙包土、千里寻夫诸事一一说了，说到伤心处，便只是哽咽。

牛小姐大为感动，心中萌发了同情之心。她走上前去，拉起五娘的手，道：“你我都是苦命的人。你尚有公公婆婆可以侍候，我却是连略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哎……”

五娘道：“小姐何出此言？”

牛小姐道：“我自幼长于富贵之家，衣食无忧，自己的婚事也是由父亲一人操办的。我那夫君是今科状元，人品才学，俱是上上之选。我原来也只道这是天赐良缘，终身有托。不料和他成亲三个月来，他每天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起初问他，他躲闪不说。直到日前才承他相告，原来家中有八旬父母、二月娇妻。他当年被老父逼着上京应试，后来又被皇上逼着当官，我父又逼他和我成婚。别人都以为他是青云得意，他却总是惦着他的父母妻子。见到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心里又怎能好受……”

五娘听了她这番话，心里已是了然。自己对蔡邕的诸般猜想，看来都错了。便道：“他既当了官，为何不派人送个音信回家？也省得他父





母担心。”

牛小姐道：“他一个月前也曾托人带了封信去，还捎去了不少银两。前些日子我爹爹又派人到他老家去，要把他父母妻子一并接来居住，只是至今仍无音信。”言辞之间甚为牵挂。

五娘听到这里，什么都明白了。她心中一阵潮涌，不知是喜是忧。心道：“蔡郎啊蔡郎，原来这些日子你也受了这么多苦。我……我错怪你了。”对牛小姐亦颇有好感，有心试她一试，便道：“小姐，你那夫君自有原配的妻子，你把他妻子接来了，一槽不容二马，若各不相让，那便如何是好？”

牛小姐听她这么说，叹了口气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是我命中该当如此。她进门在先，来了，我自当让她。只要……只要我夫君日子过得安乐。”

五娘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涛，热泪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掉了下来。她拉着小姐的手，颤声问道：“你那夫君可是姓蔡名邕字伯喈的？”

牛小姐迷惑不解，不知她从何得知，茫然中只点了点头。

“是陈留郡蔡家庄人氏？”

“是啊！你怎到知道？”

“天哪！真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小姐，我便是蔡伯喈的结发妻子赵五娘啊！”

此言一出，四周的人均大惊失色。牛小姐先前听她诉说如何侍奉公婆，糟糠自饬祝发买葬，千里寻夫，本来就已对她颇有好感。现在听她这么一说，看看她破烂的服饰、憔悴的脸色，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一把抱住五娘，两人大哭起来。

哭了好一阵，牛小姐方才止住了哭声，对五娘道：“姐姐，都是妹妹害你受苦。你请上坐，受小妹一拜。”五娘赶忙扶起她，道：“千万不可。这一切，恐怕真是命中注定。你我今日之后，便如亲姐妹一般……”

当下两人相让坐下。五娘又把路途上的遭遇，一一说了。牛小姐一边听，一边叹息。

“小姐，不知……不知蔡郎什么时候回来？”过了一阵，五娘终于问起了这句话。





“啊！姐姐一提，我倒想起一件事。姐姐现在这副打扮，只怕蔡郎见了也未必认你。依小妹之见，你还是先换套衣服吧！”

五娘正色道：“奴家这身衣服，在蔡郎回来之前是绝不更换的。当日我临行时，张太公也曾叮嘱我。说我二人分别之时，两人皆是青春年少，面容姣好。如今奴家饱经风霜，已是人老珠黄。蔡郎若肯认时，我们还可夫妻团圆，若是他不肯认，也只好认命了。”

牛小姐道：“小妹倒有一计。姐姐既是善通文墨，何不到蔡郎书房中写几个字？蔡郎回来见到定然有所表示，我们再相机行事。你看如何？”

五娘想想不错，便到蔡郎书房中。看见自己昨日丢失的画像正摆在书桌之上。当下想了一想，便在公公婆婆的画像后面题了一首诗。写毕，与牛小姐到后房叙话去了。

十七、夫妻重见

却说蔡邕自遭李旺到陈留迎取父母、五娘之后，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替父母担心。上次托人送信回家，至今没有下文，也不知他们是否健在。又担心从洛阳到陈留有千里之遥，父母在路上受不了那风尘劳顿之苦。昨日恰逢弥陀寺中举办佛会，他便携了牛氏，到庙里许愿，祈求菩萨保佑父母并五娘一路平安。今日上朝之时，脑子里尚是昏昏沉沉。皇上见他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还道他得了病，降旨要他早早回去休息。蔡邕谢了皇恩，自回牛府来了。

进得书房，益觉百无聊赖。想看书，但《论语》、《孟子》、《春秋》、《左传》之中，句句讲的都是忠孝节义，字字刺在蔡邕心里；想弹琴，但五娘手挥琵琶的模样又展现在他面前。偶然想起昨日在寺中拾得的画像，便信手打开，摆在书桌上观赏起来。只觉画中两位老人的眼中有一种异样的光，刺得他胆战心惊。细看时，画上两个老人年纪都在八旬以上，头发蓬乱，脸色焦黄，衣衫褴褛。却不知是何人所作。你道蔡邕何以认不出画中父母？却原来赵五娘嫁过来的头两个月，和蔡邕沉醉





在爱河之中，痴痴迷迷，对当时公公婆婆的容貌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后来日子越来越艰难，蔡公蔡婆身体越来越坏，五娘此时身负家庭重担，和公公婆婆朝夕相处，画上画的正是饥饿痛苦中的公公婆婆，蔡邕哪里认得。顺手翻过背面，只见上面题有一诗，诗曰：

昆山有良玉，郁郁璠玕姿。

嗟彼一点瑕，掩此连城瑜。

人生非孔颜，名节鲜不亏。

拙哉西河守，胡不如皋鱼。

宋弘既以义，王允何其愚。

风木有余恨，连理无旁枝。

寄语青云客，慎勿乖天彝。

蔡邕一边看，一边冒汗，只觉得诗中字字句句，都像皮鞭一样抽打在自己心上。当下又羞又怒，大声吆喝道：“书童哪里去了？快替我去请夫人来。”

不一会，牛小姐来到书房。蔡邕问道：“夫人，刚才有谁进过我的书房？”牛小姐道：“没有啊。我和惜春、姥姥一直在里房做女红，没人来过。”蔡邕道：“定是有人来过，还在这画的背后题了一首诗。”牛小姐道：“说不定诗是原来就有的。”蔡邕肯定地说：“这墨迹尚且未干，定是刚才写的。”牛小姐道：“就算是刚才写的，也只不过是一首诗，相公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蔡邕道：“夫人有所不知，这诗好大胆，字字句句都是讥刺我的。”牛小姐道：“既是如此，可得好好查查。却不知这诗怎么讥讽郎君？”蔡邕叹一口气道：“这诗虽是讥刺我，却也有一定道理。夫人你看：‘昆山有良玉，郁郁璠玕姿；’说的是昆山这地方专产良玉；‘嗟彼一点瑕，掩此连城瑜；’说的是良玉假如有了点瑕疵，便不贵重了；‘人生非孔颜，名节鲜不亏’；孔子颜回，皆是大圣大贤，德行完美；一般人则总有缺点。这几句分明是在讥讽我节行有亏。”

牛小姐插嘴道：“这话说得也有道理。便如我爹爹这般当朝重臣，也是有缺点的。”

蔡邕道：“夫人，你再往下看。‘拙哉西河守，胡不如皋鱼；’西河守是战国魏文侯时的吴起，母死不奔丧；皋鱼是春秋时人，他周游列国





之时，父母在家里死了。待他回来之后，觉得对不起父母，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便自刎而死。这两句分明是讥我不养父母。‘宋弘既以义，王允何其愚；’宋弘是本朝光武时人，光武帝要把姐姐湖阳公主嫁给他，他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誓死不从；王允是桓帝时人，司徒袁隗要把侄女嫁给他，他就休了前妻，娶了袁女。这两句立意更是可恶，讥刺我不顾家中发妻，又与小姐成婚。这……这……”

牛小姐道：“郎君，奴家倒有个疑问。你说这守丧的和守丧的，弃妻的和不弃妻的，哪一个是孝道？哪一个是正道？”

蔡邕随口答道：“当然那守孝的和不弃妻的是正道、孝道。”

牛小姐又道：“假如你那发妻，如今面色焦黄、衣衫破烂，你认她不认？”

蔡邕道：“夫人，今日你是怎么了？怎么尽是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想我蔡邕饱读诗书，这做人的大节，心里是清清楚楚。假如我那五娘到来，她便是丑陋无比，我也要认她。”

牛小姐见他说得坚决，知道时机已到，转身对门口连击三掌，一个头发蓬乱、面容憔悴的女子便出现在门前。

蔡邕看见牛氏的举动，觉得十分奇怪。及见门边闪出一个妇人，细细看去，正是自己的结发妻子赵五娘。蔡邕的心中一下掀起滔天巨浪。“娘子，你……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他一边说一边哭，一把将五娘扯了过来。

“娘子，我那爹娘呢？怎么不见他们？”凝注半晌，蔡邕问出了一句话。

“他们……他们在你身后……”

蔡邕赶忙转身，看见的却是两幅真容。

“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五娘哽咽道。

蔡邕伸出颤抖的手，捧起父母的遗像，脑子里一阵天晕地转，大叫一声，倒在书桌上。

窗外的朔风呼叫，拼命地撕扯着四周树木，不时发出阵阵怪啸。





十八、回家祭拜

转眼又是初春时节。堆积在山上的冰雪刚刚消融，河水仍然凉浸浸的，草儿刚刚冒出米粒大的嫩芽。只有山凹里的农家屋后，梅树领先开出了朵朵小花。

通往陈留的大道上，走来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两个院子，骑着马在前头探路。接着是一辆马车，车里坐着赵五娘和牛小姐，车后跟着骑马的蔡邕。然后是一大群仆妇丫环。

像这茫茫大地经过了冬雪寒风的扫荡一样，蔡邕的心也经过了一场风雨的洗礼。磨难锻炼了他，生活教育了他，使他更懂得生活中什么才是最珍贵的，什么才是应当珍惜的。春节一过，他便向皇上请求，允许他回陈留祭拜父母，守三年之孝，尽人子之节。经牛丞相从中调解，终于如愿以偿。当他跨上白马离京之时，千百种感慨便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惦记着蔡家庄的一草一木，他清晰地记得那幢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阁楼，他仿佛看见小梁河的滚滚春波正在芳草杂花之间欢乐地流淌……啊，人生有了爱情，有了真诚，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萦怀的呢？

车中，五娘和牛小姐正低声说笑。经过这场人生风雨的洗礼，她们已经变得更加成熟。虽然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也许前面仍有艰难和坎坷，她们已有足够的能力去迎接这一切。两人一边说，一边不时回头望望身后那英俊潇洒、英姿勃发的夫婿，脸上布满笑容。

是啊！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未来的故事，也一定很多很多……。





剧 情 简 介

明朝天启年间，礼部员外郎周顺昌，因东林党一案受株连，被削籍回苏州老家居住。一日，周顺昌去拜访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籍故里的文震孟，听文震孟说起魏忠贤在朝廷为非作歹，不禁怒火中烧，大骂魏贼。又听说被去职在家的魏大忠被逮捕入京，押解的船只途经苏州，周顺昌赶去和魏大忠见上一面，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孙子。

魏忠贤的干儿子巡抚毛一鹭和太监李实，为魏忠贤在苏州半塘建造了普惠祠。那日，为迎接魏忠贤塑像入祠，要官民都要去叩贺。周顺昌愤而撕毁了传帖，为了看个究竟，他也去了半塘。只见普惠祠造得巍峨辉煌，周顺昌正在打量，毛一鹭和李实要他拜塑像，周顺昌非但不拜，还当众痛斥魏忠贤诛夷妃、杀忠良、结干儿、通奸媼等种种罪恶。李实大怒，要手下人乱棍痛打，毛一鹭劝阻了，但等周顺昌一走，即派人向魏忠贤告状，准备结果周顺昌的性命。

魏忠贤听毛一鹭密告，说周顺昌不仅与魏大忠联姻，还忤骂自己，便派了缇骑，由京城直奔苏州，捉拿周顺昌。吴县知县陈文瑞，曾是周顺昌的学生，接得公文后连夜向老师报信。周顺昌闻报后毫不惊惧。伤心的妻子问他还有什么未了之事，他挥笔写下“小云栖”三个字，吩咐妻儿这是前日龙树庵僧西崖嘱题的匾额。这时天色将明，周顺昌带家人去家庙拜别了祖宗英灵，大笑着去公堂候审。





苏州有位义士名叫颜佩韦，性格粗豪，在书场认识了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结为义兄弟。听说魏忠贤派人来捉拿周顺昌，他们感于义愤，决定分头在阊、胥两门，召人入城，一起到西察院去搭救周顺昌，秀才王节和刘羽仪也和他们一起去了。西察院前人山人海，校尉用皮鞭来驱散百姓，这时，苏州府寇太守到。寇太守见百姓执香号泣、哀声震地，便答应等毛巡抚来了，为周顺昌说情。一会儿，毛一鹭来了，众百姓一起喊道：“求宪天爷爷做主，出疏保留周乡宦。”寇太守和陈知县也在旁求情，毛一鹭却说：“谁抗拒，一齐杀头。”但碍于群情汹汹，又在寇太守的劝说下，毛一鹭才同意让百姓具一公呈来，再作商议。毛一鹭请周顺昌进西察院议事，但一等周进去就把大门关上。过了会儿，有人听得里面正在开读圣旨，给周顺昌上了刑具，大家又惊又怒，一齐冲了进去。毛一鹭命手下人用刀乱砍，激怒的群众奋力还击，当场打死一个校尉，毛一鹭慌忙逃走。

事发后，毛一鹭立即上疏，请旨屠城。幸亏通政司徐如珂压下此奏，而将苏松按院徐吉的奏本奉上，这样保全了苏州全城百姓。而颜佩韦五人则被作为为首分子被捕捉，并被斩首。

周顺昌被押送上京，惨遭酷刑。一天，魏忠贤与亲信倪文焕和许显纯一起来审讯他。魏忠贤要他下跪，周顺昌指着魏破口大骂，并用枷具击打倪、许。魏忠贤气急败坏，让手下将他的门牙敲断，周顺昌昏厥过去，醒来后又将满口鲜血喷向倪、许两人。最后，他被押回天牢，他的儿子周茂兰在友人帮助下，终于在牢中见上父亲一面。不久，魏忠贤就派人将周顺昌秘密处死。

熹宗皇帝驾崩，信王继位，魏忠贤被发遣凤阳看守皇陵，结果在涿州旅店上吊自杀。东林党重新被启用，魏忠贤的那帮爪牙纷纷被治罪。苏州百姓兴冲冲地奔向半塘，放火烧了普惠





祠，又拿了魏忠贤的塑像去祭奠周顺昌和颜佩韦等五人。周茂兰上京以血疏上奏，毛一鹭等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周氏一家都得到了封荫，寇太守和陈知县还送来了“清忠风世”四字的匾额，以示表彰。





剧作者小传

李玉，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约生于公元 1590 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卒于公元 1670 年（清圣祖康熙九年）。崇祯间举人。吴伟业称：“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连厄于有司。”明亡后绝意仕进，专心编写传奇，计共编写剧本 40 余种，传世者约 20 种，总称《一笠庵传奇》。其最知名者为《清忠谱》和“一（《一捧雪》）、人（《人兽关》）、永（《永团圆》）、占（《占花魁》）”。此外还著有《北词广正谱》。



一生忠孝端清忠特倚奇尤上

蘇門翁侶李 玉元玉

不 魏萬後

同里 崇時章維生全編

公 維素臣

詳說

浙江紅瑤鼓院天正豆古忠良灰初看幾許勝

地斯新杜鵑啼血一點忠魂天日慘五又義氣

展當梨迺從前詞內少全篇歌聲咽思往事心

行 上




戏剧原文



谱 概

【满江红】瑯焰烧天，正亘古忠良灰劫。看几许骄骢嘶断，杜鹃啼血。一点忠魂天日惨，五人义气风雷掣。溯从前词曲少全篇，歌声咽。思往事，心欲裂；挑残史，神为越。写孤忠纸上，唾壶敲缺。一传词坛标赤帜。千秋大节歌白雪。更锄奸律吕作阳秋，锋如铁。

【满庭芳】〔副末上场〕吴郡周公，丹心介性，十年清宦空囊。缔姻骂像，奸党中奇殃。假旨横行缇骑，不平事，震动金阊。声公愤，五人仗义，含笑赴云阳。忠臣遭锻炼，囹圄囊首，惨死堪伤。羨登闻血疏，孝子名彰。瑯败群奸正法，旌庐墓，宠锡幽光。清忠谱，词场正史，千载口碑香。

第一折 傲雪



【黄钟引子·传言玉女】〔生，三髯、方巾、色服上〕劲骨钢坚，天赋冰霜颜面。守齷盐，穷通不变。微官敝





雁，只留得清风如剪。忧怀千缕，忠肝一片。〔菩萨蛮〕生来不具封侯相，揭天富贵非吾望。忠孝自根心，君灵魂梦欤。一身轻似叶，所重全名节。莫笑老常山，奸邪闻胆寒。下官周顺昌，字景文，别号蓼洲，苏郡人也。忝中万历癸丑科进士，初任福州理刑，历迁吏部员外。荆妻吴氏，有子四丁。琐琐家门，何须齿及。下官内凛四知，外严一介。冰心独抱，挺然傲雪孤松；介性不和，屹尔颓波一砥。读圣贤书，凛凛纲常昭日月；负须眉气，冲冲忠义满乾坤。司李破税珰之胆，闽海冰条；秉铨却暮夜之金，吴门铁面。菜根咬尽，依然寒士家风；茅屋萧条，抹杀豪门故态。疾恶如仇，梦里叫阍思痛哭；怀忠莫展，家居拍案恨头颅。目今圣主当阳，权奸蔽日。魏贼肆虐狼之物，客妖逞狐鼠之奸；收崔、许为腹心，纵田、杨为牙爪。群小横行，正人短气。下官选事甫毕，给假归家。不意倪文焕疏逐东林，致下官株连削夺。咳！我周顺昌一官何惜，三黜奚辞！只是闻得迩来国事日非，朝政渐去。杨大洪、左浮丘诸君子，纷纷逮系。万元白廷杖杀身。必欲一网忠良，尽诛善类。更可异者，魏贼练兵禁内，置帅九边，定然大肆逆谋，指日潜移国祚。咦！若我周顺昌在京，誓当碎首殿廷，力请尚方，诛此逆贼。怎奈君门万里，空流血泪千行；一点孤忠，徒付数声长叹。如何是好？今日寒雪飘空，朔风入室，萧然环堵，神骨俱清。不免请夫人出来，与他一谈心事。茂兰孩儿那里？请母亲出来。〔旦上〕

【前腔】〔旦〕清吏名传，清彻女中原宪。老荆钗，萧萧宦眷。〔贴上〕女红日习，更娴却椒花诵献。〔小生上〕鲤庭双训，萤窗千卷。〔见介〕〔旦〕相公，如此风寒雪冷，你开着窗儿，自言自语，说些什么来？〔生〕夫人，我白雪肝肠，坚冰骨格，生平不肯附势趋炎。对此冰花玉树，转觉兴志爽然。〔旦〕相公，你居官多载，如洗空囊。〔指小生、





贴介] 儿女辈姻亲未就。更兼他们衣无重絮，食止菜羹。值此寒天大雪，有何意味？〔生〕夫人，古人说得好：六花飞降，锦帐醍醐，浅斟低唱，不如陶家风味，扫雪烹茶，更自有致。

【黄钟过曲·啄木儿】〔生〕我清霜操，白雪篇，坐此彻骨冰壶聊自遣。〔旦〕那雪有何好处？〔生〕助高人闭户安眠，济忠臣餐毡饥喘。〔合〕怕只怕弥漫白占江山遍。何日里雪消见日冰山变？少不得有脚阳春遍九天。〔付，青衣、小帽持帖上〕县主饿成干瘪鲞，农民冻似落汤鸡。此间已是周吏部门首，不免径入。有人么？〔外扮老仆顾选上〕门清似水，人冷如冰。是那个？〔付〕吴县陈老爷，来拜周老爷。望大叔禀知。〔递帖介〕〔外〕少待。〔作入介〕吴县陈老爷到门拜谒。〔生看帖介〕道有请。〔外〕晓得。〔生〕夫人、孩儿，回避。〔二旦、小生下〕〔外作出介〕请陈老爷相见。〔付急下〕〔末，短胡、冠带、素服上〕〔生着行衣介〕

【黄钟引子·西地锦】〔末〕冒雪特敲门扇，非关访戴猷缸。六花堆满河阳县，相看共庆丰年。〔生出迎进介〕〔末〕老师请上，门生有一拜。〔生〕治生也有一拜。〔共拜介〕〔末〕北斗泰山，儿童尽钦君实。〔生〕秋风明月，盗贼俱畏彦方。老父母，如此雪天，何事光降？〔末〕昨奉府文，有李公到苏，特来迎迓。因行旌未至，故此泊舟叩谒老师。〔生〕什么李公？〔末〕是内监李公。〔生〕既是内监，为甚接他？古来曹节、王甫，倾危汉祚。程元振、鱼朝恩，几复唐宗。童贯、梁师成，凌夷宋室。就是我朝王振、汪直、刘瑾辈，流毒三朝，诛戮善类。阉宦之祸，今古皆然。我辈读孔圣之书，正宜绝此匪类。岂可纳交迎迓？〔末〕他职掌税务，奉旨驻扎苏州。宪檄频催，不得不出廓迎接。〔生怒介〕这又





是魏贼所遣矣。噢！魏忠贤！魏忠贤！

【黄钟过曲·啄木儿】〔生〕嗟元恶，毒焰燃，蔽日矇天，忠直剪。他踞宫闱，肆恶京畿，又纵刀余，飞殃茂苑。〔末〕今日里呼雷吸电妖氛炫。〔向生拱手介〕少不得补天浴日奇功建。〔生叹气介〕咳！可怜我草莽孤臣徒泪涟。〔末〕如此大雪，老师何不向火，少敌寒威？〔生〕薪桂堪嗟，突烟常冷，何暇作围炉迂事。况我一介寒儒，十年清宦，这几根穷骨头是冻惯的，何藉炎威熏灼。〔末〕门生有一句不识进退的话儿，特恳老师。〔生〕有何见教？〔末〕门生舟中，为风雪所苦，乞赐卮酒，聊以暖寒。〔生〕只恐贫家粗物，不堪供奉上宾。〔末〕师生犹父子也，老师幸勿费心。〔生〕苍头那里？〔外上〕老爷有何分付？〔生〕你沽白酒一壶，生腐一方，我与陈老爷共享。〔外〕晓得。〔下〕〔生〕正所谓百年粗粝腐儒餐也。〔外持腐摆桌介〕〔外斟酒介〕〔末、生饮介〕

【三段子】〔生、末〕村醪味腴，饮三杯如封酒泉。太羹味玄，未盐梅天真自全。嚼时齿颊冰霜溅，吞来肺腑清芬遍，洗涤炎氛体欲仙。〔末〕门生待罪贵地，词讼繁剧。老师若有见谕，定当竭力以佐郇厨。〔生正色介〕老父母差矣！我周顺昌自为诸生以至铨部，何曾轻受人一钱，轻与人一事？

【归朝欢】〔生〕我贫穷命，贫穷命，囊无半钱。断不肯轻污一钱。迂痴性，迂痴性，闭门寡言。那世缘怎代向公庭剖辨？〔末起揖介〕是门生得罪。高风盖世真堪羨，清名亘古称独擅。佩服师言弗敢援。〔付上〕稟上老爷，李老爷舡已顶关。太爷和长洲县张老爷都行到天津桥了。请老爷快下舡，前去迎接。〔末〕既如此，门生告别了。〔生〕改日再会。〔末〕与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别下〕





〔外上〕老爷在上。外边人沸沸扬扬，说文老爷在京劾了魏太监一本，圣旨削籍，即日归家了。〔生作惊介〕有这等事？你速到文老爷家中问个明白，快来回复我。〔外应下〕

一柱擎天独望公，又遭斥逐作冥鸿。

无限心中不平事，肯教分付与东风。〔下〕

第二折 书闹

【字字双】〔丑扮老男上〕阊门好汉我为头，名旧。飞鸿六顺好拳头，传授。赌场到处惯拈头，打就。人人认得老扒头，年幼。自家姑苏城外有名的周老男周文元便是。少年无赖，独霸一方。城中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他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每日倒有一二千钱拉下。除了他吃饭书钱，其余剩下的，尽够我买酒吃、赌场玩耍。昨日说过金兀术破郾延州了，他说今日要说童贯起兵，甚是热闹。此时日已过午，不免催促他来，撑起布篷，聚人开说则个。正是：要知千古兴亡事，须听当场评话来。〔下〕〔净，衣、帽上〕年年花酒阖闾城，不爱身躯不爱名。说到人间无义事，捶胸裂眦骂荆卿。自家颜佩韦的便是。生平任侠，意气粗豪。闪烁目光，不受尘埃半点；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闻得李王庙前日日在那里说岳传，我想岳爷是个忠孝的人，他的书儿，必定好听，因此与老母说知，前去听他一回。你看那边有几个朋友踱将来了，想是也去听书的。〔末、旦、贴俱衣、帽上〕相逢何必曾相识？都是蟠桃会里人。〔向净拱手介〕朋友可是去听书的么？〔净〕正是。〔末〕既如此，就此同行。〔共走介〕〔合〕行过施茶亭，就是李王庙。〔作到介〕〔丑拿布篷上场撑介〕〔丑向内介〕听书的人齐了，快些





搬椅、桌、木凳出来。〔杂应，搬桌，摆介〕〔众〕这时候怎么先生还不来？〔丑〕就来了。〔付，衣帽、短胡，执扇摇摆上〕兴来舌战词坛上，赢得腰缠作酒钱。〔与众拱手介〕列位请了。〔丑〕请坐了。开讲。〔外、小生扮客人急闯上〕逢场来作戏，闹里去夺争。〔向付拱手介〕李海老，我们是淮安人，在这里枫桥卖豆。久慕你的大名，我们众朋友请你到寒山寺开讲一日，书钱从厚相谢。去去！〔丑〕我们还讲不多几日，怎么到你们那里去？〔付〕且待此间讲完了岳传，小子就来请教。〔外、小生〕等不得，等不得！〔净、末〕凡事自然有个先后，也要有个终始的。〔付〕三位且在这里听了今日的书，明日再议。〔众〕有理，有理。〔各坐介〕〔丑将茶壶、茶钟放付桌上介〕〔付拉钱介〕〔众各银钱交付，争论少介〕〔付〕且听了半回再找。〔众闲话介〕〔丑〕列位朋友，知趣些便好。不可闲话喧嚷。帮衬，帮衬。〔外、小生〕讲话的加倍罚他。〔众〕有理，有理。〔付将醒木拍桌介〕〔众作听书，随意点头低语介〕〔净作逐段恼怒，渐作不平状介〕〔付开讲介〕徽宗无道坐龙亭，宋室乾坤不太平。蔡京、王黼真奸相，杨戩、高俅两贼臣。朱勛弄权花石运，童贯称王掌大兵。金邦百万雄师至，万里江山一旦倾。话说宋朝太祖，兵变陈桥，得了周家天下。以后七代皇爷，都四海升平，黎民乐业。传至第八代徽宗皇帝，却不理朝政，信任奸臣，宠用内监童贯。他舞弄威权，滥封了广阳王之位。满朝文武，尽出其门。又挑动边衅，惹得金人时常攻打边关。那边上极要紧的所在，叫做雄州关，却得一位足智多谋、勇力善战的招讨大元帅镇守。那元帅姓韩，双名世忠。其时秋高马肥，金人统领百万人马，杀进了贺兰山，冲过了宁夏卫，大胜了离虎山，攻破了鄯延州，看看直到雄州了。夜不收飞报韩元帅，连夜奏闻朝廷，候旨发兵征战。隔了几天，却沸沸扬扬，传说朝廷差了一位孙总兵，领十





万人马，来退金人了。报入中军，韩元帅道：“我在此镇守，怎么又差别人？况且朝中大将，并没有一个姓孙的，如今他奉旨到我地方，礼无不接。”急急差四员将官，去接孙总兵。去了一日，那四员将官一齐奔到堂前跪下，禀道：“奉爷将令，小将们去接那孙总兵，就是本营向日的孙高。他犯了军令，老爷将他捆打四十，赶出营中。他到京投在童贯麾下，今日领兵到此。小将们到彼营中，他却喝道：‘本府奉万岁爷圣旨，广阳王令旨，统兵到此。你主将多大的官儿，不来迎接？本该把你们一捆四十，且待我破了金人，与你主将计较。’喝叫军士乱棒打出。”韩元帅道：“有这等事！小人得志，一至于此。”话声未了，只听得轰雷炮响、鼓角齐鸣。拨儿马报入中军道：“孙总兵大队人马，已从飞龙岭出门去了。”韩元帅道：“且住！那孙高有甚本事退得金人？此去必然大败。关隘难保，却怎么处？速传前营韩彦直上堂。”元来韩彦直是韩元帅的公子，年方一十四岁，有万夫不当之勇，惯用两柄金锤，重一百二十斤，现为前营先锋大将。传不多时，只见韩公子头戴金冠，身穿铠甲，腰悬宝剑，手执金锤，当阶跪下道：“爹爹有何差遣？”韩元帅道：“金兵入寇，朝廷差孙总兵领兵出关交战，你可领五千铁骑，悄悄护送孙总兵。倘孙兵有失，你可杀入金营，救取孙高。不容金兵一人一骑，进我关内。”把令箭付与公子。公子飞身往外，起兵去了。且说孙高才出关前，只听得大队金兵一齐杀到。但见征尘滚滚，杀气腾腾。征尘滚滚，卷起四野乌云；杀气腾腾，冲满一天黑雾。拐子马，奔突咆哮；铁浮图，周围密匝。儿郎凶狠，一个个罗刹夜叉；将帅雄强，一人人金刚揭帝。雁翎刀、偃月刀、泼风刀，光耀日月；飞龙旗、绣虎旗、豹纛旗，招飏云霄。漫天盖地杀将来，海涌山崩拦不住。孙总兵吓得手足无措，同着众将官正待抵敌，霎时间，金兵杀到：第一队，红袍、红铠、红缨、红甲，





兀术四太子手执仙花月斧，匹马当先。孙总兵待要阻挡，早被兀术劈头一斧，翻身落马。可怜得势行凶将，做了南柯一梦人。孙营各队，见帅字旗一倒，各自逃生。金兵围裹将来，杀得尸横遍野，血染成渠。那个韩公子在后边，望见孙高兵败，喝叫军士：“一齐随我上前厮杀。”公子就把紫金冠按一按，狮蛮带紧一紧，手执金锤，直望金营杀去。霹面撞着兀术，两马相交，兵器并举，大战三百回合。金营中三十六员大将，一齐来战公子。公子毫不惧怯，越斗越狠。锤起处，流星赶月；锤落时，弹打流莺。锤往锤来，似两轮红日；锤上锤下，如万点寒星。左一锤，苍龙献爪；右一锤，猛虎翻身。探马锤，大鹏展翅；撒花锤，彩凤腾云。锤着人，半天霹雳；锤着马，一命归阴。锤风刮处鬼神惊，锤响声闻天地震。公子斗了半日，杀翻了数员金将。粘罕闻知韩家兵马接应，急急鸣金收军。众将不敢恋战，各归营寨。韩公子三番杀入金营，砍了无数金兵，寻取孙高不见，金家人马，退了三十里之地。韩公子入关固守，即差飞骑，将捷音报知元帅去了。不隔数日，只见提塘飞报说：“皇帝差了广阳王童贯，领二十万禁兵，到雄州来了。”韩元帅闻言叹息道：“如此用人，怎成的大功？”话声未绝，只见镇守三山口汛地将官，差飞骑来报：“广阳王前站已到三山口了。”韩元帅分付：“将牛、羊、酒、米等项，快送广阳王军前供应。”自己领着随身兵将，前往迎接。行了一会，望见广阳王大营已经扎定。韩元帅到了寨前，中军报进。只见里面走出十来个顶盔贯甲将官，说奉千岁爷令旨，传韩元帅一人进见。韩元帅走进中军，只见整千将佐簇拥着广阳王，头戴七曲缨冠，身穿大红蟒袍，腰系蓝田玉带，高高的坐在银交椅上。韩元帅站在帐前，广阳王走出座外，问道：“这就是韩招讨么？”韩元帅打躬道：“是！”广阳王分付请圣旨过来。十来个将官抬出龙亭，里面又走出一位将官，捧着圣旨，立在





中间。韩元帅躬身下跪。那官儿开着圣旨读道：“韩世忠按兵不举，丧师辱国，失守封疆，囚解来京。”读诏才完，众将官推着一辆囚车到帐。广阳王道：“奉圣旨，速将韩世忠跪剥，上了刑具，钉入囚车。”众军士就将韩元帅剥下盔甲，上了镣铐，推入囚车，四面把铁钉钉了。韩元帅那时真个是浑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说不得了。〔净拍桌怒嚷介〕讲这样歪书！讲这样歪书！〔众共惊介〕却是为何，这般乱嚷？〔净〕可恼！可恼！童贯这贼狗，作恶异常，教我那里按捺得定！〔付〕从来说书，有好有歹，何须动得肝经。〔净〕这等恶人，说他怎么？〔付〕既是恶人，你不要听他便了。〔净踢翻书桌介〕〔付〕这是那里说起？〔净〕我就打你这狗弟子。〔众拦劝介〕他是说书的先生，为何打他？〔付〕可笑，可笑。〔外、小生扯付介〕去！去！去！我们自到寒山寺开讲去。〔丑扯介〕〔付〕我自去了，省得在这里淘气。〔外、小生〕此处不留人。〔付〕自有留人处。〔外、小生同付下〕〔丑怒指净介〕好好一个书场，被你这狗头撒野火，赶散了我们的生意。我就打死你这狗头。〔赶上打净介〕〔净〕来！来！来！你敢和我放对么？〔末、众两边劝介〕〔净、丑各脱衣介〕〔两边扯架子介〕

【锁南枝】〔净〕我冲冲气，贯斗牛，老拳奋时神鬼愁。〔丑摆势介〕饶伊勇力千斤，怎入区区手？〔净踢飞脚，丑做身法赶进，拿住净脚介〕〔末、众劝介〕二位不可认真。逢场戏，无怨尤，又何须强争斗。〔净〕你要拿我么？买干鱼放生，好不知死活哩！〔丑〕不但拿你，还要打你落花流水哩！那边家打少林，打太祖长拳，江湖上有名的十八家打法，我那一家不熟的么！〔又各摆势介〕

【前腔】〔丑〕拳师我为首。你班门莫浪招。〔净〕凭你那一家打法，我只是沙家老实打。拿出沙家手段，一拳黑虎偷心，打得你翻筋斗。〔净一拳打倒丑介〕〔脚踏丑胸





膛介〕〔丑在地喊介〕〔净提拳作打丑介〕〔末、众劝介〕朋友，不可如此。看我众人面上，放手，放手。公言劝，须罢丢，愿赔情，望宽宥。〔老旦急奔上〕

【前腔】〔老旦〕听传报，急奔投。〔作见净指介〕果然与人争未休。还不放手，打死了人，不要偿命的么？〔净放丑立起介〕〔丑作叫痛喘介〕〔老旦扯净介〕还不跪下。〔净跪介〕〔老旦〕时常劝戒叮咛，不把良言守。下次再不可如此。〔净〕再不敢了。〔老旦〕起来。〔净立起介〕〔末、众〕我们起先还道他是个好汉，却元来是怕老婆的都头。这样的人采他怎么？〔净〕不是我母亲分付，我怎肯饶他。〔末〕这等说来，是令堂了。〔老旦〕适才小儿冒犯，老身特来请罪。〔末向众介〕众兄弟，方才他听见不平，忿忿大怒，道他是个义士。如今他尊奉母亲，又是个孝子了。〔末、众向净拱手介〕你怀公愤，是忠义俦。又奉亲言，真孝友。〔老旦〕小儿是个粗鲁之人，岂敢过承谬赞。〔末向净介〕请问尊姓大号？〔净〕在下颜佩韦。〔末、众〕元来就是颜大哥，失敬，失敬。〔净向末介〕请问尊姓贵表？〔末〕小弟杨念如。〔净〕元来就是杨大哥，久仰，久仰。〔末指丑、旦、贴介〕这三位就是周文元、马杰、沈扬，都是近边有兴的小朋友。〔净拱手介〕哈哈！相逢一笑皆知己，岂是区区陌路人！〔末〕颜大哥在上，今日小弟辈幸遇大哥这等孝义，众心钦服，欲屈大哥和弟辈四人，共订一盟，结为兄弟。未知老伯母允否？〔老旦〕小儿得蒙众位提挈，是极妙的了。〔净〕这叫做不打不成相识也。〔末〕请问大哥尊庚多少？〔净〕小弟平头三十。〔末〕小弟二十五岁。〔指丑、众介〕这三个兄弟，都是二十三、四的人，是颜大哥居长，小弟次之。〔丑〕我周文元第三。〔旦〕我马杰第四。〔贴〕我沈扬第五。〔末〕幸得伯母在此主盟。我们众兄弟，就此对天一拜。〔共拜介〕





【前腔】〔五人合〕盟言向天剖，精诚金石侔，不用乌牛、白马，依然义结桃园，骨肉恩偏厚。〔转拜老旦介〕〔老旦合〕金兰谊，生死周，弟兄情，地天久。〔老旦〕我儿请四位同归草舍，杯酒谈心。〔末、众〕小侄等正要登堂奉拜，就此奉送伯母回家便了。

〔合〕种树种松柏，结交结君子。

松柏耐岁寒，君子有终始。〔同下〕

第三回 述瑯

〔生巾服上〕忆自春明别故人，燕云遥望动星文。今朝长啸归山坞，共向西风泣楚均。我周顺昌削籍家居，自恨不能叩阍，剪除魏贼。犹幸好友文文起兄在京，他是信国子孙，传家忠孝；文章气节，绝代无双。前岁大魁天下，黄童、白叟，尽识他为国家栋梁。我想他近侍讲筵，必能一语回天，扫除逆贼。不意他封章甫上，严旨疾传，罢出南归。他也不入城市，竟自入山，到竹坞别墅去了。我一闻此信，愤懑填胸，一口气步出西郊，急往竹坞，面晤文兄。一来问问朝政；二来会会好友；三来大家吐吐胸中不平之气。迤逦行来，已过西津桥了。你看四面青山，一溪绿水，好光景也。〔行介〕

【仙吕入双调过曲·园林好】盼长空，待呼天痛悲；睹层峦，似填胸块磊。望不见东来紫气。幽人室，白云西；衡门隐，碧梧栖。〔净、付扮轿夫上〕上磨肩头，下磨脚底；一百低钱，奔得臭死。〔看介〕元来是周老爷。嘎！周老爷是去望文老爷了。〔生〕你这两个人，怎么晓得我去拜文爷？〔净、付〕昨日文老爷北京回来，到竹坞去了，今日周老爷自然去的。〔生〕倒亏你们猜得着。〔净、付〕我两





个人有肩轿子在此，抬了周老爷去。〔生〕不消抬得，我自走去。〔净、付〕这里到竹坞，要过贺九岭、谢晏岭，许多山头，怎么走得？还是抬去好。〔生〕我自走惯的。〔净、付〕各位老爷游山，就是大叔们，也是坐轿的。怎么周老爷要走？〔生〕不要混帐！你们自去。东山游履惯，何必问篮舆。〔下〕〔净〕好笑，好笑。一个吏部，不抬轿子，只管乱奔，岂不坏了官体？〔付〕也不要怪他，教他那里去设处这几分轿钱。〔净〕正是：有钱使得鬼推磨，〔付〕无钱落得脚奔波。〔俱下〕〔生行上〕

【嘉庆子】万山深处松影蔽，只听得涧水潺湲鸟乱啼，看翠竹交加檐际。这里已是文兄别墅了。过万竹，款柴扉；穿三径，踏苔莓。〔外，苍髯、巾服上〕

【尹令】〔外〕远城市山居清秘，少剥啄花间闲憩。〔生〕有人么？〔外〕何事草堂声沸？〔见生介〕呀！元来是蓼洲兄。〔生〕阿呀！文兄啊！〔外〕阿呀！周兄阿！〔各抱哭介〕〔合〕知己睽违，惊喜还悲，各泪垂。〔共揖坐介〕〔外〕小弟削籍南归，竟自入山，尚未叩谒，何意反承光降。〔生〕小弟一闻吾兄归山之信，百愤骈增。故尔急急到此，欲求把臂剧谈。请问吾兄，朝中光景一向如何？〔外，攒眉介〕自吾兄别后，那魏贼行事一发不可言矣！〔生〕都要一一细谈。〔外〕那王安虽是内监，他公忠勤慎，护持先帝于青宫，又佐今上受命。魏贼恨安正直，矫旨将安掩杀。他又杀光宗选侍赵氏，再杀今上贵人胡氏。那裕妃张氏有宠，矫旨勒令自经。皇后张氏方娠，已经成男，密谋堕胎，母子俱殒。〔生〕有这等事！

【品令】〔外〕内庭血染，屠戮遍嫔妃；堂堂天子不得庇王姬。凶谋偃月，蔽日思狂噬。〔生〕祖宗先帝，炯炯精灵不昧。霆击雷轰，少不得糜烂头颅骨肉飞。〔外〕内庭





弄兵，祖训所禁。那魏贼私设内操，挑选心腹宫标万人，裹甲出入，日夜操练。金鼓之声，彻于殿陛。皇子方生，炮声震死。近御铙炸，圣躬几危。魏贼走马上前，飞矢险中龙体。〔生〕阿呀！一发罢了！

【豆叶黄】〔生〕他无君无国，伏莽宫闱。恐一旦祸起萧墙、祸起萧墙，召不及勤王义旅。〔外〕徙薪曲突，天高听迷，真个是悬丝国祚，悬丝国祚。怕只怕烂额焦头，翘首燕山惨凄。〔生〕闻他如今心腹比前愈加广布了。〔外〕崔呈秀首握兵柄，魏良卿冒滥封侯，要害俱置重兵，大帅尽其爪牙。各处建祠，雕龙镂凤。坟茔僭拟皇陵，进香如同驾幸。配享已同孔圣，庙祀将入明堂。越分僭拟，止隔一间了。

【玉交枝】〔外〕貂珰作祟，亘千秋今朝祸奇。薇垣失曜冲长彗，卜不得帝座安危。〔生〕金瓯完固大邦畿，妖氛震撼翻天地。恨奸邪空将手挥，望君门空将颡稽。〔外〕吾兄如此愤懑不平，小弟若说他极恶去处，定然要裂眦冲冠了。〔生〕他更有怎样恶处？〔外〕那魏贼不奉圣谕，不由阁票，假传圣旨，扫荡忠良。削夺未已，即行逮系；逮系方至，即加杀戮。用干儿许显纯、杨寰为锦衣卫。造下铁脑箍、阎王问、红绣鞋、锡汤笼几种酷刑，掠杀正人殆尽。又捏称熊廷弼、杨镐因失守封疆，将银三十万两，托汪文言贿嘱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人，先将汪文言锻炼两月，逼勒成招。株连蔓引，纷纷逮系，必欲一网打尽。如今缇骑四出，只恐你我不能安枕也。〔外握生手介〕蓼洲兄阿！如此世界，岂不天翻地覆了！〔生捶胸岸帻骂介〕咦！魏贼，魏贼！就把你食肉寝皮，尚有余辜也！

【江儿水】〔生〕览节凶愈甚，超衡恶尚微。刚鱼鳞，快不得清流意；点脐灯，消不得黎民气；裂牛车，正不得朝廷罪。文兄阿！何日里诛尽无须党类，肘腑奸





除，留几个幼弱黄衣！〔小生扮僧上〕溪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作入介〕文老爷拜揖。贫僧闻知文老爷回来，特来拜谒。〔作见生介〕元来周老爷也在此！〔生向外介〕此僧是何人？〔外〕是龙树庵西崖师。〔小生〕周老爷到过庵中的，怎么忘了？贫僧正欲到府，欲求周老爷题一匾额，以作山门之镇。

【川拨棹】存萧寺，盼千金一字题。〔生〕长老远来，本应即时捉笔，奈我两人此际呵！刚是不平之气，带焰而飞，带焰而飞，弄柔翰，恐非所宜。〔小生〕如此，贫僧改日来领就是。别过了。〔揖别介〕白云深，归路迷，任青山笑我痴。〔下〕〔外〕西崖忽至，一时未得罄谈，请到里面，蔬酒同叙。今夜抵足论心，亦是快事。〔生〕领命了。〔合〕

【尾】畅哉！彻夜论肝膈，洗牢骚，满浮大白。魏忠贤，魏忠贤！须知我骂贼方将逞酒威。

〔生〕松月当窗绝点尘，〔外〕莫提蝴蝶是前身。

〔合〕犹恐竹声惊好梦，急怀短疏奏枫宸。
〔同下〕

第四折 创祠

【双劝酒】〔末，胡髯、罗帽、大摆、皂靴上〕官差奔忙，身充堂长。钱粮几桩，经收支放。免不得一番劳攘，只为着敕建祠堂。自家堂长陆万龄的便是。本衙门内监李老爷，与军门毛老爷，在半塘建造东厂魏爷生祠，供养长生神像，着我管工。今日二位老爷亲临破土，已曾搭盖蓬厂，一应的结彩亭头、猪羊祭礼、吹手礼生，都已停当。只是那风





水先生还不见来。万一官府到了，等他不来，怎么处？不免着人去催他一番。正是：我自心头急，他人不着忙。〔下〕

【前腔】〔丑，长方巾、青衣上〕区区走方，江湖游荡。堪舆本行，全凭瞎闯。那知道来龙方向，看不出风水阴阳。在下本姓姓赵，小峰是我贱号。祖居世代兰溪，一向江湖走跳。起先算命嚼蛆，近习堪舆之教。本事自觉低微，说起教人好笑。地理看得弗精，历本也不熟套。正月初一，才知新岁年朝；腊月三十，方晓年夜节到。人家请我相相坟地如何，先问他可有坑缸井灶。还有劳我看看阳宅兴衰，便说他道少了来龙跌炮。不晓得白虎、青龙，几曾识黄道、黑道。不知什么叫做天干、地支，什么叫做时辰、生肖。拣日子也不论搬场、做亲，看通书那管他安葬、修造。取亲拣那天哭孤鸾，迁移还你五虚六耗。出殡必用日犯重丧，修造定取岁君吊照。依着我作难生灾，弄得人七颠八倒。莫怪我混帐糊涂，其实弗知凶星吉曜。日日假忙，说道某乡绅叫管家来邀，时时捣岛，说道某官府着农民相召。止不过油嘴花唇，无非要骗人钱钞。闲话少说，今日毛军门、李太监为造魏公生祠，请我破土，不免到半塘踱他一遭。〔走介〕走出阊门外，来到半塘桥。你看人烟凑集，好不热闹。这里已是。那陆相公在厂内忙忙碌碌，不免叫他一声。陆相公，陆相公！〔末上〕那个叫我？〔见介〕元来是赵先生！你好没正经，怎么此时才来？〔丑〕破土自有时辰，何消着忙。〔末〕只怕官府到快，我和你先要伺候。〔丑〕自然。〔末坐介〕铺兵锣响，官府来了。〔内扮铺兵，执事、喝道、腰锣、皂隶、刽子，外、贴小生、旦扮。净扮礼生，逐队上下。付净吉服，老旦扮太监，二厢撑黄伞上〕

【望吾乡】〔合〕迤迤山塘，行行拥碧幢。花间喝道
人惊仰。但看指顾风雷动，不减天神降。威风显，气





概昂，看万姓尊卿相。〔小生〕执事起去。〔内卸执事介〕〔末〕管工堂长磕头。〔丑〕风水术士见。〔付〕起来。方向可曾有定？〔丑〕禀老爷，前后左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俱经格定。如今请老爷一面昭告后土，待术士一面分金细看，另当细陈。〔老旦〕这是关系厂爷后来许多大事，你要仔细。〔丑〕晓得。〔末〕请二位老爷拈香。〔内吹打。净喝拜。付、老行礼献酒介〕〔丑拿格盘，东西量看介〕〔付、老旦奠酒化纸介〕〔付〕礼生候赏。〔净应，暂下〕〔末〕请二位老爷进厂内坐。〔付向老旦笑介〕老公公也做厂公了。〔老〕咱家做了厂公，毛爷你有王爵之尊了。〔各坐介〕〔丑看完方向介〕术士禀上二位老爷。八门定位，都已细细看过，丝毫没有错处。〔付〕是什么向？〔丑〕是乾山巽向。〔老〕大门高多少？〔丑〕八丈七尺。〔付〕仪门两廊呢？〔丑〕俱高九丈。〔老〕正殿还要高些才好。〔丑〕高有九丈五尺，取位登九五之意。〔付〕谏语来得好！如今匠作从那方起手，上梁定在几时？〔丑〕【西江月】起向西南极利，紫薇吉曜偏多。论来半月疾如梭，此日上梁休错。〔末〕只恐来不及。〔老〕可再宽得几日。〔丑〕算定阴阳有准；那一日，诸般祥瑞匡扶。若还时刻一蹉跎，定有杀身之祸。〔付〕诳！胡说。〔丑〕这是据理而言。术士尚有画就祠堂图样，求二位老爷龙自观看。〔出图送看介〕〔逐一指点介〕这是照墙、牌坊，大门、仪门，两廊、甬道，正殿九间，殿后楼房、厢屋、花园、池沼，一一都有。〔付〕看来这图样比杭州的倒齐整。〔老〕就是南京的也赛他不过。〔丑〕术士费了无数心机，才画得此图。〔付〕自有重赏。且在外厢伺候。〔丑应下〕〔付〕陆万龄过来。如今鼎造此祠，非比盖造别样衙门，可以草草。你可照此图式造去。监督有功，厂爷定有顶纱帽赏你。〔末〕全靠老爷抬举。〔付〕你听我道来，那祠堂呵，





【北耍孩儿】门楼高耸须弘敞，正殿巍峨左右廊，都要重檐滴水规模壮。四围曜日悬帘幕，五彩妆金画栋梁。〔末〕承钧旨，传各匠，比得过王宫禁苑，帝室椒房。〔付喜介〕把厂爷的祠堂比做朝廷的宫殿，却也说得好。〔老〕一应殿宇，毛老爷已分付过了。中间厂爷的神像，用沉香雕塑，也不必说了。但是厂爷的身材面貌，你们那里晓得？咱家对你说个明白，须要塑得象便好。〔末〕求老爷分付。〔老〕厂爷呵：

【前腔】好容颜，满月庞。美丰神，晓日光。腰圆背厚身肥胖。〔末〕身上蟒龙是几爪？〔付〕厂爷曾赐五爪，竟是五爪罢了。〔老旦〕蟒衣五爪围玉带，七曲纓冠百宝装。〔副末〕既蒙分付，小的呵，急塑就，沉香像，胜似那当今天子，历代君王。〔老旦〕又把厂爷比做帝王，一发说得好。〔付净〕祠工紧急，限你一月完成。〔副末〕日夜催攒，指日可成。只是各项钱粮，求爷速速齐付，方好攒工。〔付净〕这个不消说得。

【前腔】这工程，岂泛常。你急催银，莫待商。〔末〕共有几项关文？〔付〕各官捐俸应非强。乡绅乐助须倾囊，富户抽丰要罄囊。〔老〕这项钱粮叫做“祠饷”了。〔末〕晓得。蒙严督，征祠饷，恰便似皇朝赋税，国库钱粮。〔老〕还有一桩要紧事，不曾分付。〔末〕却是什么？〔老〕厂爷神像前的供奉摆设，一一也少不得。你且听咱道来：

【前腔】绣龙帷，白玉床，紫金猊，宝篆香，高烧绛蜡银台亮。〔付〕每日还要设宴哩！〔老〕晨昏进膳须珍错，水陆罗陈赛上方。〔末〕遵严谕，俱依样，胜似那御前供奉，太庙蒸尝。〔老〕各处生祠，都有题名。如今此祠，定什么名儿便好？〔付〕厂爷恩遍天下，这祠就题个“普





惠”两字如何？〔老〕妙阿！竟是普惠祠便了。〔付〕分付摆齐执事，回衙门去。〔末众应介〕

【煞尾】〔付〕祠名普惠扬。〔老〕福地金闾旺。〔合〕就是普天下的生祠无两。我和你两人呵！少不得裂土分茅膺上赏。〔末跪送介〕〔付、老下〕〔净扮礼生，丑〕两位老爷已去，赏封一定有的，即求见赐。〔末出银向丑介〕这一封三两，是赵先生的。〔丑接介〕〔末〕这一封三钱。〔向净介〕是吾兄的。〔内〕陆相公，这边来讲话。〔末〕来了。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下〕〔净接银，作不悦介〕怎么兄有三金，学生只得三钱？〔丑〕我看了许多风水，又画了图样，自然该多的。〔净背介〕我有道理在此。〔转介〕赵兄尊寓在那里？〔丑〕闾门内。〔净〕学生回去，也是顺路，同步如何？〔丑〕妙极的了！就当奉陪。〔同走介〕〔作一路随走随说介〕〔净〕今日乍会，不曾请教得尊号？〔丑〕贱字小峰。〔净〕峰老贵处，是浙江么？〔丑〕正是兰溪。〔净〕出外几年了？〔丑〕十七八年了。〔净〕宅上还有何人？〔丑〕只有家父与贱内两个。〔净〕近日新闻贵处天雷打杀了几个扒灰老，这也确的么？〔丑顿足介〕不好了，不好了！家父一定不免了。〔净〕言重，言重！峰老走过几处马头，必知敝处用银子低潮，还要七里八折。只怕峰老方才的赏封，一定是不足数的。如今还该拿出来看看，若是少一缺二，也好转去与他找帐。〔丑〕兄的如何？〔净〕学生有限。〔丑〕不差，不差。〔出银介〕待我拆开来看。〔净〕拆了原封，他不肯认帐了，拿与学生手内捏一捏，就知分两了。〔丑〕请拿去捏。〔净接银入袖介〕只怕轻些。〔作急向前走介〕〔丑拖住介〕那袖了银子只管捏了去，拿出来还我罢。〔净〕且住！学生老实对你说，今日大家效劳，赏封就该大家均得。为何你三两起来？其实有些不平。故此要拿你银子来八刀。〔丑〕又是奇了。且问





你怎么样分法？〔净〕也不要三七、四六，竟是连学生的三钱头平半分，大家一两六钱半。〔丑〕呸！我们江湖上人的银子，你要分，想是做梦了。〔净〕你要撒野么？〔丑〕你要抢夺么？〔净欲走，丑拦住介〕〔净〕我不还便怎么？〔丑怒嚷介〕

【扑灯蛾】伊心太不良，伊心太不良！赛过白日撞。财与命相连，怎肯轻轻丢放也。〔净作急态介〕不消无状。总有话，好好商量。〔丑〕什么商量！〔打介〕打教你如同肉酱。且做个斯文出丑在当场。〔作打倒净，搜出银子介〕银子在这里了，且饶你这娘稀的。〔指骂下〕〔净扒起〕打坏了，打杀了。蓝衫都扯破，儒巾尽踏匾。〔摸袖介〕不好了，不好了！连三钱头，倒被这贼精拿去了。咳！无梁不成，反输一帖。如今打得遍身疼痛，只得倒要唱清江引了。

【清江引】偶然要把良心丧，谁料遭瘟帐。一顿老拳头，几个凶巴掌，打得我好一似落汤鸡，弗敢强。〔叫痛下〕

第五折 缔姻

【一江风】〔生上〕〔付扮舡家摇上〕〔生〕恨难平，大地风波横，南国忠良罄。我周顺昌，自从竹坞得晤文兄，始知近日权珰之恶，正以缙骑四出，同抱杞忧。不想浙中魏廓园兄，竟尔独先被逮。那校尉前往搆李，此际定过吴门。我想魏兄生平狷介，视死如归。既无世俗牵情，必定片帆长往。我因此唤一小舟，每日胥江守候。只等他拘提过此，便好诀别一番。后难凭，只此一刻相逢，紧守定一刻相厮并。舡家，看有南来的舡，可再问一声。〔付〕咄！前面大哥，借问一声，





你们一路来，可曾听得嘉兴魏爷的舡，到也未到？〔内〕可是校尉提解上京去的？〔付〕正是。〔内〕今早同在吴江开舡的，想必此时就到胥门了。〔付〕有劳了！〔生〕舡家，既魏爷就到了，你快些摇到胥门，留心探望，不要错过了他的舡儿！〔付〕晓得。〔生〕你看滔滔怒浪，生生是英英伍相灵，敢素车白马来乘兴。〔付〕前面来的舡，可是嘉兴魏爷在内？〔净、丑扮校尉上〕我们正是提解魏宦上京去的，你问他怎的？〔生〕这等说来，果是魏兄到了。快须泊住了舡，说我周顺昌要见。〔净〕圣旨紧急，谁敢逗留！〔生〕魏贼矫诏，说什么圣旨！我竟自上舡相见便了。〔上舡叫介〕廓园兄，廓园兄！〔丑〕闻得苏州有个周顺昌，不是好惹的主顾，既已上舡，且容他见见，且容他见见。或者送些盘缠使用也不可知。咄！分付水手泊住了舡。〔内应介〕〔付〕我也在那边泊舡伺候去。〔下〕〔生〕廓园兄！小弟在此，小弟周顺昌在此。〔末，苍髯、巾服、锁肘上〕

【三台令】已看西北天倾，谁望东南地宁。〔生〕廓园兄，故人在苏，怎就扬帆不顾了？〔末〕蓼洲兄，小弟有罪了。怕执手费叮咛，挂征帆，尽教心硬。〔丑〕你们有话快说，即刻就要开舡的！〔净〕哥，你在舡头坐着，听他说些什么来。我在岸上去走走。〔丑〕晓得。〔净下〕〔丑坐前场角介〕〔生〕廓园兄，你今日一身就逮，四海知名。敬羨，敬羨！〔末〕小弟为劾权珰，放归田里，满拟杜门谢客，训子课孙，不意诬受熊、杨赃私，复遭罗织。此去粉身碎骨，恐不复与仁兄再会矣！

【集贤宾】擎天有志力未胜，竟一事无成。最可恨者，小弟生平不直熊、杨，今日反为熊、杨受屈！污蔑忠贞驱陷阱，莫须有罪案招承。〔生〕据弟所闻，那汪文言也不该妄扳。〔末〕兄还不知，许显纯逼打文言，身无完肤，文





言翹首大叱，誓死不从。及至逼坐小弟赃银二万，他又极口叫冤，当不起又夹一夹棍，加上二百穿梭。交加白梃，那里管直言辩诤！小弟一死罢了，只是有负吾兄。怜子影，再休想气求声应。〔生〕阿呀！廓园兄。

【莺啼序】斯文天丧忍独生，转顾影兢兢。〔末〕多少同年好友，见弟被逮，无不畏祸深藏。今日不以生死介意者，惟吾兄一人耳。〔生〕兄说那里话！前日一闻吾兄被逮，醢鸾凤，万众称冤。哭麒麟，我独自心疼。今日里呵，虽不是楚囚对泣，也还似新亭指佞。仁兄，只是一件，做小弟的一贫如洗，何所赠，便洒鲛珠，也不堪多进！〔丑〕听他们如此说，不像有什么相送的了。快些下来，拈他去罢。〔生〕廓园兄，今日事势如此，小弟既不能为刺侠累之聂政，又不能为藏张俭之孔融，负愧古人多矣！倘或仁兄有甚未了心事，弟当一力任之。〔末〕小弟也没甚心事，只是前日被逮之时，举家惶惶无措，弟以大义晓之，尽皆掩泪听命。独有小孙允桷，牵衣痛哭，昼夜不已，因此两日登程以来，还觉耳畔呵，

【黄莺儿】隐隐作啼声，几回头，错唤名。呸！对兄说这样话，一发不是了！情牵儿女非骨鲠。〔生〕令孙几岁了？〔末〕小孙年方十三。〔生〕曾卜姻否？〔末摇手介〕咳！那里还作此想。覆巢已成，破卵可矜，小弟死后呵，哀哀谁把红丝订！〔生〕小弟恰有一女，年纪却也相当，今日即以奉配。一来文章声气，重新百世婚姻；二来患难死生，依旧一家骨肉。小弟主意已决，吾兄也不必见拒了。这姻亲，不烦柯斧，何必卜年庚。〔末〕阿呀，蓼洲兄哪，

【簇玉林】蒙尊命，恐累卿。小弟身在难途，乏荆钗，当鹄屏。〔生〕小弟方才说过的了，只须“道义”二字，便为聘仪，何待蹇修，何烦礼物！丈夫一语如九鼎，堪作氤





氲证。〔末〕如此说，义不容辞了。亲翁请上，小弟有一拜！
〔生〕小弟也有一拜！〔合〕绾同心，中流砥柱，须不是泛泛缔姻盟。〔净〕哇，哇，哇！好大胆，唠唠叨叨，只管讲了去。〔丑〕好笑得紧，他是个钦犯，怎么与他联姻结党？
〔净〕厂爷知道，不是当耍的。〔生〕哇！狗头，谁要你多管！你回去，就说与那阉狗知道，我周顺昌，不是怕死的人。

【滴溜啄木】生平的，生平的，常拚躯命。今日个，今日个，猛张血性，狠骂声声响应。〔丑〕我们也是好话，周爷只管寻死。担阁已久，大家请稳便吧。〔生〕什么大家稳便！我就送魏爷到京，你取奈何我么？咦！碎剁你这般狗头便好。〔末〕这是驾上差来的人，与他什么相干？小弟既奉圣旨，理合慷慨就道。相送千里，终须一别，亲翁，小弟言尽于此了。风波大狱吾承领，纲常大事君兼秉，生死同留千古名。〔生〕亲翁去后，小弟知亦不免。相见在即，小弟就此拜别了。〔同拜介〕

【猫儿坠】〔生〕行行相送，犹有一周生。他日逮及周生谁送行！〔末〕与君分手即幽明。〔合〕消停，无限牵肠，再一凝睛。〔净、丑〕小舡上舡家，快把舡摇上来！〔付上〕来了，来了！

【尾声】〔末〕生还何意图侥幸，也不望上方剑请。〔生〕但博个李、杜齐名，我志始成。〔别介〕〔付同生摇舡先下〕〔净〕好一个铁铮铮的狗头，回去对俺厂爷说了，看你活得成，活不成！明知岩穴虎方嗔。〔丑〕故作深山樵采人。〔末〕自古忠臣不怕死，由来怕死不忠臣。〔净、丑〕分付水手们，快些开舡赶路去！〔内应介〕〔俱下〕〔外扮中军赶上〕为奉恩台命，来寻钦使舟。〔望介〕舡儿不知往那里去了？〔向内叫介〕浙江魏爷上京的舡，可在前面么？〔内应介〕〔外〕请转来，有要紧言语要会哩！〔内应介〕〔外〕请舡上





北京下来的两位爷，上岸讲话。〔净、丑内应介〕来了，来了！〔作跳岸上见外介〕〔外揖介〕二位爷是提解魏乡宦的么？〔净、丑〕正是。〔外〕本军门毛老爷，多多拜上。方才驿中来报二位爷在此经过，毛老爷晓得圣旨紧急，不敢相留，特差小官将银二百两，送二位爷路上买果儿吃。〔出银送介〕〔净、丑〕多谢，多谢！多多上复毛老爷，你们苏州有个周顺昌，方才上舡，与犯官唠唠叨叨讲了半日的话，无非辱骂厂爷。两下又将儿女结了姻亲，你家老爷，也要留心了，这个姓周的。〔外〕晓得。〔净、丑〕咱们开舡要紧，竟自去了。有劳，有劳！〔外〕多慢。〔净、丑〕难得毛老爷这样好人。舡家，打扶手！〔内应介〕〔净、丑作上舡介〕开舡！开舡！〔下〕〔外〕就将方才的言语，急急去回复老爷便了。正是：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奔下〕

第六折 骂像

〔末，胡髯、罗帽、员领上〕威势炎炎天地昏，人人孝敬效儿孙。未识祠堂崇奉后，更将何事报亲恩。自家堂长陆万龄的便是，蒙本衙门老爷，与毛军门老爷，委造魏千岁爷祠堂，已经完工。今日各位老爷亲往虎丘，迎接新塑的神像入祠。我这里挂红结彩，上膳进香，各项俱已完备，特特在此伺候。若说起祠堂的好处，真个世间少有，天上无双。金银钱钞，输将万万，一似尘土泥沙；木石砖类，堆积千千，恰像峰峦山谷。日则鸣锣，锣响处，千工动手，一个个鬼运神输；夜则敲梆，梆打时，万桩齐下，一声声天摇地动。做匠的如狼如虎，好似罗刹临空；督工的喝雨呼风，赛过似哪吒降世。观看的闭口无言，还怕死临头上；过路的低头疾走，尚愁祸到当身。费尽了





百万钱粮，才得个一朝齐整。雕龙插汉，镂凤飞云。画栋流霞，碧甍耀日。城墙坚固，赛过石头城、紫金城，万年基业；殿宇巍峨，一似皇极殿、凌霄殿，千丈辉煌。头门上，高题着：三朝捧日，一柱擎天；两坊中，明写的：力保封疆，功留社稷。威仪雄壮，浑似五凤楼前，行走的谁不钦钦敬敬；气象尊严，出入的如在建章宫里，那敢嚷嚷喧喧！少顷的沉香像迎入祠堂，队队行行，尽拥着一人有庆；今日里普惠祠均瞻圣貌，挨挨挤挤，堪比着万国来朝。真是千载齐心来仰圣，百官何必去朝天。道犹未已，你听鼓乐声喧，想是神像迎将来了，不免进去整备登座则个。正是：平日但知天子贵，今朝才识厂公尊。〔下〕〔外、小生、旦、贴扮执事、吹手，丑扮小监，付纱帽、红员领，老旦监帽、蟒服前行。三杂抬轿、抬魏像盘龙、监帽、蟒玉，一杂撑黄伞行上〕

【正宫过曲·玉芙蓉】〔合〕勋名贵斗杓，功业凌苍昊。洵千秋间气，天挺人豪。今朝德望逾周、召，他日经纶翊舜、尧。神容肖，胜龙姿凤表。遍街衢，万人瞻仰拥如潮。〔作到介〕〔末暗上，扶像上座介〕〔付〕厂爷登殿，礼应加冠。〔老〕有御赐的七曲纓冠在此，进上千岁爷。〔丑递冠与老介〕〔老捧冠同付跪介〕〔老高声介〕奉旨进上千岁爷七曲纓冠！〔丑立台上，除像监帽，作戴冠不上介〕〔丑〕头大冠小戴不得。〔老、付立起介〕唤陆万龄！怎么爷的头塑大了？〔末跪介〕遵爷钧旨，头塑九寸九，这是宫中赐来冠小了，与小的何干？〔付〕如今怎么处？〔老〕这冠儿是上位赐的，又不好动他。〔末〕不难。塑像的在此，分付他将爷的头儿，收一收便了。〔老〕有理。〔末向净介〕你把爷的头儿，收这一分儿。〔净〕晓得。〔作上台取像头，安膝上铲小介〕〔付、老跪介〕〔老哭介〕咱的爷爷啊，头疼啊，了不得！了不得！〔净作铲小加冠介〕〔付〕好得紧，好得紧！





〔老〕如今俨然是一位太庙中神像了。〔末〕请爷上香进爵。
〔付〕如今我们都行五拜三叩头的礼了。〔老〕不消，不消，别的要行这大礼，如今咱们两个都是爷的亲生骨肉一般，不须行这大礼。也不用礼生虚文，竟自多磕几个头儿就是了。
〔付〕有理。〔杂众奏乐介，老、付进香、进酒介〕〔磕头跪介〕

【前腔】〔合〕金樽玉液浇，宝鼎沉烟袅。着食前方丈，山海珍瑶。筵前祷祝祈三岛，云际嵩呼彻九霄。〔老、付又叩头介〕〔合〕儿纯孝，舞斑衣拜祷。望亲恩，天聪昭鉴孝思遥。〔作拜献完介〕〔末〕请二位老爷偏殿进宴。〔老〕爷赐咱们的宴么？〔末〕正是。〔老〕毛哥，咱们去吃爷的赐宴，再来上午膳罢。〔付〕有理。〔老〕歌乐奏来三殿合。〔付〕酒杯连进万年欢。〔老〕分付孩子们，用心看守外边栅门，不许闲人闯入！千岁见了，要恼哩。〔外〕晓得。〔共下〕〔生，方巾、白衣上〕

【北正宫·端正好】首阳巅，常山峤，**芑**生来正气昭昭。俺只是冷清清坚守着冰霜操，要砥柱狂澜倒。俺周顺昌，孤介性成，忠贞夙秉。血淋淋一点赤心，只是忠君为国；铁铮铮千寻劲节，不肯贪位求荣。如今阉贼专权，群奸附势，俺自削籍家居，恨不奋身杀贼。近来趋承谄附之辈，各处遍造逆祠，吾郡亦创祠于半塘。那些党羽，输金恐后。昨有传帖到来，说今日塑像入祠，公往叩贺。俺一时怒发冲冠，毁帖大骂。如今不免步到半塘，看他们恁般样光景！〔行介〕

【滚绣球】恨奸邪，善类诛。逞凶图，国祚摇。数不尽拜门墙，一群狼豹；**蓦**忽地，耸生祠虎阜东郊。那一个贡沉香塑着头，那一个献玉带束着腰，那一个进珍珠缨冠光耀，那一个奉金炉降速香烧。纷纷的输金馈饷晨昏纳，挤挤的稽首投诚早晚朝，总是儿曹。来此已是半





塘了。果然是地侵阡陌，祠插云霄，直恁奢侈僭拟也！

【叨叨令】见参差楼儿和殿儿，直恁的巍巍峨峨的造。看多少门儿和栅儿，直个是重重叠叠的奥。遥望着灯儿和炬儿，闪的人辉辉煌煌的耀。猛望着身儿和首儿，活现出狰狰狞狞的貌。〔指介〕咦，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恨杀人也么哥！〔外、小生扮家丁持红棍赶上〕什么人在这里窥探？〔生〕又只见牙儿和爪儿，向咱们喧喧阗阗的闹。〔外、小生见生立住介〕〔老、付、末同丑众上〕千年桃进呈仙品，三祝声传效华封。〔老〕此时该上午膳了。〔付〕承应的乐人梨园，队舞撮弄的，都齐备在这里么？〔末〕都伺候久了。〔老、付望介〕什么人在外边窥望？孩子们快些打啊！〔二杂低禀介〕是吏部周老爷。〔老〕什么周老爷？〔付〕一定是周顺昌了。〔生直入介〕老公祖奉揖了！〔与付揖介〕〔老〕先拜了厂爷，然后作揖。〔生〕要俺周顺昌拜么？〔冷笑介〕

【脱布衫】〔生〕俺生平劲节清操，怎肯向貂珣屈膝低腰！〔老〕叩拜的也颇多，你怎地独自崛强？〔生〕一任那吠村庄趋承权要，俺只是守孤忠，心存廊庙。〔付〕厂公功德巍巍，也是合当钦敬的。〔生怒介〕咳！那魏忠贤么？

【小梁州】〔生〕他逞着产禄凶残胜赵高，比璘瑗倍肆贪婪。〔老怒介〕嘎，这等放肆！〔生〕他待学守澄全海恣咆哮，凶谋狡，件件犯科条。〔老〕厂爷有什么不好处来？〔生〕他的罪案多得紧哩！

【么篇】〔换头〕〔生〕他诛夷妃后把皇储剿。杀忠良，擅置宫操。结干儿，通奸媼，兀乱把公侯冒滥。他待要神器一身叨。〔老〕哇哇，一派多是胡言！〔付〕想多饮了几杯酒儿，敢是醉了么？〔生〕俺几曾醉来！

【中吕·快活三】〔生〕俺待学阳球伏阙号，效张钧请





剑泉。恨不把奸皮冒鼓任人敲，倩祢衡挝出渔阳调。
〔老怒介〕孩子们，把棍儿乱打这厮！〔众应介〕〔生〕谁敢！
谁敢！〔付劝介〕不要动手。且慢，且慢！〔向生介〕老先生
请回罢，不要招灾惹祸了。〔生大笑介〕

【朝天子】〔生〕任奸祠郁岌，任奸容桀骜。枉费了万民脂，千官钞。羞题着一柱擎天，封疆力保。少不得倒冰山，阳光照，逆像烟销，奸祠火燎，旧郊原兀自的生荒草。怪豺狼满朝，恨鸱鸢满巢，只贻着臭名儿千秋笑。〔作拂衣下〕〔老〕可恼，可恼！今日是神像进祠吉日，撞着这狗弟子孩儿，闹薨这一场。咱家方才叫孩子们毒打这厮一顿，又被毛哥劝止，胸中恼不过，怎么处？〔付〕凡事不可性急，方才就打他一顿，也干不得正经。如今连夜写成一疏，送到厂爷处，差着校尉拿他上去，了他的性命便了。〔老〕就把辱骂神像为题么？〔付〕不中用。他前日与魏大中结婚，我已具一密揭，报知厂爷了。如今就在周起元背违明旨，勘减袍价疏内，说与东林周顺昌等，干请说事，婪赃剖分，一网打尽便了。〔老〕有理，有理。就写，就写。多谢毛哥指教！〔付〕俺们事关一体，自该同心合胆，画出恶策的。何须谢得！〔老〕周顺昌，周顺昌，我此本一上，教你浑身是口不能言，遍体排牙说不得了！陆万龄过来！咱老爷心上恼，也等不得上膳了，你们掩了神厨，好好在此看守。咱老爷和毛老爷，明日来候千岁爷的安罢。〔末〕晓得。〔付〕外厢去上轿了。〔老〕自然。〔付〕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老〕纵使人如铁，难当法似炉。〔俱下〕



第七折 闺训

【番卜算】〔旦上〕儒素守家传，不步豪华径。萧萧





四壁伴清风，剩有凄凉媵。妾身吴氏，自适周门，身厌绮罗，口茹淡泊。织纸伴藜辉，堪云克相夫子；苹蓼寄中馈，怡然乐守齏盐。我相公宦途耿直，放逐家居。半世穷官，一生清吏。囊橐萧条，门庭冷落。前有浙中魏廓园，因忤权监，被逮进京，舟泊胥关。我相公到舟握手谈心，不意竟将女儿许配其孙。我想此事虽属慷慨，只是魏公系权监仇人，今朝与结丝萝，恐他日祸延林木，怎生是好？但我相公片言九鼎，既已定盟，料难中变，今早出外未回，不免唤女孩儿出来训诲他一番。女孩儿那里？〔小旦上〕

【前腔】膝下侍晨昏，秉性恒贞静。铅华不解释春风，懒去临妆镜。〔见介〕〔旦〕我儿，你虽生长宦门，从未珠妆翠裹。今已年将及笄，许多豪门富室，欲来纳聘，你爹爹尽皆谢绝。不料前日，将你许配嘉善魏吏科之孙。我想彼此宦室，门楣也自相当，只是魏公缘事赴京，自顾不暇，焉能恋及其孙！况且覆巢之下，必无完卵，总然保全性命，家园定尔荡费。你日后于归，恐难度日。如之奈何？〔小旦〕母亲在上，自古婚姻天定，况有爹爹做主，孩儿又在韶年，正好久侍膝下，母亲且请宽怀。〔旦〕想你目前虽未成婚，日后少不得再到他家去做媳妇，那些妇道也须一一晓得。

【桂枝香】砧敲月映，梭抛灯莹。须将井臼亲操，好把苹蓼自省。论寒门壶仪，论寒门壶仪，汲泉厮称，佐春相敬。语叮咛，四德称闺秀，三从识女英。〔小旦〕念孩儿呵！

【前腔】膝前温清，闺中欢庆。只识得针指当勤，从不惯娇痴成性。愧工容未嫻，愧工容未嫻。娘亲严命，儿心虔听。〔微悲介〕倍牵情无意桃夭咏，专祈萱草馨。〔小生上〕

【赚】听说心惊，急急奔驰返户庭。已到家中了，且





喜母亲妹子俱在堂上。〔旦〕寒门静。〔小旦合〕为甚的形容急遽，气难平？〔小生〕事堪憎，严亲蓦尔言词硬，传说愁将祸害撺。〔二旦〕爹行性，一生鲠直招灾眚，与谁争竞？与谁争竞？〔小生〕魏太监各处建造生祠。……〔二旦〕又为魏太监而起？〔小生〕苏州人也在半塘盖造一祠，又在虎丘塑一魏太监的浑身。今日是毛抚台与李太监作主，迎接这浑身送入祠堂。〔二旦〕毛抚台与李太监是魏太监的干儿子，他们是应该的。〔小生〕昨日阖城乡绅，有传帖约爹爹同去送像入祠，爹爹回了他不去。〔二旦〕不去也罢了。〔小生〕不想爹爹今早又亲到祠堂。〔二旦〕到祠堂中去便怎么？〔小生〕爹爹呵，

【长拍】直入奸祠，直入奸祠，亲观生像，怒气冲冲俄顷。〔二旦〕那时便怎么？〔小生〕掀髯大骂，闹轰轰，势若雷霆。〔二旦〕骂些什么来？〔小生〕骂他个逆贼逞威灵，恨不得奋利刃，屠肠断颈。〔二旦〕那毛抚台与李太监可曾听见么？〔小生〕怎么不听见！又骂他翼党群奸天必讨。那毛、李二人呵，免不得笑里藏刀荆棘生。〔旦〕你也恐系传闻，未必的确。〔小生〕母亲在上，方才有几个人与孩子说，亲眼见爹爹在那里。骂的尽目睹，言词侃侃锄奸佞。把几声痛骂，赛却三尺青萍。〔旦〕咳，相公呵，

【短拍】你草莽身潜，草莽身潜，朝端梦冷，又何苦舌底铮铮！〔小旦合〕虎口焰方腾，何似保身明哲，免得堕奸人机阱。〔合〕怕只怕祸到临头难免，痛杀我巢倾卵覆泪盈盈。〔旦〕如今爹爹在那里？〔小生〕尚未归家。〔旦〕且待他回来，我再苦谏他一番。〔小生、贴〕母亲之言有理。

【尾声】〔旦〕中涓横如梟獍，谰说是危言危行。〔小生、贴〕须信道达者三缄口似瓶。





〔旦〕逆耳忠言且三思，〔小生〕只今谁与辨雄雌？

〔旦〕谩将冷眼观螃蟹，〔合〕看彼横行到几时。〔同下〕

第八折 忠梦

【金菊对芙蓉前】〔生巾服上〕异愤难舒，孤忠独抱，抚膺倍觉心焦。我周顺昌杀贼心坚，锄奸念切。今日偶至逆祠，因见逆像，不觉怒气填胸，被我大骂一场。咳！我周顺昌若身在都门，定当连上几疏，劾奏逆贼，就是粉骨碎身，也说得不得。必须感悟君心，把魏贼碎尸万段，一则保全善类；二则肃整朝纲；三则扫清宫禁；四则奠安社稷。岂不快心！只为被劾家居，不能一展壮志，思之甚觉闷人！〔拍案介〕

【驻马听】籍削蓬茅，盼断君门万里遥。闷得我叩阍无路，折槛空怀，草疏徒劳。我若有日得仍到朝班呵！万言长策献皇朝，谢恩诣阙诛奸狡。〔脱巾放桌上介〕那时我周顺昌死也瞑目，一死鸿毛。〔作倦态介〕就是九泉之下，也自添欢笑。〔倚桌睡介〕〔内打一更介〕〔生魂出走介〕一点丹心射斗牛，肯因家食漫淹留。今日得展擎天手，不斩权奸死不休。我周顺昌向欲锄击魏贼，只为削职在家，不能遂志。且喜皇上将我起复原官，仍居京邸。咳！我一官何足喜，所喜者有此一官，得以面君杀贼耳。我此时不去哭奏皇上，更待何时！不免穿戴冠服，急急执笏入朝则个。〔作取冠服穿戴执笏介〕呀！且住。本还未写，怎么好去见驾。咳，我想魏贼罪恶多端，那里写得尽！就是杨大洪所奏他二十四大罪，也说他不尽。我只是口疏便了。〔作行介〕





【粉孩儿】冲冲的恨填胸添懊恼。喜皇恩浩荡，弹冠天表，余生久矣甘自抛，望天王日月光昭。〔立介〕这里已是午门了，为何静悄悄？不免径入。〔走介〕我此一去呵，若得个斩奸邪，碎首彤庭，煞强似牖下空老。〔立介〕呀！这里已是殿廷了，为何不见一人？〔末扮内监上〕九重青琐闼，百尺碧云楼。什么人在此窥探？〔生〕下官有重大事情，要面奏皇上的。〔末〕万岁爷不在宫中，驾幸海子去了。你速速出去！车驾东风外，星辰北斗边。〔下〕〔生〕圣上既在海子内，只素趲行，到彼号控便了。〔行介〕

【福马郎】叫彻彤庭龙驭杳，一霎里热血难倾倒，肠寸搅。急急向行宫走，路迢迢。〔望介〕那边想是海子了。天际五云高，遥瞻望，郁岌岌。〔下〕〔外、末扮将士执旗，净、付扮内监执瓜槌，丑、老扮女侍执画桨，旦、贴扮宫女执羽扇，一杂撑黄盖拥小生，冲天冠、蟒玉，同行上〕

【红芍药】〔合〕翻滚滚海浪江涛，花簇簇桂楫兰桡。看万道旗旌水天渺，响笙箫龙舟飞绕。君王受尽宵旰劳，离深宫暂时行乐，享承平四海无虞，亿万年天下永保。〔生急奔上，跪喊介〕臣吏部员外周顺昌，有事奏闻陛下。〔连喊介〕〔小生、众作登陆排门，小生中坐介〕〔小生〕是何官员，到此号控！〔众传介〕〔生膝行入叩首介〕臣吏部员外周顺昌，叩见陛下。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小生〕你何事到此？

【耍孩儿】〔生〕臣有荏忠沥血告，咫尺天颜覲。〔又叩首介〕谨拜舞，细悉丝毫。〔小生〕你奏的是何人？〔生〕臣劾的是逆贼魏忠贤。〔小生惊介〕你怎么劾他？〔生〕那魏忠贤呵，权珰毒狠狠，凶恶如三豹。恨杀他擅把威权盗，数罪恶，弥穹昊。〔小生〕他历事两朝，功留社稷，有何罪恶来？〔生号哭介〕圣上呵，魏忠贤罪恶多端，普天痛恨，若一





字有虚，臣甘寸斩。

【会河阳】〔生〕他杀害忠良，干儿遍招，内庭屠戮血痕漂。弄兵，祖制偏违，擅开内操。摇国本，图倾挠。炎威，胜恭显，施残暴；凶谋，比刘、韩危宗庙。〔小生〕魏忠贤既如此极恶穷凶，寡人即当明正典刑。卿家忠直敢言，指日不次超擢。〔生拜介〕万岁，万岁，万万岁！〔起立介〕〔小生〕分付内侍们，就此回朝！〔众〕领旨。〔小生〕龙虎旗旛残照里，凤凰楼阁暮云中。〔同众下〕〔生作喜介〕圣上面谕，将魏贼正法，真圣祖神宗之万幸，天下臣民之万幸也！且回到寓所静候好音便了。〔作行介〕〔净蟒玉扮太监急奔上〕

【缕缕金】〔净〕闻奸党，逞狂飙，激起冲天怒，奔咆哮。鼠辈难容忍，擒来立剿。〔见生指介〕元来是你，把我诳奏皇爷！东林魁首又妆乔，除根定斩草，除根定斩草。〔生指怒介〕哇！魏贼来得好，魏贼来得好，我正来寻着你！

【越恁好】〔生〕相逢狭路，相逢狭路，斧钺怎轻饶！〔净〕畜生，畜生，这等无礼！〔生〕我哭陈帝座，少不得梟伊首，正天条。〔净大怒介〕阿呀，阿呀！罢了，罢了！你要砍我么？只怕我先砍了你！〔生〕我就把朝笏击死你这奸贼！〔将笏打净介〕聊将笏击当宝刀，奸邪荡扫。〔净被打，奔避介〕〔生赶打介〕〔生〕打碎你惯吞噬馋眼脑，打杀你被刀锯残躯老。〔净喊介〕了不得，了不得！打死了，打死了！左右的救我一救！〔付、老扮小监奔上〕

【红绣鞋】〔付、老〕忽闻千岁呼号，呼号！奔驰两脚飞跑，飞跑！〔净指生介〕拿奸贼，速擒牢。除乌纱，剥红袍。紧绑缚，把头梟。〔付、老捉生剥冠服介〕〔外扮官，旦、贴扮刽子拿绳索刀上〕〔外〕奉圣旨，魏忠贤罪犯多端，着即绑赴市曹斩首。〔旦、贴绑净介〕〔净〕从前作过事，





今日尽还来。〔旦、贴押净同官下〕〔付、老逃下〕〔生〕也有今日，也有今日！好圣上，好圣上！魏贼，魏贼！杀得好，杀得好！快活！快活！〔大笑介〕哈哈……〔作跌在旧处坐介〕〔作睡去介〕〔内打三更介〕〔作醒介〕〔拍桌喊介〕魏贼，杀得好！杀得好！〔作开眼看介〕阿呀！仍旧是家里。呸！元来是一场大梦。我想昼之所思，夜之所梦，只因我一心要杀魏贼，故此梦中幻出许多光景。〔戴巾介〕

【尾声】朦胧一梦真奇奥，喜梦里剪除元恶。咳！就是梦境虚无，也把我胸中恨暂消。不免进去说与夫人知道。

正是：蝴蝶梦中身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下〕

第九折 就逮

〔外扮中军上〕九重魑地飞严旨，五夜俄然赐赭衣。自家毛老爷一个内中军便是。只为吏部周老爷，忤骂厂爷，又与嘉善魏宦联姻，斥辱校尉。报入东厂，厂爷大怒，就把周爷名字，嵌入周起元一案，坐赃三千，严旨提问。缇骑已到苏州了。俺老爷奉命惟谨，连夜发下文书，着我前往该县投递。一路行来，这里已是吴县衙门了。不免传鼓进去。〔传鼓介〕〔丑扮门子提灯上〕半夜三更，什么人传鼓？〔外〕快通报！抚院中军，有紧急文书投递。〔丑〕这等少待。容禀过老爷，请进私衙相见。〔外〕回复老爷要紧，不便担阁，快快传进！我去也。只消几行字，勾取一员官！〔下〕〔丑〕不知何等文书，这样紧急。且送与老爷开看，自有分晓。老爷有请。〔末上〕子夜闻传鼓，中宵忙整衣。门子，如此深夜，何人传鼓？〔丑〕抚院中军有紧急公文投递。〔末〕快请进来。〔丑〕他





说不便担阁，传了文书进来，就回去了。〔末〕取上来我看。
〔丑送上介〕〔末作拆看、大惊介〕呀，不好了！元来我周蓼洲老师，触忤魏珰，矫旨提问，缇骑已到。我还该乘此暮夜，飞骑出城，报他知道。好教他豫作处置，料理家中未了之事，少尽师生之谊。门子，快带马来，悄悄随我到周老爷家里去。
〔丑提灯应介〕〔末上马介〕

〔忆莺儿〕月影微，星影稀，着紧加鞭促马蹄。他那里燕雀巢堂知未知？风波恁奇，颠危怎持？羞杀我位卑力薄难周庇。这里已是老师门首，门子，带住了马。路逶迤，衡门陋巷，急急叩双扉。〔下马叩门介〕有人么？〔不应。连叩介〕〔净内〕什么人，夜深了，在此敲门打户？〔末〕有事要见老爷，快些开门。〔净〕为什么？敢是杀将来，这样要紧！〔末〕快些！快些！〔净〕天爷爷，黑魆魆地，也等我摸个袄团着了，方好开门。且问你是什么人？〔丑〕吴县陈老爷在此！〔净〕是陈老爷。这等来了！来了！〔反披衣奔上〕阿呀！摸着了一条裤子，认作衣裳，再也穿不上；刚刚披好，又寻蒲鞋弗着，真正要快反迟了。〔丑〕快快开门要紧！〔净〕好作怪，越是要紧，门儿越开弗开了！阿呀！啐！元来失记开了门闩。〔开介〕〔末进介〕管家，快些通报一声，说我急急要见！〔净〕兄弟倒把灯儿照我一照，等我穿好了衣服。〔丑〕快通报去！〔净〕索性把灯儿借我，一发寻着了蒲鞋。〔末〕噢！只管慢腾腾地，不顾误了大事！〔净〕老爷便是大事，难道我赤了双脚，倒是小事？〔末〕闲说！〔净〕不是嘎！怕里边没火，拿进去照着，好等老爷起身。〔末〕这等快取去！〔净〕老爷，请在黑头里坐坐罢！〔丑〕还要啰唆！〔净下〕〔末〕被他故意兜搭，担阁了这会。老师闻下官在此，吃这一惊可也不小。〔净随生上〕陈老爷那里？〔末〕不敢！门生在此。〔生〕





【前腔】短梦回，密语催，倒屣匆匆忙展衣。老父母，为何夜昏至此嘎？我晓得了。早上传说校尉来苏，想必轮着治生了。独抢刀门舍我谁？〔末〕门生适奉宪檄，才知借重老师。恐明早就逮，便不及将家事处分了，因此昏夜飞骑，报知老师。〔生〕治生已料定有这一日的了！权奸焰飞，孤臣命灰，生涯本分原非异。〔末〕宪檄森严，老师速自区处。门生恐有泄漏，就此告辞回县，明早再来奉请。〔生〕请便。〔末〕门生多多有罪了。泪频挥，谈心此刻，何忍顿分离。带马过来！〔上马策行，下〕〔生〕老苍头，且把门儿虚掩着。〔净应下〕〔生进介〕〔旦、小生、贴上〕阿呀，相公，这是那里说起？〔生〕你们为什么来？〔旦〕相公，你一生刚愎，惹是招非。情知势难撓，故意虎须独撩。今日祸到临头，我母子们死无葬身之地矣。

【五更转】顶乌纱，千百辈，你一人独抗持，几声快骂全家泪。今日里呵，祸到临头，怎生回避？〔生〕妇人家，说这样没志气的话来！男儿事，有甚悲？无他畏！此身许国应抛弃。夫人，我如此收场，殊不惭愧。〔小生〕阿呀，爹爹嘎！此去身投虎吻，吉少凶多，倘有不测，怎么处？

【江儿水】绕膝心肠碎，牵衣血泪垂。捐躯救父甘长逝。〔生〕朝廷拿我，岂是你代得的？〔小生〕爹爹嘎！子孝臣忠同一例。可不道全爹大节彰儿罪。〔贴〕这个多是孩儿不孝，有累爹爹。〔生〕为何？〔贴〕总为姻联祸起。生女何裨？眼盼盼家门貽累。〔生〕呀！你们也可笑得紧。大丈夫心事，虽非儿女所知，只是你们，既做了周顺昌之妻，周顺昌之子，

【玉交枝】颇知大义，却缘何狂呼惨啼？未能鼓舞须眉气，徒然挠乱人意。〔旦〕生离死别，只在顷刻，有





甚未了事，还是分付我们一声。烧残红烛心渐灰，值不得可怜两字将奴慰。〔合〕苦扳留，无非这回；细商量，无非这回。〔生〕夫人，你说什么未了事？是嘎！是嘎！有一桩未了事。案上恰有素纸，孩儿，快与我磨起墨来。〔旦背介〕好了，好了！相公有后语嘱付了。〔小生〕爹爹，有什么未了事，尽着写去。〔生〕我就写，就写。

【五供养】展开素纸，骂贼真卿，书法宗伊。题着什么？好嘎，有了！〔写介〕补完未了事，题作小云栖。〔众〕“小云栖”这三个字什么意思？〔生〕前日龙树庵僧西崖，嘱我题一匾额，连日不曾写得，今夜也完了一桩心事。春秋绝笔，除此项无萦系。〔众〕我们只道有甚嘱付，原来作此不急之事。兀的不痛杀我也！〔合〕纷纭当此际，慷慨践僧期。三字留题，直抵长歌正气。〔净上〕启老爷知道：文老爷步行求见。〔生〕既如此，你们暂退。〔众应下〕〔生〕就请文老爷进来！〔净应下〕〔外上〕

【月上海棠】国土危，撙冠往救浑无计。阿呀，蓼洲兄！不想你也有这日。〔生〕也是必然之事。〔外〕小弟闻此消息，正欲乘夜报兄。途遇县公，才晓得吾兄处先有实信了。天色一明，就要请兄入城开读。事在燃眉，吾兄作何区处？〔生〕小弟有何区处？但闻呼即赴，君命难违。〔外〕蓼洲兄，说那里话！小弟为了吾兄之事，等不到落月啼乌，禁不住剖心裂胃。冤声沸，只恐吴氓，素称尚义。〔生〕住了。吾兄怎么说个吴氓仗义？〔外〕魏贼弄权，忠良屠戮。正类固所痛心，小民莫不切齿。况吾兄清名久著，士庶钦心。一旦罹此奇冤，桑梓必怀义愤。且此处金阊，尤多豪侠。倘然一倡百和，公愚上台，九阊虽遥，焉知不为民心感动？〔生〕咳！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若果有此事，反陷弟于不忠了。

【三学士】我只此一身，值甚的惊天动地何为？〔外〕





吾兄虽具刚肠，他人定难坐视。小弟言及于此，也是或然之事，亦未可知。一时公愤民之义，不枉你十载乡评众所推。〔生〕吾兄有此一言，倘他人闻知，反为未便。〔外〕天色将明，当事者必来催促，可作急将家事料理。〔生〕有何料理？〔外〕小弟告别了。俟兄入城，另有商议。患难关头存意气。金兰谊，狐兔悲。〔别下〕〔旦、众出介〕阿呀，相公嘎！天色渐明，就逮在即。难道廿载夫妻，真个竟无一言嘱咐么？〔生〕咳！只管多讲。我有什么嘱咐来？自今以后，我自做我的事，你们自做你们的事便了。〔旦、贴、小生哭介〕〔生〕休聒絮！〔向旦介〕鸟同林，各自飞。大丈夫视死如归！视死如归！〔向贴、小生介〕怎顾得儿啼女悲。〔内打五更介〕〔众〕响琅琅漏点催，血淋淋泪点飞。〔净上〕阿呀！老爷，不好了！吴县陈老爷，奉候老爷公所开读。说天色黎明，延缓未便；现在外厢堂中，立候老爷起身哩。〔生〕既如此，你们快随我到家庙中，向祖宗英灵拜别去。〔行介〕〔到，拜介〕〔生〕

【侥侥令】百年存血食，一旦失瞻依。我那祖宗嘎！你只愿子孙忠孝，今日此去，烈烈轰轰，可也不负你的家教了。〔笑介〕地下相逢无惭色，你可也踏着香云来帝畿，帝畿。县公候久，理合轻身就逮。夫人请进，我就此出堂去也！〔众〕阿呀！相公嘎！爹爹嘎！〔合〕

【尾声】生逢不似生离易，怎禁得放声挥涕。〔生〕哇！你们还要哭些什么？啊，呸！我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竟下〕〔净〕阿呀，我那老爷嘎！〔随下〕〔众哭介〕

【哭相思】不惜身家酬国恩，风波匝地一孤臣。从今痛定还思痛，狼藉衣衫半血痕。〔小生〕母亲且免愁烦，请进少息。待孩儿急到县中，打听消息如何便了。〔旦〕我那相公嘎！





正是：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贴扶旦下〕

第十折 义愤

〔净，短胡、衣帽上〕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俺颜佩韦，一生落拓，半世粗豪。不读诗书，自守着孩提真性；略知礼义，偏厌那学究斯文。路见不平，即便拔刀相助；片言不合，那肯佛眼相看？怪的是不忠不孝，不义之财毫不取；敬的是有仁有义，有些肝胆便投机。那专诸是市井屠夫，拚命献鱼肠，赢得雄名万古；要离乃吴门一介，残形施匕首，传来义气千秋。俺热血满腔，赤淋淋未知洒落何地；雄心一片，闹轰轰怎肯冷作寒灰！前日在李王庙前听说岳传，因听得童贯杀害忠良，一时怒起，把那说书的打得稀烂。倒在那里结识了杨念如等四个好汉。昨日纷纷传言说：上边差校尉到苏州来拿乡宦。我想这校尉一定是魏太监差来的，必然来拿与魏家作对的乡宦。只是与魏家作对的，不多几人，都是好乡宦。若是拿他，岂不伤了天理！但未知所拿何人，倒教俺一夜放心不下。如今不免到街上去打听个消息。一路行来，已是上塘街了。〔走介〕

【北斗鹤鹑】〔净〕俺生来心性痴呆，一味介肝肠慷慨。不贪着过斗钱财，也不恋如花女色，单只是见弱兴怀，猛可也逢凶作怪；遇着这毒蛇狼，狠鸳鸯，凭着他掣电轰雷，俺只索翻江搅海。〔望介〕那边一个汉子，飞也奔来了。听他说些什么。〔末，衣帽奔上〕

【南缕缕金】〔末〕心急遽，脚忙抬，一事天来大。实奇哉！〔净〕元来是杨家兄弟，往那里去？〔末〕颜大哥，不好了，〔净惊介〕为什么子？〔末〕街市喧传遍，人人惊





坏。〔净作急状介〕你说为些什么来？〔末〕北京校尉到苏台。〔净〕我要问你，校尉来拿那一个？〔末〕周家已提解，周家已提解！〔净〕那一个周家？〔末〕是林家巷内周吏部！〔净怒介〕嘎，有这等事！

【北紫花儿序】〔净〕蓦听得清官被逮，缇骑南来，都应是阍党私差。唬得俺神惊胆骇，意乱心乖。〔末〕哥呵，真正一桩异事！公论也不服呵！〔净〕飞也波灾！苦只苦九重阍，远隔云霄外。〔末〕如今便怎么？〔净〕早则是广聚同僚，直入官阶，说个明白。〔末〕有理，有理！我们且到前面再拉些弟兄，同到城内相机行事便了！〔净〕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同下〕〔小生、老旦，衣巾急上〕

【南缕缕金】〔小生、老旦〕嗔魏贼似狼豺，排陷东林党，绝根芽！又逮周铨部，忠良遭害，胶庠公愤没安排。频将泪儿洒！频将泪儿洒！〔小生〕小生王节是也。〔老旦〕小生刘羽仪是也。〔合〕周蓼老被逮，驾帖已到，今日在西察院开读。我辈尽怀公愤，快些进城去商量个善全之策便好。〔行介〕〔净、末急上〕元来是王、刘二位相公！〔小生、老旦〕元来是颜、杨二兄！〔净、末〕二位相公，来得极好。周爷被逮，我们众百姓，都抱不平，要去救他。只是我们都是粗鲁之人，草草莽莽，干不得正经。相公们定与周爷是好友，大家划个计策才妙。〔小生、老旦〕我们亦为此事而来，若得众位相帮，妙极的了。〔净、末〕方才我们一面托兄弟马杰、沈扬、分头在阍、胥两门，拉人入城，一面分付草庵内和尚，去敲梆催众，共到西察院前去了。〔小生、老旦〕难得二兄如此义气。〔净〕俺们呵，

【北小桃红】〔净〕义侠吴门遍九垓，千古应无赛。今日里，公愤冲天难宁耐，怎容得片时捱？任官旗狼虎威





风大，俺这里呼冤叫枉，喧天动地，管教您一霎扫尘霾。〔丑拿香奔上〕

【南缕缕金】〔丑〕浑身汗，走穿鞋，各处人声沸闹咳咳。要救周乡宦，捧香奔快。一人一炷喊声哀，天心也回改！天心也回改！〔末〕好了，好了！周家兄弟拿了许多香来了。我们到那边分与众人，大家好去求官府了。〔净怒介〕求他什么！他若放了周乡宦罢了；若弗肯放，我们苏州人，一窝蜂，待我们几个领了头，做出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众兄弟不可缩头缩脑，大家并力同心便好。〔末、丑〕自然，自然！快去，快去！〔小生、老旦〕列位不可造次。我们急急入城，拉了三学朋友，写一辩呈，同了列位，去求毛抚台，恳他出疏保留，这便才是。〔净、末、丑〕老毛是魏太监的干儿子，这番拿问也是他的线索，怎肯出疏保留？我们到那里，自有个道理。走！走！〔共奔介〕

【北秃厮儿】〔净〕心儿里满堆着祸胎，百忙里难保得和谐。冲冲怨气怎摆划，一步步奔长街。非呆！〔俱下〕〔付扮和尚敲梆上〕阿弥陀佛，林家巷内吏部周老爷，清廉正直，万民感戴。如今校尉来拿，开读在即。一街两巷，众位老爷，都到西察院，执香恳求官府，出疏保留。此系人民公举，不可迟延误事。〔净复奔上〕老师父，有许多人去了？〔付〕颜老爷，小僧到处敲梆叫喊，有无数的人入城去了。〔净〕妙！妙！妙！如今烦你再到削筋墩、社坛头、三官殿头这几处，我们小弟兄极多，快快催他们进城。〔付〕晓得。〔又敲梆喊介〕〔下〕〔末奔上〕颜大哥，快去，快去！众人都在那里等你。〔净〕走，走，走！〔走介〕

【北煞尾】〔净〕疾忙奔走无耽待。看此去百万军中显将才。管教你漫天烟雾霎时天，遍地风波顷刻里解。〔共下〕





第十一折 闹诏

〔贴，青衣、小帽上〕苦差合县有，惟我独充当。自家吴县青带便是。北京校尉来捉周乡宦，该应吴县承值。校尉坐在西察院，本县老爷要拨人去听差，这些大阿哥，都叮嘱了书房里，不开名字进去。竟拿我新着役、苦恼子公人，点去承值，关在西察院内。那些校尉动不动叫差人。叫差人要长要短，偶然迟了，轻则靴尖乱踢，重则皮鞭乱打。一个钱也没处去赚，倒受了无数的打骂！方才攘了一肚子烧酒，如今在里边吆吆喝喝，又走出来了。不免躲在厢房，听他说些什么。〔暗下〕〔付扮差官，丑、小生扮二校，喝上〕

【梨花儿】〔付〕驾上差来天也塌。推托穷官没钱刮，恼得咱家心性发，嗙！拿到京中活打杀。李老爷呢？〔小生〕李老爷睡在那里。〔付〕快请出来。〔校向内介〕张老爷请李老爷。〔净内应介〕来了！〔净扮差官上〕

【前腔】〔净〕久惯拿人手段滑，这番差使差了瞎。自家干儿不设法，嗙！一把松香便决撒。〔付〕李老爷，咱们奉了驾帖，差千差万，到处拿人，不知赚了多少银子。如今差到苏州，又拿一个吏部。自古道：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岂不晓得苏州是个富饶的所在？况且吏部是个美官，值得拿万把银子，送与咱们？开口说是个穷官，一个钱也没有，你道恼也不恼！难道咱们三千七百里路来到这里，白白回去了不成？〔净〕可笑那毛一鹭，做了咱家的官儿，咱们到来，他也该竭力设法，怎么丢咱们住在冷屋里边，自己来也不来？哥呵！若是周顺昌弄不出，咱们定要倒毛一鹭的包哩！〔付〕李老爷说的是！差人那里？〔连叫介〕〔丑〕差人！差人！〔贴走





出跪介〕老爷有何分付？〔付〕差你在这里伺候，脸面子也不见，不知躲在那里？〔净〕连连叫唤，才走出来，要你这里做什么！〔付〕李老爷不要与他说，只是打便了。〔净〕拿皮鞭来！〔贴磕头介〕小的在这里伺候，求老爷饶打。〔付〕你快去与毛一鹭说：俺老爷们，奉了皇爷的圣旨，厂爷的钧旨，到此拿人，你做那一家的官儿，不值得在犯官身上弄万把银子送俺们！若有银子，快快抬来，若没有银子，咱们也不要周顺昌了。咱们自上去，教他自己送周顺昌到京便了。快去说！就来回复。〔贴〕小的是个县差，怎敢去见都老爷？怎敢把许多言语去禀？〔净、付大怒介〕哇！你这狗头不走么？〔贴拜价〕小的委实不敢说。〔付〕要你这狗头何用？〔将皮鞭乱打介〕〔净乱踢介〕〔贴在地乱滚，叫痛哀求介〕〔付〕这样狗彘的，不中用。〔贴爬下〕〔付向丑介〕你照方才的言语，快去与毛一鹭说！俺们立等回话。〔内众声喧喊介〕〔丑望介〕呀！门外人山人海，想是来看开读的。这般挨挤，如何走得！〔付又与小生说介〕你把皮鞭打开了路，送他出去便了。〔向净介〕咱家到里边喝杯凉酒。少不得毛一鹭定然自来回复。〔净〕有理。〔付〕只等飞廉传信去，〔净〕管教贯索就擒来。〔同下〕〔小生〕咄！百姓们闪开，闪开！咱家奉旨来拿犯官，什么好看！什么好看！〔丑〕闪开，闪开！让咱走路！〔将皮鞭乱打下〕〔旦、贴扮二皂喝上〕〔外，黑三髯、冠带，扮寇太守上〕

【西地锦】〔外〕民愤雷呼辕下，泪飞血洒尘沙。〔内众乱喊介〕周吏部第一清廉乡宦，地方仰赖，众百姓专候太老爷做主，鼎言救援哩！〔大哭介〕〔末，短胡髯，冠带，扮陈知县急上〕〔向内摇手介〕众百姓休得啼哭！休得啼哭！上司自有公平话。且从容，莫用喧哗。〔内众又喊介〕陈老爷是周乡宦第一门生，益发坐视不得的呢！爷爷嘎！〔又哭介〕〔未见外介〕老大人，众百姓执香号泣者，塞巷填街，哀声震





地，这却怎么处？〔外〕足见周老先生平日深得人心，所以致此。贵县且去分付士民中一二老成的上前讲话。〔末〕是！〔向内介〕众百姓听着！寇太爷分付，士民中老成的，止唤一二人上前讲话。〔小生、老旦，扮生员上〕〔作仓惶状介〕〔小生〕生……生……生员王节。〔老旦〕生……生员刘羽仪。〔小生、老旦〕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周……周铨部居官侃侃，居乡表表。如此品行，卓然千古，篡罹奇冤，实实万姓怨恫。老公祖，老父母，在地方亲炙高风，若无一言主持公道，何以安慰民心？〔净急上跪介〕青天爷爷阿！周乡宦若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丑喊上〕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阿！今日若是真正圣旨来拿周乡宦，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了。今日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众百姓其实不服。就杀尽了满城百姓，再不放周乡宦去的。〔大哭介〕〔内齐声号哭介〕〔外〕众百姓听着！这桩事，非府县所能主张。少刻都老爷到了，你百姓齐声叩求，本府与吴县自然极力周旋。〔内齐声应介〕太爷是真正青天了。〔内敲锣、喝道声介〕〔净、丑〕都老爷来了！列位，大家上前号哭去！〔喊介〕〔小生、老旦〕全赖老公祖、老父母鼎力挽回。〔外、末〕自然，自然！〔小生、老下〕〔外、末在场角伺候，打躬迎接介〕〔内喊介〕〔付，胡髯、冠带，扮毛抚台，歪戴纱帽，脱带撒袍，众百姓乱拥上〕〔众喊介〕求宪天爷爷做主，出疏保留周乡宦呢！〔外、末喝退众下介〕〔付作大怒，乱喘乱喘大叫介〕反了，反了！有这等事！皇上拿人，百姓抗拒，地方大变了，大变了！罢了，罢了！做官不成了！〔外、末跪介〕老大人请息怒。周宦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气所感。或者有一线可生之路，还望老大人挽回。〔付大怒介〕咳！逆党聚众，抗提钦犯，叛逆显然了。有什么挽回？有什么挽回？〔作怒状，冷笑介〕





【风入松】呼群鼓噪闹官衙，圣旨公然不怕。你府县有地方干系，可晓得官旗是那一家差来的？天家缙骑魂惊唬，〔作手势介〕若抗拒，一齐搭咤。〔外、末拱介〕是！〔付低说介〕且住了！逆了朝廷，还好弥缝。今日逆了厂公，〔皱眉介〕咦，比着抗圣旨，题目倍加。头颅上，怎好戴乌纱！〔内众又乱喊介〕宪天爷爷，若不题疏力救周乡宦，众百姓情愿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外、末又跪介〕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言。民情汹汹如此，还求老大人一言抚慰才是。〔付〕抚慰些什么来？抚慰些什么来？拿几个进来打罢了！〔外、末又跪介〕老大人息怒。众百姓呵，

【前腔】〔外、末〕哭声震地惨嗟呀！卑职呵，不敢施威喝打。倘一言激变难禁架，定弄出祸来天大。〔末又跪介〕老大人若无一言抚慰，就是周宦在外，卑职也不敢解进辕门。〔付〕为何？〔末〕人儿拥，纷如乱麻，就有几皂隶，也难拿。〔付沉思介〕嘎！也罢！既如此，快去传谕百姓且散。若要保留周宦，且具一公呈进来，或者另有商量。〔外、末起介〕是！领命！〔即下〕〔付〕哈哈！好个呆官儿。苦苦要本院保留，这本儿怎么样写？怎么样写？且待犯官进来，再作道理。〔向内叫介〕张爷那里？李爷那里？〔叫下〕〔小生扮校尉上，扯住付立定介〕毛老爷，不要乱叫。我们的心事，怎么样了？到京去，还要咱们在厂爷面前讲些好话的哩！〔付〕知道了！知道了！自然从厚。〔携手下〕〔生青衣、小帽，旦、贴扮皂押上〕〔生〕平生尽忠孝，今日任风波。〔净、丑、末拥上〕周老爷且慢。我们众百姓已禀过都爷，出疏保留了。〔生拱谢介〕列位素昧平生，多蒙过爱。我周顺昌自矢无他，料到京师，决不殒命。列位请回。〔净、丑、末〕当今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决不放周爷去的。〔哭，唱〕

【前腔】〔净、丑、末〕权势焰把人挝，到口便成





肉鮓。周老爷呵，死生交界应非耍，怎容向鬼门占卦？〔老旦、小生急上〕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辈三学朋友，已具公呈保留，台驾且回尊府。晚生辈静候抚公批允便了。〔生〕多谢诸兄盛情。咳！诸兄，小弟与兄俱读圣书，君命召，驾且不俟。今日奉旨来提，敢不趋赴。顺昌此去，有日还苏，再与诸兄相聚，万分有幸了。〔小生、老旦〕老先生说出此言，晚生辈愈觉心痛了。〔大哭介〕〔净、丑、末，各抱生哭介〕〔小生、老旦〕老先生，你看被逮诸君，那一个保全的？还是不去的是。投坑阱都成浪花，见那个得还家。〔生〕列位休得悲哀。我周顺昌呵，

【前腔】〔生〕打成草稿在唇牙，指佞庭前拚骂。叠成满腹东林话，苦挣着正人声价。诸兄日后将我周顺昌呵，姑苏志休教谬夸。我只是完臣节，死非差。〔外扮中军上〕都老爷分付开读且缓，传请周爷快进商议。〔净、丑、小生、老旦、末〕有何商量？〔外〕列位且具公呈，自然要议妥出本的。〔众〕出本保留，是士民公事，何消周爷自议？不要听他！〔生〕列位还是放学生进去的是。〔众〕不妨，料没后门走了。〔外扶生入介〕〔内〕分付掩门。〔内付掩门介〕〔众〕奇怪！为何掩门起来？列位，大家守定大门，听着里边声息便了。〔作互相窥听介〕〔内念诏介〕跪听开读。〔众惊介〕列位，不是了！为何开读起来？〔又听介〕〔内高声喊介〕犯官上刑具。〔众怒介〕益发不是了！列位，拚着性命，大家打进去！〔打门介〕〔付扮差官执械上〕咄！砍头的，皇帝也不怕；敢来抢犯人么？叫手下拿几个来，一并解京去砍头！

【前腔】〔付〕妖民结党起波查，倡乱苏城独霸。抢咱钦犯思逆驾，擒将去千刀万剐。〔众〕咳！你传假旨，思量吓咱！〔拍胸介〕我众好汉，怎饶他！〔付〕嘎！你那般狗头，这等放肆，都拿来砍！都拿来砍！〔作拔刀介〕





〔净〕你这狗头，不知死活！可晓得苏州第一个好汉颜佩韦么？〔末〕可晓得真正杨家将杨念如么？〔丑、旦、贴〕可晓得十三太保周老男、马杰、沈扬么？〔付〕真正是一班强盗！杀！杀！杀！〔将刀砍介〕〔净〕众兄弟，大家动手！〔打倒付介〕〔付奔进介〕〔众赶入打介〕天花板上还有一个。〔众打进打出三次介〕〔二旦扛一个死尸上〕打得好快活！这样不经打的，把尸骸抛在城脚下喂狗便了。〔下〕〔外扮寇太守扶生上〕〔生〕老公祖，此番大闹，我周顺昌倒无生路了。怎么处？怎么处？〔外〕老先生休虑。且到本府衙内，再有商量。〔扶生下〕〔末扮陈知县扶付上〕〔付〕这等放肆。快走！快走！各执事不知那里了，怎么处？〔末〕执事都在前面。只得步行前去。知县护送老大人。〔付〕走，走，走！〔同末下〕〔净、丑、旦、贴内大喊。众复上〕还有几个狗头，再去打！再去打！〔作赶入介〕〔即出介〕一个人也不见了，官府也去了，连周乡宦也不知那里去了。怎么处？快寻，快寻。〔各奔介〕

【前腔】〔合〕凶徒打得尽成粗，倒地翻天无那。遁逃没影真奇诧，空察院止堪养马。周乡宦，深藏那家？细详察，觅根芽。〔共奔下〕

第十二折 哭追

【水红花】〔末扮朱完天，将巾箭衣、腰间挂剑、长三髯上〕权珰飞焰到中吴，遍传呼，天倾何补？千秋意气未全无。敢捐躯，狂挝谏鼓。自家朱祖文，字升经，别号完天。祖贯携李人氏。先祖讳先，嘉靖时，杀倭有功，历官天下大都督，世荫麾戎。我幼年失怙，赖母刘氏抚养长成。苦节贞操，无由旌表。吏部周公，素非相识，力致当道，上疏具





题，得造节妇牌坊。一向铭心镂骨，感泣搏颡，愿为公死。不想近日吏部忤珰被逮，变起仓卒。可怜吏部四壁萧然，一贫如洗。众毙缇骑之后，随又六门设柜。那贩夫樵竖，无不捐赀乐助，一为校尉使费，一为上京盘缠。我想吏部疾恶若仇，钢肠似铁，此行必无生理。我悄地相随到京，生则职纳囊橐，死则视其含敛，以图万一之报。闻得开舡在即，免不得赶上前去。不必私恩小惠，微报易为图，直生死与相俱也。喂。

〔下〕

【水红花】〔丑、付扮二校尉，生带刑具，外扮舡家摇舡上〕〔丑、付唱〕无天无日是姑苏！胜强徒，一场胡做，钦差打得命儿殂。到京都，从头分诉。〔付〕我们驾上差人，靠着皇帝老子的势头，谁敢道只字？不想苏州百姓，成群结党，作乱起来，竟将百户方文臣打死。少不得到北京与他们算帐。〔末向生介〕咄！你如今在舡中，不怕你跳上天去。〔生作不理介〕〔付〕舡家，快摇！〔外〕我们要上岸买些酒肉哩！〔付〕就要买东西，且到无锡去挽舡。〔外应介〕〔作摇介〕〔末、付唱〕急驾扁舟摇去，无锡在前途。到时节才把村醪沽也囉！〔俱下〕〔小生，旧衣巾，作惊惶失足状，急急奔上〕

【山坡里羊】呼天，夜茫茫失曙；呼君，路迢迢难吁；呼亲，形影无寻处！我周茂兰，只为父亲被逮，士民公愤，击杀官旗。官府恐有疏虞。将我父亲一旦三处移置，连我也不得见面。早上县公密报，说今早五鼓，已开舡就道了，因此急急赶来。气喘吁，踉跄泣路隅。〔哭介〕我那爹爹阿，分离不得斯须语，生死无由抚抱呼。一路赶来，看看已到无锡了。身孤，盼亲闹，泪眼枯。舟遽，觅轻帆，望眼模。〔作远望介〕那只舡头上站着两个人，好似前日校尉的模样。〔又望介〕是阿！是阿！一些也不差。看他歇





舡光景。待他拢来，我就跳上去便了。〔末、付内喊介〕舡家，这里是无锡码头上了。你要买东西，快些上岸买了。我们就要开舡的。〔外内应介〕来了。〔末、付上〕就在这里拢舡罢！〔小生〕好了，好了。待我跳上舡头上去！〔作跳上舡介〕〔末、付惊介〕你是什么人？为何跳在我舡上来？〔小生哭唱介〕

【皂罗袍】痛我寻亲远赴。〔揖介〕望尊行方便，宽假须臾。〔末、付〕咳！你说是那一个？〔小生〕我是周乡宦的儿子。〔末、付怒介〕哇！哇！还不上去！好打！好打！〔小生〕我孤身到此实无辜，见亲一面非他故。〔末、付喝介〕快走！〔扯介〕〔生在内叫介〕可是茂兰孩儿？〔小生指内介〕这是我爹爹了。忽闻爹语，声声惨呼。嗟儿不孝，行行渐疏。〔末、付〕这狗头，还不上岸！〔作打介〕〔小生强住介，喊介〕吾那爹爹阿，爹爹阿！几声痛叫亲生父。〔生奔上介〕

【解醒甘州】我孩儿不谙世务，涉长途，到此探予。〔小生见生跪介，抱住哭介〕阿呀！爹爹阿！你癯瘠桎梏身拘锁，攫何罪作囚俘？〔生〕儿阿！你来做什么？我完我事生抛汝，伊自全伊莫顾吾。〔小生〕孩儿只道爹爹还在府署，不想半夜出城，县中报知，惊骇天地，急急赶来同爹爹上京。〔生〕吾恐白日下舡，士民又来阻挠，故此黑夜而来。你既晓得也就罢了，到此何干？还不回去！〔小生〕若如此说，爹爹果然不要孩儿去了。天乎！好一似刀刀割肚剜肤。〔作在地滚哭介〕

【玉抱肚】〔生〕儿阿！不须愁苦。急归家，读书孝母。〔小生〕母亲有几个兄弟在家奉侍，孩儿一定要同爹爹去的。〔生〕我此身久许君王，怎违心复恋妻孥。〔小生〕爹爹此去，路途遥远；况到京大费周折，岂可无人作伴？留儿身畔代家奴，怎做得患难周旋一介无？〔生〕一发用你





不着了。你快回去，对母亲说：速速把妹子送到魏家去，完了我一桩心事。〔末、付〕你父亲尚不容你去，咱家老子怎肯容你？快走你娘的路！〔作扛小生丢上岸介〕〔末、付〕快些开舡！快些开舡！〔内应介〕来了，来了！拿橹、点篙。〔生作看岸上介〕〔末、付〕舱里去！〔拖生同下〕〔小生跌闷在地，渐醒介〕爹爹那里去了？那里去了？〔满场奔望介〕〔哭介〕阿呀，舡儿竟开了去了！

【掉角吾乡】盼轻舡飞如野鳧，恨官旗毒如狼虎。歹东风疾吹一帆，狠舟师加添几橹。〔叫介〕爹爹阿！爹爹阿！叫得我破喉咙，号堤畔，哭天涯，亲容望断遮云雾。舡已去了，难道我不去不成？怎做得贪栖息，归故土，一任做风中絮。罢！说不得了。缓急非所望，生男复何益？爹爹既欲捐躯报君，我又何难舍生报父？只得投水而死罢！〔末一面上〕急急行来，舡儿去远了。呀！那边的好似周公子，上前看来。〔小生唱〕

【尾声】一灵急奔燕山路，也得个死生一处。爹爹慢行，孩儿来也。少不得相逐清冷屈大夫。〔作投水介〕〔末急救介〕呀！周公子为何如此短见？〔小生〕原来是朱先生。阿呀！先生嗟，父亲被逮，为子者自合追随，缙骑必不相容，将我迫逐上岸，进退两难，只得寻个自尽。一灵有知，还得相依左右。不想又遇了先生。〔末〕公子差矣！尊大人洒然就道，虽已忘家，然事未可知。脱有缓急，谁可告者？公子还该速觅便舟，随行看觑。鸿毛一死，却有何益？〔小生〕先生之言最是。只是道路间关，一身狼狈，况无便舡可觅，不若速死为愈。〔末〕咳！公子不必虑此。卑人与吏部初非相识，先母旌节，实荷厚恩，旷古所无，何难舍身图报，公子若虑道路间关，卑人愿奉陪前去。〔小生〕若得同行，足见周旋至谊。只是风尘劳顿，何敢贻累先生。〔末〕公子说那里话！





【好姐姐】我久已委心相许，岂临事偏多顾虑？报恩机会，分明此一时。〔合〕相从去，三千里路身家弃，十二时辰涕泪余。〔小生〕噫！先生，

【前腔】感君情深肺腑，乾坤事担当如许。棘端狂吻，缓急信有诸。〔合前〕〔末〕天色渐晚，公子不必迟疑。卑人身畔薄携盘费，就此徒步上京便了。〔小生〕多谢先生！〔同下〕

第十三折 捕义

〔外扮公差上〕五鼓传呼急，朱单发内堂；犯人难捉获，伙计细商量。自家苏州府堂快手是也。清早五更，只听得敲门甚急，传是大爷呼唤，内衙立等。飞奔到府，进了宅门，太爷当面发下朱单，要拿五个钦犯。又密语分付，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想此事，好不尴尬。那五个人不知住居何处？着落在什么地方？一路行来，叫齐伙计，大家商议。此时还不见到，只得候上前去。呀！来了！来了！〔生、小生、老旦扮公差上〕〔外怒介〕事在紧急，还不快走！〔生、小生、老〕什么事这等心慌？〔外出单介〕来，来，来，你看，你看！五个人没头没脑，那里找寻？〔小生〕少不得有元来切脚。〔外〕有了切脚，什么难处？〔扯众附耳介〕太爷分付，如此如此，好不难哩！〔生〕不要忙，既为此事，少不得只在阊门外边。且看明了姓张、姓李，就晓得了。〔念单介〕仰役密拿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等，即刻回话。〔老旦〕噫！想着了，想着了！第三名周文元，就是有名的周老男。〔外〕可是绰号叫拆兴的。〔生〕不差。住在阊一图地方，竟着了一图总甲。有了一人，那四个就有踪迹了。〔小生〕一图总甲龚小





园，着了他，自然有。去，去，去！〔共行介〕

【六么令】此时呵，阊门开了，急急飞奔。不管高低，普安桥走过又是上津桥，林家巷转弯跑，地方家内忙来到，来到。〔老〕此间已是，不免叫一声。〔敲介〕龚小园，小园！有话要讲，起来。〔付内〕清早起，叫名叫姓，有话少停来说。〔外〕地方要紧事，快出来。〔付上〕悔气！当了地方，有这许多要紧事。〔见外众介〕呀！列位出来得这样早，有何急事？〔外〕太爷亲发朱单，要在你地方上拿五个要紧人哩！〔付〕借牌来看。〔外〕看不得的。〔付〕说了罢！〔外〕悄悄说你知道。〔附耳介〕太爷分付，如此如此。〔付〕如此说，是钦犯了；不是当要的。拿了一个，那几个知风就走了，怎么处？〔众〕你的主意便怎么？〔付附外耳介〕那马杰、沈扬两个小伙子日夜在赌场淘赌，也还易拿，只是那周老男，在阊门外装了大阿哥身段，昨日有人请他吃戏酒，此时尚未回家。那杨念如在前街开店，他是有体面的，到门叫他，恐怕又急出事来。若是颜佩韦，一发难拿，难拿！况他二人都不在我图内。〔生〕如此说，难道不拿不成？〔付〕依我计议，把钦犯两字不要提起，如今先到赌场里去，将马、沈二人指点与列位见了。只说太爷拿赌，夺了骰盆、筹马，连人交到我地方上讨保。一面圈住了他，一面候周文元门首，待他酒醉回来，扶了就走。〔众〕妙！有算计。还有两个却怎样拿他？〔付〕颜佩韦、杨念如与马、沈至交，他两人闻得拿了三人，必然来探望，那时五人一网都收，此计何如？〔众〕妙！如此说，先到赌场里去，走，走，走，走！〔共行介〕

【前腔】〔合〕朱单藏好，不用明言；且自装乔，赌场日夜乱咆哮，忙走入，便擒牢；机关就里谁知道？机关就里谁知道？〔付〕此间已是，待我瞧着了，你们进去。〔向内暗望指介〕那一个朝上坐的是沈扬；那一个探帽子的是





马杰。你们进去行事，我先回去，在家接应。〔下〕〔众走进介〕〔外先出〕骰盆、筹马在此了。〔生、小生、老旦缚旦、贴上〕〔旦、贴〕三位！我二人在行的，赌钱小事，何消缚得。〔众〕奉太爷差遣，不得不如此，且交到地方去，有人作保，原是极易处的。〔旦、贴〕也不难，就到地方去，还你保人便了。〔生敲地方门介〕〔付上，假作不知介〕〔外〕且交与地方收管，拿齐了同赌之人，入城解府去。〔付〕大叔不消如此，这两位是在行朋友，自然有个道理。〔招旦、贴介〕走来，他们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寻个朋友招架，就住手了。〔旦、贴〕就烦伯伯寄信与颜、杨两个哥哥，就有招架了。〔付〕妙！两人出来，就妥当了，待我寄信去。一位叔叔，陪着二位里边少坐。〔老旦〕我陪，我陪！〔拉旦、贴下〕〔付招外、生、小生介〕两个安放已妥，此时该去拿周文元了。〔外、生〕走，走，走！〔付指介〕那边周文元来了。

【前腔】〔丑醉上〕连宵醉倒，戏散回来，街上寥寥，归家一觉睡逍遥。天大事，且丢抛，谁人敢向闲聒噪，谁人敢向闲聒噪。〔作醉倒介〕〔付向外介〕一径扶到我家去。两位伯伯，先押三人入城；留两位伯伯在此。我勾搭颜、杨二人，一齐到府前便了。〔外〕有理！有理！〔将单交二生介〕朱单收好，我两个先押三人入城；你两个同老龚勾搭颜、杨入城，在府前相会便了。〔二生〕晓得。〔外扶丑介〕周大哥！你有些酒意，我送你到家里去。〔扶丑下〕〔付向二生介〕如今我同二位去寻两人便了。〔二生〕有理，有理！〔作走介〕〔净、末急奔上〕

【前腔】闻言惊跳，清早拿人尽是吾曹，必然此事有蹊跷，亲身事，怎推交，问明急急先投到，问明急急先投到。〔付〕二位何往？〔净、末〕我正要问你，马、沈、周三个兄弟为何拿了？〔二生、付〕为有人首赌，太爷拿





的。〔净、末〕咳！什么首赌？我晓得了。一定为打校尉的事。〔付〕他三个寄信，要二位保一保。〔净、末〕这桩事是我做的事，何消拿得别人。如今他三个呢？〔二生〕入城去了。〔净、末〕二位是承牌朋友了。〔二生〕差单是敝伙计。〔付〕如今也不难，我们三人陪了二位到府前，若为拿赌，就保了三位出来，若为别事，但凭二位主张便了。〔净、末〕有理，有理！快走，快走！〔共行介〕〔付、二生〕真个是好汉。

【一封书】〔净、末〕男儿意本豪，猛拚生，忿一朝，身家担自挑。怎偷生？惜羽毛。急向公庭分白皂，肯任他人李代桃？〔合〕觅知交，赴官寮，管取平安万事消。〔共下〕

第十四折 荫吴

【西地锦】〔外扮徐如珂冠服上〕夙夜趋跼玉陛，晨昏献纳银台，变生桑梓动忧怀，肘腋祸机怎解。下官徐如珂，字念阳。裔本吴郡，官拜银台。直谅公忠，作九重之喉舌；光明正大，宣万姓之隐忧，为迕者权罔肆虐，屠戮忠良，周蓼洲兄亦为矫旨逮及。昨日驿递飞报，那差去缇骑，竟为吴民公愤，击毙一人。魏贼恐祸将及己，旋又激怒圣上。下官闻得此信，不觉栗栗危惧，桑梓隐忧，消弭无计，教下官如何是好？

【降黄龙】黑眚飞空，正类东林，一网牵害。淋漓公愤，赴义如狂，变起苏台。徘徊，万一天威震怒呵，这鱼虾满瓮，谁索把刀砧宽贷。禁不住浑身肉颤，陡上心来。〔丑上〕排云叫阖闾，见日望长安。启老爷！应天巡抚毛，有奏章一通，差承差驰奏，求老爷验过挂号。〔外〕





可有副本？〔丑〕有副本。〔外〕取来！〔丑送上介〕且住！我想毛一鹭，原系东厂乾儿，飞章入奏，必然加意中伤，我且展看一回，自知分晓。

【前腔】疑猜，他是狺狺跖犬，少什么腹内干戈，笔端蜂蚕。〔展看介〕应天巡抚毛一鹭一本，为士民倡乱，殴死官旗，请旨屠城，以杜乱萌事。呀！危词耸听，抹杀青天，私心称快。你看中间情节，竟说吴民助周反叛，三吴有累卵之危。咳！此本一上，吾苏城百姓，殆无噍类矣！哀哉！群然蠢动，怎扭做斩木揭竿一概。咳！苍天，苍天！我何忍见阖闾城畔，血裹苍苔？这个怎么处？怎么处？〔小生背本，鸣锣策马急上〕

【黄龙滚】兼程驿递来，兼程驿递来！只骑加鞭快，计里三千，已踏长安界。〔下马介〕这里已是通政司衙门了。〔丑〕住着！〔照前禀介〕〔外〕唤进来！〔见介〕承差叩见老爷。〔外〕你老爷飞章到此，必为殴杀官旗一事。可晓得助周反叛，这是有的？没有的？〔小生〕那有这样事。人虽跋扈，疾同疮疥。〔外〕有副本没有？〔小生〕有副本。〔外〕取上来验过，与你传达便了。你去罢！〔小生〕晓得。主命将，公事毕，天恩戴。〔下〕〔外〕吾想苏松按院徐吉，官评素著，本中情节，决与毛一鹭所奏不同。我且看来！

【其二】熏莸不共栽，熏莸不共栽，枭凤非同派。止沸抽薪，赖有良臣在。〔阅介〕妙嘎！中间语气和平，甚为苏民回护，只将为首几人正法，其余一概免究。好！这个才是。咳！徐公祖，徐公祖！不枉了轩轩衣绣，峨峨冠豸。倘此本得准呵，民之幸，吾之愿，天之贶。嘎！也罢，我就将此本先上，待有温旨，然后将毛一鹭这本传达。圣上仁慈，自不免为先入之言所动，吴民尚可保全。即使魏贼深求，





我徐如珂死也无憾矣！

【尾】少偿一二纲常债，欺公罪，吾甘担带。圣上！圣上！总望一霁天威，把商置三面解。说得有理。我先将徐疏即刻送进便了。

玉石俱焚未可知，片云却为荫群黎；
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

第十五折 叱勘

〔净杂扮羽林将上〕〔净〕千夫裹甲戟森森，法吏庭前列羽林。〔杂〕弓尽上弦刀出鞘，厂家侍卫赛当今。自家羽林左千是也。〔丑〕自家羽林右千是也。今日东厂千岁爷，亲勘东林一案。命俺统军排列辕门，比着护驾威仪，愈加严肃，在此伺候。〔旦扮小监抱牌上〕咄！千岁爷分付，把守辕门的听着：不许犯官家属前后打探。领牌去！〔净杂接牌介〕晓得。〔下〕〔贴扮小监抱牌上〕咄！巡捕官那里？〔小生上〕有，有，有！〔贴〕千岁爷分付：一应押解差官，捱牌听审，不许各犯合聚交谈。领牌去！〔小生〕晓得。〔下〕〔付扮小监，令箭上〕锦衣卫刑狱吏何在？〔丑上〕有，有！〔付〕千岁爷分付：今日勘审，不比泛常，整备着铜拶子、铁夹棍、阎王问、红绣鞋、披麻火焰、铜包木棍，异样刑具。少不中用，砍头号令哩！〔丑〕件件齐备了。〔付〕去！〔下〕〔生囚服上〕〔旦、老扶上〕

【梁州新郎】〔生〕痛我完身几粉，幸我完心无碍，劲骨千磨不坏。填胸正气，直将厉气冲开。我周顺昌久矣削职闲居，只因面叱奸党，指骂逆像，又与魏廓园舟次联姻，三触奸人之怒，自分祸不能免，不想魏贼牵坐别案，矫旨飞





提，士民义愤，又击死官旗。咳！此番到京，猛拚就死。〔恨介〕只恨倪文焕、许显纯两贼不容分辨，一味严刑夹打，坐赃三千，胫骨几断，手指尽折。咳！今日魏贼亲勘，料无生理。我周顺昌若还对贼置辨，岂不貽笑千秋！罢！愿挣得一腔无愧，三寸常伸，便碎骨香千载。〔旦、老扶生急奔介〕呸！快一步么！里面审过两三起了，只管慢腾腾怎的！〔生〕阿呀！我足痛难忍，就迟几步却也不妨！〔旦、老〕呸！好自在话儿，俺们受了你多少钱钞，还装这样乔脸。走！走！走！〔又扶一转，撒地介〕〔生喘定介〕咳！衣冠扫地也理应该，怎怪他胥役如狼语乱歪。〔净驼贴扮半死犯官上〕闪开！闪开！都御史杨爷，打了一百铁杠子，死快了，让俺收益去。〔下〕〔生顿足介〕呀！是杨大洪。罢了！罢了！〔付、丑抬小生扮死犯上〕走，走！都察院左爷，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顿时命绝了，发在官坛教管去。〔下〕〔生顿足介〕呀！左浮丘竟被非刑置死了。好痛心也！〔哭介〕忠良士，看看殆，朝堂已绝龙逢派，轮到我，死立待。〔内高叫掩门介〕〔旦、老〕想是千岁爷掩门进膳了，周爷，扶你到空处，且坐一坐，〔扶一转介〕〔老〕你陪周爷坐着，我到那厢解手就来。〔老下〕〔旦带索横地睡介〕〔末扮半死魏大中，净驼上〕呀！方才驼上肩还是活的，一煞时硬膨膨，直僵僵了。且撒在此间，再驼几个死的出来，一并扛去罢。〔撒末下〕〔生暗觑介〕呀！这是魏廓园亲家，打得这般模样，竟死非命了，好伤心也！〔哭介〕不免叫一声魏廓园！魏亲家！我周顺昌在此。〔末作渐醒介〕



【前腔】三尸离壳，一灵还在，耳畔谁呼声再。〔转气介〕攒心抱痛，猛然带转魂来。〔开目慢视介〕呀！元来蓼洲亲家！蓼洲，蓼洲，我魏大中与你长别了。〔生哭介〕亲翁，事同一体，小弟也即在少顷相随了。〔末悲咽介〕亲





家！别话不能说了，只是一事放心不下。〔生〕亲翁！还有何事记怀？〔末〕想着吾孙伊托，你有遗孤，两姓谁担代？〔生含泪介〕尽自由他。〔末〕亲家！我与你相携同上也望乡台，看不得累累妻孥哭草莱。〔生〕亲翁！大丈夫视死如归，还说这些儿女之事怎么！〔末哭介〕亲翁！还有一言要说。〔生〕亲翁还有何言？快说！快说！〔末〕亲翁，我骂贼神虽惫，君须大骂吾方快，目不瞑，此为大。〔作呜咽气绝介〕〔生〕呀！陡然气尽了。咳！我周顺昌顷刻之间，就是这般模样了。呸！我还待去打点辩论怎么。罢！就在公堂上，把阍贼痛骂一场。我周顺昌就死也死得正气。不差！不差！不要乱了主意。〔小生巡捕急上〕咄，咄，咄！谁在此讲话！〔踢睡卒介〕狗才！可晓得千岁爷号令，不许各犯合聚交谈？你公然把两个囚徒聚在一处讲话，先打你一百皮鞭。〔丑〕呀，老爷！那一个是死尸，并没人交谈。〔小生踢尸介〕既是死尸，还不发到官坛去！〔下〕〔旦拖末下〕〔旦即上〕〔内叫开门介〕〔老急上〕伙计，第一起就是周爷了。快走！快走！〔下〕〔作开门介〕〔净、外分立两傍〕〔上场八字排两桌介〕〔付扮倪文焕，丑扮许显纯，各抱卷上〕下官倪文焕，下官许显纯，东林一案，早堂俱已审结，只有苏州打死官旗的周顺昌，未曾勘问。各抱文卷呈递上公亲览。〔向上跪介〕呈递苏州府打死官旗文卷。〔内〕递上来！〔占一小监飞上接下〕〔付，丑据桌分立介〕〔内〕犯官进！〔内〕进来！〔生枷链，旦、老押上〕〔内〕去锁链！〔旦、老去链介〕〔生直立介〕〔付、丑〕怎么不跪？〔生〕我周顺昌跪那个？你动不动摆着龙位，矫旨压人。我周顺昌被你二贼连次非刑酷拷，今日既无龙位，还敢无礼，喝我跪么？〔付、丑〕你没有眼的，上边巍巍端坐的是那个？还不跪么！〔生大怒指喝介〕嘎！元来是魏贼！咄！阍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





昌食肉寝皮，未消积愤，且数你罪恶桩桩，敢一一回对么？

【前腔】〔换头〕你纵着十干儿狠似狼豺，布着百干孙毒如蜂蛰。又私通客氏，把后妃杀害。〔付、丑〕法堂之上，敢把千岁爷这般斥辱，大胆已极，快快拿下！〔生〕倪文焕！许显纯！你这两个奸贼，待拿那个？你是阉家恶犬，厂内豪奴，不过排陷邀欢爱。〔踢翻两呆，将柵劈面击付、丑介〕我周顺昌今日到此，总是一死。一柵击杀你二贼，岂不快心！柵敲贼面也好开怀，权当做笏击权奸血溅腮。〔付、丑〕不好了！鼻子打断了！乌珠打花了。〔各捧面叫痛介〕〔贴急上〕千岁爷有旨，犯官污言抗上，着武士击去门牙，不容开口。〔净、杂将槌擒生敲牙滚地介〕〔奋起含糊指骂介〕魏贼！难道我断了齿，就骂你不得么？齿虽断，舌还在，我生平不受三缄戒。常山口，未亏坏。〔倒地作闷死介〕〔付、丑指生骂介〕周顺昌，你这狗头！也有今日么？

【前腔】怪从前鼓舌摇腮，致今日齿亡唇败。咄！你恁般倔强，怎么如今不开口了？恁吞声下气，口闭头埋。〔生骤起，将付、丑满面喷血介〕〔付、丑〕呀！不好了！不好了！赤淋淋，湿答答，满面都被他喷着血了。〔怒介〕死囚！死囚！你不怕刀临头颈，还思含血喷人，唾面谁堪耐。〔净、杂持棍上，打生仆地介〕〔生又起含血喷付、丑介〕〔付、丑〕呀！不好了！又来张大口，向大开，袍上猩猩赤点苔。〔杂、净绳捆生介〕〔付、净、丑、杂〕笑你虫蚁命，无多大，切时不值颗儿菜。既作孽，又作怪。〔贴扮小监上〕千岁爷有旨，周顺昌不必再勘，着锦衣卫押带还监。〔净、杂扶生介〕〔生指恨介〕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嚼奸肠。〔净、外、生锦衣卫押下〕〔付〕许哥，好一个不怕死的强贼。〔丑〕下次再审，又被当堂辱骂，如何





是好？〔付〕一刻也容他不得了。我与你禀过爹爹，速速分付狱卒，了他性命便了。〔丑〕不差！不差！〔内喊掩门介〕

【尾声】〔付〕犯官强横真无赛。〔丑〕了残生须索快哉！〔合〕管教你一死难将口再开。

〔付〕区区辱骂恨难平，〔丑〕骂了爹爹立杀身。

〔合〕阎王注定三更死，断不留人到四更。

〔同下〕

第十六折 血奏

〔净扮僧上〕在京和尚出京官，天大威风到处钻，不想西方为佛子，偏投东厂作旗番。小僧北京城内二闸观音庵枯木是也。房屋不多，任居要道，官府尽来作寓。不要说三阁下、九卿科道，无不相知，就是里边线索，极便极灵。虽是僧家，人人钦敬。不想前日有一个下路的小伙子，特来借寓。我一见时，就道有些不尴不尬。他背着人，啼啼哭哭。人来会他，都交头密语。两日又在房内，刺着指头，不知写些什么？我看来一定是个犯官的家属。近日东厂严禁，不许犯属在京打干，番子手密布在外。倘然缉着，我庵中甚是不便，定该拈他出去。他方才吃了夜饭，在房中睡了。我少停起个早起，打听个的确，再作道理。〔下〕〔小生青衣、小帽上〕

【引子·宴蟠桃】旅邸萍踪，天涯浪影，忧怀惟有天知。小生周茂兰，在江边别了父亲，与朱完天先生赶入京师，因长途步履艰难，多走了几日，比及到时，父亲已先到京下狱了。细细访问，却被倪、许二贼，极刑锻炼，坐了赃银三千两。蒙朱先生百计借贷，千里奔驰，徐银台如珂、顾侍御宗孟及范公景文、鹿公善继、孙公奇逢极力周旋，我父亲暂得缓





死。小生因缉事人多，只得频移寓所。前日改易衣妆名姓，借住此庵。昨日魏贼又将爹爹亲审，敲折牙齿，性命垂毙。小生又不能一见，闻之心如刀割，因此刺血写成奏章，欲叫登闻救父。昨已写了大半，日间又恐人知，不敢刺写。此时已将五鼓，趁此窗上月光如昼，不免刺血写完，明早哭奏便了。〔袖中出本向窗前看介〕呀！月光虽明，模糊不能下笔，怎么处？嘎！不免轻轻开了房门，悄悄在佛前香灯内，取些火儿，点在灯上，刺写便了。〔作开门取火，仍闭门点灯介〕身体发肤，爱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日为救父写本，若得圣上准奏，得全父命，我周茂兰虽割腹刺心，也是情愿的，何惜这几点指血！〔作刺血闷倒介〕〔渐苏介〕〔写介〕

【过曲·三仙桥】恨杀权奸毒炽，尽忠良，遭残噬，纷传假旨，酷刑屠狱底。痛父周顺昌哥，抱荅忠，清节誓，苦锻炼，诬陷贿赂为大题。那魏贼的罪恶呵！写写不尽他肆凶威；题题不尽他欺君罪，奏奏不尽他占江山的深深祸机。只写得父冤羁，枉受严刑黑砌。望圣上震霆雷，早殛杀弄朝权的阉贼。〔净暗上〕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作推门进介〕咄！你写什么子？〔小生袖本介〕不写什么！〔净〕这样时势，你侵早五更，背着人儿，自言自语，一定写着反书了。拿出来我看一看！〔作搜介〕〔小生袖紧介〕你敢是抢我的东西么？〔净〕这小伙子倒会放刁。〔扯介〕走，走，走！走你娘的路，不要连累我。〔推出门介〕〔小生〕还了我行李去。〔净〕行李只好作房钱了。〔关门介〕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下〕〔小生〕阿呀！可恼！可恼！好一个出家人，白白赖了行李，竟推我出门，有这等事。咳！此时又不好声张，怎么处？你看天色将明，趁此际街上人稀，不免一路行去，竟到五凤楼前，叩阍上疏便了。〔行介〕





【忆多娇】声隐泣，泪暗滴，潜行俯首愁探缉，叩阙捐身登闻击。苍天那！保佑周茂兰血疏一上，早救父命。天意堪必，天意堪必，默转君心匪石。此间已是午门外了，不免击鼓则个。〔击鼓介〕〔末、老扮武士，丑扮小官上〕何人击鼓！何人击鼓！〔小生跪介〕南直隶苏州府吴县儒学生员周茂兰，谨奏圣上，臣父原任吏部员外周顺昌啊，

【斗黑螭】清节廉声，忠心抱赤。被魏贼的奸谋，网罗陷黑，冤狱禁，酷拷炙，九死孤臣，命悬顷刻。刺血代墨，叩阍情孔急。伏望天恩！伏望天恩！电冤罪释。〔将本送丑介〕〔丑接看介〕此系血书奏章，从无此体，通政司不便传进。〔将本还小生介〕〔小生〕父命危在呼吸，一定要求上达天听。〔丑向末、老介〕打出去！〔末、老推小生出介〕〔丑〕覆盆难见日，幽户不闻雷。〔同末、老下〕〔小生跪哭介〕阿呀！圣上啊！

【忆多娇】冤已极，疏转擲。君门万里空咫尺，父命难全，生何益。圣上既不收血本，茂兰情愿撞死阙前。碎首血沥！碎首血沥！救父黄泉喜溢。〔作将撞介〕〔净、付扮番子手，旦、占扮小监执棍上〕〔净、付扭住小生介〕你这狗头，死活也不知，上什么血本？〔二旦〕打便了！〔将棍打小生滚地喊介〕阿呀！天那！〔外，白髯、冠带急上〕天府传宣地，皇家喉舌司。下官通政司大堂徐如珂是也。何人阙前喧嚷，急急看觑则个。〔净、付〕通政司大堂苏州徐老爷来了。〔外〕为着何事，将他毒打？〔旦、贴、净、付〕犯官儿子，抗拒圣旨，上什么血疏！厂爷知道了怎么处？拿他去打一个死。〔旦、贴打介〕〔净、付扭介〕〔外〕我这里不与他传达就罢了，打他什么？待我着人拈他出城去。〔四杂〕造化了这狗头。去！去！去！不该死，不该死。〔下〕〔小生看外介〕元来是徐老伯。〔外〕这里不是讲话的所在，随我来。





〔小生随外一转场介〕〔小生跪外介〕老伯与小侄将血本传上，救得老父性命，是真正大恩人了。〔外〕我徐念阳，难道没有人心的？若此疏可上，何须贤侄哀恳？令尊遭此大变，我也极力周旋。就是毛巡抚击杀官旗之疏，极其凶狠，那巡方徐吉之疏，甚是和平。我将徐疏先上，奉有温旨，然后传进毛疏。圣旨批道：已有旨了。方得保全苏郡一城性命。贤侄如今此本，若是墨书的，便可与你传达了。〔小生〕徐老伯啊，

【斗黑螭】你恩德如天，苏城感激。救父的残生，衔结报德。传达上，温旨锡，起死回生，尽公卵翼。〔外〕权奸焰赫，满朝俱战栗；桑梓情深，桑梓情深，敢不努力！〔小生〕恳求老伯神力，使小侄得见老父一面。〔外〕厂卫严禁，犯属不许入监，怎生去得？〔小生〕若得一见父面，小侄死也甘心。〔外〕也罢！你今夜悄悄到我寓所，我有一长班，他兄弟是个禁子。你换了极破衣帽，我托他领你进去便了。〔小生〕多谢老伯。〔外〕外边厂卫严拿，你路上行走要小心些。〔小生〕晓得。

〔外〕孝子忠臣萃一门， 拚生刺血奏登闻。

〔小生〕惟有感恩并积恨， 万年千载不生尘。

第十七折 囊首

〔杂扮禁子上〕虎头门里偷生少，枉死城中冤鬼多。自家镇府司禁子是也。目今司中人犯，惨不过是东林一案。可怜那些官儿也有拷打不过，当堂了命的；也有带伤受刑，腐烂身亡的；也有昏迷绝食，含冤自毙的；也有逼讨气绝，灰囊压死的；不知坏了多少性命。只有一个周吏部，屡次受刑不死。前日千岁爷亲审，他偏不怕死，倒是一场狠骂。却又作怪，千岁





止将他敲去门牙，反不加刑，仍旧收监。咳！算来周吏部倒是一条硬汉了。俺众兄弟又可怜他，又敬重他，每每照顾他几分。今晚轮着我在他房里值宿，且留心看他一看，也是好事。正是：人道公门不可入，我道公门好修行。〔暗下〕〔外扮长班上〕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自家通政司徐老爷门下长班是也。奉老爷之命，引着周公子悄进监中去见父亲一面。你看门上坐的，正是我家兄弟，叫他出来说个明白。〔暗招杂介〕咄！兄弟走来。〔杂上〕元来是哥哥，叫我怎么？〔外附杂耳介〕我奉主人之命，有言相托。〔杂〕为着何事？〔外〕吏部周老爷在内何如？〔杂〕家信不通，少人看顾，都应不久了。〔外〕他有个公子到了，要你引进一见。〔杂〕使不得！使不得！东厂时刻有人打听，况且监中耳目众多，倘被知觉，连累非小。〔外〕老爷也只为这，教我特来与你商议。〔杂想介〕嘎！也罢，少刻点派更夫入监，教他充作更夫进来。今晚正轮我在他房内值宿，引他父子一见便了。〔外〕如此甚好，照你说话，回复老爷，就同公子来也。〔下〕〔杂〕哥哥，转来。〔外〕又是怎么？〔杂〕少刻公子进来，切不可唤父呼爹，被人听得，不当稳便。〔外〕晓得。〔杂〕哥哥，转来。〔外〕又是什么？〔杂〕那周公子唤甚名字？〔外〕他叫周茂兰。〔下〕〔杂〕叫周茂兰，就去说与周老爷知道。〔作开门进介〕伙计，我进去各房查看一看，更夫齐了，叫我一声。〔内应介〕〔杂〕此是第三监了。〔进介〕呀！怎么周爷不见了？周爷那里？周爷那里？〔生在内哀声介〕好苦耶！〔杂〕元来倒卧在墙脚下，怎么不睡在上边，卧倒在地？〔生作痛楚声介〕周身疼痛，手足拘挛，挣扎不起了。〔杂〕待我扶你上边睡好。〔扶生介〕

【小桃红】〔生〕我命延一息不终朝，挣不起镣和杻，牢牢靠也。〔杂〕周爷，亏你硬挣，挨到今日，比着各位老





爷，早早去世了。〔生〕早去的倒不好么？咳！这鬼窟中，偏咱落后苦多熬。〔杂〕周爷，你如此光景，怎没个亲戚来看你？〔生摇首介〕那有亲戚在此。〔杂〕难道没个管家随来的？〔生〕那有家人带来。〔杂〕公子是有的。〔生〕一发难来了。〔杂〕且住！你家公子名唤茂兰的现在。〔生大惊跳起介〕在……在……在那里？莫……莫……莫……莫非我孩儿也……也……也……也拿了么？〔杂〕周爷放心，公子特来探望，就要进来了。〔生急摇手介〕呀！呀！呀！呀！你切不可放他进来！〔杂惊介〕为何？〔生拭泪介〕我也无念到儿曹，怎教他听爹语，觑爹容，向爹号！转引得我肝肠吊也。〔杂〕令公子远来，极难得的，怎倒拒他？〔生〕阿呀！此处什么所在？可是他来得的？倘若我万千情，撮起在心苗，忍不住话声高，隔墙耳，怎相饶。〔杂〕我正为此先来说明，且待更深入静，悄教公子扮了更夫进监，少刻随我同来值宿。〔生〕嘎！嘎！嘎！我孩儿扮下更夫，少刻便……便……便……〔住口暗泣介〕〔杂〕还有一句要紧话，见了公子，切不可叫子呼儿，被人知觉。〔生泣介〕嘎！嘎！嘎！我却不要认着孩儿罢！还是不要进来好。不……不……不……不要进来好。〔小生作梆声介〕〔杂〕外厢点派更夫了，你自放心安睡，少待片时，引着公子来也。〔锁门介〕〔生作盼门连跌介〕阿呀！呸！我父子就得一见，却有何益？不如硬着肚肠，放怀睡去。〔作强挣不起，横卧介〕〔杂引小生抱梆上〕〔杂〕来！来！来！此是第三监了，令尊老爷在内，放下梆子，引你进去。〔开门介〕〔小生放梆介〕〔杂〕此位就是周爷，鼾然熟睡在此，不要惊他。你且点着火，慢慢候他醒来，我拿此梆，交与别人敲打去。〔下〕〔小生上下看生暗哭介〕呀！我爹爹这般模样了，好痛心也！〔作抚摩介〕〔生忽叫痛惊醒介〕〔小生急扶，失声高叫介〕爹爹！孩儿茂兰在





此。〔生失声介〕果……果……果是我孩儿。〔强坐忍泪不出声介〕〔小生捶胸哭跳介〕〔生摇头长叹介〕你来怎么？〔小生抱生哭介〕阿呀！爹爹阿！

【下山虎】我痛肠寸绞，剪剪如刀，爹爹为甚没句言语说与孩儿知道？敢是泪咽声难叫，猛然气焦？〔生张口介〕儿！你看我齿牙尽被阉奴击断，尚有何言，与你细说？你且牢牢记着：只把忠臣样子，日后说与子孙知道便了。〔小生〕爹爹嘎！后日儿孙怎补得爹生平未了！〔指内介〕魏贼！魏贼！我齿磷磷可尽敲，少不得剥将伊肉咬。〔又抱生介〕阿呀！爹爹阿！孝和忠，路一条。爹负千秋恨，与儿并叨，不共之仇肯便消。〔生〕儿！你爹爹身受倪、许二贼百刑拷打，手足俱折，不必说了，还有说不了的苦恼。〔小生〕爹爹便怎么？〔生〕阿呀！儿嘎！说也伤心。

【五般宜】兀那龙须板，赤剥剥皮裂再敲。牛筋棒，挖擦擦骨折未饶。〔小生〕我好心痛也。怎受得这般苦楚？〔生〕儿！你道爹爹受了那样刑罚？〔小生〕爹爹说与孩儿知道。〔生〕你只看我腿上迭棍所伤，陷为深坎；坎上裹药，复被棍揭；棍棍狠敲赤肉，肉尽直敲精骨。儿！你爹爹受刑之日，棍头上滚滚活虫挑，血和肉浑裹蛆虫，臭闻天表。阿呀！儿！你爹爹此时呵！只愿棒头早早叫声去了，谁知道粉碎样尸骸，待儿看，添苦恼。〔小生跳哭介〕阿呀！爹爹！孩儿奔走稽迟，不得早来看视，万死难辞了。

【五韵美】乍探爹，心如搅，恁般痛楚儿未晓。爹爹，待孩儿展开患处，收拾收拾。〔生〕罢！恁地腐烂，还要完好怎么！〔小生掀衣见伤，哭倒介〕阿呀！掀衣一见便惊倒，只这脓窝血窖，怎敢把指尖轻抓！那得有汤水与爹一洗。罢！罢！罢！只得裂下衣衫，轻轻展拭便了。〔哭介〕阿呀！爹爹嘎！万千血孔，如何动手？若是割儿肉，补得牢；





只这万千孔，便割尽微躯，代爹补好。〔杂〕任情终有失，执法永无差。〔开锁介〕大相公，叫你不要高声，倒是这般号哭起来。呀！呀！呀！好不知利害！〔小生急作收泪介〕一时心痛，不能含忍，如今再不哭了。〔顿足大叫介〕好苦嘎！〔杂〕呸！才说不哭，又哭了。〔净、丑扮二禁子提灯，付扮差官持令箭上〕〔净、丑〕伙计！夜巡老爹在此查察，快快开门。〔杂〕〔作慌扯小生介〕怎么处？查察的差官来，你却藏在那里去？来！来！来！权躲在草铺下，再不可响动。〔小生〕自然不敢做声。〔急下〕〔杂开门介〕〔付〕那一个是周顺昌？〔杂〕这位就是。〔付〕同房还有何人？〔杂〕没有。〔付〕好，倒也清静。咱奉千岁爷之命，有一件东西在此送他。〔出囊介〕〔又附杂耳密语介〕就要了事回复的。咱在狱神庙中，立等，立等，快些下手。〔下〕〔丑、净扯杂作私语介〕〔杂向生介〕周老爷可晓得那差官来的意思？〔生〕是查点犯人。〔杂〕不是。〔生〕敢是要个包儿？〔众〕也不是。〔生〕是什么？〔净、丑〕倒有一件东西，送与周爷受用。〔生惊介〕奇怪！送我什么东西？〔丑、净出囊介〕请看，是一个布囊。〔生〕送我何用？〔众〕周老爷是晓事的，不消我们说了，有要紧话分付一声罢。〔生惊战介〕嘎！莫非将此囊索我性命么？〔众〕不消再说了。〔生〕魏忠贤！魏忠贤！你要我死么？我周顺昌生不杀汝，死作厉鬼击杀奸贼便了。〔丑、净将囊套生头，推生仆地，挽绳背拽介〕〔小生大叫抢上介〕列位动手不得的，不奉圣旨，怎便无法无天，狱底杀人！〔急抱生挽定绳索介〕〔丑、净〕你是更夫，如此大胆，敢来讨死么？〔净推倒小生介〕〔又用力扯索介〕〔小生急起抢介〕〔杂揪倒小生滚地介〕〔小生翻推倒杂，又抢上〕〔杂急起揪小生倒地，骑坐前场介〕〔小生在地哭喊介〕〔净、丑用力拽生，生将身乱掬，脚乱跳，渐作死，挺直在地介〕〔争、丑作放绳





气喘，各定力介〕〔杂放小生，小生扑生尸跌哭介〕阿呀！爹爹阿！

【蛮牌令】一霎起波涛，顷刻极刑遭，囊头亲祸惨，儿睹胜吞刀。恨不得代爹行，拼生命抛；恨不得赶黄泉，将爹抱牢。身僵挺，首囊包，亲儿送死，有口难号。〔净、丑〕伙计！事已完了，且把狗娘的缚东厂请赏去。〔杂〕哥，实不相瞒，此人不是更夫，实是周爷公子。监中耳目不便，扮了更夫来探父亲，不想他恰好送父归天。〔众〕既如此，周爷面上，大家方便。与他瞒过了罢！我们抬过尸骸，待那差官进去相验，你快些送他出监去。〔丑、净抬尸下〕〔杂扶小生出介〕走！走！走！小相公，令尊老爷是东厂对头，知你在京，必来杀害，快些另托心腹，办棺收验尸首，急急回家去罢！前面直去就是通政司衙门了，快走！快走！〔放手介〕〔小生急奔，又复身扯杂作痛切致谢，说不出介〕〔杂〕你有话快说。〔小生复不语介〕〔杂〕呸！既没甚说，还不快走。〔推小生倒地竟下〕〔小生起又跌介〕〔下〕〔末扮朱完天上〕危疑阁上窥奇胆，患难关头见异人。我朱祖文自到京中，微服僻处，为吏部悬赃未完，百计求贷，适从吴桥回来，捃摭稍就，不免前往狱中探问消息。〔小生跌上〕〔末扶介〕呀！是周公子！〔小生看末，仍哭倒地不醒介〕〔末〕周公子！为着什么这样啼哭起来？扶你回去罢！〔扶起小生，坐地扞心介〕阿呀！好苦嚟！

【山麻秸】痛杀我，心如捣；问我灵魂，落在监牢。苍天！苍天！你昭昭，那里讨得个生爹叫？〔末〕公子！莫非吏部有些不好么？〔小生〕阿呀！先生！不好了！不好了！坑杀人，有言难吐，有冤谁诉，有恨难消。〔又哭倒地介〕〔末叫介〕公子！这里不是啼哭之所，起来！起来！不好了，不好了！





【江神子】只看他喉间冷气飘，腮脸上泪涌如潮。敢有甚鬼魂缠住咆哮？公子醒一醒。〔小生微喘介〕〔末〕好了，好了！我晓得了。拦街跌倒命丝毫，都应是为爹懊恼。〔扶起介〕〔小生〕我那爹爹嘎！

【尾声】重泉渺渺难追到。〔末〕呀！如此说，真个吏部死了。〔小生指内介〕魏忠贤！魏忠贤！你那奸贼嘎！这海样冤仇谁报？〔末〕公子噤声，且问吏部怎么样死的？〔小生顿足哭介〕黑夜囊头活杀了。〔末〕咳！苍天！苍天！有这等事！且到寓所去，慢慢细商则个。〔扶小生下〕

第十八折 戮义

〔付扮刽子持刀上〕寻常结果千条命，本分生涯一把刀。自家苏州府吴县刽子的便是，祖传行业，官役行刑。细罩甲，火焰浑身；绿飘巾，威风出众。一条青索子，时挂腰间；三尺雪霜刀，常拿手内。入监门，吆喝几声，无数囚徒都丧胆；唤出阱，精光剥，饶伊好汉也消魂。两手反张，捆麻绳，好似夜叉凶狠；蓬松鬓发，插招旗，浑如罗刹狰狞。街坊行走，一记锣，一记鼓，声声霹雳交加；押到法场，站的站，跪的跪，个个鬼门先去。流星起处，惟闻官府先奔；劈颈刀挥，但见血光一片。正是：人生到此实伤心，撞着咱时真悔气。昨日奉本县出牌，今日要杀打校尉的这班人。我想他们也是为好，一时高兴，谁知今日到这个田地！毛都爷主意，道是校尉在西察院打杀的，要绑在西察院前梟首示众。闻说监斩官是苏松道张老爷。上司监斩，不比寻常，差不得时刻的。怎么众兄弟还不见来？〔向内叫介〕众伙计快来！〔内应介〕来了。〔外、小生扮刽子上〕哥阿！又不是抢头刀，为什么这般要紧？〔付〕道爷





监斩，恐怕误了时刻。〔外、小生〕既如此，快去！快去！〔杂〕还有几个呢？〔外、小生〕先到司门首去了。〔众〕走！走！走！走！〔合〕一群催命鬼，几个杀人星。〔共奔下〕〔生，帽、青衣上行介〕

【滴溜子】心忙乱，心忙乱，奔驰卤莽。行急遽，行急遽，神魂惚恍。爹行情关痾痒，死生顷刻间，言难尽讲。永诀生离，赶赴法场。自家杨英甫便是。爹爹杨念如，与颜佩韦等，只因周吏部无辜被逮，一时仗义，同众百姓打死官旗。那日整千整万人，一齐动手，不想官府竟将爹爹等五人，扭作乱民，开在本上，旨意倒转，今日将来处决。你道可不是极大冤枉么？〔老在内哭介〕我那儿呵！〔生〕那边号哭之声，想是颜婆婆来了。〔老哭上〕昏天黑地阴风惨，有屈无伸怨气冲。〔生〕婆婆来了么。〔老〕孩儿今日行刑。老身一则去别他一别；二则去收他骸骨。你道惨也不惨？〔生〕我亦为送爹爹而来；不知那三家怎么不来？〔老〕自然来的，我和你先去罢！〔生〕竟到司前去便了。〔共行介〕

【泣颜回】〔合〕痛哭断人肠，无罪轻罹法网。哀哀死别，那堪死别云阳。君门万里，呼冤叫屈难稽顙。〔内鸣锣击鼓介〕〔生〕你听锣鼓之声，一定绑赴市曹来也！〔急奔介〕〔合〕霎时间，天日为昏，百万姓，暗中称枉。〔下〕〔净、末、丑、旦、贴绑缚招旗，付、小生、外扮刽子押上〕

【前腔】〔五合〕刚强，仗义久名扬，说甚身遭无妄。权珰肆虐，堪嗟毒流天壤。〔刽〕自己惹出来的祸，说他怎么？〔末〕呸！我杨念如是怕死的么！〔净〕我颜佩韦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合〕锄奸击贼，五人儿也不愧东林党。只可惜救不得周吏部，死有余恨。痛孤忠万里俘囚，枉吾侪一朝倾丧。〔老、生奔上〕





【千秋岁】〔老、生〕意慌忙，寸步难移上。一霎里，神魂惊荡。〔老〕我儿在那里？〔生〕爹爹在那里？〔各抱哭介〕饮血餐刀，饮血餐刀，早难道是伊前生孽障？〔净〕孩儿不孝，不能奉养母亲终身，真罪人也。〔刽〕闲人闪开些！〔老、生〕生离别，难轻放；亲骨肉，难抛向；怨气高千丈，定三年不雨，六月飞霜。〔刽〕奉旨典刑，这些狗男女不知死活，还不快走！〔打开老、生介〕时辰已到，众犯人快些走动！〔拉净、众下〕〔老、生〕我们如今赶快到西察院前去。〔急奔介〕

【越恁好】〔合〕市曹忙赴，市曹忙赴！急煎煎，苦怎当！听神号鬼哭添痛伤，倍凄怆。〔老跌介〕〔生扶起急行介〕苦颠连体僵，苦颠连体僵！见乱纷纷万千人，流涕道傍。扑簌簌泪抛，扑簌簌泪抛，痛杀杀一会儿割断寸肠。〔内鸣锣，刽提五人头绕场。老、生夺抱哭，刽推倒老、生，提头下〕〔老、生哭起后倒地介〕

【红绣鞋】〔合〕头囊三木，悲伤！悲伤！血流一派，汪洋！汪洋！魂缥缈，魄飞翔，情惨切，恨绵长。兄撒弟，子抛娘。〔生〕婆婆，事已如此，哭亦无益，待我扶你前去，急急顾人到法场上收领尸骸，买棺盛殓，再作道理。〔扶老旦行介〕

【意不尽】〔合〕侠肠一片知何向？热血淋漓恨满腔，一时卤莽，博得个义风千古人钦仰。〔共下〕



第十九折 泣遣

【忆秦娥】〔旦上〕奇殃炽，分飞一旦身家碎；身家碎，悬悬望眼，涓涓珠泪。〔贴上〕





【前腔】〔换头〕巢倾一息身余几，思亲万绪愁相对。〔见介〕〔旦哭介〕儿呵！〔合〕愁相对，他乡父子，穷村母女。〔旦〕自你爹爹被逮，虑切覆巢，你哥哥又舍命入京，更愁祸起不测。近日忽传有屠城之旨，邻里惊惶，纷纷逃窜，因此和你暂避入乡。且喜与颜佩韦令堂寓居相近，亏他朝夕作伴，宛如患难相从。只是传闻惊骇，忧思忡忡。早上又遣苍头入城打探，未知消息如何？〔贴〕母亲！五人戮首，圣旨既有处分，屠城之说，定属讹传。但爹爹在京，未知下落。少顷苍头回来，有个实信便好。〔旦、贴共拭泪介〕〔小生背包急上〕

【前腔】风波患难成何济，身归魂去如飞絮。〔小生〕周茂兰在京目睹爹爹被难，忽闻奸党密拿，只得逃归。不想举家潜避在乡，急急寻觅到此。〔作入介〕〔见旦跪介〕阿呀！娘阿！〔旦惊介〕我那儿阿！〔贴〕哥哥阿！〔共抱哭介〕〔合〕如飞絮，飘零骨肉，万千惊悸。〔旦〕我儿，爹爹怎么样了？〔小生哭介〕娘阿！

【集贤宾】孩儿謁蹶帝畿。〔旦〕到京后便怎么？〔小生〕多赖朱完天先生称贷完赃，得以缓死，我才得控血疏黄扉。〔贴〕上了血疏，可准否？〔小生〕那里能上！幸父执潜通探狱底。〔旦〕见了爹爹，却怎样光景？〔小生哭介〕爹爹呵，受严刑，血肉淋漓。〔贴〕爹爹身受重刑，好不痛心也！〔旦〕你爹爹可曾与你说些什么来？〔小生〕其时孩儿与爹爹呵，三更絮语，抚疼痛，千般宽慰。〔旦、贴〕这也还好！〔小生〕不想五更时分，忽见几个人手执令箭，提灯而至。〔旦、贴〕这是什么人？〔小生〕这班人呵，真个是催命鬼，顷刻里把爹爹囊头身毙。〔旦哭介〕我相公囊首身亡，兀的不痛杀我也！〔倒地介〕〔小生、贴哭叫介〕母亲苏醒，母亲苏醒！〔旦醒介〕〔小生、贴扶起介〕〔旦哭介〕我





那相公呵！

【猫儿坠】〔旦哭唱〕非刑身死，痛杀一孤嫠。〔合〕怨气冲天星日蔽，黄泉有恨诉凭谁。〔共指介〕魏贼杀害忠良，少不得碎尸裂体。〔旦〕如今棺木在何处？〔小生〕孩儿正欲同家人顾选扶柩回南，忽被魏贼四面差人拿缉，只得寄柩憎舍，暂且归家回复母亲，就要上去扶柩的。〔老旦上〕自不整衣毛，何须夜夜嚎？〔作入介〕夫人，小姐！为何只管啼哭？〔作见小生介〕呀！元来大相公回来了，老爷信息如何？〔旦〕颜妈妈，我家老爷被魏贼囊头处死了。〔老哭介〕好一个周老爷，死于奸贼之手，皇天也是没有眼的了，害了你家老爷，又杀了我儿子，这口怨气几时得出？〔旦〕自然天理报应的。〔老〕老爷临终，可有要紧言语嘱付大相公？〔旦〕我还不曾问得明白。〔小生〕爹爹中宵被难，一时仓卒，半句言语也不曾说得。只在无锡舟中遇见，曾嘱付说：妹子已许魏家，速速送至嘉善，与彼完姻，亦完我心中一件未了之事。〔贴惊哭介〕阿呀！哥哥，这是那里说起？〔旦〕我儿！你爹爹将你许了魏家，就是他家的人了。况且魏家前日已曾遣人舟来娶，只因父亲京中消息未定，故回了他们去。如今父亲遗言如此，自然该去的。〔老〕夫人之言一些不差。〔贴〕爹爹虽有遗命，孩儿断断不去的。

【啄木儿】〔贴〕娘孤独，女共依，形影相怜难暂弃。〔旦〕儿阿！还是去的是。〔贴〕爹爹为与魏家联姻，致触奸珰之怒，是孩儿连累爹爹了。儿自甘削发空门，怎肯去重谐连理。〔旦、小生〕爹行遗命难违背，终身大事须完配。〔老〕遵奉亲言家室宜。〔净扮苍头急上〕正是福无双至，果然祸不单行。〔作入介〕阿呀！夫人、小姐阿！不好了！〔见小生住口介〕呀！大相公也回来了，老爷在京怎么样了？〔小生〕老爷被奸贼陷害，惨死狱中了。〔净跳哭介〕





我那老爷阿！〔共哭介〕〔净〕夫人、公子、小姐，且不要啼哭，还有要紧事在此。〔旦〕什么要紧事？〔净〕小的在城中打听，只见外边人沸沸扬扬说。〔旦〕说些什么来？

【玉交枝】闻言惊异，说吾家前来抄洗。〔三旦〕恐是讹传，未必确？〔净〕道京中已差遣官至，顷刻里阖门勾取。〔小生〕我出京时，从无此言。这是那里说起？〔净〕相公出京是逐站走的，来得迟；他们是连夜走的，来得快；故此相公未知。权势焰轰若雷，临头祸到难回避。〔共哭介〕〔合〕痛全家，奇殃惨罹。恨权奸，凶威洊遗。〔净〕如今哭也无益，趁他们未来之时，及早潜避，省得全家被害。〔老〕管家之言，深为有理。夫人、公子、小姐！及早别图便好。〔旦向老介〕夫死为忠，奴死为节，妾身岂可勉强偷生！〔贴〕父遭冤死，母命难存，我怎肯逃生苟活！〔旦向贴介〕我儿！你是魏家孙媳，况父命谆谆，理宜即往。〔老、净〕小姐自然该去的。〔贴向旦哭介〕孩儿情愿死在一处，断断不去的。〔旦〕这也由不得你做主。老苍头！快唤一舡，送小姐去。只是没个女人作伴，怎么处？〔老〕老身愿送小姐到彼。〔旦〕如此甚好。〔净〕待我就去唤舡。〔哭下〕〔贴向旦跪介〕娘阿！怎忍撇下孩儿！

【忆多娇】〔贴〕娘惨凄，兄祸危，两命存亡未可期。何忍生抛独自飞？〔合〕死别生离，死别生离，痛上还添痛悲。〔净上〕舡已唤在河下，请小姐作速下舡。〔老〕小姐快去罢！省得被人知觉。〔旦向净介〕老苍头！你同颜妈妈送小姐到魏家说：患难之中，一概不能成礼了。〔作说不完哭倒介〕〔小生扶起介〕〔老〕小姐就此拜别夫人去罢！〔老扶贴拜介〕

【月上海棠】〔贴〕羞拜启，几番抱入娘怀里。痛斯时分手，甚日回归？〔旦、众合〕愿天心，否极回春；





想人事，悲余成喜。〔老拖贴介〕〔小生扶旦介〕〔旦、贴〕分离矣！死生永别，肠断天涯。〔老拖贴下〕〔净随下〕〔旦哭倒，小生扶起介〕〔小生〕妹子是去了，母亲且请宽怀。〔旦看小生介〕阿呀！儿阿！我和你呵！

【尾声】〔旦〕双双等待来提系，这一刻鬼门相对。〔小生抱旦哭介〕阿呀！娘阿！〔合〕痛死我，死死生生，拆开母共儿。〔共哭下〕

第二十折 魂遇

【红衲袄】〔净魂奔上〕俺本是，气冲冲，啸吴门一少年，倒做了血淋淋，饱青锋黄沙面。〔末魂奔上〕又不是刺王僚，筵上鱼肠献。〔丑魂奔上〕翻成了裹鴟夷，胥关断首悬。〔旦魂奔上〕闪得俺，虚飘飘一灵儿风雨旋。〔贴魂奔上〕恼得俺，怒轰轰七魄儿雷霆战。〔共奔介〕〔合〕真个是小小泉台，容不得众杰神魂也，一任俺渺渺遨游碧落边。〔净〕俺颜佩韦是也。〔末〕俺杨念如是也。〔丑〕俺周文元是也。〔旦〕俺马杰是也。〔贴〕俺沈扬是也。〔净〕俺五人本姑苏任侠，吴市英豪，落拓不羁，轻生好义。因目睹清宦被逮，一时公愤，击杀官旗。不意官府竟将我第五人，扭作乱民，奏闻弃市。阴司矜念无罪，一任行游。俺想此事，皆缘魏贼而起，衔恨九泉；但满朝臣宰，皆贪位幕禄，无人出头，诛此逆贼。俺等欲作厉鬼，到彼杀之，以快神人公愤。〔末〕大哥！我们离了苏州，就往北京去也。〔净〕迤邐行来，前面已是长江了，不免飞渡则个。

【倾杯赏芙蓉】【倾杯序】〔合〕滚滚长江浪拍天，难洗云阳怨。一望里攘攘维扬，隐隐淮安，点点青齐，





漠漠幽燕。【玉芙蓉】目如闪电能杀贼，气贯长虹会扫奸；英风煽，尽穿宫入院。那怕他五侯七贵焰方燃。
〔下〕〔生巾服扮魂上〕

【刷子带芙蓉】【刷子序】龙比作齐肩，捐躯黑狱，抱恨黄泉。贼在身亡，名传万口空言。我周顺昌为忤逆，杀身狱底。虽曾几次痛骂刑余，未得一剑扫除奸党。七尺徒捐，百年饮恨，既不能斩朝廷之蠹，又不克泄杨、左之冤。狐鼠盈廷，豺狼当道；一点幽魂，终怀耿耿。喜得逆数已尽，旦夕将受天诛，且乘风一返吴门，翘首候清皇路便了。心坚，阴镇压妖氛魑魅，默保护皇家畿甸。【玉芙蓉】忠魂眷，眷天心回转；斩权珰，扫清宫阙慰重泉。〔望介〕那边腾腾黑气卷地而来，许多人纷纷至也。且看是何等人！〔立高处介〕〔五魂上〕

【锦芙蓉】【锦缠道】〔合〕历山川，望尘寰纷纷闹喧。蚁队逐，怎如我众魂儿萧萧杀贼连翩。俺本是骂孤城睢阳许远；今做了泛天河博望张骞。〔净〕那边高岗上站的，好似吏部周爷！〔众看介〕果然是周爷。〔生下介〕列位是何等人？〔净、众〕我等是苏州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生〕元来就是列位。〔众罗拜介〕【玉芙蓉】群心恋，恋清忠被冤；喜今朝，相逢中道得飘然。〔生还揖，扶起众介〕〔众〕周爷往那里去？〔生〕回家乡去。〔众〕周爷朝中事体完了么？〔生〕我到京后，被奸贼极刑拷炙，坐赃三千两，已处死狱中了。〔众怒介〕好恼！好恼！

【普天插芙蓉】【普天乐】恨奸邪张毒焰，痛忠良遭奇变。〔生〕列位如今为何到此？〔众〕自周爷起身后，抚台毛一鹭竟欲请旨屠城，亏那察院徐吉，止将我等五人上本处斩。〔生惊介〕有这等事！英豪辈，英豪辈，忠义身捐。权奸辈，罪恶滔天。〔众〕我们去罢！〔生〕往何处去？





〔众〕到北京去。〔生〕去做什么？〔众〕我等身虽斩首，魂不归泉，今作厉鬼，击杀阉贼。【玉芙蓉】神魂颤颤，长空腾遍；驾风雷，身为厉鬼杀忠贤。〔作共奔介〕〔生拉住介〕不消去！不消去！魏贼大数将终，朝廷泰运即至，旦夕自有天条，奸党并当斩戮，不烦列位前往。我等一同回南便了。〔众〕只是心中气愤不过。〔内喊介〕玉旨下。〔内作乐介〕〔生拱手介〕你听天乐铿锵，羽旌飘飏是有天曹来也。〔小生、付捧袍冠，外扮天曹捧诏上〕一凤衔书来绛阙，六龙扶日下青霄。玉旨已到，跪听宣读。〔生前跪，众后跪介〕〔外〕诏曰：阴阳虽隔，彰瘡攸同；忠义天钦，华袞幽锡。兹尔阳官原任吏部员外周顺昌，忠贞秉性，正直根心，骂贼奋不顾身，囊首冤沉狱底。诚哉乾坤正气，允矣今古完人。特授汝为应天城隍，锡尔冠带袍服，即命天曹幡幢鼓乐，迎送上任。吴民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义击官旗，英风不泯，身冤骈首，侠骨犹香；并敕汝等为南畿城隍部下五方功曹，一同前往供职。钦哉谢恩。〔生、众〕谨叩谢玉音！〔立起接诏介〕〔内鼓乐，生当场换冠服介〕〔众入内换袍帽出介〕〔外〕分付众仪从，迎送新任都城隍周爷，赴应天府上任去！〔众〕领旨！〔共行介〕

【朱奴戴芙蓉】【朱奴儿】〔合〕瑶天际，幡幢影翩；彩云畔，笛箫声串。凛凛忠臣授玉宣，掌城社，倍添风宪。【玉芙蓉】〔合〕天心现，现忠奸报显。有日里群凶电击斩骈连。〔共下〕



第二十一折 报败

【番卜算】〔老旦扮太监上〕大事费踟踌，闻报心如





疚。咱掌织造事李实是也。奉厂爷差驻苏州，同着毛哥等几个心腹，掌管东南兵马钱粮。只等厂爷举动，便接应共成大事。不想里边再不动手。今早忽接小帖，说圣上龙体违和，光景有些不妥。咳！若有大变，厂爷少不得乘机举事。咱们也该预先整备；万一厂爷做事不及，换了一位皇爷，定然又换一班用事的了，怎么处？怎么处？且请毛哥到来，与他商议。

〔末、贴引付冠带上〕蝉声先觉动金风，同志曾知否？

〔末〕快些通报！〔小生自内出介〕什么人？〔末〕毛老爷到。

〔小生〕晓得。〔向老稟介〕毛老爷到门。〔老〕快请，快请！

〔小生出请介〕〔老迎出介〕毛哥！请，请，请！〔同入介〕

〔揖介〕〔老〕正欲一会，毛哥来得正好。〔付〕左右回避！

〔杂应俱下〕〔坐介〕〔付〕今早小帖上说，圣体违和。李哥曾见否？〔老〕便是呢，只怕还是小恙。〔付〕小帖也说得利害哩！〔老〕倘有不测，只是厂爷不知可就中取事否？〔付〕若有举动，也在呼吸之间；倘然做事不成，这便怎么了？

〔老〕就是此时下手也迟了。

【剔银灯】〔付〕心中事，忪忪乱挡；朝中局，匆匆怎谋。〔老〕凶共吉，只在须臾候。愁只愁落人机彀。

〔合〕堪忧，难猜暗阍，侧耳听佳音早收。〔末扮家丁、杂扮塘报上〕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末向付介〕稟上老爷，塘报到了。〔付〕快唤进来！〔外入见，叩头介〕塘报叩头。〔付〕起来说，皇爷怎么样了？

【赚】〔外〕龙驭仙游。〔付〕驾崩了！〔老〕崩了便怎么？〔杂〕懿旨飞传五凤楼。〔付〕太后什么旨意。〔杂〕真天授，信王登极掌金瓯。〔付〕元来信王做了皇帝了。

〔老〕厂爷呢？〔杂〕魏家休。〔付、老急介〕怎么休起来？

〔杂〕凤阳发遣皇陵守，东厂威权顷刻丢。〔付〕发遣厂爷去守皇陵？有这等事？〔老〕难道千岁爷就去不成？〔杂〕





谁宽宥，连连催促难拖逗。有些掣肘，有些掣肘。〔外下〕〔老、付哭介〕罢了，罢了！千岁爷没有势头了。怎么处？怎么处？

【剔银灯】〔老〕螟蛉父，霎时弄丘，干儿子，定然出丑。〔付〕待思想，另觅亲爹叩；怕新兴，没人收受。〔合〕堪羞！炎威罕侔，到今日多成浪沤。〔丑扮家丁上〕忙将朝内事，报与主人知。〔向老介〕家丁叩头。〔老〕你回来了么！〔丑〕小的打听朝内之事，七昼夜赶回来的。〔老〕魏老爷说发守皇陵，此话可真否？〔丑〕怎么不真！魏老爷呵，

【赚】〔丑〕才出芦沟，二百扛金珠饱众囚。〔付〕都被人抢了去么？〔老〕可惜，可惜！〔付〕那时魏老爷便怎么？〔丑〕忙忙走，涿州旅店把环投。〔付、老惊介〕千岁爷缢死了！〔哭介〕我的爹爹阿！我的爹爹阿！〔付〕魏老爷死了，朝廷可有祭葬么？〔老〕一定又加封赠了。〔丑摇手介〕罪还浮，戮尸万刚无差谬。〔老〕府中大爷与各位小爷怎么样了？〔丑〕杀尽同宗公与侯。〔付〕崔尚书与倪、许众老爷无恙么？〔丑〕严刑扣，干儿个个将梟首。不留走狗！不留走狗！〔付、老哭介〕罢了，罢了！他们尚然如此，我们一定走不脱了。

【剔银灯】〔付〕冰山倒，尽成水流；猢猻散，一人不溜。〔老〕怕只怕受冤人报复深仇旧，狠东林又来争斗。〔合〕堪愁！双双虎彪，还旧债，须教倍酬。〔净扮飞骑上〕〔直入向付介〕老爷在上，飞骑叩头。〔付〕你来了么，我专等你回话。〔净〕为有紧急事情，故此五昼夜赶至。〔付〕好，好，好！你说，你说！

【赚】〔净〕魏党都勾，旧日东林起用稠。〔付〕东林又做了官了？〔净〕活的尽皆升用。那些死的，就如周顺昌等





这许多忠臣，一个个赠官祭葬，立祠建坊，封妻荫子了。〔老〕报得快，报得快！〔付〕那些在厂爷门下走动的，杀的是杀了；其余不在京的，也罢了么？〔净〕无遗漏，罪分七等细搜求。〔付急介〕我老爷不在内么？〔老急介〕我是个内官，一定不相涉的！〔净〕两位老爷呵，好名留。〔付、老〕在那一等呢？〔净〕高居一等都非后。〔付、老〕若是一等，是什么罪？〔净〕抄没全家要砍头。〔付、老〕这事怎了，这事怎了！说便这等说，恐怕还未必。〔净〕争驰骤，须臾校尉来提究，请爷上杻，请爷上杻。〔净下〕〔付、老捶胸顿足哭介〕

【掉角儿】〔付、老〕恨当初，自招祸尤；到今朝，照前加厚。只思量，杀尽东林；又谁知，东林依旧。反教他做忠臣，荣后胤，诵高风，传青史，千秋不朽。我们呵！衣冠禽兽，襟裾马牛，枉受了千刀重典，万年遗臭。〔老〕哭也没用，大家把些黄白金珠收拾好了，等待拿去砍头便了。〔付〕收拾也没用。

【尾声】〔老〕早知今日都丢手，〔付〕悔当初结尽冤仇。〔合〕羞杀了做个干儿不到头。

〔合〕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

非关区区们不是，只因拜错了父亲。

〔别下〕

第二十二折 毁祠



【香柳娘】〔净、外、旦扮各色人，奔上〕列位阿，走阿，走阿！向山塘急奔，向山塘急奔。冲天公愤，今朝始泄心头闷。我们苏州百姓，只因魏太监这千刀万剐的，要谋





王夺位，害了许多忠臣，拽死了周吏部，又屈杀了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人人切齿，个个咬牙。如今新皇帝登基，杀了魏贼，籍没了家私，杀尽了干儿干孙；那毛一鹭、李实都要拿去砍了。我们急急到半塘去，拆毁那逆贼的祠堂，大家出一口气。〔净〕出了阊门，已是钓桥了。我们再喊些人同去。〔二杂同喊介〕上塘、下塘、南濠、北濠众朋友，都到半塘拆祠堂去！〔内应介〕来了，来了！〔净众作一路奔喊介〕〔丑、生、贴扮各色人，又作一路奔唱上〕〔合〕急传呼万民，急传呼万民。千万共成群，拆毁如齑粉。〔净、丑作奔急撞跌介〕〔扭住相打相骂介〕〔外、旦劝介〕我们西头一路奔来，要去拆祠堂要紧，何苦斗这样闲气。〔生、贴劝介〕我们也为拆祠堂而来，既是自家人，放手放手，大家去干正经。〔净、丑放手笑介〕啐！说个明白，大家不打了。〔净〕众兄弟，我们如今有六七百人在这里了，快些上了渡生桥，一头奔，一头喊去便了。〔丑〕我们许多人在这里，就是杀阵也去得了。〔共奔介〕〔合〕似行兵摆阵，似行兵摆阵，好似天将天神，下临苏郡。〔作到介〕〔净〕一奔奔到了，牢门关紧在这里，大家打进去。〔众〕打，打，打！〔内喊介〕来了，来了！〔付、小生、老旦扮农夫，掮锄头家伙上〕我们虎丘山后、席场上、三佛桥长泾庙、长荡头砖场上、庄基上、关上、阳山头许多百姓，人千人万，都赶来拆祠堂了。〔净、丑〕有兴，有兴！打进去！见一个人，打杀一个人！〔付〕第一要打杀陆堂长要紧。〔净、丑〕不要放走了他。〔众呐喊作打入介〕〔下〕〔内乱喊乱打介〕〔末，胡髯、罗帽、大褶，急奔上〕



【前腔】〔末〕忽惊闻丧魂，忽惊闻丧魂。后门逃遁，奔驰急出尿和粪。区区堂长陆万龄。外边风声不好，躲在祠中，不想众人赶进，几乎捉着，只得从后门逃出。身上





这样打扮，可不被人看破了，不免脱下衣帽，扯下胡须，面上涂些泥污，逃到他州外府，讨饭过日罢。〔脱衣、帽，扯须，将泥涂面介〕把泥涂遍身，把泥涂遍身。乞丐讨分文，他乡远投奔。〔奔下〕〔内喊介〕不好了，不好了！走了人了！〔净、丑、七杂急奔上，满场奔介〕捉逃人要紧，捉逃人要紧，打杀囚根，方才消恨。〔净〕一个陆堂长被他逃走了！走了猢猻，没什么弄，怎么办？〔众〕我们再赶进去打！〔内乱打乱喊介〕〔净〕里边人多得紧，挤不下，不要进去了。〔丑〕待我到里边拾条大索，扯倒这石牌坊罢。〔众〕有理，有理！〔丑作虚下拿绳上〕索在这里了。待我络上牌坊缚定，大家用力拽倒便了。〔众〕快缚，快缚！〔丑作向内高缚介〕〔净〕众兄弟都来拽索！〔众〕都在这里。〔共拿索介〕〔净〕列位朋友，我们做一只骂魏贼的曲子；唱一句，打一声号子，才有气力。〔众〕有理，有理。大哥起调，我等接应便了。〔共扯索，唱一句打一号子介〕

【前腔】〔合〕恨忠贤贼臣，〔打号介〕牙牙许牙，恨忠贤贼臣，〔打号介〕逆谋忒狠，〔打号介〕把忠良假旨都杀尽。〔打号介〕遣凶徒捉人，遣凶徒捉人，〔打号介〕打断脊梁筋，五人大名震。〔打号介〕笑今朝命殒，笑今朝命殒，〔打号介〕杀尽儿孙，祠堂毁尽。〔作拽倒，内大声震响介〕〔众跌倒在地，各作叫痛扒起诨介〕〔净、丑〕我们都进去，拿魏贼浑身打个稀烂！〔众〕有理，有理！〔共奔介〕

【前腔】〔合〕打身躯碎粉，打身躯碎粉，赛过千刀万刃，鱼鳞寸刚刑非峻。〔作奔下扛一无头浑身上〕〔众〕打，打，打！〔共打介〕打得粉碎了，我们拿来抛在河里，教他日夜淌水面。〔作抛河介〕〔二杂拿火把上〕〔喊介〕大家进去放火烧祠堂！〔拿火奔下〕〔众〕还有魏贼的头儿不曾拿





得，如今放火了，怎么处？〔内丢火介〕〔众〕火大得紧了，拿不得呵！〔净〕不妨，不妨，待我冒火进去抢出来。看炎炎火焚，看炎炎火焚，拚命抢头奔，烟火喉间喷。〔作奔下抢头出介〕头在这里了。〔众〕我们大家打个粉碎！〔净摇手介〕不要打，不要打。〔付〕头是魏贼的亲儿子舍的，是沉香的，劈碎了，大家分了罢！〔净喊介〕放屁！那个说分，众人打杀他！〔众〕若是不分，把这头何用。〔净〕我们拿去祭了周老爷，再祭了颜佩韦等五人，然后拿到城隍庙里，焚化便了。〔众〕有理，有理！如今先到上塘桐泾桥林家巷内，请了周公子，同到周老爷坟上祭献便了。〔共奔介〕向灵前陈进，向灵前陈进，怨气才申，九泉笑哂。〔共奔下〕

第二十三折 吊墓

〔末扮院子上〕扶忠扑焰痛捐身，侠骨新埋三尺坟。义风此日高千古，千古人人颂五人。自家文状元老爷府中院子是也。俺老爷为劾奏魏监，削籍归家，避静竹坞山中。吏部周老爷为与嘉善魏宦联姻，又骂魏监塑像，被毛一鹭、李实谗譖魏监，拿至京中，惨受极刑，囊首身死。彼时校尉到苏州提捉，有阊门外义民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公愤不平，同着阖城百姓，保留周老爷，打死校尉。被毛一鹭出疏，将五人斩首。近日新天子登极，魏贼正法戮尸，奸党尽皆骈斩；周老爷定有恩荫祭葬。本城乡宦吴会元老爷，将颜、杨等五棺合葬半塘，竖起石碑，题曰“五人之墓”；又造石坊，镌着“义风千古”；来往行人，无不称扬。俺老爷蒙圣恩三召还京，即日起程赴北。今早已奠别周老爷，方才又分付我整备祭礼，到半塘祭奠五人。正是：一介捐躯能仗义，王臣屈膝拜荒坟。〔指介〕你





看黄盖飘飘，老爷早已来了。不免伺候则个。〔外冠服苍三髯，二杂扮家丁，一杂撑黄伞，同行上〕

【北粉蝶儿】天日重光，欣遇着天日重光。今日里拜新恩，紫泥三降。惊醒了短梦黄粱。离山居，临官舫，又闯入红尘扰攘。〔外〕这里是山塘了么？〔末〕正是。〔外〕七里山塘，依旧的水天清旷。〔下〕〔付，白髯，扮生员上〕

【南泣颜回】圣主喜当阳，扫尽元凶奸党。普天欢庆，忠良泰运亨昌。丘园重赉，叹斯文幸不遭沦丧。学生庠中朋友赵伯通是也。文老先生三召还京，今日来祭“五人之墓”。那王贞明、刘渐羽、杨维斗、殷汝良辈诸兄，为了周老先生，几遭不测，如今复了前程，两日忙忙碌碌，见官见府；今日料无暇来相陪了。文老先生文章山斗，极肯提拔士类；我辈邀其盼睐，定然鼎力吹嘘。不免急急到彼奉陪。〔急行介〕敬王臣，廊庙圭璋，拂儒冠，追陪趋跄。来此已是“五人之墓”了，文老先生还不见来。且到普福寺与和尚讨些茶来解解渴，再来便了。若有素面或者线饼，饱餐他一顿，更通，更通。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下〕〔外、末、杂同行上〕

【北石榴花】问奸祠金碧在何方，险做了电影闪光芒。见一派烟消灰灭，断础残桩。巍祠成瓦砾，遗址恁荒凉。〔末指介〕前面就是“五人之墓”了。〔外〕俺只见一堆堆，俺只见一堆堆，卜牛眠棋置新茔葬，石坊耸建，墓碑高广。〔作倒介〕〔付急上〕裼蹶迎先达，鞠躬望后尘。〔见外揖介〕〔外〕吾兄尊姓？〔付〕晚生是长庠赵伯通，在世宗末年，案首游泮。历经穆宗、神宗二代。恭逢十六次科考，不得观场。至熹宗御极，就告衣衿终身了。凡有地方公事，无不为首具呈；一概乡绅富室开丧，日日陪宾指教。





〔外〕久仰，久仰。〔付〕今日老先生光祭五义，晚生特来奉陪。〔外〕劳重。〔向末介〕摆设祭礼。〔末〕晓得。〔外〕整备着奠椒浆，整备着奠椒浆。好滴向黄泉傍，禁不住血泪欲汤汤。〔净内喊介〕你们众人快些行走，一齐到坟上去。〔丑、贴内应介〕来了。〔外、众作惊望介〕〔净、丑、贴扮百姓，提人头奔上〕

【南泣颜回】〔换头〕〔净、众〕祠堂焚毁尽如狂，才泄得公愤冲天千丈。〔见外介〕且喜文老爷在此。〔外〕列位就是昨日拆祠的么？〔众〕正是。〔外〕这就是魏贼的头子！〔指介〕咦！〔外、付〕凶残眼脑，狰狞宛是豺狼。〔净、众〕我们众人昨日把这首级去祭了周老爷，今日拿来祭五位义士。〔外〕就摆在祭礼中间便了。〔付〕有理，有理。〔净摆头介〕〔合〕头颅摆列，煞强如断头沥血人心畅；奠忠臣，剑佩铿锵；祭义士，旌旗来往。〔末〕请老爷拈香奠酒。〔外拈香献酒介〕〔揖拜介〕〔付随外拜介〕〔净、丑、贴在后拜介〕

【北斗鹤鹑】〔外〕焰腾腾一瓣名香，〔众合〕焰腾腾一瓣名香，灿灿溶溶三杯佳酿。意殷殷，礼拜端庄；意殷殷，礼拜端庄，惨凄凄，情怀悒悒。〔各起介〕〔净、丑〕我里五个大阿哥，真个是千古少有的了。〔外〕想着您击恶锄奸势怎降，更含笑赴云阳。〔外〕分付焚帛奠酒。〔末〕晓得。〔净众向冢叫介〕老颜、老杨众弟兄！今日文老爷在此祭奠，阴灵不远，都要感谢文老爷啊！〔末焚帛介〕〔外〕俺可也剩须眉羞列冠裳，剩须眉羞列冠裳。〔滴酒介〕今日里呵，奠杯酒，聊申瞻仰。〔净、众拿头介〕文老爷，我们先去了。〔外〕嘎，你们去罢！〔付扯住净介〕拿这头来。〔净〕拿他何干？〔付〕我极恨这魏贼，要劈他一块，出一出气。〔净、丑〕劈不得的。我们要把他在城隍庙里去焚





化。〔付〕闻得这头是沉香的，我有心头痛的病，待我咬他一块，拿回家去磨酒吃。〔作扯头咬介〕〔净、丑推介〕又不是馄饨，咬他做什么子？〔推付跌介〕〔净、众随口白奔下〕〔未暗下〕〔付喊介〕跌杀了！跌杀了！〔扒起作丑态介〕〔生衣帽扮杨英甫，老扮颜妈同奔上〕

【北扑灯蛾】〔生、老〕血淋淋餐刀赴法场，草萋萋义骨埋荒壤。〔生〕文老爷在上，小的是杨念如的儿子杨英甫。〔老〕老妇人是颜佩韦的母亲郁氏。〔生、老〕闻知文老爷在此祭奠，我等赶来拜谢。〔拜价〕喜孜孜冠盖来浇奠，胜似那颤巍巍玺书褒奖。〔外扶介〕二位请起。〔生、老起立介〕〔外〕吴民仗义，自古由然，击逆全忠，天下所少。当魏贼嚣张之日，五君以市井一介，奋身杀尉，使奸党寒心，缇骑不敢肆出。先亡者尉忠魂于地下，后死者邀默佑于生前；善类得以保全，纲常为之少振。下官蒙恩三召，即当叩阙，为五位求旌了。〔付〕难得老先生一片热肠。〔生、老〕多谢老爷。〔外〕威凛凛，名齐荆、聂；闹轰轰，义风千古口碑扬。〔外、付合〕挨挤挤，行人传播；听声声，五人侠烈骂权珰。〔小生巾服急上〕

【北上小楼】〔小生〕泪潸潸先灵恻，昏惨惨大劫殃。〔生〕周公子来了。〔小生向外〕重蒙老伯光奠，小侄一来拜谢，二来送别。〔揖介〕今日个国运重亨，今日个国运重亨，至治重新，奸邪重荡；喜得个正直荣褒，喜得个正直荣褒。父执荣迁，幽灵荣享。〔拜介〕不禁的鞠躬稽顙。〔外扶介〕请起！圣鉴离明，臣慙正典。昨日我甥姚孟长云：亦蒙钦召。念尊公同年好友，欲同贤侄北上，叩阙鸣冤。况且前日血疏，未经御览。今乘此机会，请祭葬祠谥。历陈毛一鹭、倪文焕、李实之罪，便可指日授首。急急去见孟长则个。〔小生〕多谢老伯。〔外〕学生尚有一言相告。〔付〕





愿闻〔外〕五君虽已埋土，家眷必苦饥寒。学生已托同志绅袍，贖金置买义田，以供祭扫。置买半塘房屋一所，以安顿五家眷属。还祈鼎达当道，恳求给帖立案。其田捐免差徭，其房不许土豪霸占。学生去后，赵兄乞为转致各位老先生。〔付〕领命。〔生、老〕多谢老爷。〔外〕请起。此公举也，何劳致谢？〔末急上〕禀上老爷：抚、按、道、府、厅、县及各位乡绅老爷，俱泊舡在射渚，候送老爷。〔外〕既如此，学生告别了。〔小生〕小侄回去，禀过家慈，准附姚老伯舟，北上鸣冤也。〔生、老〕我等共送一程。〔外向末介〕我的小船在何处？〔末〕在虎丘山前伺候。〔外〕就此步行。〔众〕一齐奉送。共行介

【北叠字犯】〔合〕匆匆的弹冠相向，侃侃的说言直上；济济的善类扶，纷纷的奸党戕。垂绅正笏，朝纲儿独掌。赫赫的忠魂表彰，累累的义冢辉煌，累累的义冢辉煌。〔末〕舡在此了，请老爷上舡。〔外向众拱手介〕长江飞渡，燕山在望；急急的行旌速赴帝王乡。〔外、末下〕〔众〕文公已去，我们就此各自回去吧。

【南尾】〔合〕孤坟祭奠神偏旺，尽仰高风万古长。惭愧煞碌碌贪生名节亡。

〔合〕奸祠一旦已成灰， 义骨常存万古堆。

人生自古谁无死？ 路上行人口似碑。〔共下〕



第二十四折 锄奸

〔末、老扮快手上〕公门自有冰霜地，销尽奸雄铁石心。自家河南道御史蒋老爷衙门两名快手便是。〔末〕目下魏监身





死，前案尽翻；忠臣一一追封，群凶个个定罪。倪文焕、许显纯两个恶人，因周吏部公子动了血疏，奉旨发到我老爷衙门勘问。早上挂牌，奉差到狱中吊取二犯。那毛一鹭却善终在家，倒也造化了。伙计，和你小心前去。〔老〕哥，这两个何等势焰，也有这样时节。此去落得赚他大块银子，不为罪过。〔末〕他又不是清官，若银子送不爽利，拳头巴掌，奉承他一顿。〔老〕说得是。快去，快去！这叫做：强中自有强中手。〔末〕恶人更有恶人磨。〔下〕〔小生，儒巾、青衣靴上〕补天炼石竟如此，会见人心长不死；烟波花鸟笑奸雄，风雨鱼龙动君子。小生周茂兰，蒙姚孟长老伯附载入京，便将前日血疏上奏。荷圣旨特封三代；毛一鹭以死免科，今将倪文焕、许显纯发河南道御史蒋公允仪勘问。奸人服罪之日，正先君吐气之时。但闻二人广行贿赂，恐未得尽法施行，免不得往觑一番也。

【北新水令】锦乾坤久已黑云遮。今日霁天颜重辉日月。孤忠泉壤慰，公愤普天泄。我周茂兰呵，灰死重蒸，犹得见众奸回服辜也。〔下〕〔末、老押付、丑〕二位爷走一步。〔付、丑〕阿呀！好苦嚅。

【南步步娇】百尺冰山今消歇，梦醒邯鄲邯鄲，〔末〕二位爷，你平昔何等威权，今日就这般模样了！〔付、丑〕我威权难再窃，把这博带峨冠，换得个双双缧绁。〔外、净、生、贴扮百姓上〕倪文焕、许显纯慢走，与我们认一认。〔老〕这是倪爷，这是许爷。〔付、丑〕莫非感我好处，送些东西与我们将息么？〔外〕有东西不撩与狗吃了，却送与你这奸贼！〔付〕不要骂。〔净〕骂么？不敢欺，竟要少林帮衬哩！〔丑〕言重，言重。〔生〕什么言重！你这奸贼，做了魏太監的干儿子，屠戮忠良，倾危社稷。〔贴〕好端端一个周吏部，被你们严刑酷讯，致死非命。今日青天有眼，到此地位，还有干爷叫得应么？〔外〕不要和他文讲，我们拳头脚尖，一齐奉





承便了。〔生、贴〕说得有理。〔净〕学生带一棒槌，挖敬他几下。〔各打介〕〔付、丑叫痛介〕〔老、末劝介〕〔小生暗上介〕〔老、末〕阿呀，列位！这是钦犯，倘一时打死，多有未便。〔净〕既如此，也罢！你两个甘心作恶，愿是吃粪的人；前面有一缸宿粪在那里，你两人吃下肚子里去，饶你的打！〔付〕腌腌臢臢的，怎么样吃？〔众〕不吃再打。〔丑〕愿吃，愿吃！〔付〕奉陪，奉陪！〔众〕这等快走！〔合〕你半生枉自拜干爷，此时何处通关节。〔哄下〕〔小生〕呀，妙嚶！

【北折挂令】问伊行何等骁桀，为甚的媚灶无功，失却了狡兔三窟。今日个损威严，受尽蝶狎。也见得人心公道，最善帮贴。咦！奸贼，奸贼。则看你荷桎梏，衣冠毁裂；曳银铛，步履蹉跎。唉鹤凄切，牵犬悲咽。茂兰在此呵，觑上你血染青萍，也须将饮器双挈。来到此间，已是御史衙门了。开门在即，上前伺候则个。〔老、末、押付、丑〕

【南江儿水】朱渚方燃火，云阳将钉橛，遥知唾骂千秋舌。〔末〕已到衙门，老爷还未开门哩。〔见小生介〕咄！你是什么人？在此窥探？〔小生〕是周茂兰。〔老〕元来就是周吏部老爷的公子，来得好！今日勘问倪、许二人，替先老爷雪冤，正该看看。〔小生指介〕这两个就是倪文焕、许显纯么？〔作大怒介〕奸贼，奸贼！你二人说谎欺君，锻炼成狱。当日恨不能作杜并、徐元庆，手刃父仇；今日会当击碎汝首！〔打介〕〔付、丑避介〕阿呀！这又是那里说起？狭路相逢难钻穴，羞容遮掩惊魂摄。〔外、净扮皂隶上〕住手，住手！衙门前打不得的。老爷即刻坐堂了。〔小生〕列位在此，正有一言相告。〔众〕公子有甚话说？〔小生〕闻得二贼三日前广用银钱，希求宽纵。恶人银钱，列位尽取不妨，只是行杖时，万万不可存私。〔众〕公子说那里话，看此地是什么





衙门。〔合〕此署因何而设？堂曰公堂，私字儿断难假借。〔小生〕说得好！说得好！〔内喊介〕开门！〔众〕老爷坐堂了。快带进去，快带进去。〔拥下〕〔小生〕呀！好怕人也。

【北雁儿得胜】这的是莽森罗一座设，这的是狠阎罗全身借。〔内吆喝介〕现一轮冷森森业镜台。〔内连拍案介〕震几下烈轰轰雷公楔。呀！那怕您泼刺善扬鬣，那怕您澜翻能鼓舌。〔内喊犯官上拶〕尽着这肉鼓吹鸣一部，又何待上方刀开半截。〔付、丑内叫痛介〕亲切，凭着你叫苦声声彻；亲切，偏是俺声声为叫绝。〔末上〕

【南侥侥令】辨冤须力辩，折狱更心折。公子还在这里，大老爷正差小的到尊寓来也。〔小生〕莫非要我一同听审么。〔末〕钦案无名，那里公子听审！前倪文焕疏中，说先老爷告假归去的时节，镬重舟沉，白镬浮道，通州之人，至今掩口。大老爷说：周吏部乞假之时，山东妖贼造反，取道中州，从陆不从水。闻得有印信勘合在公子处，这是老大证据，因此着小的来取。要实这奸贼的口哩！〔小生〕元来如此，且喜起马牌携得在此，送上大老爷就是。只是方才说的行杖时，……〔作说不完介〕〔末〕公子不消再说，但是老爷一声喝打，小的们选头号毛板，一下掀他一块肉去。则看三尺阶除飞红雨，不怕他浑身多裹铁。〔下〕〔小生〕好一个蒋大人，好一个蒋大人！

【北收江南】呀！说什么明珠薏苡呵，载的这鬼盈车，少不得水清鲢鲤自分别。感杀你轩辕一鉴肺肠澈。想起小生当日在通政司衙门，求上血疏，排闥直入，大门都坠，今日也该闯将进去，哭谢一番才是。〔欲进又止介〕且住，蒋大人秉公执法，面谢反惹嫌疑了，还在门外伺候则个。〔内喊介〕数着。〔责三十板介〕远远望去，这二贼俯首无言





了。被责三十，一鞭鞭见血，一鞭鞭见血。好皂隶嘎！敬杀你扬眉鬬目是豪杰。〔末、老押付、丑上〕阿呀！可怜嘎。

【南园林好】急煎煎榜捶迫胁，惨生生肌肤绽裂。咳！我两人悔之无及了。对泣楚囚何也？〔末〕大老爷分付收监，快走，快走。〔付、丑〕打得这样利害，那里还走的动？〔老〕怕你不走。〔末、老〕休想我生怜悯，纵蛇蝎，纵蛇蝎。〔小生〕奸贼慢走，勘问已过，如今打死也不妨了。

【沽酒太平】须不比刺空衣，击副车，击副车。还你个一下下是真切。〔打介〕〔付〕阿唷！心窝内这一拳打得凶。〔小生踢介〕蹴倒靴尖非胆怯。〔丑〕阿唷，痛！腿上这一脚踢得很。〔末、老〕周公子，你看靴上纯是冰雪，乱踢要踢死人的。如今收了监去，指日就要处斩。一刀一割，正要与万目共睹。一会儿弄死却不便宜了他？〔小生〕说得有理，有理！有昭然斧钺，又何取一死便捷。饶你这两个奸贼罢！〔付、丑作带痛奔下〕〔末、老押下〕〔小生〕这奸贼，也只得负痛而走了。妙嘎！如此快心事，若非姚老伯同到京师，那得沉冤剖晰。定爱书仇家剪灭，记野乘吾家带挈，修国史天家卓越。俺呵，喜极感极，反生痛嗟。我那爹爹呵！按云头也须击节。我想此案已定，即日定有恩恤。小生别过姚老伯，连夜回家，报知母亲便了。

【尾声】东林一案才完结，抵多少五色石炼补天缺！则索去笑觅归艇，忙将这快事说。



第二十五折 表忠

【玉女步瑞云】〔旦上〕血尽啼鹃，幸遇东风换转，





涓滴是九重恩眷。老身吴氏，自夫主忤骂权珰，被奸党造谋诬陷，逮系到京，惨受酷刑，囊首狱底。幸得孩儿血疏叩阍，少伸冤抑；扶柩归家，权厝墓舍，丈夫虽成今日之忠名，妻孥受尽颠连之苦况。目今新主登极，大振乾纲；魏贼正法戮尸，群奸七等定罪。世界重新，朝野欢庆。向日冤陷诸忠臣，请戍者悉已召回复职；惨死者尽皆宠锡表扬。孩儿前日回家说，我相公亦有恩诏到苏赠谥，荣封三代，赐莹谕祭，立祠建坊，全家受荫，泉壤生光。昨日吴县陈县尊着人报知，说今日寇府尊同本县赍诏到舍，已遣孩儿出外打听，待他归时，便知端的。〔小生衣巾上〕九天雨露洪恩重，万里山河气象新。〔揖介〕母亲在上，府尊、县尊已赍诏到门快了。昨日县中报文说：今日满门封赠，如今母亲该穿戴冠帔接诏才是。〔旦〕既如此，我儿亦应穿戴儒冠、员领出来。〔小生〕晓得。〔旦拭泪介〕艰难臣节千秋泪。〔小生〕郑重君恩一纸书。〔同下〕〔外、末吉服，付扮礼生赍诏，丑、老抬匾额，书“清忠风世”，生、贴扮执事，一杂辅兵、二厢撑黄伞、蓝伞，同行上〕

【胡元令】〔合〕龙飞九天，宇宙开生面。鰐祛九渊，朝野湔夙怨。气吐东林，名扬茂苑，翻尽三朝要典。天诏遥宣，黄童白叟齐笑喧。介节墓碑镌，清风祠宇专。忠魂丕显，亿万载人臣知劝，人臣知劝。〔作到介〕〔喊介〕圣旨下。〔旦冠帔，小生儒巾、员领，急上跪迎介〕〔外〕奉圣旨宣读诏书。〔旦、小生参差跪介〕〔外、末两旁立介〕〔外读诏介〕圣旨已到，跪听宣读。诏曰：孤情之所独抗，得死而成；正气之所不徂，造生弥永。兹尔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希圣得清，择节维苦。始触权珰而酿祸，旋兴大狱以罹凶。今者揜轴既旋，袞钺并设。碑踣元佑，大升公正之群；墓显汤阴，恍见孤忠之气。用特赠尔太常寺卿，谥忠介。妻吴氏封为淑人。祖冠、父可贤，赠一如其官。





子茂兰，荫中书舍人，赴京纂修国史。仍着有司营葬建祠，焚黄致祭。呜呼！学圣人之中，宁存狂狷；睹忠臣之报，弥愧奸回。钦哉，谢恩！〔众〕万岁！万岁！万万岁！〔旦、小生起，小生换冠带介〕请过圣旨。〔净扮老仆应接介〕〔外、末〕分付展挂遗像，下官们奉旨致祭。〔净挂像介〕〔外、末〕叫手下，就此陈设祭筵，焚黄展拜。〔外、末拜，旦、小生答拜介〕〔付赞礼介〕

【画眉序】〔众合〕酹酒奉皇宣，一束生刍敬陈奠。想英灵如在，长啸迥然。成就恁一代冠裳，续完了千秋文献。容台从此身不死，啧啧普天声羨。〔外、末〕拜奠已毕，礼生分付把祭筵撤进者。〔付随口说下〕〔众应介〕〔旦〕泉下孤忠，动蒙天鉴；又蒙两位大人立祠赐祭，营墓建坊。既慰在天之灵，复锡全家之庆。恩荣已极，衔结难酬。二位大人请上，受我母子一拜。〔外、末〕下官们也有一拜。〔各拜介〕

【前腔】〔旦、小生〕苦节得垂怜，白屋春生及黄泉。喜长宵复旦，寒烬重燃。营高冢，稳卧麒麟；起新祠，杂陈瑚璉。二天从此恩不朽，衔结犹惭报浅。〔外、末〕下官就此告辞。〔小生〕即当诣台叩谢。〔外〕九泉开白日，〔末〕六翩起青云。〔同众下〕〔旦〕我儿！皇恩浩荡，荣赠祖先；亡者有知，定当含笑泉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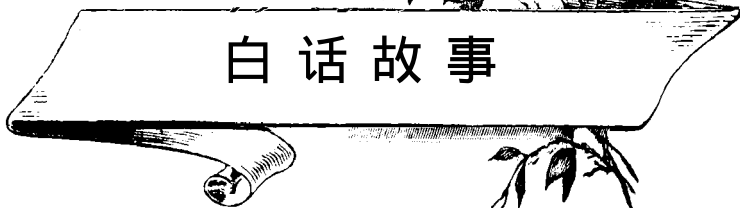
【双声子】〔合〕幽魂显，幽魂显，遥拍手红云辇。覃恩遍，覃恩遍，齐稽顙长生殿。缀简编，被管弦，一忠风世，五义歌传。

【尾声】绿窗共把宫商辨，古调新词字句研。岂草草涂鸦伦父言。





白话故事



一、傲雪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阵阵狂风卷着雪花袭击着长江两岸的大地。江南苏州府城东南隅小巷深处的一所宅第里，有一个人凝视着漫天风雪，神情忧郁肃穆、庄重坚毅。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顺昌。

这周顺昌字景文，别号蓼洲，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后，授官福州理刑，后来升为吏部员外郎。他天生一副忠义心肠，冰心独抱，嫉恶如仇，为官极清廉。在福州的七年中，惩恶扬善，除旧布新，使福州风气大为改观。到京城做吏部员外郎时，也是克己奉公，杜绝一切馈赠请托。当时正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权，他们狼狈为奸，胡作非为，弄得天下群小横行，正人气短。就在周顺昌完成当年吏部的诠选功绩，请假回籍，阉党中的倪文焕上疏驱逐东林党，周顺昌因受牵连被削籍回苏州老家居住。

雪越下越大，天地之间一片银白，滚滚寒风如利刃一般刮在他的脸上，但他仍然岿然不动。他的心也象那风声，在狂啸，在痛哭。面对朝纲废弛，国势危殆和忠良放逐，善人尽诛的政局，他梦想着能对皇帝面陈阉党准备篡位的罪行，实现清君侧的愿望。可是，君门万里，阉竖横行，他只能暗自流泪了。

“相公，风这么大，你开着窗子干什么？”周顺昌的夫人走过来，后面跟着他们的一儿一女。





“夫人，我平生不肯趋炎附势，面对着这冰花玉树，反而觉得兴趣盎然。”周顺昌转过身，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周夫人苦笑着说：“相公，你是当了多年的官，但还是囊空如洗，而且——”她指了指女儿和儿子，“他俩的婚姻大事也还没有着落，现在，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黄连枝下弹琴何苦如此？”

周顺昌笑了笑，说：“夫人，此言差矣！古人说得好：大雪纷飞时锦帐醒醐，浅斟低唱，还不如陶渊明那样扫雪烹茶，虽然清贫，更觉得趣味无穷。”

这时，仆人来报吴县县令陈文瑞求见。夫人和公子小姐便回避了。

这陈文瑞是福建人，早年久困场屋，亏得周顺昌的奖掖援引才得成进士任吴县县令。周顺昌虽然得罪遣逐，难为他不避嫌疑，常有来往。见了面，周顺昌问：“此寒天大雪，不知是哪一阵风将您吹来了？”

陈文瑞站直身子，说道：“昨天接到公文，说有李公公要来苏州，我专程迎候，因时间尚早，故在此下船顺便拜见老师。”

周顺昌听到“李公公”三字，便警觉地问道：“是哪一个李公公？”

“就是内监李实。”

“既然是宦官，为什么还去迎接他？自古以来宦官就是危害朝廷的祸水。曹节、王甫葬送了汉朝的命运；程元振、鱼朝恩几乎覆灭唐代宗室；童贯、梁师成毁了北宋江山。就是我朝王振、汪直、刘瑾等，也都是流毒三朝，诛杀无辜。阉宦的危害古今同辙。我们读的是孔孟圣贤之书，学的是仁义礼智之行，正应该与这些人绝交，哪能跟他们来往？”说到这里，周顺昌两眼冒着怒火。

陈文瑞看到周顺昌的目光象两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觉得既委屈又羞愧：“老师，他掌管的是税务，奉旨驻扎苏州，上司公文催促学生不得不出来履行职责。”陈文瑞越说声音越低，最后难过地低下了头。

“这李实又是魏忠贤派来的了。咦！魏忠贤！魏贼！”周顺昌单薄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只觉得一股怒火往上窜。想到作恶多端的魏忠贤，他就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但一想到自己是在野孤臣，空有报国之心，却又无能为力，他不禁潸然泪下。

站在一旁尴尬不安的陈文瑞见周顺昌如此愤怒，觉得局面实在令人难堪，于是就故意把话题引开：“雪这么大，老师为何不烧火取暖？”





周顺昌低声答道：“柴价那么高，我家是经常不生火的，何况我是一介寒儒，当了十几年的清官，这几根老骨头也是冻惯了，用不着烤火。”

“学生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见周顺昌慢慢平静下来后，陈文瑞小心地问道。

“尽管指教。”

“学生在船饱尝风雪，想请老师赐杯酒给我驱寒。”

“只怕是我家贫食粗，怠慢了贵客。”

“师生如父子，老师请别多心。”

周顺昌见陈文瑞一片真诚，忙向屋里招呼一声，老仆人顾选应声而出。

“老爷有什么吩咐？”

“你去买一壶白酒，一块生豆腐，我要请陈老爷小酌一番。”

“是。”

顾选答应着出去了，不一会就把酒、豆腐摆上了桌子。

一番礼让之后，周顺昌仰起脖子，连灌了几杯，就着盐水豆腐下肚，顿觉四肢骨骸一时舒畅起来。“唉，想不到乡村酒菜竟有如此风味。嚼时冰雪四溅，咽时芬芳满腹，几乎让我飘飘欲仙了。”

见周顺昌高兴了，陈文瑞试探着说：“学生待罪贵地，公务繁忙，对老师照应不周，老师若有为难之处，学生自当竭力相助。”

周顺昌一听此话，勃然作色，大声说道：“父母官，这就不对了，我周顺昌从任途进身到为官吏部，何曾轻易受人一钱？我虽囊空如洗，但绝不肯玷污我清白的名声。”

见周顺昌如此，陈文瑞知道说话唐突，只得站起来连声道歉：“学生得罪了，请老师海涵。老师你高风高节，盖世无双，清名高行，古今一人。老师的话学生非常佩服，当终身铭刻在心……”

正说着，陈文瑞的仆人进来了。“禀老爷，李公公的船已经快到了，知府大人和长洲县张老爷都到下津桥迎接，请老爷赶去。”

“既然如此，门生只好告辞了。”陈文瑞望着周顺昌，脸上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好吧，改日再会。”周顺昌边说边把陈文瑞送出门外。





风更猛，雪也更大了。

这时，老仆人顾选满身白雪，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爷，大事不好了，外边议论纷纷，说文震孟文老爷在京城里奏了魏太监一本，圣旨降下，将他削职回家了。”

周顺昌一听，大惊失色：“有这等事！你快到文老爷家中问个明白，回来报我。”老仆人答应着转身去了。周顺昌这时只觉得这飞舞的雪花似乎把天地都颠倒了……

二、书闹

午后，苏州城内的李王庙前，一个年轻人正在忙碌地安设桌椅幔帐，布置书场，他就是苏州城外有名的周文元。这周文元少年无赖，独霸一方，是个打架斗殴的老手。城中玄妙观前有个说书人叫李海泉，“精忠岳传”说得极好的。这周文元便认定李海泉是棵摇钱树，千方百计把他请来。由于李海泉技艺高超，前来听书的人不计其数，因此，一天至少也有一二千钱的收入。除了李海泉的伙食和书钱，剩下的全进了他的腰包。昨天已经说到金兀朮破延州，今天开说童贯起兵。周文元估计今日场面热闹，所以早早就来布置书场了。

在听书的人群中，有个任侠使气，颇知忠义又很孝顺母亲的血性汉子——颜佩韦。听说李王庙前天天在说岳飞传，他便稟过老母抽空来听一回。

然而说书先生却姗姗来迟，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等得焦急的时候，风度儒雅的李海泉摇着纸扇走进了书场。他向大家行过礼后，正准备开讲，突然从外面窜进两个人，跑到李海泉面前说：“李海老，我们是淮安人，在枫桥卖豆，久慕你的大名。我们一帮朋友请你到寒山寺开讲一天，报酬从优，现在马上去。”

周文元见两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到这里来砸自己的饭碗，气都不打一出来，吼道：“我们开讲还没几天，怎能到你们那里去？”

李海泉见那两人态度真诚，又见周文元满脸怒色，知道双方都不好





得罪，只好对那两人说：“等在这里讲完岳飞传，我就过去请教。”

可是那两人却说：“等不得，等不得。”

颜佩韦见那两人太不识趣，便站起来说道：“凡事自然得有个先后，也要有个始终的。”

听了颜佩韦的话，李海泉也说：“两位且在这里听了今天的书，明日再议吧。”大家觉得李海泉这话说得在理，便纷纷附和，那两人迫于无奈，也只得坐下。

稍等片刻，李海泉猛地用醒木将桌子一拍，一板一眼地说开了。那李海泉口角伶俐，说起来绘声绘色，扣人心弦。听书的个个张大眼睛，连大气也不敢出。正说到韩世忠大败金兀朮，却被童贯诬为“按兵不动，丧师辱国，失守封疆”，准备押送京城受审时，颜佩韦呼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听嚷道：“讲这样的歪书！讲这样的歪书！”

众人纷纷投来惊诧的眼光，齐声责问：“为何在书场里如此喧哗？”

“可恨！可恨！童贯这条孽狗，作恶多端，叫我哪里按捺得住？”颜佩韦满脸涨得通红，两只眼睛睁得滚圆。

李海泉见颜佩韦如此恼怒，赶忙安慰道：“说书总会说到奸贼，何必如此大动肝火。”

正在气头上的颜佩韦哪听得进这些话，怒气冲冲地说：“童贯这样的恶人，说他干什么？”

李海泉一听这话便火了：“既然你知道是恶人，不听就是了，何必在这里吵闹呢？”

这两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颜佩韦一听，一脚将李海泉的书桌踢了个底朝天。

李海泉吓了一跳，口气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这又从何说起？”

“我就是要打你这个狗弟子。”颜佩韦说着，直奔李海泉而来，大家见势不妙，纷纷起身劝架：“他是说书的先生，为何打他呢？”

脸色煞白的李海泉半天才说了句：“可笑！可笑。”座中两个前来邀请李海泉去寒山寺说书的人便乘机过来拉李海泉：“走！走！走！我们自己到寒山寺开讲。”李海泉也想乘机脱身，免得在这里受气，便不顾周文元的阻拦，跟着那两个人飞快地走了。





三、结义

眼巴巴看着摇钱树飞走，这下可把周文元气了个七窍生烟，他指着颜佩韦的鼻子尖大骂开来：“好好一个书场，被你这狗头撒野火，赶散了我的生意，我打死你这狗头。”说着抡起拳头就朝颜佩韦打来。

颜佩韦这时也是有气无处出，见周文元要打人，正好发泄他的火气。“来！来！来！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

一个是血气方刚，自恃老拳挥时神鬼愁，一个是年少气盛，平时就有使不完的力气，两人把衣服脱掉，赤膊上阵，拉开了架势。也不理会众人的劝告，他们只管挥拳踢腿，使出了各种拳法，那周文元毕竟经验力量稍逊一筹，不一会便被打倒。颜佩韦赶上去一脚踩在他胸脯上，周文元这时只有叫喊的份儿了。

众人见大事不好，怕闹出人命案来，不免上前劝阻。这时，颜佩韦的老母颤颤巍巍地赶来了。这里书场闹事，不知哪位耳报神已经飞报到了颜母那里。她顾不得年老体弱，急忙赶来，怒气冲冲指着儿子说：“还不放手，打死了人不要偿命吗？”

看到母亲来了，颜佩韦连忙放开周文元。

“跪下。”老母亲声色俱厉，颜佩韦只得跪下。

“我平时总是叮咛劝诫你不要闹事，你就是不听，再敢如此，看不打断畜生你的两腿。”

“孩儿再不敢了。”颜佩韦战战兢兢地答道。

“起来！”

颜佩韦乖乖地站了起来，但仍然怒气未消，他也斜了周文元一眼，朝众人说道：“要不是我母亲吩咐，我怎么肯饶他。”

颜母忙向周文元说：“刚才小儿冒犯了，老身特来请罪。”

人群中有个在当地颇有些影响的人叫杨念如，转身向众人说道：“各位兄弟，刚才这位兄弟听见奸贼罪行就勃然大怒，可见他是个义士。现在他尊奉母亲，可见又是个孝子。”说完就向颜佩韦拱手行礼。众人





也学着杨念如的样，纷纷向颜佩韦行礼，齐声称赞他孝义两全。

“请问尊姓大号？”杨念如问颜佩韦。

“在下颜佩韦。”

“噢，原来就是颜大哥，失敬失敬。”众人对颜佩韦早有所闻，见是颜佩韦，顿生敬意。

“请问尊姓贵表？”颜佩韦问杨念如。

“小弟杨念如。”

“原来就是杨大哥！久仰，久仰。”颜佩韦很高兴。

杨念如把周文元和旁边的两人也作了介绍：“这三位就是周文元、马杰、沈扬，都是附近很有意思的朋友。”颜佩韦赶忙向三人拱手行礼。

“颜大哥在上，今日小弟们幸遇大哥这样的孝义之士，众心钦服，想委屈大哥和小弟四人共订一盟，结为兄弟，不知老伯母同不同意？”杨念如对颜佩韦钦佩已久，乘此机会，他提出了这一要求。

“小儿能得各位提挈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颜母欣然同意。

“这叫不打不相识。”颜佩韦笑着对周文元说。

“请问大哥尊庚多少？”杨念如问道。

“小弟平头三十。”颜佩韦答。

“小弟二十五岁。”杨念如说，他指着周文元等“这三个兄弟都是二十三、四的人，这样就是颜大哥居长，小弟次之，周文元第三，马杰第四，沈扬第五。”

他们请颜母主盟，拜了天，拜了颜母，象桃园结义一样，立下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四、求聚

这天，风和日丽，春光迷人，周顺昌急匆匆地赶往竹坞，去看望好友文震孟，这文震孟，字文起，是吴中著名才子文徵明的曾孙，是个忠孝气节卓著，文章举世无双的人物。天启二年，殿试第一，授官翰林院修撰，见魏忠贤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便上书皇帝揭发逆贼，不料圣旨





传下，将他削职回籍。今天，周顺昌来拜访他的目的，一是问问朝政，二是会会好友，三是吐吐闷气。他不坐肩舆，不带随从，一路青山掩映，绿水绕田，阳光把树叶照得闪闪发亮，碧天上的片片白云慢悠悠地飘动着，周顺昌都无心欣赏，他一径来到文文起的竹坞别墅。

两位患难知己相见时竟控制不住感情的激动，紧紧拉住对方的双手，各自悲泣不胜，垂泪相向。

“小弟削籍南归，竟自入山，没来得及拜访仁兄，今天反承大驾光临。”文文起客气地说。

“小弟听说仁兄因强谏罢职，悲愤不胜，所以急忙赶到这里，想与仁兄畅谈一番。不知近期朝中光景如何？”周顺昌回家已久，对朝廷具体情况已不甚了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文文起皱了皱眉头，忿忿地说：“自从与仁兄分别后，那魏贼的所作所为更是昧尽天理良心！……”

“愿闻其详。”周顺昌见文文起打住了话头，着急起来。

“那王安虽是个宦官，但为人谨慎，曾在青宫中保护先帝，后来又辅助当今皇上登基，魏贼对王安恨之入骨，假借圣旨将王安杀害了。魏贼杀了光宗选侍赵氏，又杀了当今皇上的贵人胡氏。那裕妃张氏被皇上宠爱，但魏贼假借圣旨，勒令她上吊自杀。皇后张氏刚刚怀了一个男孩，魏贼就密谋让张氏堕胎，致使母子两人一时俱殒。”

“有这等事！”周顺昌听了文文起的话，气愤得呼地站了起来，他万万没想到魏忠贤竟这样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把魔爪伸向了皇帝后宫，堂堂天子竟不能保护嫔妃！他意识到，正直朝士与魏忠贤之间已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的了。

“这还不算，本朝历来禁止宫中练兵，那魏贼却私自挑选宫中卫兵万人，裹甲出入，日夜操练，金鼓之声，响彻宫殿。皇子刚刚出生就被炮声震死，宫中火铳爆炸，圣上几乎受伤。魏贼跑马上前，飞矢险些射中皇帝。”

“啊呀，这还得了！”周顺昌愤怒得象头狮子。他恨魏忠贤目中无国无君，同时又为一旦祸起萧墙后，皇帝来不及召集勤王的正义之师而深感忧虑。

“周兄啊！现在国家命运真是危如垒卵了。”文文起义形于色，忧亦





形于色。

“听说现在他广布心腹，声势更盛，是吗？”周顺昌问。

“崔呈秀掌握了兵权，魏良卿滥封为侯，他在要害地方都安置了重兵，军队中尽是他的爪牙。各地为他建造生祠，雕龙镂凤，劳民伤财。他家坟茔的規制，窃僭皇陵，进香时的仪仗就如皇帝亲幸一般，配享已同孔圣，庙祀将入明堂，破坏规矩，僭拟帝王。这实在是当今一大祸害，对皇上的威胁一日甚似一日了。”

听了这些，周顺昌觉得一阵胸闷，他恨不得飞身京城，将魏党一网打尽。可是，一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不觉又黯然神伤了。

“周兄如此愤懑不平，小弟若说到他极奸极恶之处，您一定会裂眦冲冠了。”

“他还有什么极奸极恶，吾兄试道其详？”周顺昌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

“那魏贼不奉圣谕，不由阁票，假传圣旨，扫荡忠良，把他们削夺官职后就加以逮捕，一经逮捕，就将人杀掉。并且用干儿子许显纯、杨寰为锦衣卫，造出铁脑箍、阎王问、红绣鞋、锡汤笼等多种残酷的刑具，将忠良正直诛戮殆尽。又捏造事实，诬告熊廷弼、杨镐因失守封疆，将银三十万两托汪文言贿赂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人，先将汪文言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然后株连蔓引，将有关人士一网打尽。如今缇骑四出，恐怕就连你我也不能安枕了。”文文起说到这里，一把握住周顺昌的手，“蓼洲兄啊，这样的世界，岂不是颠倒黑白，天翻地覆了！”

周顺昌直气得捶胸顿足：“噢，魏贼！魏贼！就是把你食肉寝皮，你也是死有余辜啊！把你千刀万剐也不能消除百姓心头之恨，把你五马分尸也不能赎清你的大奸巨恶！”

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贫僧听说文老爷回山，特来拜访。”

文文起、周顺昌吃了一惊，仔细看时，原来是一个和尚。

“原来周老爷也在这里。”那和尚一见周顺昌，一脸欢喜。

“这和尚是谁？”周顺昌问文文起。

“是龙树庵的西崖禅师。”

“周老爷到过龙树庵的，怎么忘了？贫僧正欲去府上求周老爷题一块匾额作山门之镇。”那和尚说，态度十分谦恭。





“你老远而来，我本应该马上就题的，无奈我俩刚刚发了一通气，所以，这时候题匾恐怕不太好。”周顺昌虽然推辞了，但心中却答应着。

“既然如此，贫僧改日来领就是了。贫僧就此告辞。”那和尚向两人作个揖，转身离去。

“西崖和尚刚才突然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未能尽兴，请到屋里面喝杯酒，边喝边谈，今晚我们就喝个痛快，对床夜语，好好发泄发泄。”文文起说着就把周顺昌拉进了里屋。

五、建祠

半塘本是个烟聚积之地，平日里就十分热闹，今天由于魏忠贤生祠破土动工，所以更是人声鼎沸，不同寻常。

当时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生祠，供养着魏忠贤的长生神像，这山塘生祠便是其中之一。这时的工地上，筑亭结彩，盖蓬耸立，猪羊祭礼早已布置好了。两个魏忠贤派来参加破土仪式的亲信也即将到来，可是请来的风水先生却迟迟未见，这可把管工的堂长陆万龄急坏了，赶忙差人去找。

正在陆万龄焦急万分的时候，风水先生慢悠悠地出现在人群中。这风水先生叫赵小峰，一生闯荡江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骗取钱财。今天陆万龄让他来给魏忠贤生祠看风水，正中他下怀。

一见赵小峰，陆万龄便埋怨开了：“赵先生，你怎么搞的，这时候才来？”

“破土自有时间，何必慌忙。”赵小峰不慌不忙地答道。

“上边的人就快到了，你我是先要在这里侍候的，误了时辰怎么办？”

“不要紧，不要紧。”赵小峰脸上带着诡秘的微笑。

正说着，只听得一阵锣响，魏忠贤派来坐镇东南的两个心腹毛一鹭、李实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来到了工地。陆万龄、赵小峰赶忙上前磕头。





“起来，方向是准了没有？”毛一鹭阴森森的眼睛紧盯着赵小峰。

“禀老爷，前后左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乾坎艮震，巽离神兑，都已定好，现在请老爷昭告后土，等我细看之后再详细禀告。”赵小峰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毛一鹭、李实面前显得十分镇定。

“这事关系着厂爷今后的许多大事，你必须仔细些。”毛一鹭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赵小峰。

“晓得。”赵小峰答应一声，就退下去忙碌起来。

“请二位老爷进厂内坐。”一直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的陆万龄说话了。听了这话，毛一鹭向李实笑了笑说：“老公公也做厂公了。”“我要真的做了厂公，毛爷您就有五爵之尊了。可惜此厂非彼厂。”李实笑着答道。

毛一鹭、李实在陆万龄的陪同下，在厂内坐了一会，赵小峰就进来了：“禀二位老爷，八门定位，都已经细细看过，没有丝毫差错。”

“大门高多少？”李实急忙问道。

“八丈七尺。”

“仪门两廊呢？”毛一鹭问。

“都是九丈高。”

“正殿还要高些才好。”李实说。

“正殿有九丈五尺高，取位登九五之意。”

“谶语来得好！”毛一鹭很高兴，“如今工匠们从哪方动工，上梁定在什么时候？”

“从西南方向动工最好，估计半个月就可以上梁。”赵小峰的伶俐俐齿这时候发挥了作用。

“恐怕太慢了。”毛一鹭不满地说，“必须再缩短几天。”

算定了的日子是不能更改的，那一天各样祥瑞都来显灵，如果有了差错，不但没有祥瑞，说不定还有杀身之祸。”赵小峰越说胆子越大。

“呸，胡说！”毛一鹭一听到赵小峰说到“杀身之祸”，便破口大骂起来。

“这是据理而言。我还画了祠堂图纸，请二位老爷过目。”说着，赵小峰从口袋中摸出图纸，双手恭敬地递给毛一鹭、李实二人，并指着图纸说：“这是照墙、牌坊、大门、仪门、两廊、卧道，正殿九间，殿后





有楼房、厢房、花园、池沼等。”

毛一鹭和李实认真地看着图纸，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看来，这祠堂比杭州的还齐整。”“就是南京的也比不上它哩。”

见毛一鹭、李实很高兴，赵小峰便乖巧地说：“我费了无数心机才画好这张图。”

“自有重赏，且到外厢等候。”毛一鹭对赵小峰说。

赵小峰见有了赏，便高兴地离开了。

“陆万龄过来，如今建造这座祠堂，不比建造一般的衙门，可以随便便，你照着这张图纸去建造，监督有功的话，厂爷一定有顶乌纱帽赏你。”毛一鹭郑重其事地叮嘱道，“那祠堂的门楼必须高大弘敞，正殿必须雄伟壮观，左右两廊都要重檐滴水，气势非凡，四周都要挂上帘幕，更必须是画栋雕梁。”

“老爷放心，我一定把它建造得比得上王宫禁苑，帝室椒房。”陆万龄信誓旦旦。

听到陆万龄把魏忠贤的祠堂比作皇帝的宫殿，毛一鹭心中一阵暗喜。

“建殿宇的事情毛老爷已经吩咐过了，祠堂里面的神像不消说得用沉香木雕塑，但厂爷的身材面貌我要对你说个明白。他满月脸，两眼目光炯炯，腰圆背厚，身体肥胖，一副好容貌，风度非凡。”李实对陆万龄说。

“小的明白。只是不知道厂爷身上的蟒龙是几爪？”

“厂爷曾赐五爪，就是五爪吧。”毛一鹭答。

“厂爷的像应是五爪蟒龙，围着玉带，戴着七曲纓冠。”李实补充道。

“既蒙二位老爷吩咐，小的赶快用沉香木把厂爷的像塑好，让厂爷胜过当今天子，历代君王。”陆万龄说。

听到陆万龄把魏忠贤比作帝王，李实十分高兴。

“祠工紧急，限你一月完成。”毛一鹭说。

“小的为了厂爷自然竭尽全力，日夜催促，尽快完成，只是各项钱粮，求老爷赶快拨来。”陆万龄面有难色。





“这个不消说，这不是平常工程，你只管催交银子。”

“催交的银子共多少项？”

“各官的薪俸，乡绅的捐助，各大户人家的抽税等。”毛一鹭对这一问题早已考虑好了。

“这项钱粮就叫‘祠饷’吧。”李实在一旁说道。

“小的知道了，”陈万龄说，“征集这‘祠饷’就像收皇朝赋税、国库钱粮一样。”

“对，不过，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尚未吩咐，那就是，厂爷神像前的供奉摆设一样也少不得，绣龙帷、白玉床、紫金猊、宝篆香、红蜡烛等，必须一应俱全。每天还要设宴，早晨晚上都必须是山珍海味。”李实说。

“小的一定照老爷吩咐的办，并且要让厂爷像前的供奉摆设胜过皇帝的太庙。”

李实对毛一鹭说：“各地的生祠都有题名，这里的生祠定什么名好？”

毛一鹭低头想了想，说道：“厂爷恩遍天下，这祠就题‘普惠’二字吧。”

“好，就是‘普惠祠’了。”李实非常赞成。

见一切都布置好了，毛一鹭、李实便在众人的簇拥下，在工地上巡视了一番。两个人的心中都装着裂土分封的念头，只盼着早日把祠堂修好，尽快得到魏忠贤的赏赐。直到天色很晚了，毛一鹭和李实才离开工地。

六、缔姻

自从在竹坞拜会文文起，了解到魏忠贤的滔天罪行后，周顺昌对形势的忧虑日益加深了，谁知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嘉兴魏廓园被捕的消息。魏廓园，名大中，一向与他关系密切，生性耿介，视死如归，这次被捕，定是凶多吉少。估计押解魏廓园上京一定要经过胥江，所以，周





顺昌这几天天天雇船守在江边等候，想借此机会兴魏廓园诀别。

今天已是第四天了，直到中午时分，江面才出现一只小船。“喂，前面的小船，请问嘉与魏爷是不是在里面？”周顺昌的船夫扯开嗓门大声问道。

小船上有人回答：“我们正是押解魏官人上京去的，你问他干什么？”

知道魏廓园就在船上后，周顺昌朝那边大声喊道：“快把船停住，我周顺昌要上去。”

“圣旨紧急，谁敢逗留！”船上一个校尉说。

“魏贼矫诏，哪是什么圣旨！我就要上去。”周顺昌怒气冲天，说着叫船夫赶快向那只船靠拢，等两只船一靠近，他一步就跨了过去，大声叫唤：“廓园兄，廓园兄。”

船上的两个校尉被他吓住了，一个对另一个说：“听说苏州有个周顺昌，不是好惹的，既然他已上船，就让他们见见，说不定会送些银子给我们哩。”于是便叫船夫到岸边把船停住。

“廓园兄，小弟在这里，小弟周顺昌在这里。”周顺昌向船舱里喊道。

面容憔悴，髯须苍苍，戴着枷锁的魏廓园慢慢地走出来，脸上微微有些惊异，他没想到周顺昌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来见他。

“廓园兄，老朋友在苏州，你怎么就只顾走自己的，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周顺昌埋怨道。

“蓼洲兄，小弟有罪，不是不想见你，只是怕见后令人伤心。”魏廓园说。

“你们有话快说，马上就要开船的！”一个校尉吼道，接着对另一个说：“老兄，你在船头坐着，听他们说些什么，我到岸上走走。”说着跳上岸去，另一个校尉就警惕地在船头坐了下来。

“廓园兄，你今天被捕，四海知名，敬羨，敬羨！”周顺昌紧握着魏廓园的手说。

“小弟因弹劾魏忠贤，被放归田里，本来准备杜门谢客，课读子孙，没想到受熊廷弼、杨镐二案的牵连，被人诬告。小弟这一去肯定是粉身碎骨，恐怕再也不能与仁兄相见了。”说着魏廓园低下头来，两眼润湿，





“可叹的是小弟一生空有凌云壮志，竟然一事无成，更可恨的是，小弟生平不认识熊廷弼、杨镐，今天反而因他们受屈！”

“那汪文言也不该乱说。”周顺昌愤愤不平地说。

“仁兄还不知道，许显纯严刑逼供，把汪文言打得体无完肤，在这种情况下，汪文言还抬头大骂，誓死不屈，他们逼他招供小弟受赃银二万两，他又极力为我叫屈，后来经不起一顿夹棍，加上二百穿梭，一阵乱棒，哪还管乱说不乱说。小弟死了也就罢了，只是对不起仁兄，从今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再也不能在一起畅谈国事。”说到这里，魏廓园长叹一声，那声音从心底里发出，深沉有力，在江面上回荡……

“廓园兄！”周顺昌想安慰几句，又自咽住。魏廓园接下说：“多少同年好友见小弟被捕后，无不害怕连累，惟恐躲避不及。置自己于不顾的只有仁兄您一人啊！”

“仁兄您说到这里去了，前几天听说您被捕，大家都为您叫屈，为弟的尤其感到气愤。今天我们在这里相见，实在令人伤心。仁兄，可惜小弟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赠送的。”

船头的那个校尉听了周顺昌这话，知道没什么油水可捞，便吼着要开船。

周顺昌不理睬那校尉，只管跟魏廓园说：“廓园兄，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小弟既不能做刺杀侠累的聂政，又不能做隐藏张俭的孔融，真是无比惭愧，倘若仁兄有什么未了的心事，小弟一定会尽力相助。”

“小弟也没有什么心事，就是前几天被捕时，全家惊慌失措，小弟晓以大义后，他们才含着眼泪安静下来。只有小孙子允楠，牵着我的衣襟，昼夜失声痛哭。这两天登船以来，还觉得耳边隐隐约有他的哭喊声。我屡次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叫唤他的名字。”说到这里，魏廓园的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良久，他才如梦初醒地说：“唉，我跟您说这些干什么呢？”

“令孙多大了？”周顺昌若有所思地问道。

魏廓园答道：“年方十三。”

“给他订亲了没有？”

魏廓园摇了摇头。“咳，这种情况下哪还有心思想这事？就是有意给他订亲，谁家不怕连累啊？”他两眼迷茫地望着波涛汹涌的江面，不





再说话。

“小弟有一个女儿，年纪与您的孙子相当，今天就把她许配给令孙吧。小弟的主意已经打定，仁兄就不必拒绝了。”

“蓼洲兄，我接受您的好意，不过，这样恐怕就要连累您了。可惜小弟身在难中，没有定亲的礼物。”魏廓园在犹豫了一阵后，又欢喜又惭愧。

“‘道义’二字就是聘礼，哪还要什么礼物？大丈夫一言九鼎，请廓园兄放心。”

见周顺昌如此轻财重义，魏廓园心中一阵激动。他感激地说：“蓼洲兄这样说，小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亲家翁，请接受小弟一拜。”说着朝周顺昌深深一拜。周顺昌赶忙回礼。

这时，岸上的那个校尉回到船上来了：“好大的胆子，唠唠叨叨的，有没有个完？”

“好笑得很，他是个钦犯，竟敢与他联姻结党！”船头坐着的那个校尉说，“厂爷知道了，不是闹着玩的。”

“呸！你这狗头，谁要你管？回去以后就告诉那阉狗，说我周顺昌不是怕死的人。”周顺昌平时就是个血性汉子，哪里将两个校尉放在眼里。

“我们也是好心，周老爷只管去寻死吧。”从岸上回来的校尉说，“已耽搁很久了，大家各走各的吧。”

“什么各走各的？我就是送魏爷到京，你又奈我何？呸！剁碎你这狗头。”周顺昌骂得更起劲了。

见此情景，魏廓园说话了：“他们是圣上派来的人。不必与他们计较。小弟既然是奉圣旨，理应慷慨上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亲家翁，告辞了。”

“亲家去后，小弟恐怕也不能幸免。仁兄先行一步，一路保重！”周顺昌说着，朝魏廓园深深一拜，深情地望着他一眼，也不等还礼，转身跳上岸去。

“珍重，珍重。”魏廓园哽咽着说。

魏廓园的船飞快地离开了岸边，急速往前驶去。呆呆地站在船头的魏廓园很久很久还能看见伫立不去站在岸边的周顺昌，他的眼泪簌簌地





流了下来。

七、骂像

花了约莫一个月时间，用了无数的金银，半塘那座魏忠贤的生祠终于建成了。只见雕龙插汉，镂凤飞云，画栋流霞，碧甍耀日。气势简直可以压倒北京城里的皇极殿、凌霄殿。真是人间少有，世上无双。

这天是迎接魏忠贤神像入祠堂的日子，祠堂里里外外，挂红结彩，大小喽啰，川流不息，一派节日的气氛。主管陆万龄忙得如无头的苍蝇，一身大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来报，毛一鹭、李实到了。陆万龄连忙出来，只见一队人马在毛一鹭、李实的率领下，抬着魏忠贤的神像走进了祠堂正殿。他们把神像小心地扶上座位，生怕碰出了一丝印痕。

“厂爷登殿，礼应加冠。”毛一鹭说。

“御赐的七曲纓冠在这里，进上千岁爷。”李实朝一个小太监喊道。

小太监递上帽子，李实小心地接过，与毛一鹭恭敬地在神像前跪下，对着神像高声说道：“奉旨进上千岁爷七曲纓冠。”

小太监取下神像上原来的帽子，从李实手里接过七曲纓冠小心戴上去，可是无论他怎样使劲，七曲纓冠老戴不进。“头大帽小戴不进。”

毛一鹭、李实一见，立刻站起身来。“把陆万龄叫来，怎么把厂爷的头塑大了？”两人怒形于色，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陆万龄见势不妙，赶忙跪下。“按老爷的指示，头塑的是九寸九，这是宫中赐来的冠小了，与小的无干。”

“怎么办？”毛一鹭急了。

“这帽子是圣上赐的，又不好动它。”李实也面有难色。

这时，陆万龄灵机一动，说：“这不难，只消把厂爷的头收小一点就行了。”

毛一鹭、李实互相看了一眼，觉得实在别无他法，便点头同意了。陆万龄赶快去叫木匠。





见魏忠贤神像头上动了斧凿，毛一鹭、李实一齐跪下，大哭起来：“我的爷爷啊，头疼得不得了啊！”仿佛这时的魏忠贤真的受着皮肉之苦。

神像终于戴进了帽子，毛一鹭、李实觉得那俨然是太庙中的神像，笑得两眼都挤成了一条线。

毛一鹭说：“现在我们都行五拜三叩头。”“不必，不必。”李实接过来话，“如今我们两个都像是厂爷的亲生骨肉一样，就不须行这样的大礼了，也不要繁文缛礼，多磕几个头就行了。”

毛一鹭觉得有理，便命令奏乐、进香、进酒，在音乐声中，毛一鹭、李实慢慢地跪下，朝神像虔诚地磕了无数个响头，口中念念有词：“今天金樽玉液、山珍海味为厂爷求福，祝厂爷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为儿的一片孝心，也望厂爷体察。”

磕完头，毛一鹭、李实吩咐随从：“用心看守着外边栅门，不许闲人闯进来，千岁爷见了是要生气的。”然后，在陆万龄的陪同下，享受魏忠贤的赐宴去了。

再说周顺昌在胥江诀别魏廓园后，天天只想忠君为国，奋身杀贼。听说半塘也建了魏忠贤生祠，更是怒不可遏。昨天传帖到各家，要求人们前往叩贺。当时他就将帖子撕得粉碎，把魏忠贤狠狠地骂了一通。今天，他特地来半塘想看那生祠到底是什么模样。

当高耸的正殿、数不清的栅门和辉煌的灯火扑入眼帘时，周顺昌恨不得把这座生祠烧个精光。他不顾一切地往前去，直到有人吆喝他才止步。

恰在这时，毛一鹭、李实酒足饭饱之后，在众人的簇拥下，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见周顺昌在打量生祠，顿时起了疑心，大声喊道：“什么人？小的们，快给我打啊！”

随从们正要动手，旁边一个打杂的忙低声说：“这是吏部周老爷。”

“什么周老爷？”李实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一定是周顺昌了。”毛一鹭早听说过周顺昌，所以一听到“周老爷”三字，马上便想到了周顺昌。

周顺昌也不顾家丁的阻挡，越过栅门，径直朝毛一鹭、李实走去，向他们作了一个揖。

“先拜了厂爷，然后才向我们作揖。”李实冷冰冰地对周顺昌说。

“要我拜魏贼？”周顺昌冷笑着说，“我周顺昌生平劲节清操，怎能





向宦官下拜？”

“凡人都要叩拜，怎么就你一个人例外？”李实一脸怒气。

“别人只管去趋炎附势，我乃一片忠心，只有圣上才能让我跪拜！”周顺昌答道。

“厂爷功德巍巍，也是应当钦敬的！”毛一鹭说。

听到说魏忠贤“功德巍巍”，周顺昌不由得怒火中烧，“哼，那魏忠贤，他比赵高更凶残，比徐璜、具瑗更贪婪，学着王守澄、韩全海的样，为非作歹，图谋不轨，哪一件不犯王法？”

李实、毛一鹭大怒。“呸，这样放肆！厂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说到他的罪恶，那简直是罄竹难书。他诛夷后妃，杀害太子，铲除忠良，擅置宫操，认干儿子，冒封公侯，还准备篡位。”周顺昌口若悬河，把毛一鹭、李实惊得目瞪口呆。

“呸，一派胡言！”李实唾沫四溅。

“多喝了几杯酒，怕是醉了吧？”毛一鹭阴阳怪气地说。

“我怎么醉了？我只知道该像阳球、张钩那样请皇上诛杀阉党，把魏忠贤千刀万剐，食肉寝皮。”

李实听了，大喊一声：“孩子们，快用乱棍打啊。”

众人山崩地裂地应了一声，纷纷举起棍子。

周顺昌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眼睛紧盯着那些人，大声说道：“谁敢打？谁敢打？”

这时，诡计多端的毛一鹭却在一旁劝开了“不要动手，且慢，且慢。”他又和颜悦色地向周顺昌说：“老先生请回去吧，不要在这里招灾惹祸了。”

周顺昌一听，哈哈大笑。“你们为了修生祠，不知糟蹋了多少民脂民膏。一旦你们失败，一把火就能把它烧得干干净净。到头来只能贻笑千古。”说完，拂袖而去。

那李实气得脸都涨成了猪肝色，心想：今天是神像进祠的好日子，没料到天下还有周顺昌这样不怕死的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好好治他一下，怎咽得下这口气。

周顺昌走后，毛一鹭对李实说：“凡事不可操之过急，刚才就是揍他一顿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咱们连夜上疏厂爷，让厂爷派人把他抓起





来干掉不就成了？咱们也不必以他辱骂神像为罪。他不久前与魏大中联姻，我已写好一封密书，准备报告厂爷。咱们现在就把周顺昌与别案联系起来，让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然后将东林党和周顺昌一网打尽，这岂不是一举多得了吗？”

李实听了，连声称妙。他咬牙切齿地说：“周顺昌，周顺昌，我这奏本一上，你就是浑身是口，遍体是牙也说不清了。

……

八、梦驾

周顺昌骂像后，总在考虑如何上疏毁祠杀贼的事，因此饮食无绪，坐卧不安。一天晚上，觉得实在太困，便坐在那里打盹。

恍恍惚惚中，皇帝已令他官复原职了。他大喜过望，连忙穿上朝服，带上象笏去哭奏皇帝，可是急急忙忙中却忘记了奏本。“算了，魏贼恶贯满盈，哪里写得完！杨大洪奏他二十四大罪状也没说完，我口疏就行了。”

午门说到就到，但什么也不见，只有一片寂静。殿廷也到了，也是空无一人。正不知所措时，一个太监突然走出来问道：“什么人在这里窥探？”

“下官有重要事情面奏皇上。”

“万岁爷不在宫中，驾幸海子去了，你快出去！”

他一溜烟赶到海子，只见黄盖之下皇帝身穿黄龙袍，头戴冲天冠，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太监、宫女、武士，周顺昌急忙跑到皇帝面前。“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有要事面奏陛下。”

“你有什么事？”

“臣有要事需要细细面奏皇上。”

“请讲。”

“臣弹劾逆贼魏忠贤。”

“你怎么弹劾他？”皇帝一惊。





“那魏忠贤用心狠毒，凶恶如豹，罪恶滔天，普天同恨。”

“他历事两朝，功留社稷，有什么罪啊？”皇帝又是微微一惊。

“那魏忠贤的罪恶实在太多，他杀害忠良，诛夷嫔妃，擅开内操，弄权军中，动摇国家根本，妄图篡位。他权势冲天，残酷暴虐，恐怕连西汉的弘恭、石显都自愧弗如；他对国家的危害恐怕连唐代的刘季述和韩全海也相形见绌。臣如说了一句假话，甘愿斩首。”

皇帝大惊：“魏忠贤既然这样穷凶极恶，寡人马上就将他拿来正法。卿忠直敢言，指日将破格提拔。”

周顺昌无限欣慰，连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说一声“回朝”，那大队人马便如一条长龙般慢慢地消逝了。周顺昌乐滋滋地想：圣上说要把魏贼正法，真是圣祖神宗的万幸，也是天下臣民的万幸。我就回寓所静候佳音吧。刚一迈动脚步，魏忠贤就像幽灵一样不知从那个角落窜了出来。

“原来是你把我诋奏皇帝！”魏忠贤恨得咬牙切齿。

“魏贼你来得正好，来得正妙。我找不着你，你倒自己送上来来了。”周顺昌见是魏忠贤，恨不得抓来剁成肉酱。

“畜生！畜生！竟敢这样无礼！”魏忠贤大怒，破口大骂。

“我哭陈帝座，就是要将你正法。”周顺昌声如洪钟，话中带着极大的轻蔑。

“你要砍我？哼，只怕我先砍了你。”魏忠贤愤怒而又自信。

“咱们看到底谁先死。”说着，周顺昌拿起朝笏便向魏忠贤打去。魏忠贤重重地挨了一下，吓得边喊边跑，“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救命呀！”周顺昌也不顾他喊叫，只顾追着劈头盖脑地打。

正在这时，两个太监听到了魏忠贤的叫喊，飞跑过来。魏忠贤见有人来救，好比抓了救命的稻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命令那两个太监：“快，快，快把他抓住。”两个太监飞快地将周顺昌拦住，一个抱脚，一个拉手，把他的衣服扯得稀烂。

正在紧急关头，一队士兵和几个刽子手拿着刀和绳子走了过来。其中一人说：“奉圣旨，魏忠贤罪恶多端，立即押往法场斩首。”说完，几个人一齐动手，将魏忠贤捆了个结结实实，连拖带拉地押走了。

周顺昌仰天大笑：“哈哈，魏贼，你也有今天！好圣上，好圣上，





杀得好！杀得好！哈哈。”高兴得往上一跳，却叭的一声跌倒在地，只觉得屁股上一阵疼痛，睁眼一看，原来是跌坐在地上。刚才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南柯一梦。站起身来，只觉得凉风入怀，令人万分惆怅。眼望窗外，月色朦胧，一片寂静。周顺昌摇了摇头，发出了几声深沉的感叹。直到三更以后，他才解衣就寝。

九、闺训

刚阖上眼，周家大门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显得十分刺耳，敲得人胆战心惊。敲门的不是别人，正是周顺昌的学生陈文瑞。

“有人吗？”陈文瑞敲了好久不见有人出来开门，索性大声喊叫起来。

“什么人三更半夜了还来敲门？”是周家老仆人顾选的声音。

“我，吴县陈文瑞有要事见老爷。”

“哦，是陈老爷，请稍等，就来。”顾选说着爬起来点亮灯，把门打开。

“快请老爷出来。”陈文瑞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说。

顾选大惑不解，只好进里屋叫醒周顺昌。

“父母官，三更半夜有什么事情啊？”陈文瑞以为周顺昌会大吃一惊的，没料到他很平静的说，“哦，我知道了。今天早上传说校尉已经到了苏州，想必轮到我了把？”

“老师，因为您骂了魏忠贤，又与魏廓园联姻，斥辱校尉，校尉报告了毛一鹭。毛一鹭怀恨在心，报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就把老师的名字与别案联系在一起，诬蔑老师接受赃银三千两，命令捉拿老师。刚才，学生接到文书，知道大事不好，所以连夜出城来通报老师，好让老师有个准备。”

“我早已料到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周顺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宪轸森严，老师您赶快处理家事，学生怕事情泄漏出去，只好告辞了。明天早上再来看您。”陈文瑞神情紧张，快速地说。

“请便吧。”

陈文瑞看了看周顺昌：“老师请多保重。”说完，飞身上马，急驰而去。

“把门虚掩着。”周顺昌对仆人顾选说。刚要去睡，周夫人和两个儿女奔了出来。“相公，这是怎么啦？”

“你们出来干什么？”

“相公，你一生刚直不阿，惹是招非，知道阉党惹不起，但还故意独撩虎须。今天祸到临头，我们母子死无葬身之地了。”周夫人说着就嘤嘤地哭了起来，“你只顾你痛痛快快地骂，把全家人都连累了，我们怎么办呀？”

“呸，妇人家说出这样没志气的话来！男子汉大丈夫许身报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有什么害怕的？你难道不见阉党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就是敢于撩虎须的人太少了。我今天纵是身死图圉，也是敢为天下先。前仆后继，魏党总有灭亡的时候。”说着，缓缓走到女儿和儿子面前，深情地望着女儿，“女儿，如今你已是魏家的人了，今后的生活就跟过去不一样啦。”

女儿噙着泪水，抬头看了看父亲，点点头。

“爹爹，这回去身投虎口，凶多吉少，如果有什么不测之事，该怎么办？不如让儿子代受惩罚。”儿子说。

“朝廷要拿我，你怎能代替得了？”

“都是孩儿不孝，连累了爹爹。”女儿低声说。

“为什么？”周顺昌问。

“爹爹的祸是孩儿的婚姻造成的。”

“哈哈，你们也太可笑了。大丈夫的心事你们哪里知道。只是你们既然做了周顺昌的妻子儿女就应深明大义，现在你们非但不鼓励我，反而哭哭啼啼，把人扰得心烦意乱的。”

三人听了周顺昌这话，个个不敢做声，哭声也停止了。好一会，周顺昌妻子方慢慢地说：“老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有什么没有做完的事还是告诉我们一声吧，全家在一起，恐怕就这一回了。”说着，眼泪





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夫人，你说还有什么没做完的事，让我想想。”周顺昌说到这里，慢慢地踱着步子，“噢，我想起来了，是有一件未做完的事。桌上恰好有张白纸，孩子，快去帮我磨好墨。”

儿子以为周顺昌要写遗嘱，赶快去磨墨，一会便磨好了，“爹爹，有什么没做完的事，尽管写吧。”

“好，我就写，就写。”说着打开白纸，饱蘸浓墨，用颜体写下“小云楼”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三人一见，大惑不解，一齐发问：“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前不久，龙树庵的西崖和尚让我给他题一块匾额，这段时间一直没写，今天晚上就了结这桩心事吧。”周顺昌解释道。

“我们以为有什么嘱咐，原来是这样。”三人更加不理解。

“我只有这桩心事了，除此别无牵挂，这三个字可以抵得上长歌正气。”周顺昌望了望墨迹未干的三个字和满脸疑惑的妻子儿女说道。

正说着，老仆人顾选前来禀告文文起步行来求见。周顺昌让妻子儿女退下，叫顾选把文文起请进来。

“唉呀呀，蓼洲兄，没料到到你会遭逢不测。”文文起一进门便嚷道，向周顺昌扑来。

“这也是必然的。”周顺昌握着文文起的手说。

“小弟听到这个消息时，连夜赶来告诉仁兄，不想在路上碰到父母官陈文瑞，才知道他已告诉您了。天一亮就要带您去城里审判，事情紧急，仁兄怎么办？”

“小弟又能做什么？君命难违，去就得了。”

“蓼洲兄您说的什么话！小弟为了您的事，心急如焚，只怕是素称尚义的吴县老百姓仗义闹事，为兄喊冤。”

“仁兄怎么说吴县百姓仗义闹事，这从何说起？”周顺昌两眼紧盯着文文起。

“魏贼弄权，杀害忠良，正义之士深感痛心，下民百姓无不切齿。何况仁兄您美名远扬，众望所归，如今遭受奇冤，百姓哪有不气愤之理？而且这里豪杰之士很多，如果有人带头振臂一呼，百姓肯定会上书朝廷，皇帝虽远，怎么知道不被民心感动？”





“咳，果真如此，反而使小弟担待不忠之罪了。就为我这一微躯有什么值得闹的？”周顺昌手摸着下巴，低着头，感叹道。

“仁兄虽然刚直，别人一定不会坐视不管，小弟刚才说到的，也只是可能发生的事，到时如真的激起公愤，也不枉您平时精忠朝廷，孝友父老的一片苦心了。”

“仁兄说哪里话？我八尺男儿，于国于家无功无补，追悔莫及，何言忠孝？”

“不说那么多了，”文文起望了望周顺昌，又看了一眼已经微微发亮了的地方，“天快亮了，快把家事料理一下吧。”

“没什么料理的。”周顺昌低声说。

“小弟得告辞了，等仁兄进城后再作计议。”说完，向周顺昌深行一礼，慢慢走出周家大门。

周顺昌把文文起送到大门口，直到文文起的身影已完全融进浓暗的熏微之中，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望着文文起消逝的方向。

见文文起走了，周夫人和两个儿女一齐跑出，“老爷，天色亮起来了，马上就有人来抓您，难道您我二十年夫妻，竟无一句嘱咐吗？”

“只管乱讲，我有什么嘱咐的？从今以后，我自做我的事，你们自做你们的事。大丈夫视死如归，此即嘱咐。”周顺昌大声吼道。

听了这话，母子三人嚎啕大哭起来。周顺昌看到他们那副哭哭啼啼的样子，忍不住发起怒来，“哭什么！”

话音刚落，老仆人顾选便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说：“老爷，不好了，吴县陈老爷正在等候老爷受审，说天色已亮，延缓不便，现在他已在外厢堂中等候老爷起身。”

“既然如此，你们快跟我到家庙中向祖宗英灵拜别。”周顺昌说完，带着妻子儿女朝家庙走去。

一到家庙，周顺昌低头就拜：“列祖列宗，您只愿子孙忠孝，我这一去，轰轰烈烈，也不枉您的家教了。”他站起来笑了笑：“地下相逢，我也毫无愧色了。县公等候已久，夫人请回房里，我就出堂去了。”说完，深情地看了一眼妻子儿女，大踏步走出门去。他的身后是一片撕心裂肺的哭喊。





十、义愤

自从闹了书场，与杨念如等四人结为兄弟后，颜佩韦便一直在家中侍奉老母。这天，外边纷纷传说上边已派校尉到苏州来拿乡宦。他想：这校尉一定是魏太监派来的人，必然是来抓跟魏党作对的乡宦。但跟魏党作对的没几个，而且都是好人。如果真的是拿他们，岂不伤了天理？想到这些，便急急忙忙地往街上赶，想打听一下抓的到底是谁。

不一会，半塘街就到了，只见一个汉子飞奔而来，近前一看，原来是杨念如。

“杨家兄弟，去哪里啊？”

“颜大哥，不好了。”杨念如见是颜佩韦，忙停下脚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怎么啦？”颜佩韦吃了一惊。

“街上都在传说北京来的校尉到了苏州。”

“我问你校尉来拿哪一个？”

“林家巷内的周吏部！”

“有这等事！”听说抓的是周顺昌，颜佩韦肺都气炸了。

“哥啊，这真是一桩怪事！公论也不服啊！”杨念如也很气愤，“现在该怎么办呢？”

颜佩韦低头想了想，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召集一帮肝胆血性的人到官府去跟他们讲理。”

“有理，有理。”杨念如正为找不到办法而发愁，听颜佩韦这样说，赶忙附和，“我们到前面拉些兄弟，到城里再相机行事。”说完，二人朝城里飞奔而去。

跑着跑着，看到前面有两个读书人模样的也正急匆匆地往城里赶。颜佩韦，杨念如赶上去一看，原来是他们早就认识的王节和刘羽仪。

“原来是王相公、刘相公。”

“是你们二位。”





“周蓼老被捕，文告已下，说是今天在西察院审讯，这分明是阉竖残害忠良的故技重演，所以我等想赶快进城去找人商量个万全之策。”王节和刘羽仪说得很快。

“二位相公来得正好。周老爷被捕，我们老百姓都抱不平，想去救他。只是我们都是些粗人，只会瞎撞，干不得正经事。二位相公与周老爷一定是好朋友，大家商量个计策才好。”颜佩韦说，“我们想这样，我们一面让兄弟马杰、沈扬分头在阉、胥两门拉人入城，一面吩咐草庵里的和尚敲钟聚众到西察院去。”

“难得二兄这样义气。”王节、刘羽仪心底里非常佩服眼前这两位模样粗鲁，但十分有主见的年轻人。

“二位相公，我们先去安排一下，你们随后就来。”说完，分头跑去安排去了。

中午时分，烈日当空，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正领着一大群闹哄哄的人站在一棵大树下，准备往城里赶。周文元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大捆香，杨念如见了，高兴地说：“这下好了，周家兄弟拿来这么多香，我们到那里后分给大家，好去求官府。”

“求他什么！”颜佩韦听到杨念如说是去“求官府”，心头便冒出了一股无名之火，“他若放了周乡宦就算了；如不肯放，我们苏州人一窝蜂涌去，我们几个领头，就做出了一件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来。各位兄弟不要缩头缩脑，大家要齐心协力。”周围响起了一片赞同声。

等大家稍微安静后，王节、刘羽仪说话了：“各位不可造次，我们赶快进城，找人写一份辩呈，与大家一起求毛抚台，恳求他出疏保留，这才是个办法。”

颜佩韦觉得这两个人实在可笑，便对他们说：“老毛是魏太监的干儿子，这次拿周老爷就是他的主意，他怎么肯出疏保留？我们到那里自有办法。朋友们，走！”说完，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朝城里涌去。

走了一会，颜佩韦便对杨念如说：“杨家兄弟，你带着大伙先去，我去草庵看看。”说完，抽身便往草庵方向飞跑。

离草庵还很远，就听到有个和尚敲着梆子在高声喊了：“阿弥陀佛，林家巷里的吏部周老爷，清廉正直，万民感戴。现在校尉来拿他，马上就要开堂审判，各位老爷都到西察院去，烧香恳求官府出疏保留，这是





百姓公举，不可迟延误事。”

颜佩韦喘着粗气跑到那和尚面前，急忙问道：“老师父，有多少人去了？”

“颜老爷，小僧到处敲梆叫喊，有无数的人进城去了。”

“好！好！好！现在再麻烦你到削筋墩、社坛头、三官殿头等几个地方去走动走动，那里有我们许多小兄弟，快快催他们进城，不得有误。”

和尚刚走，杨念如就跑来了。“颜大哥，快去，快去，大家都在等你。”

颜佩韦一听，喊声“快走”，拔腿便朝大队方向飞跑。

十一、闹诏

颜佩韦在苏州平时就有很高的威信，所以他一到人群中，大伙便觉得有了主心骨。他简单地对大家作了些交代后，便带着大队人马往西察院直奔而去，把西察院围个水泄不通。

正在为抓了个穷官捞不着油水而生气的校尉、差官见那么多的人围在四周，以为是看热闹的，扬起鞭子就打：“百姓们走开！走开！我们奉圣旨来拿犯官，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些人也不顾校尉的皮鞭，只叫喊着一个劲儿往里冲。

正在这时，寇知府和陈知县从里面出来了，人群马上有人喊：“周吏部是第一个清廉乡宦，百姓拥戴，我们专在这里等候太老爷做主，鼎言救援。陈老爷是周乡宦第一个门生，更加不能坐视不管了。”说着，就有人大哭起来。

陈文瑞走到人群前，向人群摇着手，和颜悦色地说：“百姓们不要哭闹，上边自然会公正地处理这件事情的。”他转过身来对寇知府说：“老大人，这么多老百姓烧着香号哭，哀声震天，怎么办？”

“足见周老爷平生深得人心。贵县去吩咐百姓中一两个老成的上前讲话。”寇知府对周顺昌素怀敬意，也想为救周顺昌出一把力。





“是！”陈文瑞于是向人群高喊道：“百姓们听着，寇如府吩咐一两个老成的上前讲话。”

因王节和刘羽仪是读书人，大家便推举他俩。这两个人还没走出人群，两腿就已经打颤了。等到来到陈文瑞和寇知府面前时，脸都吓得变了色。“生……生……生员王节。”“生……生员刘羽仪。”他俩结结巴巴地报了姓名后，好久还不敢说话，后来还是王节胆子略大一点，便诚惶诚恐地说：“老……老……老公祖，老……老……老父母在上。周铨部做官时清廉、公正，回乡后百姓拥戴，这样的品行，实在难得。现在他遭受奇冤，百姓怨声载道。老公祖、老父母，如果没有一句主持公道的话，拿什么来安慰民心？”

这时，颜佩韦等不及了。他走出人群，到寇知府、陈文瑞面前跪下：“青天爷爷啊，周乡宦如果得罪朝廷，小的们情愿入京代死。”

听颜佩韦这样说，周文元急了，他跳到人群外，大喊道：“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讲！让我来说，青天爷爷啊！今天如果真的是圣旨来拿周乡宦，那就冤枉了周乡宦，小的们也不敢说什么了。今天是魏太监假传圣旨，杀害忠良。老百姓心中不服，就是杀完了老百姓，也不会放周乡宦去的。”说着就大哭起来。人群中也是一片号哭。

“百姓们听着，这件事不是本府县所能处治的。等会都老爷到了，你们齐声叩求，本府和吴县自然会极力周旋。”寇知府的话音刚落，下面马上响起了一片吹呼声。

正说着，身后一阵锣响，众人高喊着：“都老爷来了，大家上前哭去。”一齐向毛一鹭涌来。寇知府、陈文瑞也赶忙出来迎接。

这毛一鹭因建生祠有功，深得魏忠贤信任，最近已升为苏州巡抚。这时正在兴头上，见众人围着他高喊“求宪老爷做主，出疏保留周乡宦，”气得他暴跳如雷，“反了！反了！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皇上拿人，百姓抗拒，地方大变了！大变了。”

寇知府，陈文瑞忙上前将众人喝退，在毛一鹭面前跪着说：“请老大人息怒。周宦深得民心，百姓来这里，也是被他平时的正气所感动，如有一线生路，还望老大人挽回。”

毛一鹭不听则已，一听二人帮周顺昌说话，气得一蹦三尺高。“逆党聚众闹事，抗拒捉拿钦犯，这不是叛逆吗？有什么挽回的？有什么挽





回的？”他冷笑着说，“公然到衙门来闹事，违抗圣旨，你府县知道旗校是哪一家派来的？”说到这里，他盯了寇知府、陈文瑞一眼，作了一个砍头的手势，“如果抗拒，一齐杀掉。”

寇知府和陈文瑞吓得再也不敢作声了。

这时人群中又有人高喊：“宪老爷爷，如不上疏力救周乡宦，我们老百姓情愿一个个死在宪天台下。”

寇知府、陈文瑞乘人们高喊的机会又跪下说：“老大人，卑职不敢多说，民情汹汹，还求老大人一言安慰才是。”

“安慰什么？安慰什么？只管拿几个来打就是了。”毛一鹭红着眼睛说。

“老大人息怒，百姓哭声震地，卑职不敢打。假如激怒了他们，一定会弄出天大的祸来。老大人如果无一句安慰的话，就是周宦在外，卑职也不敢把他押进辕门。”陈文瑞的胆子比刚才大了一点。

“为什么？”

“人群拥挤，纷乱如麻，就是有几个当差的，也对付不了啊。”

毛一鹭想了想，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就快去告诉百姓们，让他们离开。如果要保留周宦，就写一份公呈上来，或许可以另作处理。”

寇知府、陈文瑞站起身来领命而去。

“哈哈！”毛一鹭等寇知府和陈文瑞走后，放声大笑起来，“好个呆官，苦苦要本院保留，想得倒美。等把犯人押进来，再作道理。”

再说颜佩韦他们以为毛一鹭答应可以商量后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当周顺昌被押着进院时，大伙便一拥而上，把他围了个严严实实，“周老爷且慢，我们百姓们已禀过都爷，他已答应出疏保留了。”

面对这些素不相识的朴实百姓，周顺昌深受感动，他忙向人群拱手行礼，感激地说：“各位素昧平生，多蒙过爱。我周顺昌没什么，估计到京城也绝不会丧命的，各位请回去吧。”

周围的人见周顺昌这样大义凛然，无不失声痛哭。“现在魏太监弄权，有天无日，我们绝不放周爷去。”

这时，王节和刘羽仪拨开人群，急匆匆地赶到周顺昌面前。“周老先生，好了！好了！晚生一帮朋友已上了公呈请求保留，台驾且回尊





府。晚生们静候抚公批允就行了。”

周顺昌心头一热，一股暖流直往上涌，连忙说道：“多谢各位弟兄盛情。咳，小弟与仁兄都读圣贤书，君命征召，尚且不能等待，今天奉旨来提审，哪敢不去？顺昌这回去了也是会回苏州的，到时再与各位兄弟相聚，就是万幸了。”

“老先生说出这样的话，晚生就觉得更加痛心了。”王节、刘羽仪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老先生，你看那些被捕的，有哪个保全的？还是不去好。”

王节、刘羽仪话音刚落，周围又响起了一片哭声。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甚至走上前来，紧抱着周顺昌痛哭，泪水把他的衣裳浸湿了一大片。

见此情景，周顺昌的眼睛也不觉地润湿了，他拍着颜佩韦的肩膀说：“各位不要悲伤，我周顺昌已打成腹稿，准备骂个痛快，如果我死了，也不要夸奖我，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

正说着，有人来报：“都老爷吩咐暂缓开堂，请周老爷快进去商议。”

颜佩韦、杨念如等一齐掉过头来，齐声问道：“有什么商量的？”

“各位都上了公呈，自然要商量好怎样出奏本的。”那人皮笑肉不笑地说。

“出奏保留周老爷是我们大家的事，怎么要周老爷自己去商议？不要听他的！”人群中一片叫嚷。

周顺昌环顾四周愤怒的人群，又看了看呆在一旁的差人，说：“各位还是放学生进去为好。”

“没关系，进去就进去，料定不会从后门走了。”颜佩韦说。

听了颜佩韦这话，大家也不再叫嚷了。于是，便默默地让出一条道。

周顺昌说了声：“各位请回去吧，”向大门走去。大家的目光紧跟着他。

等周顺昌一跨进大门，门就被关上了。大家深感奇怪，纷纷跑向门边。“大家守定大门，听听里面有什么动静。”不一会，里面传出了念诏书的声音。大家越听越感到不对劲，最后传出了一声高喊：“犯官上刑





具。”大家一惊，紧接着怒火便火山似地爆发出来：“不对劲，各位，拼着性命，大家打进去！”于是拳头便雨点一般地砸向了大门。

还没等大家用劲，门就主动打开了，只见一个差官拿着刑具，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砍头的，皇帝也不怕，敢来抢犯人吗？叫手下人拿几个一起押到京城砍头。”那差官狠狠地说。

被激怒了的人们这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只顾扯开嗓门大骂。

那差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气得哇哇乱叫，“你们这帮狗头，这样放肆。都拿来砍了！都拿来砍了！”说着，拔出刀来。

颜佩韦、杨念如五兄弟走上前去，拍着胸脯说：“你这狗头，不知死活！你知道苏州第一条好汉颜佩韦吗？”“你知道真正的杨家将杨念如吗？”“你知道十三太保周文元、马杰、沈扬吗？”

“真是一帮强盗，杀！杀！”那差官狂叫着，举刀向颜佩韦砍来。颜佩韦早已防备，他一把抓住差官的手腕，大声高喊：“弟兄们！动手！”说完，一拳将差官打出老远。那差官爬起来喊叫着往里跑，人们就追着往里打。那些平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校尉、差官等，这时只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吓得屁滚尿流，抱头乱窜，眨眼间全成了拳下鬼。

然而，人们打进去时，连周顺昌的影子也没见到。

周顺昌到哪里去了？原来，就在人们冲进大门的时候，老奸巨滑的毛一鹭便把他转移到了别处。这样，尽管苏州百姓百处搜寻，也只能空手而归。

十二、讽魏

临去京城时，周顺昌怕遭人拦截，又主动向押送的人建议半夜动身。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被悄悄地押离了苏州。给他送行的唯有那多情的风雨。

到京城后，周顺昌立即受到了倪文焕、许显纯的审讯。倪、许二人诬告他受赃银三千两，不容他分辩，几阵严刑拷打，将他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





今天，周顺昌又被押出了监狱，因为魏忠贤要亲自审问他。

一走进法堂，他就感到气氛与往日大不一样：太监、羽林军、刽子手个个满脸杀气，平时不大见的铜拶子、铁夹棍、阎王问、红绣鞋、披麻火焰、铜色木棍等异样刑具这时也早已各就各位。

那些差人也不管他腿疼，只顾在后面推搡，“快点，里面审过两三起了，只管慢腾腾的！”

正往里走时，迎面一个差人背着一个半死不活的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在擦过身边时，周顺昌马上就认出了那背上的人就是杨大洪，周顺昌的心不由得一缩。

还没走进几步，又见两个差人抬着一具尸体过来了。“这都察院左爷太经不起折腾啦，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就一命呜呼了。”两个差人边走边嚷。

听到“都察院左爷”“一命呜呼”，周顺昌心中一阵疼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左浮丘呀左浮丘，你就这样被折磨死了！”周顺昌望着慢慢抬走的左光斗尸体感叹、哀痛、愤恨，百感交集，情不可遏。

正要迈步往前走时，突然听到一声高叫“关门”。周顺昌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差人解释道：“可能是千岁爷爷要进膳了。”还没等门关上，又见一个差人背着一个打得半死的人走了出来。那差人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奇怪，刚才还是活的，怎么一下就硬梆梆的了？先搁在这里，等多几个再一起拖出去吧。”说着，把那人往地下一摔就走了。

周顺昌觉得那人很面熟，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不是别人，却是魏大中！“亲家翁！亲家翁！”周顺昌摇着魏大中痛苦地呼喊，“廓园亲家，我是周顺昌啊——”

良久，魏大中才慢慢睁开眼睛，他看了看周顺昌，有气无力地说：“原来是蓼洲亲家。我魏大中死不瞑目啊！”周顺昌听了这话，只觉万箭穿心，五脏六腑仿佛有人撕扯一般。

“亲家，我……”魏大中似有千言万语，但只说了这三个字，余下的就再也说不清了，只有嘴唇在动。最后，终于头一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周顺昌轻轻地放下魏大中，慢慢地替他合上双眼，站起身来，两眼冒着怒火。他这时已不再感到悲痛了，心中只有仇恨，只有愤怒。“我





周顺昌等会也是这样的下场，今天就豁出去了。在公堂上把魏贼痛骂一顿，周顺昌死也无憾！”

刚关上的门又打开了，只听到里面有人喊：“周顺昌，快进来！”周顺昌气宇轩昂地走进来，威严的目光吓得打手们胆战心惊。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两个差人上来竟把他身上的锁链卸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

“怎么不下跪！”倪文焕、许显纯大声喝道。

“我周顺昌向谁下跪？你们动不动就摆着龙位，矫旨压人。今天甚至连龙位也没设，要我下跪，岂有此理！”

“你没长着眼睛？你看上面坐着的是谁？还不下跪？”许显纯气势汹汹地说，两眼血红。

周顺昌眼睛抬也不抬，其实，进来时他早已看清，那上面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生死对头魏忠贤！他恨不能上去把魏忠贤痛打一顿，但魏党人多势众，蛮来势必不行，于是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决定要弄他们一下。

“自来京城后，遭你们百般拷打，眼睛也被打伤，看不清。”周顺昌装着往上看的样子。

“胡说！看你进来时两只贼眼骨碌骨碌转个不停，受了什么伤！上面坐着的是厂爷！”倪文焕大怒。

“噢，上面坐着的是功德巍巍的魏大人！”周顺昌装着若有所思，“他于国于民真是恩重如山呐。”

“当然，厂爷功盖天下，名芳百世，谁人不知？”倪文焕、许显纯很高兴，以为周顺昌回心转意，不再跟魏忠贤作对了。就连表面上不动声色，保持尊严的魏忠贤听了这几句话后，心里也像喝了蜜糖水，甜滋滋的。

可是，还没等魏忠贤心头的甜意消失，周顺昌突然脸色一沉，目光如炬，直盯得魏忠贤头皮一阵发麻。“魏贼，你知罪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放纵干儿，为非作歹。又诛夷后妃，私通容氏，这就是你的功德。我周顺昌就是把你食肉寝皮，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普天同恨，将来怎不会遗臭万年？”

这一段话像连珠炮一般飞出，字字千斤，好似铁锤，锤锤砸在魏忠贤心上，魏忠贤傻了眼，不知所措，半天没有反应。自他专权以来，听





到的只有甜言蜜语，看到的只有曲意奉承，哪里有人敢半点违抗？今天周顺昌把他气傻了。

倪文焕、许显纯正陶醉在周顺昌对魏忠贤的“赞美”中，突然而来的大骂仿佛五雷轰顶，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僵尸一样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好一会之后，才如梦初醒，叫：“法堂上敢这样斥辱千岁爷，赶快拿下！”

“倪文焕、许显纯！你这两个奸贼，阉家的恶狗，厂内的豪奴，到底要拿谁？”周顺昌骂着，一脚将倪文焕、许显纯面前的桌子踢翻，顺手抓起刚才卸下的锁链劈头盖脑向他们砸去。“我周顺昌今天已到了这种地步，大不过一死，打死你们两个奸贼也够本了。”倪文焕、许显纯猝不及防，重重地挨了几下，吓得抱头乱窜。

坐在上面的魏忠贤这时已完全清醒过来了。刚才挨了周顺昌一阵臭骂已气得七窍生烟，这会见倪文焕、许显纯被打，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传下命令：“犯官污言抗上，命武士敲去门牙，不许开口。”

打手一拥而上，将周顺昌按倒在地，撬开嘴巴，挥起槌子，一阵猛打，可怜周顺昌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顷刻之间就七零八落了。

周顺昌痛得直想打滚，但又被按着，他只能将他两眼的怒火射向魏忠贤，不一会，就昏倒在地上。

倪文焕、许显纯这时无限得意，他俩绕着周顺昌打转，一边走一边说：“周顺昌，你这狗头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哼，你那么刚强的人，怎么现在低头不说话了？”

谁知就在倪文焕、许显纯得意忘形的时候，周顺昌突然一跃而起，将他们喷了个满脸鲜血。倪文焕许显纯先是一惊，继而勃然大怒。“死囚！死囚！你死到临头还血口喷人，打！”

几个武士上来一阵乱棍，将周顺昌打倒在地。周顺昌还想站起来再将倪、许二人喷个鲜血淋漓，但只是望了他们一眼，便无力地垂下了头。倪、许二人怕周顺昌再跳起，命令武士把他捆得结结实实。

“蚂蚁样大的一条命，剃下头来还不如切萝卜费力哩。”倪文焕、许显纯又得意起来。

见周顺昌昏死在地，魏忠贤觉得十分开心。他认为今天已将周顺昌折磨得差不多了，便命令武士们将他拖回监狱。





恼羞成怒的倪文焕、许显纯受了奇耻大辱，虽见周顺昌已被打得半死，仍然觉得还不解恨，倪文焕跟许显纯说：“一刻也容他不得了，我们禀告爹爹，赶快吩咐狱卒结束了他的性命。”

一场阴谋又在酝酿之中了。

十三、血奏

虽然周顺昌是在半夜被密解京城的，但周家还是知道了消息，原来是陈文瑞星夜去了一趟周家，周顺昌的儿子周茂兰便连夜追赶，希望能跟父亲进京，多少也有个照应。遗憾的是一直没追上。

追到京城后，周茂兰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到处都是阉党爪牙，他只得频频变换住址和姓名，东藏西躲，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最后住进了认为比较安全的二闸观音庵。

魏忠贤亲审周顺昌的第二天，周茂兰呆在房内，冥思苦想着救父的办法，想到父亲已经生命垂危，他焦急万分，心如刀割。现在在他看来已别无他法，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血奏。昨天他已把奏章写了大半，白天怕人发现，所以直到五更时，他才从袖中取出奏本，想借着窗外射进的月光把奏本写完，天亮后好去哭奏。

谁知月光看起来虽很明亮，但真要写起字来时却又显得太暗了。周茂兰只得悄悄打开房门，轻手轻脚地到佛像前取回火种，将灯点上。

他左手拿着一把尖刀，对着右手轻轻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天为了营救父亲，血写奏本也是不得已。如能得到圣上批准，保全父亲性命，我周茂兰就是剖腹挖心也心甘情愿了，何况这几滴血！”说完，闭上双眼，狠命一刀戳向食指，鲜血立刻汩汩而出，疼得他差点昏厥过去。他这时也顾不得疼痛，抓过奏本，提笔蘸血飞快地写了起来。

然而，周茂兰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人是谁？就是二闸观音庵内的枯木和尚。这枯木和尚素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周茂兰一住进来，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又屡见周茂兰背着人时哭哭啼啼，





来见他的人总是低声说话，而且昨天又在房中偷偷地写什么东西，便认定周茂兰必定是个犯官的家属，他怕出事连累他，所以急于想知道周茂兰到底在干些什么。今晚周茂兰出去取火时，他就盯上了他。

正当周茂兰写得起劲时，枯木和尚一把推开了门。问：“你写什么？”

周茂兰一惊，连忙把奏本收进袖中。故作镇定地回答：“没写什么。”

“你半夜背着人自言自语，一定是写反书了。拿来给我看看。”说着，枯木和尚就要去搜身。

“你敢抢我的东西！”周茂兰大怒。

“你这小子倒会耍刁，”那和尚说着就来扯周茂兰，“走！走！走你娘的路，不要连累我。”说着就把周茂兰推出了房外，然后急忙把门关上。就这样，周茂兰被赶出了出庵。这时，他真想痛哭一场，但想到重任在身，便强忍住泪水，决定直往五凤楼的阁上疏。

虽然是大清早，他还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被人发现，一路上他暗暗祈祷：“老天啊，保佑周茂兰血疏一上，早早地救了父亲性命吧。”

五凤楼离二闸观音庵不远，周茂兰又走得快，因此一会儿就到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提起鼓槌就是一阵猛打，急促的鼓声把两个武士吸引过来了。

“什么人击鼓？”

周茂兰连忙跪下。“南直隶苏州府吴县儒学生员周茂兰，谨奏圣上。臣父原吏部员外周顺昌廉声清节，赤胆忠心，但被魏贼阴谋陷害，致遭严刑拷打，生死危在旦夕。臣刺血代墨，叩阍救父。伏望天恩释罪申冤。”说完，就把奏本递上。

一个武士接过来看了看，说：“这是书本奏章，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通政司不便传入。”说着把奏本还给了周茂兰。

周茂兰急了，只给那两个武士磕头：“父命危在旦夕，一定要求上达天听。”但不管他怎样哀求，那两个武士只是不理。这时候，他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绝望之中，他想到了死。生不能救父，活着有何益处？撞死阙前，或许能救父亲一命吧？

然而，两个武士似乎早就看出了他的意图，还没等他撞过去，早将





他扭住了。“你这狗头不知死活，上什么血本！不打你不知道。”说着，朝周茂兰身上就是一阵棍棒。可怜周茂兰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还白白地挨了一顿毒打，直痛得他满地乱滚，连声求饶。

正在紧要关头，通政司大堂徐如珂听到哭喊声后赶了出来。这徐如珂也是一个清官，周顺昌的好友。当初苏州百姓打死校尉后，毛一鹭恼羞成怒，上疏请求屠城，亏得他极力周旋，苏州全城百姓才幸免于难。

“为什么打他？”徐如珂见是周顺昌的儿子，心中一惊，立即明白了八九分。

“这是犯官的儿子，抗拒圣旨，上什么血疏！厂爷知道了该怎么办？”武士答道。

“我这里不给他传达就是了，打他干什么？等会我派人把他撵出城去。你们走吧。”

两个武士望了周茂兰一眼，“哼，便宜了你这小子！”悻悻而去。

周茂兰没想到在这里会遇到熟人，他惊喜万分，高叫一声“徐老伯”，眼泪立即流了下来。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徐如珂说完，把周茂兰带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周茂兰连忙向徐如珂跪下，“老伯如能将小侄的血本传上，救得父亲性命，就是真正的大恩人了。”

徐如珂将周茂兰扶起来，说道：“我徐如珂难道是没有人心的？有疏可上的话，还需贤侄哀恳？令尊遭此大变，我也是极力周旋。贤侄这奏本如是墨写的就可以传达了。”

听了这话，周茂兰知道这血本是传不进的了。现在，他已对营救父亲的事情不抱任何希望，只求在父亲临终前父子能相见一面。但当他向徐如珂提出这一想法时，徐如珂却面有难色地说：“厂卫守得很紧，你怎么去得！”



周茂兰见这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连忙又向徐如珂磕头。

徐如珂也无计可施。他想了很久后，忽然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到我的住处来，我手下有个人，他兄弟是个狱卒。你就换了破衣服，我托他带你进去吧，不过，要小心些才是。”

.....





十四、送父

深夜，监狱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这时，化装成更夫的周茂兰在那狱卒的带领下，费了不少周折，终于进了监狱。

那狱卒让周茂兰先在一个地方等着，然后自己去把周茂兰探监的消息告诉周顺昌，免得到时过于激动，发出高喊。他进得牢房一看，只见周顺昌倒卧在墙脚下痛苦地呻吟。便连忙把他扶上床去。

“周老爷，亏您顶得了这么久，不像其他老爷一样，早早就去世了。”狱卒钦佩地说。

“早死不更好吗？唉，在这鬼窟中，偏偏我多受苦。”周顺昌声音很微弱，两只眼睛已全无昔日的光彩。

“周老爷，您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怎么没有一个亲人来看您？”

“哪有亲人在这里啊！”周顺昌摇着头，叹着气说。

“难道没有一个管家跟来？”

周顺昌又摇了摇头。

“公子是有的吧？”

“那就更加难来了。”

“您家公子周茂兰就在这里。”

周顺昌大吃一惊，一副想要撑起来的样子。“在……哪里？莫……莫……非我孩儿也……也被抓了吗？”周顺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周老爷放心，公子特来探望您老人家。”狱卒安慰道。

“唉呀呀，千万不要放他进来。”周顺昌摇着手说。

“为什么？”狱卒觉得奇怪。

周顺昌哽咽着说：“他进来看到我这个样子是会伤心的。”

“令公子远道而来，历尽千辛万苦，怎么拒不见他呢？”

“这不是他来的地方呀，倘若我们动了感情，忍不住高声说话，隔墙有耳，那该怎么办？”

“我已作了交代，等会我让公子打扮成更夫进来。见了公子后，万





万不可高声叫唤，以免被人听见。”

狱卒劝慰了一番，便对周顺昌说：“您放心安睡，等会我就带公子进来。”说完就出去了。

周顺昌想了一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父子相见又有何益处？不如硬着心肠睡一大觉。于是闭起眼睛，什么也不想，沉沉地睡着了。

过了片刻，周茂兰抱着梆子，被狱卒带进了牢房。“这位就是周爷，已经睡着了，不要惊动他。你先点个火，慢慢地等着他醒来。我把这梆子拿给别人去打。”狱卒说完就走了。

周茂兰把灯点亮，将周顺昌浑身打量了一遍，眼泪簌簌往下掉，忍不住痛哭起来。周顺昌被哭声惊醒了，强忍着疼痛想坐起来，不禁失声高叫：“果……果……然是我孩儿。”周茂兰也大叫一声“爹——爹！”跪倒在周顺昌面前。

“孩子，你看我牙齿全被阉奴打掉了，说不出多少话，只希望你把忠臣的言行铭刻在心，告诉子孙后代。”周顺昌淌着眼泪说，“孩子。你爹爹被倪文焕、许显纯百般拷打，手脚全给打断了。龙须板、牛筋棒没少挨，你看我的双腿已生了蛆，臭不可闻，你爹爹是愿死不愿生了。”

听了这话，周茂兰哭得更伤心了。“爹爹，孩儿罪该万死，没能早来看望您。”说着，掀起周顺昌的衣服，想帮他收拾收拾伤口。只见满身伤口都化了脓，根本无法下手。周茂兰心如刀割，没办法，只好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撕成碎片，一边轻轻地擦拭着父亲的伤口，一边失声痛哭。

哭声把那狱卒吸引过来了。“大相公，叫你不要高声，怎么这样号哭？唉呀，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狱卒跺着脚压低声音说。

周顺昌、周茂兰望着狱卒点了点头，赶忙忍住。

就在这时，两个狱卒打着灯笼，一个差官拿着令箭来到了牢房门口。

那狱卒见有人来查夜，赶忙让周茂兰躲进草铺下。

“哪一个周顺昌？”差官一进门就问道。

“这位就是。”那狱卒答道。

“同房中还有谁？”

“没有。”





“这就好。我奉千岁爷的命令，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他。”那差官说着，摸出一个布袋，靠近那狱卒的耳朵咕哝了一顿，又走到周顺昌面前，说：“请看，这是一个布袋。”

“这布袋送给我干什么？”周顺昌满脸疑惑。

“周老爷知道的比我们多，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有要紧的话就交代一下吧。”那差官阴阳怪气地说。

周顺昌听了这话，又看了一眼差官的眼睛，不由得一惊：“莫非用这布袋来取我性命？”

“不消再说了。”

“咦，魏忠贤！魏忠贤！我周顺昌活着不能杀你，死了也要作厉鬼将你除灭！”周顺昌咬牙切齿地说。

一声令下，差官带来的两个狱卒一把将布袋套在周顺昌头上，将他推倒在地，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躲在草铺下的周茂兰见势不妙，跳出来抓住绳子大叫：“不能动手！不奉圣旨就敢无法无天乱杀人？”

那差官没料到草铺下钻出一个人来，大吃一惊，等看清了后，凶神恶煞地说道：“你是更夫，这样大胆，不想活了？”说着，一个箭步上前，将周茂兰扑倒在地。周茂兰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只能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眼睁睁地看着周顺昌被勒死。直到周顺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后，周茂兰才被放开。

“爹——爹！”周茂兰大叫一声，扑到周顺昌身上，立刻昏死了过去。

那差官见完成了差事，便先走了。

那狱卒对另外两个狱卒说：“这是周公子，不是更夫。监狱中不方便，就让他装扮成更夫来探望父亲，没想到正好送父归天。”

那两个狱卒说：“既然如此，看在周爷面上，就帮他隐瞒了吧。你快送他出去。”说完，就将周顺昌的尸体抬走了。

那狱卒把渐渐苏醒的周茂兰扶起来。“走！小相公，令尊老爷是东厂的对头，他们若是知道你在京城，一定会加害于你。快些另找心腹办棺收殓尸首，快快回家去。”

过了好一会，周茂兰才完全清醒了，他噙着泪水，向那狱卒磕了几





个响头，深深地道了口声谢，出了监狱，一刻也不敢逗留，向南飞跑而去。

十五、就义

再说颜佩韦等打死校尉后，便各忙各的去了。突然有一天，马杰、沈扬在赌场中被抓，周文元也在灌醉后被捕。官府传出话来，要颜佩韦、杨念如去保释。颜佩韦、杨念如知道抓赌只是幌子，真正的意图是抓打死校尉的人。要他们去保释，实际上是要他们去自投罗网。虽知如此，但想到大丈夫做事顶天立地，又怕危及苏州无辜百姓的生命，他们大义凛然，昂首挺胸地去了。

这天是他们被害的日子。天阴沉沉的，让人闷得发慌。苏州城百姓的脸色也一如天色。

校尉是在西察院被打死的，毛一鹭便命令把法场设在西察院，在那里将颜佩韦等五人斩首示众。西察院前到处都是涌动的人群，苏州的百姓不管老少都自动前来与五位壮士诀别。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全副武装，脸上毫无表情的士兵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布满了大街小巷，重要的交通要道还派了重兵把守，仿佛如临大敌。法场更是围得水泄不通，持刀的士兵一个挨着一个，把人们分割成几小群，而在人群中，就混进了许多探子。

当押送颜佩韦等的囚车经过大街时，没有去法场的人都打开窗户或门，向他们行注目礼，那束束钦佩的目光直送他们到街的尽头，那沉重的囚车仿佛辗在苏州百姓的心灵深处。

在法场周围的人群中，有五人的家属，他们个个都哭成了泪人。这低沉的哭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压迫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周围的人无一不掬同情之泪。

随着一阵锣响，人们纷纷抬起头来，五辆囚车驶进了法场！人们的心弦绷紧了。只见五人衣服破烂，血迹斑斑，手上和脚戴着镣铐，尽管他们脸上伤痕累累，但眼睛还是那么有神。那是愤怒的火焰，仇恨的火





山口！

囚车打开了，五人被拖了下来，向法场中心押去，他们的身后跟着五个肥头大耳的刽子手，五把大刀闪着寒光。

“魏贼危害天下，诛杀无辜，罪该万死的是他！”颜佩韦看到万头攒动的人群和人们眼中敬佩的目光，精神为之一振，边走边喊道。

“你们自己惹出来的祸，骂别人干什么？”一个刽子手在后面骂道。

五人一齐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两眼像两把锋利的宝剑，直刺刽子手的心窝。“呸！我们是怕死的人吗？我们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你这个阉党帮凶，看你能横行几时！”颜佩韦咄咄逼人的气势吓得那个刽子手半天不敢吭声。

“弟兄们，走。”五人转过身来，一齐启动了脚步。

“父老兄弟们，魏贼罪恶滔天，死有余辜。毛贼为虎作伥，应该千刀万剐。我们弟兄五人打死校尉，为的是为民除害。今天要与各位父老兄弟诀别了，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没能看到魏党的灭亡。不过，请大家相信，魏贼的罪恶是要清算的。我们死了，但死得毫无怨言，只可惜未能救出周吏部。希望父老兄弟在我们死后，设法救出周吏部，那样，我们的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们的。”颜佩韦说到这里，他的喉咙哽咽住了，两眼充满了泪水，并跪了下去。“父老兄弟们，我们弟兄五人未能救出周吏部，实在感到内心有愧，今后就把这件事情拜托大家了。我颜佩韦给你们磕头了。”其他四人也跪了下去，向人们磕头，但很快被人拉了起来。

周围的百姓被五人此举打动了，全都哭起来。

仿佛天也受了感动，这时竟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泪水夹着雨水流进人们的嘴里，产生一股苦涩辛酸的滋味。

几个刽子手推搡着五人，大声喝道：“跪下，全都跪下！”

五人停下脚步，鼻子里哼了一声，冷冷地看了几个刽子手一眼。
“我们生着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死了也是顶天立地的鬼雄，向谁下跪？我们生是站着生，岂能跪着死！不错，刚才我们是跪下了，但那是向苏州百姓下跪。现在要我们跪下，除非是河水倒回流，太阳西边出！”

话声刚落，又一阵锣响，一个粗野的声音高喊道：“午时三刻已到，开斩！”





人群一阵骚动，仿佛如即将决堤的洪水一般。但是，他们只能流泪，只能在心里痛哭。颜佩韦等五人倒是很平静，他们整了整头发，抬头望了望天空，象五颗高大的青松，巍然屹立在天地之间。

十多名士兵跑上前来，想把五人按倒跪下，但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五人还是站着，嘴里不停地骂着。最后，五个刽子手上前，在五人腿后用力一脚，五人惨叫一声，身体前倾，士兵顺势用力一按，五人被按下跪倒在地。尽管他们极力挣扎，但左右两臂都被士兵用力按住，丝毫动弹不得。五把大刀同时举起，一道道寒光闪过，一柱柱鲜血立即喷出，直飞天空。人头落地，人群中爆发出一片痛苦的哭喊。刹那之间，五人家属全部昏倒在地。可是，刽子手们却提着五颗血淋淋的人头凶神恶煞地向人们干吼：“大家看着，这就是造反者的下场！”

十六、魂聚

就在刽子手挥刀砍下五人脑袋时，随着那五柱鲜血，五道黑气冲天而起，直达九霄，五人的灵魂早已上天去了。在苏州的上空游荡了一阵后，颜佩韦便对四位兄弟说：“弟兄们，我们被砍头示众，完全是魏贼的罪恶。可惜如今满朝文武都贪恋禄位，无人出头杀贼。我们既然已经作了厉鬼，不妨就离开苏州，往北京去杀了魏贼，以平民愤，如何？”四人齐声赞同，于是慢慢向北而行。

跟颜佩韦等五人一样，周顺昌那天在狱中被害后，也是灵魂不散，上了九天碧霄。想到自己死在狱中，虽然几次骂贼，但既不能斩杀朝廷豺狼，又不能为杨大洪、左光斗等申冤，这不能不让他耿耿于怀。值得高兴的是，阉党恶贯满盈，气数已尽，不日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他就想回苏州静候佳音。

这天，周顺昌的灵魂踏上了回苏州的路途，快到长江时，只见前面团团黑气铺天而来，云头上五个人正往北走。

“周爷去哪里？”五人中为首的一人远远地就打招呼了。

“回家乡去。各位是……”





“我们是苏州的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

“原来就是你们！”

“周爷，朝中的事办完了吗？”

“我到京城后，被奸贼极刑拷打，已死在狱中了。”

五人对魏忠贤一阵痛骂。

“各位今天为了什么事情到了这里呀？”周顺昌等颜佩韦他们略平静后问道。

“自从周爷您到北京去后，抚台毛一鹭竟请旨屠城，亏得徐老爷周旋，只将我们五人上本处斩，”杨念如说，“我们虽遭斩首，但魂不归泉。现在我们做了厉鬼，准备去北京杀魏贼。”

“有这样的事！你们真是生之英雄死为豪杰！不过，北京不用去了。魏贼气数已尽，朝廷泰运将来，奸党旦夕就要遭到清算。各位还是跟我一同回苏州吧。”

“只是心中怒气难消。”颜佩韦愤愤不平地说。五人的脸色都极不情愿。

正处于僵局时，半空中传来一个声音：“玉旨下。”紧接而来的一阵音乐，随后出现了一队打着旌旗的人马。

大家正在惶惑时，周顺昌拱手对五人说：“你们听，天乐铿锵，旌旗飘扬，是天曹来了。”

那队人马到周顺昌他们面前时停了下来，一个天曹走出队伍说道：“玉旨已到，跪听诏书。”

周顺昌等忙跪下，只听到那天曹读诏书道：“阴阳相隔，彰瘡攸同；忠义天钦，华袞幽锡。兹尔阳官原任吏部员外周顺昌，忠贞秉性，正直根心，骂贼奋不顾身，囊首冤沉狱底。诚哉乾坤正气，允矣今古完人。特授汝为应天城隍，锡尔冠带袍服，即命天曹幡幢鼓乐，迎送上任。吴民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义击官旗，英风不泯，身冤骈首，侠骨犹香，并敕汝等为南畿城隍部下五方功曹，一同前往供职。钦哉谢恩！”

“谨叩谢玉旨。”周顺昌、颜佩韦等磕着头拜谢。然后各自接了诏书，在那队人马的簇拥下，走马上任去了。





十七、报败

这天刚吃过早饭，魏忠贤派到苏州掌管织造的心腹太监李实忽然觉得心里不安，他有点害怕，于是便派人去把毛一鹭请来。好几天前，就有消息说皇帝龙体欠佳，恐已不久于人世了。魏忠贤想趁机起事，让在东南掌管兵马钱粮的毛一鹭和他作好接应的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魏忠贤起事的消息迟迟不来，把李实急得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毛一鹭急匆匆地赶来了。

“毛哥，圣上如有不测，不知厂爷会不会及时动手？”

“要动手恐怕也是在最近了，我就担心起事不成，那就糟了。”

“这时下手是不是迟了点？”李实忧心忡忡地说，两只眼睛紧盯着毛一鹭。

“但愿天助人意。”毛一鹭望着远方说。

说话间，北京来的使者到了。毛一鹭、李实忙把使者叫进密室。

“皇爷怎么样了？”毛一鹭迫不及待地问道。

“皇爷崩驾了。”使者答。

“崩了又怎么了？”李实问。

“太后马上传出了旨意。”

“太后旨意怎样？”

“太后传旨让信王登基。”使者这话一说出，毛一鹭、李实的心咯噔了一下。

“厂爷呢？”毛一鹭、李实这时心提到了嗓门上。

“皇上派他去凤阳守皇陵了。”

“派厂爷去守皇陵，有这等事？”“难道厂爷会去守皇陵？”毛一鹭、李实二人都慌了神。

“皇上不肯宽宥，连连催促，不去也得去呀。”

毛一鹭、李实一听，嚎啕大哭起来：“千岁爷失了势，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这时的毛一鹭和李实如泄了气的皮球，刹时便软了下来。

正在二人哭得伤心的时候，李实特派到北京打听消息的家丁也回来了。

“小的打听到朝廷的事情后，赶了七天七夜才赶回来。”家丁气喘吁吁地说。

“听说魏老爷发守皇陵，是不是真的？”李实抹掉眼泪后问道。

“是真的。魏老爷走到涿州旅店就上吊自杀了。”

“啊，魏老爷自杀了？”毛一鹭、李实伸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接着也顾不得在家丁面前保持尊严，喊着“我的爹爹啊”，高声痛哭。

哭了好一会，李实才如梦初醒般地问家丁：“魏老爷死了，朝廷可有祭葬？”

“没有。”

“府中大爷和各位小爷怎样？”

“全被杀光了。”

“崔尚书和倪、许各位老爷没什么吧？”

“魏老爷的干儿子个个都要受刑。”

毛一鹭和李实这时已惶惶如丧家之犬。想到平时犯下的罪行，他们不寒而栗，脖子一阵发冷，仿佛那寒光闪闪的刀子已经架到上面了。

等毛一鹭、李实哭够，家丁又才说道：“老爷，小的还有一件事要禀告。魏党全赶下台，东林党全被重新任用了。”

“东林党又做官了？”

“活的全都升用，那些死了的，如周顺昌等许多忠臣，一个个都赠官祭葬，立祠建坊，封妻荫子了。”

“那些在厂爷门下走动的，杀的杀了，其余不在京的恐怕没事吧？”毛一鹭问。

“朝廷说不能有一个漏网的，按罪的轻重分为七等，一个个地抓。”

“我不在内吧？”“我是个内官，一定没关系。”毛一鹭、李实自我安慰道。

“听说两位老爷罪在第一等。”

“第一等？”毛一鹭、李实吓懵了，“第一等是什么罪？”

“满门抄斩。听说校尉就快要来了。”





毛一鹭、李实只觉得天昏地暗，头重脚轻，房子打着转，一齐瘫倒在地上。

十八、毁祠

自从建了魏忠贤的生祠后，半塘一下就冷落了许多。可是这天，半塘却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原来是苏州百姓在魏忠贤倒台后，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赶来拆祠堂出气的。

祠堂的大门十分高大厚实，关得紧紧的，把人们堵在外面。几个扛锄头的年轻人挤上前去，狠狠几锄，门上顿时裂开了缝。一连又是几下，门上裂了几个大口子。大家拳打脚踢，几十斤重的大石头也砸了上去。那门哀叫了几声，终于摇晃着倒了。

“大家打啊，见一个打一个。”“不要放走了堂长陆万龄！”人们高喊着，潮水般地涌进去，把满腔的愤怒发向了这座高大雄伟的祠堂。

堂长陆万龄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听到喊叫声早吓得身子筛糠一样抖个不停。慌乱之中还算有一点理智，他赶忙脱下衣服，剪掉胡须，在脸上抹了些污泥，弄得面目全非后，便匆匆朝后门逃跑，真的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

不一会，祠堂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到处都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和叫骂声。那些挤不进去的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条大绳子捆在祠堂前的石牌坊上，想把牌坊拉倒。人群中有人喊道：“弟兄们拉紧绳子。”“拉紧了。”“好，我们做一首骂贼的曲子，唱一句，打一声号子，才有力气。”“好！”众人响应。

“恨忠贤贼臣，呀呀呼呀；逆谋忒狠，呀呀呼呀；把忠良假旨都杀尽，呀呀呼呀；遗凶捉人，呀呀呼呀；打断脊梁筋，五人名大震，呀呀呼呀；今朝命殒，呀呀呼呀；杀尽儿孙，祠堂毁尽，呀呀呼呀……”大家唱一句用一次力，最后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那石牌坊顿时成了一堆废石。

牌坊刚倒，就见一个人扛着魏忠贤的无头塑像从里面挤了出来。见





是魏忠贤像，大家齐声喊打，眨眼工夫，用整段沉香木雕成的塑像就成了碎块。“喂，我们把他抛到河里，让他天天泡在水里怎样？”有人建议道。“好！”一声喊起，河面上立刻出现了无数水花。

“大家进去烧祠堂啊！”几个发声喊，一齐往里跑。一袋烟工夫，祠堂里面就冒出了股股浓烟，紧接着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时有人想起了魏忠贤像的头，“魏贼的头还没拿出来，现在已放火了，怎么办？”

“我去抢出来。”一个小伙子说着就冲了进去。好一会，那小伙子才抓着魏忠贤的头跑出来。“魏贼的头在这里。”

“打碎他！”众人齐声高叫。

“不要打，不要打。”有人阻止道，“头是魏贼的干儿子舍的，而且用的是沉香木，咱们劈碎分了吧。”

“放屁！谁再说分，打死他！”有人山崩地裂似的吼道，“我们把这狗头拿去祭了周老爷，再祭了颜佩韦等五人，然后拿到城隍庙里烧掉，怎么样？”

“好！说得有理！”人群中一片响应。熊熊火光把人们愤怒的眼睛照得血红，每个人的额上都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走！”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像一条长龙朝林家巷的周家奔涌而去。不一会，又到了颜佩韦等五人的墓地。

十九、吊墓

颜佩韦等五人被斩后，各家收尸安葬在不同的地方。魏党垮台后，苏州有个乡宦叫吴会元的人出资将五人合葬在一处，竖起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五人之墓”，又在墓前建了高大的石坊，上面镌着“义风千古”四个大字。这几天，来这里凭吊的人川流不息，络绎不绝。

队伍到墓地时，只见一个白髯飘飘的老人在那里祭奠。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周顺昌的好友文文起。皇帝已派人三次征召，等会他就要启程北上了。在动身之前，他没有忘记来祭奠为反抗魏贼而献出了宝贵生命





的五位壮士。

“文老爷也在这里。”人们见文文起也来祭奠，非常高兴。

“你们也是来祭奠五位义士的？”文文起看着这群朴实的百姓问道。

“正是。我们是拿着魏贼的头来祭奠五位义士的。”

“好，就把这头放在祭礼中，我们一起来祭奠吧。”文文起建议道。

把魏忠贤的脑袋放在祭礼中后，人们纷纷排在文文起身后，由文文起拈香献酒，再在他的带领下向五人之墓恭敬地行礼。

“焚帛奠酒。”文文起吩咐随从道。

“是。”

一会儿，地面上燃起了一堆火，文文起拿着酒壶边洒酒边说：“各位义士，今天奠杯酒，聊表我们对你们的一片敬意。”

文文起后面的人群中有人哭着说：“老颜，老杨各位弟兄，今天文老爷来这里祭奠，阴灵不远，你们可要感谢文老爷啊！”

祭奠完毕，众人拿着魏忠贤的头走了。

文文起也正想动身时，颜母、杨念如的儿子杨英甫正巧赶来。

“老妇人是颜佩韦的母亲郁氏，听说文老爷在这里祭奠，我们特地赶来释谢。”颜母边说边向文文起作揖，“文老爷来祭奠，确实胜过玺书的褒奖啊。”

“吴民仗义，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打击逆贼，保全忠义，这是吴地的传统。正当魏贼嚣张之时，五君以一介普通百姓，奋身杀校尉，使奸党寒心，缇骑不敢恣意胡为。先死者的忠魂可以在地下得到安慰，后死者可以在有生之年求得他们的保佑。善人得以保全，纲常得以维护。他们的事迹将彪炳千秋，流芳万古。下官蒙恩三号，即将赴朝，一定会把五位义士的事迹上呈圣上。”

“难得老先生一片热心。”“多谢老爷。”颜母、杨英甫感激地说。

正说着，周茂兰也从家里赶来了。自从他碰巧在狱中给父亲送终后，不敢在京城逗留，心急火燎地赶回苏州，把父亲遇害的消息告诉了母亲。这段时间，为履行父亲的诺言，妹妹已去了魏家，只有他一个人照顾着形销骨立的母亲。值得庆幸的是，现在魏党已除，父亲平反有望了。很多人到他家去慰问，母子俩痛苦的心灵总算得到了一些安慰。

“重蒙老伯祭奠，小侄一来释谢，二来送别。”周茂兰边说边跪了





下去。

“请起。”文文起扶起周茂兰说，“昨天我的外甥姚孟长说，他也被圣上征召了。他想到令尊是他的同年好友，所以想同贤侄一同北上，叩阙鸣冤。况且你以前写的血疏还未经御览。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请祭葬祠谥，历数毛一鹭、倪文焕、李实、许显纯等的罪行。你现在就去禀过令堂，然后与你姚世伯北上鸣冤。”

“多谢老伯。”周茂兰深深地道了一声谢后，拔腿就跑。

文文起又转身对一个赶来送行的老乡绅说道：“学生有一言相告：五君虽已埋土，家眷生活必定困难。学生已经托人买了义田，以供祭扫。在半塘买了一座房屋，用来安置五家眷属。还将鼎达当道，恳求给帖立案，蠲免差徭，其房不许土豪霸占。学生去后，请老先生转达各位。”

那老乡绅连声说：“一定，一定。还是您想得周到。”

颜母、杨英甫听到这话，连声向文文起道谢。

……

二十、除奸

魏忠贤垮台后，魏家干儿子除毛一鹭病死，其余全部一网打尽，并一一审讯。今日是河南道御史蒋公审讯倪文焕和许显纯。平日气焰嚣张的倪文焕、许显纯这时已如得病的瘟鸡，耷拉着脑袋，全没了往日的神气。

开审之前，御史衙门前就早早地围了一大帮人。当他俩押到门前时，一下就被人们围住了。

“二位老爷，你们平日何等威风，今天怎么这般模样了！”一人挖苦道。

“哟，这是倪文焕、许显纯？慢去，慢去，跟咱们认识认识吧。”

倪文焕、许显纯也不管别人的冷嘲热讽，只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吭声。





“你们两个奸贼，做了魏太监的干儿子，屠戮忠良，倾危社稷。好端端一个周吏部，被你们严刑酷讯，死于非命。真是青天有眼，你们也有今天！还有干爹叫得应吗？”

“不要和这帮畜牲讲话，我们也奉送他们些拳脚吧。”

“我特意带来了一只棒槌，这下可派上用场了。打呀，不要斯文了。”

只见拳头棍棒飞舞，眨眼之间倪文焕、许显纯就被打趴在地上。

押解的差人怕打死了不好交代，忙出来劝阻：“各位！这是钦犯，倘若真的打死了，既成全了他们，我们也不好交代。”

听差人如此说，众人才停了手。

这时，周茂兰也赶来了，他要亲眼看看害死父亲的仇人的下场。“这两个就是倪文焕、许显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周茂兰大怒，恨不得一口一个将他们吞下。“奸贼，奸贼！你俩说谎欺君，心比蛇毒，当初不能为父报仇，今天一定要砸烂你们的狗头。”说着，拳头雨点般地落在倪文焕、许显纯身上。

差人见周茂兰的愤怒不同常人，忙问是谁。等知道是周顺昌的儿子后，说：“周公子来得正好，今天审问倪、许二人，替周老爷雪冤，正该看看。不过，现在不要打他们，老爷马上就要升堂了。”

周茂兰见几个差人态度和蔼，停下拳头后说道：“听说二贼三天前广用银钱，希求宽纵。恶人银钱，各位尽取不妨，只是行仗时，万万不可存私手软。”

几个差人忙说：“公子说哪里话，这里是公堂，当然不能以私字断案。”

周茂兰点了点头。

“老爷坐堂了，快把犯人带进来。”衙门里出来一个人催促道。

周茂兰不敢往里走，只站在门外听着，从门缝往里瞧，刚才打倪文焕和许显纯打出了汗，但一见了衙门，全身的汗收得一千二净，浑身还起了鸡皮疙瘩。这是为什么？原来是衙门内那阎罗殿般的气氛把他吓怕了。一会儿，里面传出了拍桌子的声音，紧接着又是“给犯官上拶！”安静了片刻，里面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周茂兰听着这声音，感到无比的痛快，他心中默默地念祷：“父亲大人有灵，快来看看魏贼爪牙的下





场吧。”

一个差人出来，忙向周茂兰问候。周茂兰以为是要他一同听审，但那差人说：“以前倪文焕的疏中，说周老爷告假归去的时候，钱重舟沉，白银满道，通州之人，至今对此守口如瓶。大老爷说，周老爷乞假之时，山东妖贼造反，取道中州，走的是陆路而不是水路。听说有印信勘合在公子处，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因此让小的来取。要用它来驳奸贼的诬陷哩。”

“原来如此。好在我把起马牌带在身上，你送给大老爷就是。只是刚才说到行杖时……”周茂兰欲言又止。

“公子不用担心。只要老爷喊打，小的们一定选头号板子，一下掀掉他一块肉。”

周茂兰高兴得连声致谢。等差人进去后，竟像孩子似的跳起来：“好一个蒋大人，好一个蒋大人！”

里面又喊一声“各打三十大板”，周茂兰从门缝往里一看，只见倪文焕、许显纯被打得趴在地上，像死猪一般。

等了一会，两个差人把倪、许押了出来。“快走，快走。”两个差人凶狠地吼着。

“打得这样厉害，哪里走得动？哎哟！”倪、许满身是血，脸色煞白。

“现在不怕你不走。”差人说着就是一鞭子。

“奸贼慢走，已经审问过了，现在打死也不妨了。”周茂兰冲上前来，朝倪文焕、许显纯心窝就是几拳，两人像一段朽木无声地倒下了。周茂兰还不解恨，朝两人又踢了几脚。

“周公子，你靴子上全是冰雪，这样是要踢死人的。今天收进监去，指日就要处斩。等那时，咱们一刀一割，那才解恨。现在弄死了岂不便宜了他们？”两个差人劝阻道。

周茂兰这才罢手，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倪文焕、许显纯，低声说：“今天就饶了你们两个奸贼吧。”

想到父冤已申，逆贼已遭审讯，圣上不久就有恩恤，周茂兰反而乐极生悲，心头生出了无数感慨。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他要回去了，要把在京城所见的一切告诉可怜的母亲。





二十一、慰灵

林家巷内周家门前一片节日的气氛。周顺昌荣封三代，赐茔谕祭，立祠建坊，全家受荫。今天是寇知府和陈文瑞赍诏到周家。只见周夫人凤冠霞帔，周茂兰儒冠圆领正等在门前接诏。

一阵锣鼓和鞭炮声，寇知府和陈文瑞笑容满面地来到了周家门前，他们的随从抬着一块匾额，上面镌着“清忠风世”四个大字。

寇知府喊一声“接圣旨！”周夫人、周茂兰忙跪下迎接，只听寇知府读诏书道：“诏曰：孤情之所独抗，得死而成；正气之所不徂，造生弥永。兹尔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希圣得清，择节维苦。始触权珰而酿祸，旋兴大狱以罹凶。今者振轴既旋，袞钺并设。碑踏元佑，大升公正之群；墓显汤阴，恍见孤忠之气。用特赠尔太常寺卿，谥忠介，妻吴氏封为淑人。祖冠，父可贤，赠一如其官。子茂兰，荫中书舍人，赴京纂修国史。仍着有司营葬建祠，焚黄致祭。呜呼！学圣人之中，宁存狂狷；睹忠臣之报，弥愧奸回。钦哉，谢恩！”诏书读完后，众人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后，寇知府，陈文瑞吩咐把周顺昌的遗像挂上，就在堂中祭奠了一番。

周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拉过周茂兰来，对寇知府、陈文瑞说：“泉下孤忠，动蒙天鉴；又蒙两位大人立祠赐祭，营墓建坊。既安慰了在天之灵，又为寒舍带来了殊荣。恩荣之极，衔结难报。二位大人在上，受我母子一拜。”说着就跪了下去，寇知府、陈文瑞连忙答礼。

周夫人对着周顺昌的遗像低声说道：“老爷，皇恩浩荡，荣赠祖先；你泉下有灵，也应心满意足了吧。”

等寇知府、陈文瑞走后，周茂兰举目远望，只见灿烂的阳光把铺满白雪的大地照得通亮，他觉得暖融融的，不仅是身上，也是心上……。

